

内容提要

死里逃生的少年白梦熊，全家七口惨遭欲独霸武林的“四海帮”淫魔马文宏的杀戮……

白梦熊再次被追逐中，幸遇九阴神君和天恶子二位武林奇人相救，并将二家之武林绝学悉数传授。为剪灭扰乱武林、恣肆掳掠、倒行逆施的“四海帮”，白梦熊谨遵师嘱愤而出道，一场武林恶战势不可免……

平叛中，叶玉玲、琴儿等武林女侠深爱白梦熊，被白相救的任苑菁也芳心相倾，柔情款款，至深至切。但武林未平，家仇未报，白梦熊只能将儿女之情暂置一旁……

七大门派联袂推举德艺均属上乘的白梦熊为首，共讨“四海帮”恶贼……

白梦熊有缘喜获千年古兵诛邪神剑，更如虎添翼。白少侠不负众望，挟一柄上古神兵，风骚尽领，率众斩除马文宏，击溃“四海帮”，武林皆大欢喜。

书中杀搏惊险，撼人心魄；情肠蜜蜜，风情万种，实为一本有情有意，跌宕有致的精彩之作。

龙飞凤舞碧云天（上）

第一章 雪夜追踪彩霞仙子驱恶孽

夜，黑沉沉的，黑沉得令人有些儿恐惧、战栗！

若不是那白茫茫的一片如银的积雪，点缀在这黑沉得怕人的大地上，射着些微的反映的光亮，真使人会产生出一种以为这世界已经毁灭了的感觉呢！

大雪虽然已止，但那凛人肌骨的朔风，仍旧在不停地怒号，吹刮得树枝上，甚而至于地上，尚未凝冻的雪花儿，旋空飞舞，飘荡……

蓦然，在这朔风怒号声中，传来一丝儿极轻微、极轻微的异声，轻微得几乎完全为风声所掩！

这声音太轻微了，若不是在这夜漏更深，静得出奇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听得出来！

咦！这是什么声音？

渐渐，这声音清楚些了，仔细地辨听，好像是粗重的铁链曳地的声音！

真奇怪！在这雪夜寒天，荒山附近怎会有这种声音出现？是这里附近猎户缚着的野兽逃脱出来了？还是监狱里的逃犯？

不对！这里离县城不下百数十里，如果是监狱里的逃犯，焉能拖着笨重的铁链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后者既然不可能，那么该是前者了！

不！前者也不是哩！

这里是一个小土坡，翻过这土坡，就是一条山谷的入口。

在这土坡的下面，这时，正有一条人影，吃力的而又很张惶的，一步一步地往这土坡上摸索走来！

那笨重的铁链曳地的异声，也就随着这黑影的迟缓的移动，一阵一阵地发出！

从这黑影瘦小的身材，行动上看来，不是个人又是什么？

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深更半夜里，出现一个人来，已经够显得不寻常的了，何况又是在这荒山之麓，这人的身上又拖曳着粗笨的铁链，就更加显得不寻常又不寻常了！

虽然，这人走得很缓慢，好像是在竭力克制，不欲使拖曳在身上的笨重的铁链发出声音来。

但，由于铁链的过于笨重，再加上他已经精疲力竭，疲乏到了极点，实在再也无力负荷这份负担，无法照顾得了那么许多！

朔风还在怒号，狂啸，那黑影在继续不停地向土坡上摸索，爬行……

这是什么人？怎会出现在这雪夜寒天的荒山之麓，为什么身上还锁着铁链？

看那瘦小的身材，头上披散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显然是个女人嘛！

渐渐，那黑影越走越近，已走上这土坡的三分之二，在雪地反映的光亮中，仔细一看！

怎地？不是个女人，是个十二三岁，书生打扮的少年！

敢情是头上的儒生巾已失，发束已脱，乃至长发披散，使人乍眼看去，误认是个女人！

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不！应该说是个小孩子才对！

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怎地会被人用铁链锁着，这事情实在透着有点奇怪，

令人难懂！

再仔细地看清楚，两条铁链看来似乎并不太粗，锁在两只脚踝上，一边一根，乌黑的，长长的，拖曳在洁白如银的雪地上。

噢！怪不得走起来，难以掩藏着这铁链的声响呢！原来锁在脚踝上嘛！

蓦然，朔风中夹着一阵犬吠声，划空传来。

噢！这是一种什么狗？这吠声怎的恁般凄厉，刺耳难听！

尤其是在这深夜的空旷雪地，骤闻这声凄厉的吠声，实在令人不禁毛发悚然，不寒而栗！

那黑影，不！那小孩子，骤闻这一声犬叫，浑身不由得立时一阵颤抖，脸色剧变，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凄切的哀叹！

双目微瞑，挤出了两颗豆大的泪珠！

俗语有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这小孩子身世遭遇奇惨，也亏得他心性坚强才能忍受，若是换一个人，恐怕早就大放悲声，嚎啕大哭了！

原来这小孩子姓白名叫梦熊，乃名震当今武林、川湘大侠白彦夫的爱子。

三个月前，白彦夫全家大小七口，除了白梦熊之外，尽皆死于当今武林黑白两道，闻名色变的一对魔头夫妇手里！

白梦熊虽然没有死，事实上他所身受的，比死还要难受到不知多少倍，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三个月来，他受尽了荼毒、苦楚、凌辱、鞭笞！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不是累累伤痕，真可以说是体无完肤！

他闷声不吭的，咬牙忍受着恶魔夫妇加诸于他的种种凌毒，为的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逃出魔掌，访寻异人奇士，学成绝世武功，报仇雪辱！

好不容易等着今夜的这个机会，趁着风雪交加严寒彻骨之际，逃了出来！

那一阵划空传来的犬吠声，在这寒夜空旷的雪地上，夹在怒号的朔风声中，听来更觉凄厉怕人！

这凄厉的犬吠声，在白梦熊的听觉上有着习惯性的经验，一听就知是那恶魔夫妇豢养的灵獒所发。

这种獒犬产于西藏，属于狗的一种，体形较狗高大，性灵刁狡，力大无穷，猛恶异常！

在深山中，连那些虎豹等类的猛兽，见了它也都不敢稍存轻视！

这畜牲嗅觉特别灵敏，较一般猎犬尤甚，并且来去如风，不闻它的叫声还好，只要一听到它的叫声，也真是能说到就到，快捷无可言喻！

白梦熊心中甚为明白，只要恶魔夫妇用这三只畜牲来搜索追踪他，必定难逃毒手。

因此，他在骤闻恶獒的吠声之后，竟情不自禁地面色剧变，发出一声凄切的哀叹，挤出两颗“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泪珠！

恶獒的吠叫声，越来越逼近了，必然是已经嗅到了他的气息！

人总是惜命的，何况他身负着无比的血海深仇，心底蕴蓄着愤怒的火焰，他要留着这条命，报仇雪恨！

虽是明知道恶獒的吠声一入耳，就等于那死亡之神在向他招手，难逃魔掌，已成定局！

但，他仍旧在希冀着，希冀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显出一线生机！

于是，他鼓着余勇，挺起他那如果不是因为“生”的意念在支撑着他，

可能早就躺倒地上、精疲力竭的身体，咬着牙，提着气，加快速度，朝这土坡上疾走，恨不得一步就翻过这土坡，进入山谷，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这样也许可能逃过追踪！

真难得！一个年龄才只不过十二三岁的小孩，就有这样惊的毅力！

可是这样一来，铁链曳地的声响就更大更响了，并且那阵阵的朔风，好像故意在加重这苦命的孩子的负荷，存心和他作对，迎着他的面，猛烈地吹刮。

恶獠的吠声更近了，土坡下面的雪地上人影隐现！

这人影是谁？不用说，当然就是恶獠的主人，白梦熊的血仇，那恶魔夫妇！

蓦然，洁白如银的雪光掩映下，土坡下面，现出三条又肥又大的黑影，疾如箭矢般地，直向土坡上窜来！

一声狺叫，划破这雪夜长空，听来更为令人心震神颤！

白梦熊虽然已用尽了他周身的力气，尽了最大的努力，依旧没逃出这个危机！

又是一声狺叫，一阵劲风自头顶越过，白梦熊曾经吃过恶獠的苦头，不禁胆裂魂飞！暗叫了一声：“我命休矣！”

定睛一青，只见三只其形如豺的西藏獠犬，成品字形将他困在斜坡中央。

六只凶睛，精光灼灼，虎视眈眈地瞪着他，磨牙砺齿，狺狺而吠！

看这三只恶獠的凶形恶状，不用说，只要白梦熊身形一动，它们便会毫不客气地纵身扑出！

这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陡然，一阵银铃般地笑声，划空响起，宛如散落了一盘玉珠！

笑声中，一朵彩霞，自天而降，落在白梦熊的对面、两只恶獠的身侧！

白梦熊闻笑声，见彩影，就已知道是谁，一双因疲乏过甚而显得无神，但仍然黑白分明的星目里，立刻露出又痛恨，又激愤的色彩！

彩霞落地，现出一个面貌姣好，浓妆艳抹，极其冶艳的少妇！

一张鹅蛋脸儿，柳眉杏眼，樱唇琼鼻，确是个美人坯子！

只是唇角稍嫌上翘，柳眉带煞，杏眼神光阴冷，但在阴冷的神情中，却又带着轻佻、冶荡的样子！

一套彩缎丝绵袄袂上面，加着一件玄色狐皮紧身，外罩一领大红紫貂披风，披风上绣着一朵朵金花，一双莲足蹬着一对豹皮鸳鸯靴！

这一身衣服，确实艳丽考究之极！俗语云：“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这少妇本就是生成的一副美人坯子，不装扮已经够美的了，再这样一装饰，哪得不更美，令人头昏目眩，神魂儿飘飘荡荡，飞上九天！

原来这少妇姓杨名叫秋芬，因其生性爱穿彩缎红衣，加上她“云端飘雪”的武林绝顶轻功，展开身形，宛如平地涌现一朵彩霞飞驰，故武林中人送了她一个“彩霞仙子”的美号！

这“彩霞仙子”一身武学诡异高绝，在当今武林中，堪称得上有数高手之一！

可惜，她不走正路，专门与黑道恶徒交往，久而久之，竟染上了阴狠毒辣的恶习，并且无不臻其极顶！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终于毁灭了她的一生！

原来，她与白梦熊的父亲，川湘大侠白彦夫本无怨隙，只是因情成仇，因爱成恨，因为得不到白彦夫的爱，便狠毒地戮杀了白彦夫的全家大小七口，只留下一个白梦熊！

她把白梦熊虏回去，起初是想把白梦熊收养在身边，作为螟蛉义子，后来经过她丈夫向她解释道：“斩草不除根，来春根必生！”

劝她还是趁早把白梦熊杀掉，免贻后患！

这毒妇一狠心，竟恶毒地要将白梦熊折磨、凌辱个够，再让他死去，以为她得不到白彦夫的爱报复，消泄她心底的愤恨！

彩霞仙子身形落地，立即似笑非笑地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冷哼道：“啊呀！我的白大少爷，你也雅兴忒好啦！这种天气，竟然独个儿跑到这地方来兜风赏雪，你看你那么拖拖累累的样子，叫人看了实在心疼。赶快随我回去吧，天气这么冷，冻坏了可还真不是玩儿的啦！”

面露笑容，语音娇柔，话意使人听来颇为顺耳，其实这正是彩霞仙子的阴险狠毒之处！

白梦熊虽然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但三个多月的苦难的日子，他受尽了痛楚，历尽了沧桑，尤其是彩霞仙子那种反复无常、阴险恶毒的性情，早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彩霞仙子话刚说完，倏见白梦熊陡地一抬头！

噫！好丑的一张脸！

疤痕斑斑，血迹殷殷，是一张丑得无以复加的丑脸！

那样子真比今天毁容下的丑脸还要难看，还要怕人！

虽然是一张极丑极丑的脸孔，幸而五官未伤！

只见他剑眉倏地一挑，目眦尽裂，发出一声凄厉栗人的冷笑！

若不是心中已经忿恨到了极点，怎会发出这么凄厉的冷笑？

以他的年龄而言，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不应该！

冷笑声中，咬牙切齿地恨声说道：“贱妇！你家白少爷是前生作了孽，欠了你们的债，才走不脱你们的魔掌，活该受你们的凌迟折磨！”

说到这里，声音变得极为凄厉地喝道：“恶贱妇！反正你少爷也不想活了，你就下手吧！”

白梦熊这样咬牙切齿地骂她，她竟是毫不生气，依然脸泛笑意如故！

当然，这笑是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阴笑，冷笑！

又是一串银铃般的格格笑声，划破了这风雪夜空的寂静！

怎么？阴笑，冷笑，也笑出声来了？

彩霞仙子笑声一落，一双俏眼儿立即满含着冷峻，鄙视地娇声说道：“唷！白大少爷！看你人虽小，火气倒是挺大的嘛，何必呢！生那么大的气做啥？我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对，得罪你呵！”

说着，忽地粉脸一寒，声音再也不似先前那么清脆，甜甜的好听了，冷峻得像似一块冰块般地，沉声喝道：“白小狗，老实告诉你，少在老娘面前耍强，你要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你越是不怕死，老娘就偏不让你死，慢慢地摆布你，让你多受点活罪！”

白梦熊一听，不禁把满嘴钢牙咬得格格作响，一双星目中几乎要喷出火来！猛地一声怒喝道：“贱妇……”

话未说完，陡闻一股腥味冲鼻，右肩上立刻一阵剧痛，忍不住发出一声

惨哼！

不用说，这当然是彩霞仙子的杰作，肩上腿上的两阵剧痛，皆是恶獠利齿啃啮的结果！

彩霞仙子忽又格格一阵娇笑道：“白大少爷，怎么啦！灵獠的这两下不算坏吧？格，格……谁叫你好话不听的呀！”

突然，一阵劲风飒然，彩霞仙子的身侧多了一个一身青衣，貌相清秀，双目精光灼灼似电，风度翩翩的中年人！

从这中年人的一双精光灼灼的眼神中一望可知，是一个内功精湛，已登极境的内家高手！

这中年人的相貌，乍看虽是生得颇为清秀，但仔细一看，立即会发觉到他脸上罩着一层惨惨的青气！

再看看两只眼神闪烁不定，面色阴沉，喜怒不现于形，显然是一个城府极深，阴诈狠毒之人！

这中年人身形刚现，彩霞仙子立即俏眼儿横睨，瞟了他一眼，娇声说道：“文宏！你看该拿这小狗怎么消遣消遣呢？”

原来这中年人名叫马文宏，外号人称青面秀士，乃彩霞仙子的丈夫！

青面秀士马文宏，一身功力已臻炉火纯青化境，武学更是怪异高绝，奇诡万端，为当今武林罕见的高手！

他这一身异绝古今的武学，师出何门，除了他自己知道外，当今武林中，屈指数遍，恐怕也无人能知！

这青面秀士生性阴险诡诈，狡智非常，自从出道江湖以来，就震惊整个江湖，因其所作所为，皆是善善恶恶，故与江湖上正邪两道的人均有交往，不过，凡犯在他手里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物，很少有能逃过其毒手的！

是以，他出道以后，虽曾令江湖震惊，黑白两道侧目于一时，但，因其除手段太过毒辣之外，实在并非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也就因为他没有大恶，正道侠义之士，也才未曾下手除他！

可是，自从遇上彩霞仙子，与彩霞仙子结合后，他变了！

以本质的介于善善恶恶之间，加上彩霞仙子的恶毒，他竟变成一外表上似乎是个翩翩风度的君子，暗地里实在是个无恶不作的恶徒！

并且，因为彩霞仙子的关系，不到数年的功夫，从一个无恶不作的恶徒，更进一步地变成了黑道盟主，雄踞一方！

马文宏闻听彩霞仙子的话后，一双眼神冷酷不屑地瞥了白梦熊一眼，阴阴地微笑着说道：“太太！这是你的事呀，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两人本是并肩而立，彩霞仙子忽地身子一侧，倚倒马文宏的怀里，撒娇地道：“不嘛！我要你替我出个主意么！”

青面秀士手臂一环，搂着她的柳腰笑道：“你爱怎么消遣就怎么消遣好了！”

忽然手触着彩霞仙子围在腰间的一条软兵刃，不禁灵机一动，拍了拍她腰间的兵刃，笑道：“我看你不如就用这个试手劲，作为消遣好了！”

彩霞仙子忽地柳腰一挺，从青面秀士的怀里站直身子，格格一声娇笑道：“真是！不是你提起，我倒把它忘了，好！你就看我的吧！”

娇笑盈盈，吐语如珠，美极！媚极！

只见她口中说着，玉手一按腰间兵刃的活扣，银光闪处，一条细纤如指，长约七尺有零，隐泛红光，宛如长蛇似的软鞭！

不！不是软鞭！

这兵刃形似软鞭，它的真正名字叫做“银鳞腾蛇扎”，乃是一支别出心裁的兵刃，专破金钟罩、铁布衫一类的横链气功，并且全身铸有倒刺，厉害非常！

彩霞仙子格格娇笑道：“白大少爷，神獒的那几下子，你大概厌烦了吧，现在我就替你换换口味，让你尝尝我这支银鳞腾蛇扎的滋味如何！”说着，柳腰轻扭，莲步微移，上前两步，手中银鳞腾蛇扎一抖！银虹闪闪耀眼，宛若一条搅海孽龙！随着银虹的一闪一抖，立闻一声惨叫，带着一条血影，“叭”的一声响！可怜！白梦熊那瘦小的身躯，直被摔出七八尺外的雪地里！

白梦熊一咬牙，从雪地上挣扎爬起！嘿！这彩霞仙子好毒！好狠！他身形尚未站稳，彩霞仙子娇躯微晃，已跟踪纵到，银鳞腾蛇扎化作一道银虹，再次地挥出，“怪蟒翻身”，立将白梦熊的身躯卷住，又是一抖，一摔！“叭！”的一声再响，白梦熊的身子又被摔出七八尺远，扑倒在雪地里！银鳞腾蛇扎的倒刺，拉破了白梦熊浑身的衣服、皮肤，雪地上顿时现出了一片鲜红的血迹，看来十分刺眼！三个多月的时间，白梦熊已经被这毒妇作贱得遍体鳞伤，这两下子别说是他，就是一个内功精湛的江湖高手，势必也难以禁受得起！第一下摔出去，虽尚能咬牙挣扎爬起，但这一下，白梦熊不但无力再次挣扎爬起，而且晕了过去！彩霞仙子微蹙了蹙柳眉，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冷哼！

霍地一转身，跃到青面秀士面前，娇声说道：“文宏！把你的七绝丹给他一颗，保住他的命，我还要试试手劲呢！”

青面秀士点了点头，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玉瓶交给彩霞仙子。

彩霞仙子从小瓶里倾出两粒七绝丹，一粒纳入白梦熊的口中，一粒用雪水化开，涂在白梦熊身上的伤处。

这七绝丹，灵效却也不凡！

白梦熊在内服外敷七绝丹下，过了一阵，药力行开，伤口血止，人也就悠悠醒转！

他慢慢地，极为吃力的，用手撑着地，挣扎着从雪地上爬起！

蓦然，一阵踢踢踏踏，零落的马蹄声，随着怒号的寒风，飘过夜空，突破寂静传来！

这阵马蹄声来得突兀，青面秀士与彩霞仙子均不禁同时为之一动！

咦！这是什么人？有什么急事？在这严寒的深更雪夜里赶路！

嗨！不对！赶路为什么不走大道正路？

怎么？走到这山地来了？

还有，既是漏夜赶路，为何不驱马疾驰？真是怪事！

马蹄声越来越近，渐渐，土坡上的人都看清楚了！

土坡下，雪地掩映中，出现了一人一骑！

咦！怎么竟向这土坡上走来了？这人是做啥的？

第二章 似马非马双蹄后扬毙獒狗

这一人一骑，虽然来得极为突然，怪异！

但彩霞仙子是个狂横惯了的恶妇，她向来是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什么也不在乎的，在江湖上除了曾在情场上跌过跟头，她痴爱着白彦夫，白彦夫始终不用正眼瞧她一眼之外，可算得是一帆风顺，从来没有摔过一个跟头！

因爱成恨，她不但杀死了白彦夫的全家，并且还要拿白彦夫的独生爱子，尽情地折磨消遣，以泄心中的怨恨！

青面秀士那就更不用谈了，凭着他一身怪异高绝的武学横行江湖二十多年，不但是没有栽过一个跟头，且连一个敌手也没有遇上过！

他的个性本来就够狂傲的了，这一来，更加地使他目中无人，不把一般武林人物放在眼下！

尤其是近数年来，被一般江湖恶徒拥成黑道霸王之后，越发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无形中成了一个一代枭雄恶魔！

那白梦熊虽身在危难之中，命悬顷刻之际，但他却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生与死，对他来说，已经不能成为一种威胁！

他天性生来纯厚仁慈过人，他虽然已不为他自己的生死担心，可是这时他却为那向这土坡上走来的一人一骑，暗暗地担上了心！

因为遭受了三个月的茶毒，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彩霞仙子这毒妇的性格，平常专喜无事生非，以作贱他人之乐！

这一人一骑，于此时此地向这土坡上闯来，不管是有意无意，招惹她与否，均是一场祸事！

因为，他心中在希望着，这一人一骑向斜里转过去，不要直闯上来，否则，一个看不惯，稍有什么不平的举动，立时就又是一条人命！

斜坡上，一人一骑越来越近，踢踢踏踏虽然是慢条斯理的，没有多大一会的工夫，便已到了临近！

嗨！这一人一骑是干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个人，六只眼睛，一时间不由得都瞪了眼啦！

原来那马，不！不是马！马的耳朵哪会恁小！

是驴子！也不对，驴子的尾巴怎会恁粗恁大，就是马的尾巴也没恁粗恁大呵！

究竟是什么呢？……姑且还是叫它做马吧！

马上人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看不见他的面貌长相！

原来这人垂首，缩肩，拱背，无精打彩的坐在马背上，畏畏缩缩的，好像很怕冷的样子，双手拢在袖中，也不拉着马缰绳，只是任由那马儿徜徉，冲冲撞撞，零零落落地走着！

这马真是个瞎子，三只恶獒蹲在雪地上，它竟是视若无睹，毫不理会，冲冲撞撞，偌大一片斜坡，它哪里也不走，竟敢直朝那三只恶獒的中间撞去！

生性凶戾的恶犬，岂肯吃亏，立时一阵厉吠，为首的一只恶獒，首先人立而起，激射扑出，直扑那马的后股！

喝！那马敢情是一匹异种良驹，马股上好像长着眼睛似的！

那只恶獒刚扑出，只见那马一颠马屁股，两只后腿一弹！

只听得震人心魄的一声厉吼惨叫，也不知道怎的一来，像一条小牛似的

大恶犬，竟被摔出丈外，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马上人大概是在打盹吧，禁不住这马猛的一颠动，立时一跤由马背上翻了下来，摔倒在雪地里！

经过这么一摔，那人算是被摔醒了瞌睡，但仍是睡眼惺忪地，行动缓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打了个呵欠，弹了弹身上的残雪。

这时，三个人也都才看清楚那人的面貌。

一张团团的圆脸，浓眉毛，眼睛细眯眯的，酒糟鼻子，鼻子尖上红红的，像一个辣椒头，厚厚的嘴唇皮，向外翻着，真是其貌不扬，一副又蠢又笨的乡巴佬的样子，看年龄大概总在五十多岁。

虽然是其貌不扬，又蠢又笨的样子，但倒是个道道地地的忠厚之相！

这蠢笨的乡巴佬弹了弹身上的残雪，对旁侧立的三个人与恶犬，似乎皆没有看到，口中尽管在自言自语唠唠叨叨地说道：“你这畜牲，越来越可恶了，尚幸是在这冰天雪地里，否则，我老人家岂不为你这一下，摔断了老骨头。我老人家这多年来，虽然运蹇命苦，但也从未曾亏过你啥，将我摔坏了，看你几时再能找到像我这么一个一样的主人！”

边说边拉着马辔头，向马背上爬。

一只恶犬毙于马蹄之下，另两只恶犬早被激怒，何况它们的女主人，一向对这三只恶犬爱逾生命，更是心中怒如火发，若不是她丈夫青面秀士马文宏用眼色阻止着她，挥手止住另两只恶犬，一人二獒，恐怕早已就扑出惹下大祸了！

原来这青面秀士马文宏，除了一身武学怪异高深，令人测外，人更阴冷机智，精明异常！

这一人一骑，在此时此地忽然现身，就知道事情极不寻常！

恶獒生性凶猛犷厉，经过训练后，更是厉害非凡，足当一个江湖高手，可是在那匹马不像马，驴不像驴的蹄下，竟是不堪一击，脑浆迸裂而死！

这匹马不是异种神驹而何？

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看起来极不起眼惊人的乡巴佬，于此时此地，忽然出现，岂不是透着古怪，怪异？

再一听这乡巴佬的疯言疯语，心中也就越发的感觉怪异，断定此人之来，必有所为，决非偶然！

于是他才暗中阻止了毒妇的出手，与两只恶獒的扑袭！

那两只恶犬因被主人阻止着，不能扑出袭击敌人，为同伴报仇，只好瞪着敌人猎猎狂吠！

那乡巴佬像似很费力地，好不容易才爬上了马背，身子尚还没有坐稳，忽闻一阵喘吁吁的声音说道：“你这位老人家，还不骑着马赶紧离开此地，难道想找死么？”

乡巴佬闻言，似乎想不到这地方还有别人，不禁微微一惊，但依旧是慢条斯理的，在马背上坐正身子后，这才睁着他那惺松的眼睛，朝那发话之处看去。

忽然，他满面尽是惊讶之色，望着白梦熊问道：“你……是人还是鬼？”

白梦熊道：“不必问我是人是鬼，反正此时的此地，不是善地，你骑着马赶紧走你的路吧，闲事少管！”

照理，乡巴佬在闻听这番话之后，应该立刻催马就走才对！

可是这乡巴佬确实是个蠢材，他闻话之后，不但不走，反而很吃力地又

下了马背，拉着马缰慢慢地走向白梦熊身边。

“呵呀呀！原来是个小相公。咦！一身伤痕，什么！这地方有狼！你给咬啦？唉！可怜！可怜！既然被我老人家遇上了，总不能睁眼看着不管，不替你想个法子呀！”

这乡巴佬虽然长就一副蠢相，可是心地倒是极好呢！

只要看他两条浓眉往一处直挤的样子，就知道他口里在说着，心里已经在想着法子，该怎么办？

果然，想法子的话声才落，接着便又开口说道：“小相公！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好在我有马，别看我这马怪里怪气的样子，并且还有点儿脾气，可是它总还是一匹马，我把你往它背上一放，它就能驮着你走，送你回家！”

这乡巴佬不但长相蠢样，而且还有些儿傻，天下的傻人有的是，可也没有这么傻的，连四周的情形也不看看清楚，就多管闲事！

白梦熊心里不禁很急，他那敦厚的个性，当然不忍眼看着这个好心忠厚的乡巴佬，糊里糊涂的为他送掉性命！

刚想开口催促这乡巴佬骑马快走，可是彩影一闪，已经有人到了这乡巴佬的身后！

“喂！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娇脆的嗓音，却含着冰凉的意味，使人听来颇不顺耳！

这话是谁说的，不用问，当然是那毒妇——彩霞仙子杨秋芬。

乡巴佬连头也不回，说道：“我没空，难道你不看见我在和他说话吗？我是干什么的，哈！我是个骑马的！”

哈！真妙，看不出这乡巴佬说话倒是蛮有趣的，也真新鲜透顶！

彩霞仙子自从出道江湖以来，仗着一身功夫确然不错，人又长得艳丽如花，素性高傲自负得很，几曾受过这个！

当时若不是青面秀士马文宏阻止她出手，而后又看出心爱神獒死得奇怪，对这乡巴佬难摸深浅，老早就已对不起他了！

乡巴佬这种回答，使她实在无法下台，心中不由有气！

其实她心中早就有气了，正在无处发呢！

立时粉脸一寒，口出不逊地道：“我会像你那样混蛋？把骡子当作马么？哼！朋友！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姓什名谁？”

她虽然口出不逊，得到的却是个相应不理！

乡巴佬对她的话，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只是在絮絮不停地向白梦熊问这问那，把身后的彩霞仙子全然不当一回事！

这种情形，彩霞仙子如何还能忍受得住，立时柳眉一竖，杏眼猛睁，玉掌倏伸，一把抓着乡巴佬的肩胛，陡地怒叱道：“老鬼！你也太狂了！”

这乡巴佬的肩胛被人抓住了，才算是发了急！

只见他双脚乱蹦乱跳地说道：“喂！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抓住我干什么？难道你不看见我正忙着么！”

彩霞仙子一声冷笑，喝道：“你要知道你姑奶奶是干什么的，你就到阎王那里去问吧！”

话声中，玉手一抖，将乡巴佬一个臃肿的身子，凭空掳起，直向那两只獒犬处摔去！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轻哨，招呼两只恶獒！

两只恶獒本已激怒异常，只是为主人所阻，实在无法发威，这一得招呼，那还不大逞凶威！

乡巴佬的身子才被摔出，立即闻到一阵欢啸，两条黑影已经划空纵起，劲风瑟瑟，疾如脱弦弩箭般地，直向那乡巴佬的身躯落处扑去！

乡巴佬的身躯刚摔倒地上，一见两条狰狞的恶狗凶狠地扑来，立即张口大声叫喊道：“救命呀！狼要吃人哪！”这乡巴佬也实在蠢笨得可笑，狼与狗都分不清楚！

彩霞仙子一听乡巴佬的叫喊声，寒着的一张粉脸，顿时绽开了傲然的笑容，俏眼儿斜睨了青面秀士一眼，满脸尽是得意之色！

那意思好似在说：“你瞧！你也太小心过分了，那么一个糟老头儿乡巴佬，也把他当做高人异士！”

青面秀士的确不愧被黑道恶徒拥为盟主，成为一代枭雄！

他的想法却与彩霞仙子相反，乡巴佬越是这样，他就越发的感觉可疑！他神色凝重的注视着乡巴佬！

乡巴佬一面口中大叫“救命”，一面在雪地上乱滚乱爬，似在挣扎逃避！

恶獒是何等的狡凶迅灵，人如被其相中，想脱身岂是易事，除非你能把它们解决，否则，就只有活挨了份儿！等死！

刹那间，两只恶獒已经将乡巴佬压在地上了！

这种恶獒，它们有一个惯技，就是他们在处死敌人之时，第一步，必先用前爪将敌人扣住，然后一阵撕抓！

经过这一阵撕抓，折腾，就是铁打的身躯，也必禁受不住，成了一个血人而亡！

乡巴佬如何能逃出两只恶獒的利爪，这时，早已被它们扣住！

只闻得声声的惨叫，不停地由地下传出！

彩霞仙子的脸上，立时现露出一一种刻毒的笑容，更加地得意非常！

就在她得意之际，蓦见雪地上飞起一片血光，两只恶獒分两面倒退出七八尺远去！

彩霞仙子嘿的一声冷哼道：“可便宜了你这只老鬼了！”

话声才落，陡然发觉情形完全不对！

原来两只獒犬倒退之后，只一会儿功夫，便已声息不闻，均都僵仆倒地不起，分明已经死去了！

那乡巴佬呢！虽也浑身是血，却在缓缓地爬起，仍旧是慢条斯理的样子。

彩霞仙子不禁一惊！娇躯闪晃，已纵到恶獒身边，目光所及，不由得触目惊心，心胆俱寒！

敢情两只恶獒，全是一个样儿的，犬齿拔光，咽喉折断，满口鲜血，倒毙在地！

这时，那乡巴佬已经站起身来，立在当地，语意中充满着愤怒地说道：

“我老夫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今天可算是开了眼啦，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狠心毒辣的人，不知道你们仗着什么？凭的什么？我与你们无仇无怨，竟然要处死我，你们是官，还是吏？”

乡巴佬边说着边移动那臃肿的身子，缓步走到白梦熊面前，沉声地问道：“这位小相公！他们为何要这样残害你？说给我老夫听听看，我老夫好有个底儿，能活命与否，就看在你说的话上了！”

白梦熊本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见这种情形，小心眼儿中已经明白，

这个看来不起眼儿的老人家，乃是一位隐迹风尘的异人，可能就是自己的救星！

小心眼儿中念头有如电火石般地一闪而过，正要答话之际，陡见一条青影一闪，微风飒然，那青面秀士马文宏已飘身落在面前，朝着乡巴佬两手一拱，说道：“尊驾是谁？请报名号……”

乡巴佬的一双小眼睛忽地一瞪，叱道：“我老夫在和这位小相公说话，也有你岔嘴的地方，还不与我退在一旁，听候发落！”

这乡巴佬口气好大好狂，完全没有把这个名震当今武林的黑道盟主，一代枭雄放在眼里！

也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哩？还是故意如此？

青面秀士纵横江湖，几曾受过别人这等轻视！

只见他剑眉倏挑，俊目陡瞪，精芒电射，哈哈一声长笑，沉声喝道：“二十多年来，在我马文宏手下，还没有见过你这般狂傲之人，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领，如何发落我们！”

话声中，双掌倏伸，疾若电光火石般地，挟劲风直向乡巴佬的双肩拍去！

乡巴佬一声冷笑，道：“无知孽障，竟也敢在老夫面前张狂！”

从两只恶螫的突然死去，马文宏心中已经断定，这个看来不起眼儿的乡巴佬儿，实在是一个武力武学极高的江湖异人！

在他本意，以为这一招“双浆扬波”一出手，虽不能将对方伤于掌下，但最低限度必能迫使对方出手。

只要对方一出手，仗着他多年的江湖阅历，定能看出这个乡巴佬的来历！

谁知，这乡巴佬似乎已经知道他的心意，竟然不肯出手，身形只是一滑一穿，连看也没有看清楚，就已轻巧之极的，由他的肘下滑出！

青面秀士心中不禁猛地一震！

想不到这个体格臃肿，看着不起眼的乡巴佬，身形竟是恁般轻巧迅灵，出人意外！

青面秀士连忙身形急转，返身亮掌，招出“龙腾虎跃”，左掌击向乡巴佬的头顶“百会穴”，右掌骈指如戟，罩着乡巴佬胸前“巨阙”，左右“幽门”，三大穴点到！

乡巴佬一声冷哼，依旧没有还手，臃肿的身影微一挪移，便已轻巧地闪开！

青面秀士连出三招，连对方的一丝衣角也没有沾上，这实在太丢脸了！

彩霞仙子在旁见状，这才知道丈夫眼力确然不错，这乡巴佬果是一个身怀极高武学的扎手人物！连忙从腰间再度撤下银鳞腾蛇扎，一声娇叱，纵身跃出，震腕一抖，七尺多长的一道银虹，疾若电光火石般，挟劲风，直向乡巴佬当头卷下！

乡巴佬一见这根银鳞腾蛇扎，忽然心念一动，陡地喝问道：“你这女娃娃，与鸠面老妖婆是怎么个称呼？”彩霞仙子一击不中，玉腕一挺，银鳞腾蛇扎招化“怪鳞翻身”，银虹耀目，径袭乡巴佬胸前“玄机”要穴！

同时口中毫不考虑地喝道：“是你姑奶奶的祖母，你问怎地！”

乡巴佬身形轻闪，宛如风飘飞絮，已移开五尺开外，口中喝道：“既是老妖婆的孙女，还不与老夫退在一边，听候老夫发落！”这毒妇平常狡黠聪慧异常，今天不知怎的，竟像是鬼摸头了般，丝毫没有把这乡巴佬的话参详一下，也不想想，她那老妖婆祖母，已死去三十多年，这乡巴佬一见她这根

银鳞腾蛇扎，就看出她的来历，问她是老妖婆的何人？由此可见这乡巴佬，分明是个与她祖母同辈的前辈异人！也该当是这毒妇要吃点苦头，才没想到这些！闻言不但丝毫未生警惕，反而扎招一紧，尽量施展开家传绝学，连绵不断，势若雷霆万钧地直向乡巴佬猛攻不息！真是招招凌厉，式式狠辣，没有一招一式不是指向乡巴佬的要穴要害！乡巴佬心中不由大怒，一声怒喝，身形晃处，立即穿入二人夹攻的掌风扎影中！

第三章 九阴神君冰天雪地救孺子

乡巴佬一声怒叱，闪身形欺入二人的掌风鞭影中，二人立即觉得这乡巴佬不但身法快捷有若电掣，而且出乎招式怪异狠绝，双掌挥舞之间，隐隐中似乎有一股无形的阴柔劲力，逼得二人的掌势鞭招均不能如意递出，二人心中不禁骇然大惊！

青面秀士马文宏纵横江湖二十多年，以一身绝高的武学，不仅生平罕逢敌手，即连能在他手底走过五十招的人，为数亦是极少，真是历会高人，屡折能手！

万万料想不到，今夜在这寒天雪地，荒野山麓，碰上这样一个死眉死眼，肥胖臃肿，瞧来毫不起眼儿的糟老头子，竟具有这种惊人的绝世身手……

不但尽展绝学奇招，未能沾上对方丝毫衣角，且合夫妻二人之力，亦是无济于事，占不着丝毫便宜！

所幸这乡巴佬似的糟老头儿，似乎存心在逗着他们玩儿，不想伤他们，每每在惊险就将伤在其掌下之际，不知道为了什么，糟老头竟然倏忽撤掌缩腕，收招变式改攻其他部位！

青面秀士确不愧是一个武学渊博，见多识广的一代枭雄，渐渐他忽然觉悟出这糟老头儿奇绝怪异的招式，和那快捷神妙的身法，颇似武林中所传说的昔年一位前辈异人的独门武学！

在他夫妻二人的联手合攻之下，举目当今武林中，有谁能是他夫妻的敌手？

对！除了这位名震寰宇的前辈异人之外，谁有这大本领？这好身手？必是此公无疑！不过此公在自己未出道前，就已不闻音讯，据老辈中人传说，此公早已坐化在大雪山中！

只是，不是此公又是谁呢？

青面秀士马文宏想到这里，心中忽然一动，立即暗运全身功力，贯于双掌，突展师门绝学反手一掌“倒锁金龙”，横切糟老头右腕腕脉，同时左足上踏，进步欺身，右手疾出，五指箕张径抓糟老头胸窝！

掌未到，劲风已先袭体，确实凌厉不凡！

青面秀士这左右两掌招式，皆是暗藏无穷变化，可虚可实的奇诡绝学，生平从不轻用！

不过，这两招奇学，若用以对付当今武林任何一个高手，或者无人难逃出掌下，必为所制！

但，用来对付这个糟老头儿可就不行，难逞所愿了！

原来这糟老头乃当今武林、前辈异人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一身功力已经通玄，武学更是臻达出神入化之境！

故青面秀士双掌一招两式奇学才一展出，糟老头儿便立即知道这招式的来历，并且知道招式中暗藏的变化！

糟老头若不是已戒杀数十年，就凭青面秀士用出这种奇诡毒辣的招式，可能当时就得命毙掌下！

就在青面秀士双掌招出生平绝少轻用的师门绝学，向糟老头攻出的同时，彩霞仙子的银鳞腾蛇扎，也已挟破空劲风，疾向糟老头儿的后心“灵台”穴上扎到！

糟老头儿闻风知警，一声怒哼，肥胖臃肿的身形微晃，避过彩霞仙子向

后心点到的银鳞腾蛇扎，吸胸侧身，足踏巽宫，不退反进，左手骈指疾敲青面秀士的右臂肘盘，右腕稍沉倏翻，反掌向上扣拿青面秀士的左腕脉门。

这种招式看来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是一分功力一分火候！

高手过招相搏，本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说，出手部位时间均必须要拿捏得准，恰到好处，决不能有毫厘之差！

如果双方的功力武学均属同等，出手相搏，只要有一方稍有丝毫偏差，胜负顷间立判！糟老头的一身功力武学已经通玄，臻达神化之境，虽是平淡普通的招式，自他手上使出，又自不同！

是以糟老头的这种招式才一出手，不但巧到极点，也妙到毫颠，更是快若电光火石，迅捷得无以复加。

说时迟，那时快！

青面秀士只觉眼前人影一花，连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看清楚，左腕上陡地一紧，已经被糟老头的三指扣住！

马文宏一声怒叱，连忙力贯右掌，意欲劈出右掌，挣回左腕。

怎知他右掌尚未劈出，蓦觉左腕脉门一麻，顿感浑身酸软无力，体内真气逆行，无法调运！

青面秀士心中不禁骇然大惊！

这种三指扣脉，使人体内真气逆转，分明是传说中九阴神君那奇绝天下武林，威震寰宇的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

当前这个瞧不起眼儿的糟老头，既然施展出这种奇绝天下武林的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不是那九阴神君还是谁？

青面秀士腕脉被糟老头儿扣住，可把个智机绝伦、阴险恶毒的彩霞仙子愣住了！

她万料不到这个糟老头的武学竟是高得这么出奇，竟然轻而易举地将她雄视武林的丈夫制住！

她本想不顾一切挥挺银鳞腾蛇扎攻上，抢救丈夫，奈何投鼠忌器，她实在不敢那么做！

糟老头忽地一声冷笑，小眼睛精光直若寒电似地望了她一眼道：“你乖乖的站在一旁，听候老夫发落，别想打鬼主意，否则，就休怪老夫手辣，先废了他！”

彩霞仙子闻听，哪还敢强横，只好乖乖的站立一旁，两只杏眼恶狠狠地注视着糟老头的动静！

糟老头也就不再理她，只朝青面秀士问道：“小子！你是天狼尊者的何人？”

青面秀士一听糟老头问出天狼尊者是他何人，面上神色不禁惨变！

天狼尊者乃六十年前武林在正邪两道畏之如虎、切齿痛恨的一个魔头，这魔头一身功力之高，武林中无人能敌，生性怪僻，纵横江湖，独行独往，从不与人为伍！

生平杀人如麻，数达几千，正邪两道皆有，不分善恶，全凭性之所至！

久而久之，武林正邪两道人物，无不闻名丧胆，谈虎色变，凡此魔所到之处，武林人物莫不消声匿迹以避，直待他离去后始敢复出！

所谓：“众怒难犯！”

在武林正邪两道均皆切齿痛恨，意欲除却此魔，以安武林的积忿之下，终于造成了一次亘古绝今的武林正邪大合作！

齐集了正邪两道高手十数人，布成天罗地网，俾以诛歼此魔！

这天狼尊者确也够狠的，在正邪十多名绝顶高手竭力围攻之下，竟是毫无惧色，虽然身负重伤，但结果依旧被他连伤数名高手夺路而逃。

从此，武林中再未见过此魔踪迹，无人知其所终！

天狼尊者身负重伤逃去当时，曾恨声说道，他日必报此仇，纵是他不能亲出报仇，不管多少年后，亦必命其门下弟子传人代报！

故，事情虽已过去六十多年，武林中人仍深怀警惕，大家几乎有一个同一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此魔重出，或是其传人现迹江湖之际，江湖上必然又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天狼尊者负伤逃匿边陲，即今西藏唐古拉山中，仗着其一身超绝的精纯内功，虽勉强将伤势疗愈，只是左肋下“气血囊”重穴，当时曾被丐帮神丐天恶子，以“太乙神指”点伤，真气运行至该穴，便滞阻不前，怎么样也无法畅通，下半身齐腰以下，始终酸软无力。

直至三十年前，此魔方知此生报仇已属无望！

下半身虽然酸软无力，行动不便，但其一身功力武学未失，二十多年来枯坐苦练，只有较前更为精进！

说起来这也该是天意，此魔一身功力武学，在未负伤前已冠绝武林，无人能敌，数十年后若能再出江湖，在其复仇积忿之下，武林正邪两道，不知道将有多少人毙命其掌下，势必造成空前绝后的弥天浩劫！

在天狼尊者自知报仇无望之际，恰巧于无意中遇上了青面秀士马文宏，见其根骨禀赋尚还不差，便收为弟子，传其一身绝学！

这马文宏原是一个破落户的不肖子弟，为人生性阴沉狡凶，险诈异常，因曾随一般地痞流氓等学过几手花拳绣腿，时常借以欺压乡里亲友，动辄伤人，乡里亲友对他均畏之如虎，不敢与其接近。

后来乡里中出了一个少年侠士，因看不惯其骄狂恶行，便出手着实的将他惩戒了一番，并要他当场立下了重誓，从此不再为恶作歹，方始作罢饶了他。

这家伙生就的劣根恶性，哪会得就此改恶向善！

因此，便怀恨在心，发誓必雪此辱！

无奈那少年侠士武功实在较他高出太多，非访寻名师，学成极大的本领，不能报仇雪恨！

他在心怀忿恨之下，于是便悄然离开了家乡，远走边陲，访深山，寻名师，重学武功！

这小子是天生的恶星，该当他在三十年后成为武林中的一代枭雄恶魔，由他身上引起一场武林杀劫！所以才让他遇上天狼尊者这个一代老魔。

天狼尊者收了他之后，便将一身武学倾囊传授。转眼五年，在临死之前，更将数十年修为的内功真元，以其独门手法度入的体内，使他功力激增，遗命他下山后，去找当年围攻他的那些正邪高手报仇。

如若那些高手已死，便找他们的门人弟子结算！

马文宏下山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返回乡里，找那五年前惩戒他的少年侠士报仇雪辱！

这时的马文宏，不但身怀奇学绝技，非比五年前的吴下阿蒙，更因曾得老魔以数十年修为的内功真元相授，其功力之高，已足堪与当今武林老辈的绝顶高手相拼！

那少年侠士虽然艺出名师，功力不差，怎能是其敌手？

那少年侠士做梦也想不到，五年前只是花拳绣腿的恶徒，五年以后，武学功力竟会高到这样深不可测的地步！

动手不及三招，少年侠士即被他一掌击毙，尸横就地！

这小子本是生具恶性的恶徒，击毙那少年侠士之后，复又进入其家中，见人就是一掌，不到盏茶时光，全家大小十余口，只有那少年侠士之女，因被其外婆带去家中不在外，其他悉数死于他的掌下，无一幸免！

报仇雪辱之后，便即只身出道江湖闯荡！

在江湖闯荡了只不过年余时间，即已扬威四方，震惊武林，历会高人，屡折能手，使正邪两道均皆为之侧目！

这小子虽然初出江湖，即已震惊武林，扬威江湖，但论其真实功力武学，因火候造诣尚浅，较之当年老魔实在差得多多！

可是，这话又得说回来了，若论单打独斗，以当今武林中少数的几个绝顶高手而言，恐怕亦难稳操胜券！

不过，如果两三个绝顶高手联手合斗的话，则又另当别论了！

然而，凭他的聪明、机智，均皆透顶绝伦，再加上老魔当年的前车之鉴，他当然不会去蹈老魔的覆辙，造成几个绝顶高手联手对付的形势！

故拿他与老魔相较，武学功力虽不及当年老魔之高，因他太过阴沉狡诈，实际上却比老魔难斗得太多！

这小子实在是个城府极深，阴险狡诈毒辣，机智绝伦，极为难斗的恶徒！

他自出道江湖以来，不但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师承，即连对他的习性为人一切，都认为是一个介乎正邪之间的人！

当然，这是以他平时所作所为而言，最低限度，在别人眼中所看到的确实是这样一个说正亦正，说邪亦邪的人！

其实呢！这只是明的一面，暗地里实在是个心黑手辣，无恶不作，无不臻达极点的恶徒！

除此而外，并且颇好淫色。

不过，非具倾城之貌、绝色之姿的女子，绝不能使他动心。

只是，凡此种种，令人发指不齿的恶行，他做得非常诡秘，严密，从来不留一点让人怀疑到是他做的痕迹！

若然有人无意撞上他的恶行，那么那人必须得白白的赔上一条性命，杀之以灭口！

因此，实际说来，这小子较老魔尤为恶甚！

老魔之恶，乃只是行事太过心狠手辣，不分善恶，一律是个“杀”，杀人不眨眼而已，但并没有涉及“淫”字，而这小子比老魔却多了一个“淫”字！

古语云：“万恶淫为首！”

“淫”之一字，乃万恶之首，不但为一般正道人士所不屑，即邪道恶徒，亦大都不屑为之！

故武林中如出了一个淫徒，正邪两道均认为是武林之羞，必欲诛除，以雪武林之羞！当年老魔在江湖上独来独去，从不与人交往，但他却不同，不管是什么人与他相交，他均不拒，并且正邪两道均有！

若是有人问起他的师承来历，他总是笑而不答，或者是干脆的给你来个顾左右而言他，令人讳莫加深！

问的人见他避而不答，也就只好再问，只得作罢！

因此，关于他的师承来历，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别人心中，始终是一个谜，无人能够揭开！

他之所以隐瞒师承来历，不肯说出，与正邪两道均都交往的目的，一方面是不欲使师仇有所警惕，提防他为师报仇，另一方面是好从这些人的口中，探听出师仇存亡的消息踪迹，或者其门人弟子等的姓名……

就因为这一来，才奠定了他今天成为黑道盟主的地位，也才引起他要称霸武林的万丈雄心，而开帮立舵，与武林各大门派一争长短！

结果，终于造成一场武林浩劫！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事隔六十多年，当年围攻天狼尊者的正邪两道高手，除了一二位尚活在人世外，其余大都早已物化亡故了。

当然，这些绝顶高手，差不多都有其衣钵传人弟子，并且还都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功力武学均有不凡的造诣！

可是，最近一二十年间，武林中不断发生着一种奇事、惨剧，就是这些武林一流高手，常常莫名其妙地横尸荒野！

这些一流高手的死状，表面看来虽是各异，但实际情形如何，怎能逃出武学精深渊博的高人的一双锐利的眼睛，略一细看，立即看出完全是被人用一种极厉害的内家手法震断心脉而死，手法虽是稍有异处，却是同出一辙！

这些奇事惨案发生之后，立即轰动了整个武林，因为死的人，皆是正邪两道的高手，便有数达几千的正邪两道人物，在江湖上明查暗访！

但，如何能查访得出来，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得着一点蛛丝马迹！

不用说，这些一流高手忽然横尸荒野，尽皆是青面秀士马文宏的杰作！可是，谁又会怀疑到是他干的呢？

因为这其中还有几个是与他相交素称莫逆的好友，更因他干得极为干净机密，即连他的妻子，彩霞仙子杨秋芬亦是丝毫不知！

他做梦也想不到，隐藏了二十多年，无人知道的师承秘密，今夜碰上了这个糟老头，不但武学高得出奇，并且还看出自己的师承，怎不叫他面上神色突变！

原来这糟老头，正是他心中所猜疑的九阴神君！

这青面秀士马文宏真不啻是一个狡黠万分的狐狸，闻听九阴神君问出天狼尊者是他何人时，脸上神色虽然突变，但也只不过有若电光火石般一闪而逝，瞬即神情泰然的，先不作答，却反问道：“老前辈可是九阴神君？”

九阴神君是何等人物，目光何等锐利，他脸上神色虽是微变即逝，已经瞧料出端倪，了然于胸！

见他不答反问，便就哈哈一声大笑道：“不错！算你这小子还有点见识，老夫正是九阴神君！”

说到这里，倏地沉声喝道：“小子！老实对你说罢，你是什么东西变的，能瞒得了别人，焉能瞒得了老夫！现在老夫也懒得和你废话，那个姓白的小娃儿，老夫已决定收做徒弟，我这就将他带走，五年以后，他必来找你算账，你小心等着吧！”

说着，三指一松，暗弹，喝道：“去吧！”

别看青面秀士一身功力高绝，当今武林难有敌手，但九阴神君三指一松，也未见九阴神君如何振臂抖腕，青面秀士竟是身不由己地被一股无形的阴柔劲道，逼得身形腾空荡起，直荡出丈外，方才势尽，“叭”的一声掣在雪地

上！

这一贯得虽不太重，可也不太轻，连忙一咬牙，挺身跃起，暗中试一运转真气，还好！并未受伤！

九阴神君一身功力虽已通玄，臻达出神入化境地，但青面秀士的一身武学功力又岂是等闲之辈，纵是相差，也不能在九阴神君三指松弹之下，就被贯出丈外呀！

若然如此，那九阴神君岂不成了神仙之流了么？否则，青面秀士岂能这么不济！其实，非也！原来九阴神君的“九阴绝穴手”，与“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乃独步天下武林的奇学！

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力，只要被他这种手法所制，必然浑身酸软无力，宛若功力尽尖，不能动弹，只好任其摆布！

当然，他要是不想伤你便罢，若想伤你，或者废去你的武功功力的话，只要潜运功力，力透指尖，穿穴断脉，不但即能废去你一身功力，并且还要落个终身残废！

尤其是他那旷古绝今的“九阴绝穴手”，更是又绝又毒，若中上这种绝毒的手法，当时就得浑身穴脉窒塞，气血凝滞，筋脉爆裂，七窍流血而亡！

青面秀士左腕腕脉被九阴神君三指扣住，虽然九阴神君并不想伤他，但那种浑身酸软难受的感觉，就已经够他受的了。

浑身酸软无力，真气无法运行，纵有一身功力也不能施展，在这种情形下，何异于一个普通人。

故，在九阴神君三指松弹，暗暗弹出内家至高无上的无形阴柔劲道之下，青面秀士的身形哪能不被贯出丈外，摔在地上！

彩霞仙子因为不知此老便是六十年前威震寰宇的九阴神君，虽被迫站在一边，心中却在不住地暗自盘算，准备突施暗袭，只是因为丈夫在九阴神君手中，唯恐一击不中，害了丈夫性命，故始终犹豫着迟迟未敢下手！及至后来一听说此老就是九阴神君，不禁大惊失色，知道此老功力已经通玄，哪还敢再作那暗袭的打算，只好闷声不吭地呆呆地站在一边。

一见青面秀士的身形被贯出，连忙一晃娇躯，纵身跃过去，悄声问道：“怎样？受伤没有？”青面秀士微一摇头，答道：“没有！”这时九阴神君已将白梦熊双脚上锁着的铁链用手掙断，挟起白梦熊，飘身上了那头似骡非骡，似马非马的黑马，双腿一夹马肚，只听“唏沥沥”一声长嘶，荡开四蹄，一跃数丈远，带起一大片雪水，如飞般地奔上土坡驰去，眨眼之间便已消失在土坡后面，不见了踪影。

第四章 煞星陡起江湖从此血腥臭

青面秀士马文宏怔呵呵的站在当地，无可奈何地瞪着一双含着恨毒的眼睛，望着九阴神君人马的背影，消失在土坡后面之后，这才垂头丧气地吁出了口气！

彩霞仙子似乎仍有点怀疑不信地望着他问道：“这糟老头儿真是那九阴神君老鬼么？”

青面秀士点点道：“若非是他，焉能有恁高武学身手，怎么认出我的来历呢！”

“哦……”

彩霞仙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心中猛然一惊地“哦”了一声道：“那么你果是天……”

彩霞仙子刚说到天字，立即被青面秀士的一句“当心！”截断。

这毒妇乃是个既凶狠，又精灵，聪明绝顶的女人！

闻言哪会不知道丈夫的心意，连忙停口闭嘴不往下说，只拿一双俏眼儿去望着青面秀士，以代替询问？

青面秀士见彩霞仙子的俏眼儿里，含着询问神色，知道自己这师承来历的秘密，在她面前已经无法隐瞒。

于是便朝她微微一点头，算作代表回答询问。

同时在微微点头之际，忽地双眉紧蹙，语含忧虑地轻声说道：“姓白的小狗今天被这老鬼带去，将来必定是个极为麻烦的祸患！”

彩霞仙子闻言，不禁柳眉紧皱，默然不语。

俄顷，忽地双眉一挑，目射凶光，嘿的一声冷笑，说道：“怕什么！老鬼一身功力虽然通玄高绝，五年的时间，即使老鬼拼命传授绝学，那小狗日夜苦练，强煞也不过就是那点火候，还能强到哪里去，我就不信这个邪门儿，你又何必为着这桩事情担忧发愁！”

青面秀士从天狼尊者学艺，亦只不过五载，固然，他是因为曾经获得天狼尊者，以其本身修为数十年的内功真元，度入他的体内，与他体内真元汇合，如此才能使他艺业速成，功力激增！

武林中，能够使人武学功力速成激增的，除却这个方法之外，尚有凭藉千年灵药等其他方法，颇多不鲜。

因此，他心中甚为明白，九阴神君既敢说下大话，五年以后，必命白梦熊亲自前往报仇，若不是已有令白梦熊武学功力速成激增的方法，十分十的把握，怎敢！

彩霞仙子虽也名列江湖高手之流，但，她到底是个女人，见识较为浅薄，哪会知道这些！

青面秀士望了她一眼道：“你的话固属不错，五年的时间，纵能练成一身奇学绝技，在内功修为上岂是能讨巧速成的，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须知武林中有很多种助人内功速成方法，今天九阴神君救走那白小鬼，既敢说出那样的大话，焉知不是成竹在胸，否则，岂敢随便约说五年……”

彩霞仙子闻言不禁一怔，睁着两只明眸，惊异地望着青面秀士说道：“你的意思是说，老鬼可能用什么千年仙芝等灵药神物来助长小狗功力之不足，使其速成么？”

青面秀士点头道：“除此而外，还有其他方法！”

“还有其他方法？”

彩霞仙子望着他重复了一句，满脸上尽是迷惑、惊奇、诧异的神情！

“嗯！”

青面秀士只“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显见，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将这桩事情看得非常地严重！

彩霞仙子道：“其他是什么方法呢？……”

青面秀士微一沉吟道：“以后再慢慢地告诉你吧！”

彩霞仙子深知青面秀士的脾性，凡是他不愿说的话，再问也是枉然，于是也就不再问他究竟另外是一种什么方法？

不过，她心里感觉得极为讶异的，就是今天丈夫怎会忽地变得恁般懦弱呢？纯像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自从知道那糟老头儿就是九阴神君后，何为突然神色大变，对九阴神君恁般害怕，往日的豪气均一扫而空，垂头丧气，忧愁异常？

其实，她又怎知道青面秀士的心里，他所担忧变色的，倒并不是她心里想的那么单纯，完全为了那白梦熊五年后报仇的约言，实在因为师承来历被九阴神君看出来后的另一个可怕的危机！

这危机，不但能使他立刻身败名裂，无法在江湖上立足，并且很可能酿成他步上六十年前天狼尊者的后尘！

否则，凭他一身高绝的武学功力，和他目前在江湖上的声威势力，岂能惧怕一个五年后的白梦熊？纵是五年后，九阴神君与白梦熊同来，甚而至于另外再加上几个当今高手，以他四海山庄上现有的高手而言，纵是不能获胜，对付不败总还可能呀！再说当今江湖上的高手，谁个对他不稍存敬畏，但凭他一纸邀请，必都前来他四海山庄相助！何况，五年的时间，还有那么远的一段日子呢！在这段日子里，他大可埋首苦练绝学功力，将四海山庄好好布置一番，准备应付五年后之约！可是……如果九阴神君将他师承来历的秘密，揭开武林，不用等到五年，年内必有武林高手前来他四海山庄报仇！当然，对于当今武林的一般高手，他实在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但果若如此，那就不但不胜其烦，四海山庄永无宁日，还有那天狼尊者的前车之鉴，也必重演！基于这些，他青面秀士再为阴险、狡凶、诡诈、狠毒，也不禁要为之心烦意乱，怎得不忧形于色，担心不已呢？彩霞仙子纵是再聪明些，毕竟不是他肚里的蛔虫，哪会知道他心里所担心忧愁的是这般复杂，并且是她心里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呢！彩霞仙子认为青面秀士对九阴神君五年之约，恁般重视担忧，心中颇不以为然，觉得青面秀士也太虑之过远了。二人站在雪地上，沉默了一阵之后，彩霞仙子的一双水汪汪的媚眼儿，斜瞟着青面秀士娇声说道：“喂！你这个黑道盟主究竟是怎么的啦？……”

说着，忽然顿口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声音，格格娇笑着，玉手一伸，兰花纤指轻轻地在青面秀士的额角上按了一下，说道：“我说你呵！才遇上了这么一件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就已经这么忧忡怯怕，没有一点英雄气概，我看你那黑道盟主的头衔，趁早赶快地让位吧，还说什么要开帮立舵，与武林各大门派一较高下，独霸武林……”

彩霞仙子刚说到这里，话犹未尽，陡听耳畔响起焦雷般地一声大喝道：“住口！”

这一声大喝，纯是一种内家至高的真力所聚，彩霞仙子只觉得耳朵里“轰”的一声大震，双耳“嗡嗡”作响，心头一紧，神颤心栗，连忙星眸一

闭，猛提一口真气，默运内功，镇定住心神！

若不是内功深厚，彩霞仙子必定被这一声内家至高真力发出的喝声当场震伤昏倒！

这一声大喝是谁所发？在这旷野雪地，没有第三个人影，除了彩霞仙子外还有谁？

不用说，当然是那恶毒其极的淫徒，青面秀士马文宏了。

这青面秀士为何突然发出这一声大喝？……

敢情是彩霞仙子的这几句话伤害了他？

不错！他正是被彩霞仙子的这几句话激怒了！

须知青面秀士自下山出道江湖以来，凭仗着一身绝高超人的功力武学，扬威江湖，震惊武林。

二十多年来，会过不少的高人能手，从未落败过一次，备受黑道绿林敬畏，被拥戴为黑道盟主。

生平所行所为，无不顺心应手，从无人敢于轻视他，几

曾听过这种意含侮辱的轻视言词！

虽是出于他的妻子彩霞仙子之口，也不禁被激得心头冒火，愤怒异常，乃才猛的发出一声大喝，阻住彩霞仙子下面未完的话。

喝声甫落，立即猛地一伸手，抓着彩霞仙子的玉臂，一声喝道：“走！”

走字出口，身形微晃，已带着彩霞仙子的一个娇躯，掠空跃起，疾电飘风般地向土坡下奔去！

就因为彩霞仙子今天的这几句，引起了一场武林浩劫，闹得整个江湖上遍是腥风血雨，几乎无法收拾！

正是：

四海帮开，江湖遍地血腥臭。

群恶肆虐，武林名门逢杀劫！

较枝论武，侠义群雄集四海。

亲仇得报，龙飞凤舞碧云天！

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九阴神君挟起白梦熊飘身上上了乌云骠，越过土坡，直入山谷，沿着谷径往里疾驰。

乌云骠乃是大雪山中一头凶悍猛恶的健骠，与骏马交配所生，不但脚程快捷，能够跃涧越岭，并且性极灵慧，凶猛异常。

两年前，偶被九阴神君发现，凭九阴神君那一身通玄的功力，还费了不少劲，才将它收服制住。

白梦熊自七岁时起，就跟随乃父川湘大侠白彦夫习武，一身家传武学已颇不弱，内功方面也初具基础，只是因为年龄还小，功力火候均极浅罢了！

也幸而他跟随乃父习过武学，内功稍具基础，才能忍受得了彩霞夫妇的百般折磨，鞭笞酷刑！

否则，哪还能活到今天，恐怕早就魂归地府去了。

白梦熊年龄虽小，但却聪明绝顶，他已知道眼前这个看来臃肿肥胖的怪老头儿，乃是一位武林前辈异人。

尤其是刚才他曾亲眼看见青面秀士被九阴神君拿住时的神情，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小心眼儿里就已经在暗想：“如果我能拜得这位老人家为师，学成本领，父母的血海深仇，何愁不能报复！待会儿我必须得好好地求求这位

老人家收我做徒弟！”

后来一听九阴神君对青面秀士说出，已决定收他做徒弟，小心眼儿里真是又惊又喜，简直无法形容！

竟然惊喜得流下了眼泪，暗暗默祷道：“爸妈！你们泉下英灵有知，孩儿已蒙这位前辈异人收做徒弟，只待本领学成，当必手刃毒妇恶魔，报此血仇！”

正在他这么默祷之际，九阴神君已将青面秀士摔出丈外，微风飒然，已挟起他飘身上马，放他坐在怀内，一手搂着他，驱马疾驰，越过土坡，奔向山谷内。

乌云骠脚程快捷，荡开四蹄，有如风驰电掣，两耳呼呼生风，只见两旁花草林木山石好似雷闪般直向身后倒退！

白梦熊几曾骑过这般像飞一样的骏马？到底是个小孩子，心里虽然并不骇怕，免不了多少总有点吓斯斯的！

还有那两旁闪电般向身后倒退下去的花草林木山石，在他眼前闪闪的，使他觉得有些儿头昏目眩！

因此，他便把身子紧倚在九阴神君的怀内，紧闭起眼睛，不去看那些，根本就无法看清楚，使他头昏目眩的景物！

约摸过了一盏茶的辰光，忽听九阴神君一声喝道：“起！”

接着陡觉耳畔风声突加劲急，整个身子像似凌空腾起，不禁感觉好奇地睁开眼睛一看！

喝！真不得了，原来是连人带马飞上了半空！

蓦然，眼前黑影一闪，跨下的马儿竟直朝着那眼前的一座崖壁上撞去！

这多危险！撞上去那还有命？

白梦熊心中不禁大惊，暗道：“这番完了！”

眼睛一闭，只好听天由命了！

咦！怎么搞的，耳畔怎么仍是劲风呼呼，并没有撞上嘛！

白梦熊心中正在感觉诧异之际！

陡然，耳边的风声静止了，跨下的马儿，好像已经落地伫立着了。

白梦熊奇异地睁开两只星目一看，他呆住了。

原来这里是一块方圆不大，怪石嶙峋林立的谷地，四面均是高峰峻岭，削峭耸壁，乃是一块无路可通的死谷！

无路可通，怎么能够进来的呢？

这真是个奇怪事儿！难道马儿能够腾空飞越过山头吗？

呵！一点也不错哩！刚才不是马儿腾跃在半空中的吗？险些撞上一座山头的岩壁上吗？

在这谷的左面离地三十数丈高的崖壁间，飞泻着一股白茫茫的瀑布，瀑布的后面突出着一块足有丈余大小的岩石，离地约在十多丈高下。

这时乌云骠已走至那瀑布下面，水点飞溅激射，如果有人站在那下面，时间一久，保险浑身尽湿！

咦！奇怪！那飞溅激射的水点，到了乌云骠站着的四周，便似乎被一股什么无形的东西阻挡着，溅不到白梦熊的身上！

忽听九阴神君仰脸喊道：“喂！你这恶化子，客来了，还缩在你那龟洞里，不赶快出来接客，是不是怕我老人家喝光你那儿几罐百花露么！”

九阴神君话声甫落，忽闻瀑布后面，响起一阵打雷似的哈哈大笑，声震

云霄，只震得四面山谷摇动，显见这人内功精湛，已臻绝顶化境！

怎么？这半山腰的瀑布后面还住着有人？

敢情这瀑布后面还有房子，还倒真是个极其隐蔽，而又非常神秘的地方呢……

笑声未落，便又听到九阴神君一声大喝道：“喂！恶化子，你发的什么狂？当心你那笑声震坏我的小徒儿，我老人家可就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了！”

九阴神君这话才出口，哈哈大笑之声立止，接着便见一条人影一闪，从瀑布后面穿瀑而出，直向乌云骤前落下！

好快！这人的身形，简直快如星丸泻堕！

从数十丈的高崖上纵下，落地点尘不惊，若非内外功力已臻炉火纯青的绝境，焉能有如此超凡的轻功！

这人身形一落，白梦熊定睛一瞧！

只见这人身材高大伟岸，一头黑发，乱糟糟的，蓬松纠结，简直就像长着的一窝乱草！

身穿一件齐着膝盖的灰布短袍，虽然补着许多补绽，但仍是千疮百孔，零零挂挂的，真可说是没有一片完整的地方！

这样的袍褂还能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穿法的？

下面精光赤裸着一双黑丛丛的毛腿，满是污泥！

真怪！在这严寒的落雪的天气里，这人还赤腿裸足，而且身上的一件破短褂，也只是单薄的一层，竟然是丝毫没有畏冷的样子！

脚上拖着着一双破布鞋，前面张着口，脚趾露在外头，后面没有后跟，真所谓是：“空前绝后”。

大脑袋，团团脸，虽然满脸油污，仍然看得出红润润的颜色，红得像是一张婴儿脸。

颚下长着短须，看来大概有五六十岁的年纪！

浓眉环眼，狮鼻海口，生相极为威猛！

咦！这人穿瀑而出，怎的浑身竟没有溅上一点水渍的？

呵呀！好脏！

衣服、头发、脸、脚，由上到下，没有一处不脏！

不但脏，而且还有点儿臭味，令人恶心，真要命！

这人是谁嘛？怎住在这种深山死谷的地方？又是这么个既脏又臭，邋邋得要命的家伙！

呵呀！这人分明是个要饭的化子嘛！

什么？化子？

哈！对了！

穿的那么破烂，又那么脏、臭，不是个化子又是啥？

这又脏又臭的老化子非是别人，乃六十年前参加围攻老魔天狼尊者十几名绝顶高手中，仅存的一位，丐帮长老天恶子。

那天狼尊者当年若不是被天恶子以太乙神功，击伤腰肋下“气血囊”穴，不但不知道江湖上还有多少高手遭劫，死于老魔之手，恐怕到今天为止，老魔仍旧活在世上呢！

这天恶子乃丐帮中一位杰出的奇材，八十年前就已威震江湖，一身武学功力，与当时丐帮掌门人相较，只高不低。

因其生性暴躁，疾恶如仇，凡是江湖恶徒，一旦碰到他手里，不死也得落个重伤残废！

是以，江湖上人便送了他这个使人听来颇有些儿不顺耳，天恶子的外号！

天恶子在江湖行道，偶于无意中获得了一本已经破旧的绢册，随着略一翻阅之下，不禁大喜若狂。

原来这本破旧的小绢册，乃是数百年前，一位武林异人著录的一部武学宝笈。

宝笈中所载，除了精妙绝伦的拳、掌、剑三种诀谱之外，并载有“飞龙三式”的轻功绝学和太乙神诀。

这“太乙神诀”乃武林失传的旷古奇学，其威力之大，简直不可思议，足堪与佛门菩萨提禅功威力媲美！

天恶子得到这部宝笈不久，恰逢正邪两道高手大合作，齐集对付天狼尊者。

斯时，天恶子的太乙神功，新学乍练，才具三成火候，所以仅只能将天狼尊者击伤！

否则，天狼尊者功力虽高，岂能挡得住这种威力绝伦，旷古奇学之太乙神功的一击，必然命毙当场！

若如此，则今日武林中怎会有青面秀士这个万恶的魔头，江湖上怎会遍地腥风血雨，武林又岂得惨遭浩劫！

天恶子身形落地，又是一声哈哈，阔嘴一张正要说话之际，忽然一眼瞥见了倚坐在九阴神君怀中的白梦熊，立见他环眼一瞪，射出两道寒电似的精芒，凝视着白梦熊疤痕累累的一张丑脸，好像要从白梦熊的那张丑脸上，找出一些儿什么？

这时，白梦熊正睁大着一双清澈的星目，望着这个从瀑布后面跃出来的又脏又臭的老化子，心中在臆测这老化子既住在这种深山绝谷的地方，必定也是一位武林异人！

心中正在这么臆测之际，陡见老化子的一双环眼中射出两道寒电精芒似的慑人的眼神，心中不禁立即“扑”地一跳，暗忖道：“这老化子的眼神好威严！好骇人！”

忽听九阴神君嚷道：“喂！你这恶化子，想要干什么呵？这样凶神恶煞样的望着他，如果吓坏了他，可小心着你那对贼眼珠子，我老人家替你挖出来，让它变成两个大窟窿！”

天恶子对九阴神君的话，好像一点都没有听到，只是不住地点着他那只满长着一窝黑草似的大脑袋，自言自语地说道：“难得！难得！真是难得至极！”

九阴神君身形微闪，飘身落在天恶子的身侧，眯着一双细眼望着天恶子说道：“怎么个难得法？恶化子，你且说来听听看！”

天恶子闻言，连看也不看九阴神君一眼，像是在欣赏着一块瑰宝似的，不住地摇晃着他那只大脑袋，又像是一个酸儒，在念颂着他得意的一篇作品似的，念道：“眼神清澈，乃蕴蓄着至高无穷的智慧的象征，但因蕴含着一股忿恨之色，必然身负深仇奇冤，只是双眉上挑带煞，显得杀孽太重，方面大耳，为人中之龙，天庭饱满，鼻直口方，乃正直之士，嘴角厚实，系丰厚之相，骨格清奇，器宇超人不凡，英华内蕴，禀赋资质绝佳，实为一个习练上乘武学的良材，罕世难寻的美质，十年之后，必能为武林放一异彩……”

哈……哈……”

说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声若洪钟。

第五章 良才美质恶叫化欣收半徒

九阴神君听完天恶子这番所谓“难得”的解释后，两只眼睛眯得更细了，简直就眯得成一条缝了。

并且，连心眼儿里都笑了！

天恶子依据白梦熊的貌相，所解释的这番“难得”的道理，其实九阴神君早就了然于胸，否则，若不是看出白梦熊确实是个“难得”的良材美质，这位活了一百五六十岁，生平从未收过徒弟，硕果仅存的武林奇人，怎会自动将他收归门下呢？

他之所以故意问天恶子，怎么个难得法，要天恶子说出来听听的意思，一方面是在借以试试天恶子的眼力如何，另一方面则是听别人赞誉自己的徒弟，不但是—种心底极为高兴、舒服的事，也是一种听觉上满足的享受！

笑声中，天恶子倏地睁大两只环眼，转脸望着九阴神君说道：“老儿！你真好运气，收得了这么个好资质的徒弟，这一来，你那一身旷世的神技奇学，就不愁它会失传武林了，再说你那独步武林的‘九阴绝穴’手，‘三十六截筋断脉’手法，非有这样的良材美质决不能练，也不能传，我这恶化子实在替你高兴，为武林庆幸！”

九阴神君忽地心念—动，细眯着眼睛，朝着天恶子轻声—笑道：“怎么样？你很羡慕吧？”

天恶子又是哈哈—笑道：“老儿！良材美质谁个不爱，我这恶化子倒是羡慕得很！但你老儿的徒弟，我恶化子羡慕有什么用？”

九阴神君点点头笑道：“只要你这恶化子真的羡慕就行君子有成人之美，我老人家可不是个小气……”

说到这里，九阴神君故意拖长尾音不往下说，吊吊天恶子的胃口。

因为九阴神君说了一句：“君子有成人之美。”

天恶子以为九阴神君要将白梦熊让给他做徒弟。心中不禁大喜，连忙问道：“你肯把他让给我么？”

九阴神君道：“哪有那么简单！”

既然君子有成人之美，为何还有什么不简单呢？

天恶子不知道九阴神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禁感觉奇怪的望着天恶子问道：“那么？……老儿！你难道有什么条件不成？……”

九阴神君忽地细眼—瞪，大声说道：“条件是要你的这条老命！”

虽是瞪着眼睛，声音大得几乎是吼喝，但二人乃数十年的知交，经常—见面总得开开玩笑，这当然也是开玩笑啰！天恶子笑道：“老儿！你别开玩笑笑了，天下……”天恶子话犹未尽，九阴神君忽地面色—沉，肃容说道：“谁和你这恶化子开玩笑！”

面容沉肃，—本正经的样子，这并不是开玩笑嘛！

天恶子不禁怔住了，瞪着两只环眼，望着九阴神君惊异非常的，直是发愣！

九阴神君忽又眯起细眼，微笑着说道：“恶化子！你且别发愣，要你这条老命的并不是我老人家，却是另有其人……”

看九阴神君那神情语气，好像并不是在开玩笑。

天恶子不禁—惊！瞪着—双环眼，道：“什么！谁看中了我这恶化子了？”

九阴神君慢条斯理的道：“当然有人喽！”

天恶子道：“究竟是谁？老儿！你告诉我，我立刻去找他，看看他到底有多大道行！”

九阴神君道：“你这恶化子，也活了百多岁了，怎么还是火爆脾气一点不改，我老人家既然知道了，焉能不告诉你，你急个什么劲儿？我问你，我这个徒弟，你究竟喜欢不喜欢？”

天恶子知道九阴神君的脾性，你越是着急，他越是不理，于是只好暂且闷在心中，说道：“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九阴神君道：“那么你是真的喜欢了？”

天恶子点点头。

九阴神君又道：“好！我老人家就分你半杯羹吧！但条件可不能没有，你必须请我尽情一醉百花露！”

天恶子闻言不禁一怔，诧异不解地望着九阴神君道：“半杯羹？”

“嗯！”

九阴神君“嗯”了一声，细眼一翻道：“怎么？你请我尽情一醉百花露，我送你半个好徒弟，难道你还不愿意？”

天恶子一听，这才明白，顿时哈哈一声大道：“愿意！”愿意！只是我恶化子的那点破铜烂铁的玩意儿，你瞧得上眼吗？”

九阴神君翻着他那双细眼道：“谁希罕你那些破铜烂铁，你那太乙神诀、飞龙三式留着做啥？难道准备往土里带？”

天恶子闻听，心道：“好呵，你这个九阴老儿，原来你是看上了我这恶化子的太乙神诀和那飞龙三式！”心中在这么暗想，口中已经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不住地点着大脑袋说道：“好！好！太乙神诀加上飞龙三式，一古脑儿统统搬出，这样总成了吧？”

九阴神君道：“好！我们就这么说，走！我老人家酒瘾上来了，先到你那化子窝里去，把你那百花露搬出来，请我老人家喝上几大杯再说！”

这天恶子虽在八十年前已威震江湖，乃当今前辈武林高手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论年纪，已经一百二十多岁，但那九阴神君在武林辈份上较天恶子尤高一辈，年龄也较天恶子大了三十多岁。

当年正邪两道大合作，歼除天狼老魔之际，九阴神君未在其列的原因，九阴神君正在参研一种旷古奇学，九阴玄功，坐关之期，故而未能参加。

九阴神君在荒山古洞中坐关，参研九阴玄功，一坐就是七年，本为的就是对付天狼老魔之用。

待至七年出关，九阴神君功练成，天狼老魔已经被正邪两道高手联手围攻，身负重伤逃匿，不知所终！

当时，在众高手心中，天狼老魔没有毙命当场，固觉有些遗憾，但因其身负重伤，都认为虽然逃去，亦必绝对难活！怎会料到，天狼尊者凭仗一身精纯高超的功力，除了腰肋下“气血囊”穴的伤势未能疗愈，下半身麻痹瘫痪不能动弹外，其他部位的伤势，不但均已自疗痊愈，并且还活了三十多年，将其一身武学功力倾囊传授了马文宏，造成了一个较他尤为恶毒的魔头，引起了一场武林浩劫！

这都是众人意想不到的事，若是能够预料到，必然天涯追踪，寻出老魔下落，诛杀以绝后患！

九阴玄功本是为对付天狼老魔所练，天狼老魔既已身负重伤逃去，绝难再活，九阴玄功也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于是，九阴神君从此也就绝少过问江湖是非，遍游海内外名山大泽，访幽寻胜，常年遨啸山林，行踪飘忽不定！

虽然有时也偶尔现迹江湖，遇上实在是十恶不赦的恶徒，及实在看不顺眼的事情，或也出手惩戒管管，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即逝，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而已！

后来，与天恶子认识，二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天恶子深知九阴神君不但一身功力已经通玄，臻达神化之境，高不可测，并且辈份也较他高出了一辈，虽因生性滑稽诙谐，放荡不羁，不喜拘束，每次见面，总必习以为常的，嘻嘻哈哈地大开玩笑，乐上一阵子，然后才是正经。

虽然如此，但在天恶子的心中，对九阴神君多少都存着一些儿敬意！

这两位武林奇人，一身武学功力均已高到深不可测的地步，早就有心觅找一个根骨资质俱佳的徒弟，传授他们的一身奇学，只是因为良才难得，故直到今天仍未收徒。

九阴神君说着，便已走到乌云骡旁，一手从马背上抱起白梦熊，一手拍了乌云骡的马头道：“阿骡！这恶化子穷得要命，不会有东西招待你的，你就在这谷中寻点吃的，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

乌云骡昂首踢蹄，口中发出一声低嘶，便移动四蹄，朝那瀑布泻落的谷沟中走去。

九阴神君回首一望，恶化子踪迹已杳，知道是先回洞去了，便望着白梦熊：“孩子，你害怕么？”

白梦熊瞪着一双澄澈乌亮的大眼睛，望着九阴神君摇了摇头道：“师父，熊儿什么也不怕！”

虽然尚未拜师，但白梦熊聪明绝顶，已经知道这个肥胖臃肿的老人，和那个老化子，都将是他的师父，所以不等拜师，就以师父称之。

九阴神君一笑，将头微点，也未见他身形如何晃动，便已经凌空跃起，直朝那白茫茫的一片瀑布中跃进！

跃进瀑布，白梦熊这才看清楚，原来瀑布后面，竟是一个山洞，洞口约有八尺多高，五尺来宽。

因为洞里很是黑暗，看不清楚里面有多大，是什么形状？

九阴神君抱着他，直入洞里，走了一会儿，洞里渐现亮光，越来越亮。

忽然，眼前豁然朗开，竟是一间很宽大的石室。

石室中除了摆着一些石桌、石凳、石床外，其他空无一物。

右侧石壁上有一个洞门，通往另一间石室。

一进入石室，九阴神君将他放在石凳上坐下，慈祥地说道：“孩子，你肚子很饿了吧？”

一提起肚子饿，白梦熊立即觉得肚子里饿得好像在叫，很是难受！于是，便朝九阴神君微点了点头。

九阴神君温和地说道：“你坐在这里等着，我去替你拿吃的来。”

说着身形一闪，已经进入右侧的一个洞门里去了。

因为这石室四面不见天光，白梦熊心中觉得很奇怪，不知这石室中的光亮，系从何而来？

白梦熊忽然一抬头，心中这才恍然明白这石室中光亮的来处。

原来这石室顶竟镶嵌着十几二十颗龙眼那么大小的明晃晃的珠子，光亮

闪闪，就像那夜晚蓝天上的大星。

敢情这石室中光亮的来处，完全是这许多大明珠的功效！

白梦熊心中在暗想：“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名山大岳，峻岭耸崖间，有许多极为隐蔽，最难攀登，不易为人发现的天然石洞，在这些石洞中，往往隐居着世外奇士异人……”

白梦熊刚想到这里，陡觉微风飒然，眼前人影连闪，他未来的两个师父已进入室中。

一个双手抱着一只大坛子，一个双手捧着一个大石盘。

石盘放在石桌上，大坛子放在石桌旁的地上，白梦熊朝石盘子里一看。

呵！里面盛着一大堆不知名的山果，杯筷齐全，有肉还有两只热腾腾的鸡！

不用说了，那只大坛里，一定是先前听他们所说的百花露酒了。

深山荒谷，居然有这些东西，白梦熊心里感觉惊奇不已。

九阴神君伸手抓了一大把果子，放在白梦熊面前慈爱地说道：“孩子！你肚子饿了，先吃这个，别拘束，我和化子师父都不喜欢这一套，现在我和你化子师父喝酒，等吃饱了肚子，你再把你的姓名和那恶魔有什么仇恨，告诉们听吧！”

白梦熊闻言，连忙点头应了一声：“是！”

这孩子实在太饿了，伸手拿起一颗山果纳入口中，咀起来。

咦！这是什么果子啥？甜甜的带着些微儿苦涩，清香鼻，沁人心脾，甘美异常，真好吃！

这时，九阴神君已将那酒坛紧密的封口启开，那芬芳酒香立即散布全室，使人馋涎欲滴！

九阴神君“咕嘟”响了一声嚷道：“好酒！”

嚷道方落，酒坛内忽然有一股白气，激射而出，直往阴神君口中钻入。

什么？天下喝酒的，哪有这种喝法的？

也除非是这种放荡不羁的世外奇人，内家功力已臻达玄化境，否则，怎会？怎能？

过了约有半盏茶的辰光，酒坛中射出的那股白气，方落下停止，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一坛酒怕不下去了一半只见九阴神君伸出舌头舔了舔他那肥厚的嘴唇，用手抹，纵声哈哈一笑道：“真过瘾！”

说着，伸手撕下一只鸡腿，送到嘴边，张口大嚼。

那副样子，起码像个三百年没有喝过酒，没有吃过鸡馋鬼！

白梦熊睁大着一双星目，望着这副神情，不禁呆住了，心道：“师父真怪！也真好笑！”

白梦熊心中正在这么暗想，忽听坐在旁边那个化子师父开口说道：“老儿！酒已喝了，太乙神诀、飞龙三式，也都答应传给你这个徒弟了，哪个魔崽子看中了我恶化子的这条老命，现在该可以说了吧？”

九阴神君口一张，吐出一块鸡骨头，一双细眼忽地一翻，说道：“徒弟是我一个人的么？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送你一半的吗？太乙神诀、飞龙三式，你答应传给他，关我屁事，我老人家才不领你的这个情呢，一坛百花露是酬劳我送你半个好徒弟的谢礼，要想从我老人家口中，打听出是哪个魔崽子看中了你恶化子的消息，还得一坛百花露才成呢！”

恶化子哈哈一笑道：“老儿！你真是越来越无赖了，竟是讹起我恶化子

来了。”

九阴神君道：“好！就算我老人家无赖，讹你恶化子的，不过……”

不过什么？没有了下文，在吊天恶化子的胃口呢！

天恶子心里甚是明白知道，九阴神君这不过以下，是不再拿出一坛百花露，休想他说出一点什么。

天恶子没法，只得说道：“老儿！你说吧，百花露有的是，别说是再来一坛，就是再来三坛五坛，我恶化子今天定然让你喝个痛快尽兴！”

九阴神君道：“恶化子！你这话可不能说了不算！”

天恶子道：“老儿！你把我恶化子看得太小气了。”

九阴神君把个肥圆的大脑袋一点道：“好！”

接着，只见九阴神君面容倏地一肃，正色说道：“恶化子，这一二十年来的，那些被人用恶毒的重手法击毙的正邪两道高手，你可知道是何人所为？”

天恶子听九阴神君忽然提起这件武林中人人闻言变色的惨案，心中不禁猛地一震，瞪起一双环眼，精光灼灼似电般地望着九阴神君问道：“老儿！你知道？”

第六章 往事重提神君神丐育奇葩

九阴神君微一点头道：“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天恶子道：“谁？”

九阴神君道：“六十年前的那档子事，你可还记得？”

天恶子霍然一惊！问道：“你是说联手对付天狼老魔的那回事？”

九阴神君道：“二十年来这么多死得莫名其妙的高手，与当时联手对付那老魔的人，是不是都有着深厚的关系？”

天恶子心中微一思索，被害的这些高手的出身渊源，这才发觉果然大都是当年围攻老魔的一些高手的门下弟子！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不是那老魔头，当今武林谁有恁高功力，能将这些一流高手，神不知鬼不觉，秘密地击毙！

当年那老魔身负那等重伤，难道没死？

果若是那老魔未死，此番重出江湖，武林中必将又掀起一场浩劫，从今永无宁日矣！

天恶子满脸尽是惊疑之色地问道：“难道天狼老魔至今还活在此世？”

九阴神君道：“老魔还活着与否，这倒不大清楚，不过，我遇见了一个中年儒生，其身法家数颇为可疑！”

天恶子闻听九阴神君这么一说，心中似乎宽松了不少。

但仍接着问道：“可是老魔的传人？你问过他没有？”

九阴神君道：“这家伙狡黠异常，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哦！”

天恶子“哦”了一声后，沉吟了一会又道：“他叫什么名字？”

九阴神君道：“青面秀士马文宏。”

天恶子又是猛地一惊，道：“是他？”

须知天恶子所居的这座山谷，乃川康两省交界处的大凉山脉中，四海山庄就在这大凉山外，两百多里的地方。

天恶子隐居此谷，足迹虽已不履江湖，但近在咫尺黑道盟主的四海山庄庄主，青面秀士马文宏他怎会不知！

天恶子又道：“老儿，你怎么怀疑上他的呢？”

九阴神君拿起石碗舀了一大碗酒，一仰脖子，“咕嘟”一声，一口喝干，放下石碗后，这才把救白梦熊，与青面秀士动手的经过，说了一遍。

天恶子闻听九阴神君说完这番经过后，这才明白所以。

这真是出人意外的一个消息，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个行为并不算大恶的黑道盟主，竟是天狼老魔的传人！

这小子行事也真诡秘阴狠，那么多江湖高手，毙命在他的手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他所为。

由此可见这小子的为人不但阴狠毒辣，而且武功也确实极高，显然已尽得老魔全部真传！

以天恶子一身高绝的武功，当然不会害怕青面秀士马文宏前来寻仇，但心中也不禁微微凛悚！

九阴神君说罢这番经过，忽然纵声哈哈大笑道：“恶化子！我老人家这消息，一坛百花露的代价，并不为过分吧？”

天恶子环眼一瞪，哼了一声道：“老儿！不为过分，也亏你说得出口，

这种恶魔，既然发觉了他，为何不干脆废了他，还任由他暗中作恶害人，你真是越老越没有人味了。”

九阴神君微笑了笑道：“恶化子，难道你不知道，我老人家已经戒杀数十年了么？虽已被我瞧出端倪，但还拿不定是不是，况且他又是恶迹未彰呢！”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看了正瞪着一双星目，在望着他凝神静听他说话的白梦熊一眼，又道：“所以我救下了他，就把他带到你这恶化子这里来，合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力量，在三五年之内，将这孩子调教成一个出色的人材，去对付这个魔崽子，除魔卫道，伸张正义，为武林大放异彩！”

虽说是合二人之力，但在三五年的时间内，纵是尽将一身神功绝学相传，又能有多大火候造诣，怎能去对付一个功力绝高的魔头呢？

天恶子心中暗想：“这九阴老儿，真是越老越糊涂，老昏了头啦！”

只见他把个大脑袋一摇道：“此子固然是个天赋极佳，资质绝伦的练武奇才，但在三五年的时间内，怎么能成呢？你这老儿大概是老昏了头啦吧！”

九阴神君微微一笑道：“也亏你这恶化子是活了这大把年纪了，难道除了按部就序地传授武学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增补其功力之不足，助其速成么？”

天恶子闻听，心中这才恍然若有所悟，知道九阴神君所说的方法，乃是指千年灵芝等灵药而言。

但这种千年灵药，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物，非福缘深厚之人，决难获得！

天恶子心中不禁暗道：“不知道这孩子福缘如何？是不是能获得这种灵药仙品呢……”

心念一动，便立即环眼猛睁，目射精光地凝视着白梦熊有顷，暗自点头道：“果然，这孩子福缘深厚，超异常人。”

九阴神君在旁，似乎已窥透了他的心意，微笑着道：“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天恶子点点头道：“这孩子虽然福缘深厚，但事情往往会出人意料，究竟如何？实难预测，我们也只好尽力而为了！”

九阴神君闻言，心中不禁只在暗笑。

天恶子又怎知道，九阴神君已经成竹在胸了呢！

原来，在大雪山中，九阴神君隐居的古洞中，有一雪池，这雪池方圆虽然不大，但深度却竟有数十丈，池水澄清碧绿，冰寒彻骨！

池中长有一株雪菱，这种雪菱乃稟池中冰寒之气生长，与普通池塘生长的菱角形象相似，只是颜色雪白如银，并且通体透明，凡千五百年开花结实一次，为罕世难寻的仙品！

雪菱成熟之际，必须适时摘取，否则，时辰一过，必然饱而爆裂，菱实化为轻烟香气，随风化去！

三年之前，恰值雪菱结实之期，总共结了九粒，均被九阴神君适时摘取保存着，本想采配数十味灵药，制炼成丹丸，以为救世济人之用。

九阴神君自救了白梦熊之后，一见白梦熊资质禀赋均臻上乘，乃练武的最佳之选，遂决心收为衣钵传人，并决将九粒雪菱让其服食，助其速成！

须知这雪菱乃罕世仙品，常人服食一粒，即可祛毒却病，身强力壮，寿增数十龄，练武之人，服食一粒，除得与常人同等功效外，并可增加功力，

足抵十年内功修为！

这也该是白梦熊的福缘，冥冥中所注定！

天恶子忽又说道：“老儿！关于这孩子的福缘，我这恶化子可无法为助，只好凭仗他自己的造化如何了！”

说着，忽地略微一顿，续道：“在传授方面，是你先传，还是我先传呢？”

九阴神君漫不经心地道：“随便你吧，怎么都可以。”

天恶子微一沉吟道：“那么就让我先来吧！”

九阴神君道：“不过，却不能在这个地方！”

天恶子微微一怔，道：“不在这地方，到什么地方去？”

九阴神君道：“到我那里去呵！”

天恶子浓眉一皱道：“你那地方终年冰天雪地，这孩子看来虽曾练过几天武功，但那种严寒的气候，他怎能禁受得住！”

九阴神君微微一笑道：“我老人家岂会不知这个，当然自有道理。”

说着，忽地转向白梦熊道：“孩子！还不赶快过来跪下，叩拜化子师父！”

这时，白梦熊早已吃饱了肚子，虽然身上伤处仍有些儿微痛，但已无碍精神也已逐渐恢复。

闻言，连忙跃起离座，跪倒在天恶子面前，叩头道：“师父在上，弟子白梦熊给您老人家叩头。”

拜罢起身，又向九阴神君跪下，叩行了拜师之礼，这才垂手站立旁侧。

九阴神君这时忽地一收那嬉笑诙谐之色，正容但却是温和地说道：“熊儿！你且把那青面秀士马文宏为何要那么折磨你，杀害你？以及你是哪里人？你的父母是谁？现在什么地方？详细地说给为师们听听。”

白梦熊闻问，便立即把父母因何惨遭恶魔夫妇杀害，全家七口，除了他一人之外，均罹于难，三个月来，身受恶魔夫妇怎样的折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等情形，详细地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已是目蕴痛泪，满嘴钢牙咬得格格作响，胸中愤恨犹如火焚，语声哽咽而颤抖！

的确，总共才多大一点点的孩子嘛，就身遭这种惨绝人寰的惨痛！

这孩子的毅力也真够坚强，居然熬受了这许多连大人都禁受不住的苦楚、折磨！真令人又敬又爱！

然，若非如此，怎能说是美质奇材？又如何会得到这两位武林奇人的垂青，收为衣钵传徒？

这孩子如果被青面秀士夫妇折磨丧命，不但显得天道太有点儿不公，而且那今后武林中的一段恩怨曲折，缠绵动人，惊天动地，鬼泣神惊，紧张刺激离奇的故事，从何而来呢？

白梦熊说完了这番惨极的遭遇详情后，那九阴神君听后又算罢了，但那性情刚烈如火，疾恶如仇的天恶子听后，不禁直气得须发怒张，一声吼道：“老儿！难为你还能这么沉得住气，任他为恶作歹，也太显得武林中没有正气、真理了！”

九阴神君慢条斯理地道：“你这恶化子嚷个什么劲儿？谁说武林中没有正气，真理了？我老人家为什么要收熊儿，并且还拉上你这恶化子做他半个师父，又为的是什么？废话少说，还是赶紧去把你的那些破铜烂铁略微整理一下，到我老人家那里去住一个时期，三年五载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正气真理了！”

天恶子道：“老儿！再过个三年五载，这小魔崽子，不知道又作了多少孽啦！”

九阴神君道：“恶化子！你可知道这魔崽子身为黑道盟主，声势浩大，较一个武林名门大派还甚吗？在他恶迹未彰之前，若然动手除他，必将引起江湖上黑白两道的一场大纷争，因而酿成武林浩劫，倒不如让他多作点恶，骚狐狸露出了尾巴以后，再动手除他，岂不妥当么？”

九阴神君的这番见解不但合情理，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真可谓之“老谋深算”，一点儿不错。

可是，他又怎会料到，江湖杀机，武林浩劫，已经在暗暗蕴酿中了呢？

天恶子闻言，深觉九阴神君的见解甚是有理不错，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点头哈哈一笑道：“老儿说得对，我这恶化子就听你的，让那小魔崽子在江湖上多作点恶吧！”

九阴神君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只管用石碗舀酒，狂饮不息，不一会儿工夫，一坛百花露，已是坛底朝天，点滴不剩，都灌进了肚子里。

这真不得了，那么一大坛酒，起码也有三四十斤，他那个肚子竟然能装得下，真吓坏了人！

天恶子见状，知道此老酒量宏大惊人，反正马上就得动身同到他那里去，以后回不回来还不一定，今天何不尽兴一醉呢？

于是，他便又去搬了一坛来，启开封盖，你一碗我一碗的，直往那无法探测的肚子里猛灌！

这一场酒，从天色微明时分，一直喝到当晚酉初之际，方始算完。

当然，二人也都有了七八分酒意这时，白梦熊已倒在石床上睡着了，鼻息均匀，睡得好不香甜！确实，这孩子实在太疲乏了，三个多月来，他没好好地吃过一顿，也没好好地睡过一觉，并且还要咬牙忍受着残酷的折磨……若不是因为曾经练过武功，而禀赋又是极佳的话，别说是疲乏了，小命儿哪还能活着！天恶子望了石床上甜睡着的白梦熊一眼，朝九阴神君说道：“此子不但禀赋绝佳，而且性情坚毅，定力极强，真是天生的奇材，实在难得！”说到这里，略顿又道：“只是！可惜一张脸被毁得疤痕累累，将来是无法复原的了。”九阴神君眯着一双眼睛笑道：“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孩子满身情孽，但愿他这张丑面孔无法复原，将来或者能减少情孽的牵缠，否则，就单只情孽的牵缠就已够他应付、苦恼的了！唉！”言下之意，大有为白梦熊将来的情孽而担心之慨！

天恶子知道，九阴神君无论在哪一方面，均要较他高明许多，他既然这么说，就决不会有错，因此，心里也就不禁为白梦熊暗暗担上了一桩心事！

须知这两位武林奇人，一生未收徒弟，皆是因为良才难得，现在收了这么个一切均属极佳，上乘之选的徒弟，怎会不关心宠爱异常呢？

虽然，明知因因果果，凡事皆属前定，但仍忍不住地为这个爱徒的未来，而操心担忧！

九阴神君见天恶子的神情，就知道这位天生侠肝义胆、直肠子的恶化子，是因为听了自己的话后，在为爱徒的未来情孽担心，遂说道：“恶化子！他情孽牵缠虽重，但对他却有不少帮助，有利无害呢，别替他担心了！”

说着，他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玉瓶，打开瓶塞，立时清香满室，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浑身舒畅！

天恶子知道瓶中所盛，乃是九阴神君视为珍宝的“回天再造丹”。

此丹功效，虽不及千年灵药仙品，但服食一粒，却也能祛毒却病延年，增加数年功力，为当今武林难求的珍品！

只见九阴神君倾倒出一粒灵丹，收起玉瓶，走到石床前，把白梦熊唤醒，将灵丹纳入他口中服下，又命他躺倒，然后暗运内功，凝聚双掌，在白梦熊的浑身上下，遍体抚摸！

手法迅捷，快似雷闪！

白梦熊只觉得九阴神君的双掌到处，奇热如火，像一只熨斗般地，炙得他浑身上下，既舒服又难过，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说来也真奇怪，凡是掌抚过之处，不但是伤势立即痊愈，而且连那些微的痛楚，亦是尽失！

双掌抚遍全身上下之后，右掌忽地停在头顶百会穴上不动，同时听得九阴神君沉声低喝道：“熊儿！如能调息运气，就按照调息运气口诀，引导自百会穴上传进的这股热气，与你本身真气相合，运行四肢百骸，遍走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顺序推进，依次缓行，直到你认为浑身痛楚全失，精力充沛而后止！”

白梦熊本随其父习过运气调元的内功口诀，闻言知道师父要以本身功力助他运气调元，哪敢怠慢，连忙眼含感激地望着师父微一点头，便闭起星目，暗中调匀呼吸，依言引导自百会穴传入的热流，与本身真元汇合，顺序缓行！

起初他觉得热力缓缓传入，四肢百骸均感舒畅无比！

渐渐，那股热力越来越大，使他感觉到有应接不暇之势，时间一久，四肢百骸犹如火焚，奇热难耐！

白梦熊乃天生奇才，不但聪慧超人，并且定力极强，他心中甚是明白，知道这时是最紧要关头，稍一不慎，就能导致气血闭塞，轻则受伤成为残疾，重则立时丧命！

因此，虽然四肢百骸犹如火焚蚁钻，苦痛难耐，额上汗如豆粒，往外直冒，但他仍咬牙忍受着，连哼也不哼一声！

忽然，九阴神君左手疾伸，快逾电掣般地点了白梦熊前胸上巨阙左右膻窗三穴后，右掌这才撤离白梦熊头顶上的百会穴。

接着便双手如飞，指如雨落地在白梦熊周身关节上下跳动，只听得白梦熊浑身的骨节，像爆裂般地格格作响不已！

天恶子侧立旁观，知道九阴神君是在以他那九阴独门手法，为白梦熊易筋伐髓，俾使将来习练内功时，可增事半功倍之效！

约摸过了有一盏茶的时辰，九阴神君方始停手，拍开白梦熊被点制住的胸前穴道。

白梦熊挺身一跃而起，跪下叩头道：“多谢师父恩德，熊儿浑身伤痛已经完全好啦！”

九阴神君笑道：“快起来！我这个师父可和别的师父不一样，不喜欢磕头虫的徒弟，只要多听话就行了！”

白梦熊刚站起身来，忽听天恶子哈哈一声大笑道：“熊儿！我们这两个师父，都是一样的怪脾气，你记着，以后不要动不动就磕头，只要多加用心习练武功，将来不负为师们对你的期望，就比什么都强了！”

白梦熊连忙恭谨地答道：“熊儿谨遵两位恩师训诲，定必用心勤练武学，将来锄恶扶良，行侠江湖，不负二位恩师今天成全之德！”

天恶子闻言，首先赞道：“好！熊儿！凭这两句话就比什么都强，但愿

你能谨记着就成！”

第七章 晚霞横空玉门古道飞怪马

大雪山中白梦熊随着两位恩师，埋首苦练武林绝学，“太乙神诀”，“飞龙三式”，“九阴神功”，“九阴绝穴手”，“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

这些虽都是武林上乘武学，但白梦熊乃天生奇才，悟性本极佳绝超异常人，九阴神君为了要把他调教成一朵武林罕见的奇葩，并使他速成，在内功上也有超特的成就，将他收藏着的，千五百年始能结实一次的旷世仙品，九粒雪菱实，统统给他服食下去。

这两位武林奇人，更不惜耗费本身真元，轮流地以数十年作为，精湛的内功，相助替他打通奇经八脉，攻通任督二脉！

请想，白梦熊在这种药力与人力双管齐施的辅助下，其功力之突飞猛进，何异一日千里！其成就速度之惊人，也就不言可知！

何况，他本身曾历经惨痛，身负血海深仇，用功之勤奋，实在令人感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晃眼已过去了三年有余！

三年多的岁月，白梦熊虽还没到十六岁，但已长成一个猿背蜂腰，英姿勃勃，风度翩翩的少年。

从背相看来确是如此，从前相看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当你看到他那一张面孔时，你不但感觉倒胃，说不定还会害怕，以为他是鬼呢！

因为他这张面孔太丑了，奇丑无比！

任你是谁，在乍见的第一眼时，定必要大吃一惊，或者要失声惊叫出声！

也许你会同情他，为他难过，惋惜！

觉得这么一个身材体格完好的少年人，生着这样的一张奇丑无比的面孔，实在是一件遗憾！

嗜！上天也太残忍了！

不！这怎能怨怼上天残忍呢？

上天给他的本是一个极其清秀，俊美异常的漂亮面孔呵！

唉！这是一笔惨痛、残毒的血债呀！

哼！等着瞧吧！他现在已经练成了一身奇学啦！

用不着多久，他必去讨还这笔血淋淋的血债，为他自己？……不！……这只是一部分！

应该说是为他父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人子者，父母的血仇，怎可不报？

何况，还有那几个无辜者——家里的佣人仆妇！

这仇不报，如何能对得起他们的泉下英灵？

大雪山中，白梦熊在两位武林奇人的耳提面命，尽心尽力的调教下，三年多的成就，无论是火候造诣，皆都超越了九阴神君当初的预料。

天恶子心中不住地只是暗叹：“到底是天生奇材，一切皆非常人所能料者。”

三年多的时间，只不过弹指的光阴，转瞬即逝！

可是就在这转瞬即逝的刹那的岁月里，江湖上已经被闹得天翻地覆，整个武林中遍是腥风血雨……

新崛起的一个组织——四海帮，在两年还不到的时间里，势力遍及大江南北十数省，声威浩大，望风披靡，开武林空前惊人之例！

提起四海帮，武林中几乎是谈虎色变，简直无人敢于轻言妄论该帮的是是非非！

如果不信邪，马上就是一场杀身大祸！

谁都知道，武当、少林、昆仑、峨嵋、崆峒、华山、点苍，乃当今武林七大门派，昆仑派位居第三。

昆仑门下弟子数达三百余众，一个个均身怀不凡武学，能手杰出，其声势威力，实不在武当少林两派之下。

可是……

嗜！不知道与四海帮有何深仇大恨？一夜之间，偌大一个昆仑派，竟被这毁得个片瓦不存！

除了一些在江湖行道的弟子不在之外，只逃出了一位长老与五名高手，并且皆身负重伤，其余大部惨遭杀戮，尸横遍地！

其惨烈之状为武林罕见，令人目不忍睹！

昆仑一派，数百年的根基，竟被毁于一夜之间，实在使整个武林为之震惊，令人咋舌！

也由此可见，这四海帮的威势之浩大，实力之雄浑，委实的无与伦比，不可轻视！

昆仑派就这样的毁了吗？当然不！

五名高手与一位长老，六个人逃出后，立即赶赴武当山玄真观，求见武当掌门人灵真道长，请求灵真道长主持正义，请出剑盟令符，招集七派高手，联手对付四海帮，为武林除害！

剑盟令符乃两百年前，七派掌门高手，齐集峨嵋较武论剑后所立，当时以武当剑法冠绝群伦，被推誉为武林第一剑法，剑盟令符交由武当掌管，剑盟令符，所至，七派掌门高手，均得垂首听命于执持令符之人的指挥。

剑盟令符自设立历经两百多年，从未动用过一次，一直被武当派供奉在藏经阁内，历代相传！

昆仑派一夜之间，被毁于四海帮手下，昆仑长老率领派中五高手，前来请求请出令符，招集其他五大派掌门高手，联合对付四海帮，这事实实在非同小可！

灵真道长怎敢贸然答应，遂与派中长老及各院高手商议应该如何处理？

众皆觉得，武当派乃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之首，不要说昆仑长老登门求援，即以武林正道立场，对此事亦不能坐视不理，否则焉能称为武林正道，侠义名门？

况这四海帮，虽是新崛起江湖，时间不久，但恶声播扬，人人痛恨切齿，闹得整个江湖，遍是腥风血雨，天翻地覆，如再不动手除去，则未来祸患，尚还不知要弄成如何地步呢？

但，度情量力，四海帮能于一夜之间，毁去昆仑派，其声威实力如何，可想而知，欲凭武当一派之力，除去四海帮，恐怕极为困难！

商议的结果，还是请出剑盟令符，招集其他五派掌门高手前来共商对策为宜，免得一击不成，使四海帮有所警惕，再击就较困难了。

谁知，打开藏经楼，供奉在神龛中，历传两百多年，领袖武林七大门派的剑盟令符竟不翼而飞！

武当掌门灵真道长不禁吓得目瞪口呆，职司掌管藏经楼的灵鹤道长更是面貌变化，浑身冷汗淋漓！

这可怎么得了，剑盟令符乃七派掌门祖先所立，七派门下弟子，见令符皆犹如见本门祖先，必须行参拜大礼，垂手听命！

什么人？竟有恁大胆量，潜入当今武林七派之首的武当藏经楼内，盗走剑盟令符！

武当派在当今武林中声威最重，誉高北斗，真有这种胆大包天的狂徒，敢于轻捋虎须！

然，事实摆在眼前的竟是有人敢了，怎样？

且不管这是什么所为，就单凭这盗符之人，能够潜入高手如云，武当玄真观的藏经楼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剑盟令符，实在不简单！

如不是内外轻，三功均臻化境的绝顶高手，不但是没有那大的胆量，也不能！

可是，举目当今武林，这种高手屈指可数，不但大都与武当派有来往，而且均是正道之士！

那么，盗这剑盟令符的人，究竟是谁呢？又是何企图用意呢？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白梦熊在两位武林奇人的尽心调教，他自己勤奋苦练，加上药力人力双管齐施之下，三年多的成就，竟超出了九阴神君五年期望的预料。虽然，这完全是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奇人三年多来心血的结晶，但若非白梦熊天资聪颖，禀赋绝佳，悟性过人，焉得有此惊人的成就！

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在其幼年所受教育，环境影响，固属重要，然则其本身的天资禀赋，亦属同样重要！

否则，环境、教育纵然再好，因受其天资禀赋所限，结果的成就，却还不如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环境的人。就拿现在一般在学校念书的孩子来说吧，有许多孩子看起来平常很不用功，但考试时却能名列前茅，许多事物在别人眼中看来极为复杂困难，颇不容易的，而他却能一学就会有许多孩子看来整天地手不释卷，抱着书本死念死读，但到考试时，结果却是名落孙山！

似此，非是天资禀赋好坏的差异而何？

时值八月初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还差七八天的时间，转眼即届！

秋风起兮，落叶飞。

八月，已是仲秋时分，秋风飒飒，凉意袭人，已经是穿夹衣的时候了，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西、北两地，单薄的夹衣已经抵御不住寒流的侵袭！该早穿上了棉衣。

因为八月里的天气，在河北以北，甘肃以西，有些地方已经落雪了。

秋天，是一个最撩人伤感的季节，尤其是一些胸怀惨痛，身世飘零的人，更易凭增无限的烦愁，哀痛！

日落黄昏，斜阳夕照，晚霞是秋天里的特色，最美丽的景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从这两句诗里，可以幻想得出，秋天里的黄昏景色，有多美？多撩人？启人遐思，惹人幻想！

就在这落霞未落，夜幕未张之际。

从玉门往酒泉的官道上，有一匹通体毛色纯黑，没有一根杂毛的黑马，马背上驼着一个身着一套黄土布，面白如玉的少年，向嘉裕关方向疾驰！

看这少年年纪似乎不大，大概只在十几二十几岁左右，体格生得颇为健壮，猿背蜂腰，好像是个身怀武功的人。

然而，再看看却又不像，练武的人有练武人的特征！

但这少年，不！应该说是个大孩子。

这孩子除了体格较为常人健壮之外，并看不出有丝毫练武的特征！

你看他一双星目虽然朗朗，却无一丝过人之处，两太阳穴平平，更无一丝凸出现象！

嗨！对了，这孩子穿着一身黄土布衣服，分明是个农家的孩子嘛，种田的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终年劳动，受着大自然环境的培育，体格健壮，乃是所必然！

喝！这马好快！刚才看着还离这好远，怎么？一忽儿的功夫就下去了里把远的呀？

而且，那马的样儿也实在奇怪！

说它是马，马的耳朵怎会恁小，说它是骡，尾巴却又是长长的像一把大扫把！

这究竟是马？还是骡子？真怪！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管它呢！通体乌光油亮不见一根杂毛，模样儿神骏，脚程又是那么快捷如风，虽不是什么宝马神驹，亦必是异种良品！

“老三，你看见了没有？这匹马怎么样？咱们哥儿俩将他夺下来，带回去送给舵主代步，舵主一喜欢，咱们哥儿俩必然获得奖赏！”

这是道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左边的一个在向右边的一个说。

右边被称做老三的那个，心中何尝不也有这种想法，舵主要弄一匹好马以作代步，已经很久了！虽然这期间舵上弟兄已经弄了不少好马回去，可是竟没有一匹是舵主能认为满意的！

那老三虽已留心很久，想弄到一匹出色的骏马献给舵主，可是始终未获机缘，遇上一匹堪称上选的好马！

这匹黑马远远驰来，刚发觉它神骏不凡，无如这黑马奔驰得太快，他也只不过是心念刚动，黑马已从他面前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

老三一听那汉子的话，便一点头道：“二哥！这匹黑马看来确是一匹良驹异种，不过它的脚程太快，我们纵有良马，恐怕也不容易追得上呢！”

老二说道：“天已经黑了，前面就是嘉峪关，这小土佬必然在嘉峪关落店，咱们哥俩何妨且赶到前面嘉峪关去看看。”

老三一听，觉得二哥这话深为有理，于是便一点头道：“好！我们就赶快追上去吧！”

说着，二人便展开脚程往嘉峪关疾奔。

那匹黑马是何来历？马上那个白面少年是谁？

不用作者多加饶舌，聪明的读者一定极为明白，黑马乃是乌云骠，白面少年正是那历尽折磨，一身血海深仇的白梦熊！

白梦熊不是个满脸疤痕斑斑，奇丑异常的吗？怎会又变成了一张白玉似的面孔了呢？

请原谅著者并不是要在这里卖关子，因为这个谜还没有到揭开的时候呢！

到这里为止，白梦熊是本书的灵魂——男主角，已属毫无疑问，他的面貌俊与丑，乃本书中一个最大关键，也是爱护他的读者们心中最关切，极想知道的事！

但，白梦熊这张面孔或丑或俊，在本书后面，当必有一个明白的交待，

请看下去便知端倪！

嘉峪关位于酒泉之西，乃长城边界要隘。

白梦熊到达嘉峪关，正是夜幕慢垂，华灯初上的时分。

白梦熊在一家客店门前，轻带马疆，乌云骠立即四蹄伫立店前不动。

店伙计一见生意上了门，虽然马上人只是个穿着黄土布衣服，看来很土气的样子，但马的模样却是古怪神骏非常。

做生意人，尤其是这种客店的伙计，特别讲究的是嘴巴，能说会道，眼睛雪亮，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且要温和、亲热！

这样才能多得点儿小费赏钱，也才能招揽客人，来过一次，第二回经过这里，必定再来！

白梦熊穿着虽然土气，但却生得面白如玉，跨下乌云骠，模样又极神骏，店伙计一见，哪敢怠慢，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抢出来，脸上堆满着谄媚的笑容，朝白梦熊招呼道：“小少爷！你要住店吗？我们这儿有上房，既干净又宽敞，请，往里请！”说着，伸手就要来牵乌云骠的马辔头。

白梦熊一见不禁大吃一惊，连忙一声喝道：“不可！”说着，马缰轻轻往右一带，乌云骠首也就往右一偏，店伙计的手才没有拉着乌云骠的缰辮。

白梦熊深知乌云骠的脾性，除了主人外，别人休想碰它一下，否则，准得吃上它的大亏！

所以店伙计才一伸手，白梦熊便不禁大惊，连忙缰绳右带，也幸亏白梦熊动作快，不然，这店伙计只要手一搭上辔口，准定被乌云骠一昂首攒上半空去，摔个重的，弄不好就得跌断筋骨，命毙当场！店伙计不明所以，还以为这小客人有什么不高兴呢，当时不禁一怔，道：“怎么啦？小少爷！”

白梦熊赶紧翻身下马，笑道：“没有什么，伙计，我这马儿的脾性有点儿古怪，碰不得它，不然……”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伙计，麻烦你给我开一间上房，要清静点儿的，你们的马厩在哪里？我自己牵着去好了。”

正在这说话之际，蓦闻一阵紧促的鸾铃声夹杂着马蹄声，自东首传来。

白梦熊抬头一看，只见四五骑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

当先一骑，宛似乎地上涌起了一朵红云般，敢情人马均是一片红色！

后面紧跟着四骑，尽皆黑色。

好快！这一红四黑五匹马，晃眼工夫已到了临近。

一阵袭人的香气轻拂，红马红人已到了乌云骠身侧三尺远近。

“咦！”

红马背上的红人，刚发出了这么一轻“咦！”红马已经倏地停蹄伫立。

红马浑身赤红如火，昂首竖耳，样子颇为神骏，虽不及乌云骠，却也是千中选一的良驹。

白梦熊一看红马背上的红人。

喝！柳眉如黛，杏眼似水，樱唇瑶鼻，鹅蛋型的粉脸儿，皮肤白皙嫩腻，两颊间酒痕儿隐现，看年龄顶多不过二十三左右。

红纱巾儿包头，乌黑的青丝隐约可见，身穿红缎紧身短袄服，外罩大红绣花披风，莲足三寸挂零，蹬着一双红花小弓鞋，尖尖的，瘦瘦的，惹人怜爱！

这娘儿真美，不但美，而且俏，更媚极！

只可惜，眉目间隐泛着轻佻的荡意，显然是个淫娃！

红马在前，四匹黑马分两排侍立其后，马上坐着的全都是虬筋栗肉，腰挂佩刀，黑色劲装的彪形大汉，只要看这四个大汉满脸横肉的样子，就知必非善类！

四个彪形大汉，随侍这女人身后，当然是这女人的手下无疑！

手下既是这种凶眉恶眼的大汉，主人如何，不言可知，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这些人奔驰得正疾，为何忽然伫马不前？

哈！敢情是这红衣女人，对这匹乌云骠发生了兴趣了？

嗨！不错哩！你不看见她正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珠子，在盯着乌云骠瞧吗？

由上而下从头到尾……

忽然，她开口说话了：“喂！店家！这匹马儿是谁的呀！”

声如出谷黄莺，既甜脆又好听！

声音虽是恁般好听，但传进店家的耳朵里，心里不禁有点儿发慌，并且连身子都有些儿哆嗦！

白梦熊目光何等锐利，一见这情形，连忙朝那红衣女人朗声答道：“这马乃是在下的，姑娘问它怎地？”

红衣女人的一双媚眼儿朝着白梦熊一膘，心中不禁感觉一荡，暗道：“好一个英俊的美少年！”

心中一动，樱口中立即响起一阵阵银铃儿似的格格娇笑，那声音好像是走散了一盘玉珠，简直清脆动听至极。

笑落，方始脸泛媚笑地娇声说道：“哟！原来是你这位相公的，相公！你的这匹马真骏呵！”

语意轻佻，嗲声媚气，十足地是个荡淫娃。

“哼！”

这种媚行荡意的样子，以白梦熊那天生正直的个性，哪会看得入眼，何况他因曾经饱受毒妇彩霞仙子杨秋芬的百般折磨，心理上对于女人多少总怀有些儿偏见！

尤其是这红衣女人语含轻佻，脸露媚笑，又是穿着红衣，除了脸型身材和那毒妇彩霞仙子不同外，举止神态，完全像是彩霞仙子的缩影！

这红衣女人话声落后，白梦熊剑眉立即一挑，本欲对这红衣女人加以叱斥，但转面一想，觉得这女人虽然是媚行荡意的样子，却并没有得罪他的地方，实在没有理由对她予以叱斥！

因是，口中在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冷哼！之后，便没有说什么。

红衣女人的一身武功颇高，内功火候亦颇不弱，练武的人，耳目何等聪灵，白梦熊虽只是那么极轻微的一声冷哼，她已经听得极为清楚！

骤闻冷哼，心中不禁一怔，颇为感觉有些儿意外！

照常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爱听别人的赞美的，况且这赞美的人，又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呢！

可是这个穿着土气的少年真怪！他竟对这么个漂亮的女人的赞美回报以冷哼，而且脸上神色更是一副淡薄，冷冰冰的样子！

若不是因为他面孔长得英俊，体格健壮，就凭这一声冷哼，足可激怒这红衣女人，或者会因而惹下杀身大祸！

就因为他这张面孔是冷冰冰的样子，但却颇为英俊惹人喜欢，红衣女人

在闻得冷哼之后，才没有发怒。

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又是一声银铃般地格格媚笑道：“哟！相公！你不高兴的啥？难道我说你的马儿很俊，这也有什么不对么？……”

白梦熊没等她的话说完，已经转向店伙计说道：“伙计！请你就带我到你们的马厩去吧！”

显然，白梦熊是不愿意答理她。

第八章 戏耍粉蝶孤身赴约清风堡

店伙计早就巴不得赶紧走开，离开这女魔头远一点儿，免得弄不好，遭及池鱼之殃！

闻言连忙点头应声道：“是！相公！”

说着正要举步带路，陡听一声娇喊道：“喂！店家！慢着！”

店伙计闻声，只得站着不动。

别看这条街上来往的人很多，客店里的客人也颇不少，包括客店里的帐房伙计，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是什么事，即连那些外地来的，停下来看热闹的一些行旅客商，也都被人暗中用眼色示意，走开了。

白梦熊因为红衣女人拦阻着店伙计，心中不禁颇不高兴，正要开口说话时，忽听得那红衣女人又是格格一声媚笑说道：“相公！你这匹马儿大概是一匹千里良驹吧？”

至此，白梦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红衣女人是看上了他的乌云骠啦！当下心中不禁有气。

不过他总觉得犯不着和这种女人多噜嗦，招惹麻烦，是以仍旧忍耐着，只装着没听见似的，望着那店伙计说道：“伙计！既然这位姑娘喊住你，要和你说话，你就把马厩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我自己找去吧！”

白梦熊话声刚落，忽闻那红衣女人娇嗔地说道：“喂！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呀？谁要和他说什么话，你没听见我是在和你说话吗？”

白梦熊仍是不理，她只朝那店伙计说道：“你说嘛！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大概是想着了什么难过的事儿了吧？所以才不高兴开口说话，这也不要紧，我到你们店里去问别的伙计去好啦！”

白梦熊确不愧是九阴神君的爱徒传人，也不仅尽得九阴神君独步武林的奇学绝艺，并且连九阴神君那套装疯作傻的调调儿，也都学到了，难为他这大的一点儿年纪，真是不容易！

店伙计一听他这番话，心里实在是苦说不出，说话又不好，不说话也不好，真是啼笑皆非！

白梦熊说着，便拉着乌云骠的缰绳举步朝店里走去，还似有意若无意地，把一双朗朗的星目朝那红衣女人看了一眼！

这一眼呵！可真撩人！只把这个淫妇的心里撩得有些儿痒丝丝的，摇荡不已！暗忖道：“看不出这家伙穿着土气，老老实实的样子，竟是个解得风情的可人儿呢……”

心里在这么想着，柳腰微扭，娇躯已自红马背上腾起，飘身落在白梦熊的面前，拦阻着白梦熊。

白梦熊见她突然飘身落在面前，似乎吃了一惊，身不由己地往后退了两步，站定身形，满脸惊诧之容，瞪着一双星目，望着她，只是发怔！

表面上虽是装着这副惊诧畏缩的神情，心中却在暗骂道：“贱妇！只要你敢对小爷放肆，小爷定必给你点苦头尝尝，叫你知道小爷的厉害！”只见那红衣女人未言先笑，朝他媚眼儿一飞，娇声说道：“喂！相公，我在和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白梦熊闻言，好像方始惊魂甫定的样子，但随又满脸露着愕然迷惑的神色，说道：“你是在和我说话，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呵！”红衣女人“噗哧”一声娇笑，用手一指那愣在旁边的店伙计说道：“你和他说话，你认识他么？”白梦熊道：“可是你和他不同呵！”红衣女人道：“怎

么个不同呢？”白梦熊微显迟疑地道：“你是个女人嘛！”红衣女人一听，心中暗想：“这家伙外表看来英俊，敢情脑子迂腐得很！”心中在这样想，嘴里已经笑说道：“女人不一样的是人么？”

白梦熊把头一摇，神情显得极其庄肃地说道：“不同！”

那店伙计在旁侧听着二人说话，心里只是暗自着急，替白梦熊捏着一把汗，生恐红衣女人会忽然发怒，如果一发怒，当场就是一条人命！

可是，今天说也奇怪！

平日里那么一个骄狂狠辣，动辄杀人的女魔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今天竟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恹般温和，有忍耐性！

这位相公那么出言顶撞她，她竟然毫不生气！

在这地方上的人看来，真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这真是个难得的奇迹吗？确实是的。

不过，若不是因为神骏不凡的乌云骠，和白梦熊如玉般美俊的面孔，焉能有这种奇迹的产生！

当然，人与马她都爱上了。

原来这红衣女人，名叫粉蝶儿沈蓉蓉，乃当地嘉峪关以南清风堡主清风娘子之女。这清风堡主清风娘子，不但一身武功极为诡异，并且擅于采补之术，据说系传自一位蛮荒魔道异人！这清风娘子生性极淫，并且又生具异禀，夜非数壮大男，不足满其淫欲……

这淫妇淫欲强盛，虽无前例，但所好在并不为恶害人，淫欲对象，大都是其手下恶徒！

故在江湖上数十年以来，极鲜有人知其淫恶行为，加以她又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武林正道之士，更是丝毫不知。

否则，何能让她活到现在。

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粉蝶儿沈蓉蓉乃是其女，如何能好得了？

粉蝶儿不但和乃母一样的荒淫异常，而且心黑手辣，专喜掳劫英俊少年壮男，供其淫欲！

淫欲虽不及清风娘子强盛，但恶毒凶残，却较清风娘子远甚得多！

关于粉蝶儿沈蓉蓉的一切，就此表过不提。

且说白梦熊的一句“不同”两个字刚一出口，店伙计心中不禁大吃一惊，以为这一下子，粉蝶儿沈蓉蓉定被激怒，心中不禁暗喊道：“不好！要糟！”

店伙计心念刚动，谁知出于意外的，粉蝶儿竟然一丝儿没有生气的样子，依旧娇媚的笑着说道：“好！你说不同就不同吧！现在我想问你几句话，这总该可以吧？”

白梦熊似乎很不愿意和粉蝶儿说话，但却又不好意思十分拒绝，只得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好吧！姑娘有话要问，就请问吧！”

粉蝶儿媚眼儿轻瞟，睇睨看他，媚笑地道：“你这匹马儿的长相很怪，但样子很是神骏，如果我的眼光不错，它一定是一匹千里宝驹，是不是？”

白梦熊忽地星目一翻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呢？”

粉蝶儿不禁一怔，暗道：“这家伙怎么恹的不识好歹，一开口总是那么恶声恶气的呀！”

心中这么一想便不禁有些儿生气，但她仍旧忍耐着娇媚地笑说道：“哟！你这人是怎搞的啥？怎么一开口就硬梆梆儿的，难道你是吃生米饭长大的

么？”

白梦熊两眼一瞪大声道：“你才是吃生米饭长大的呢！”

白梦熊一个劲地顶撞着粉蝶儿，一句比一句厉害，已经酿成了紧张的气氛！

这种情形再发展下去，粉蝶儿必然下不了台而被激怒！

粉蝶儿一被激怒，后果如何？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一场祸事！

店伙计在旁侧，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有如一头小鹿儿在乱撞，替这个满脸忠厚，英俊的相公担心！

果然，忽听粉蝶儿一声娇喝道：“小子！你也太不识好歹了，你既然这么的不识抬举，可就休怪姑娘要用强了，不管你这匹马儿怎样，姑娘已经看中了，今天要把它留下，不但马儿留下，并且连你人也得留下！”

说时，脸罩寒霜，柳眉倒竖，再也不似先前那种媚眼频飞，媚笑迷人姿态！

白梦熊闻言，忽地“嘻”一笑道：“呵呀！姑娘，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啥？这么一点儿小事，也值得这样生气的么说到这里，语声忽地一沉，说道：“我这马儿脾性很怪，除了我之外，别人想碰它一下，都不行呢！”

粉蝶儿一声冷笑道：“少废话！把马缰给我！”

说着，纤手一伸，就直抓白梦熊手中的缰绳。

她出手快捷异常，当然是十拿九稳，一抓就着。

哪知完全出于她的意外，她手才一伸出，便听得白梦熊着急地说道：“姑娘不可！它的脾性儿坏，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说时，拉着缰绳的手微微往后一缩，只差了那一厘之差，她竟然抓了个空，没有抓着！

她出手捷逾电闪，又是突然伸手，照理，就是一个身怀武功与她相苦的人，亦必不易躲开，定被抓着。

这少年相公，手只微微往后一缩，她就抓了个空，而且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只差了那么一点儿。

显见这少年相公乃是一个身怀不凡武功的高手，不然怎会有那巧？

也是这粉蝶儿平时骄恃过甚，今天该当吃些苦头，才会没有想到这一层！

粉蝶儿一把抓空，哪肯就此干休，又是一声冷笑，喝道：“姑娘就不信你的鬼话，偏要看看这匹畜牲的脾性到底有多坏！”

说着，右足前移一步，右手疾抓，又向白梦熊手中的马缰绳抓去。

白梦熊一见粉蝶儿再度伸手来抓缰绳，遂即一声冷笑说道：“姑娘不信，在下只好听凭姑娘，不过吃了它的亏，可就莫怪在下不曾预言！”

说着，不但没有再缩手闪让，反而把手一伸，将缰绳向粉蝶儿手中送去。

粉蝶儿当然不会听他的。

说来也真巧得出人意料，白梦熊把缰绳迎着粉蝶儿伸来的玉手中送去，粉蝶儿伸手一抓，双方均是快如电光火石，一闪而过。

缰绳倒是的的确确是被粉蝶儿抓着了，但，不知怎的一来，那缰绳好像是活的一般，忽地一弯一弹，恰巧碰在粉蝶儿皓腕的脉门上。

粉蝶儿立即觉得腕脉穴上微微一麻，整个右臂劲力顿失，手一松，缰绳已经落地。

也就在这时，乌云骡马首一昂一伸，张口就向粉蝶儿香肩啣到。

粉蝶儿心中不禁一惊，连忙脚下微移，红影闪处，已飘身后退三尺以外，

瞪着一双杏目望望白梦熊，又望望乌云骤，心中愕然不已！

白梦熊弯腰从地上捡起马缰绳，慢条斯理地说道：“姑娘，在下说得没错吧，这家伙脾性怪得很呢，幸亏没伤着姑娘，不然，那也就……”

粉蝶儿在微微惊愕之后，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心中便立即恍然若悟，不等白梦熊的话说完，陡地一声娇叱道：“小鬼！你装得倒是满像，以为你家姑娘看不出来，是你在暗中捣的鬼么？好小鬼！你竟敢戏弄你家姑娘，姑娘今天要不给你点苦头吃吃，你也不知道姑娘是何许人呢！”

话声未落，娇躯微晃，红影闪处，已经侧身欺到白梦熊左侧，两只玉掌疾伸，左掌打肩胛，有手骈指如戟，戳点大横肋下章门穴。

白梦熊一见这红衣女人竟是如此的不识相，心中不禁气愤顿生，剑眉微挑，一声朗喝道：“贱妇，敢尔！”

喝声中，左掌微挥，九阴玄功已经发出。

粉蝶儿侧身欺进，双掌招式齐出，满以为必然能够得手，虽然她并不想伤他的性命，但却想将他制住，连人带马一齐带回堡去，马儿留着代步，人儿可供淫消遣！

她的主意打得倒是很好，哪知今天却碰上了硬点子。

她双掌招式才出，只见对方左手轻挥，立觉有一股无形潜力，绝大无比地朝她身上压来，迫得她身形再也拿桩不住，蹬蹬蹬往后连退了三步，方始稳住。

这还是白梦熊因为在街镇客店门前，唯恐出手伤了她，有点不大好，才只用了四成功力。

否则距离这近，在九阴玄功奇学下，粉蝶儿焉有幸理，必被震断心脉，五脏碎裂，吐血而死！

由此可见，二人功力相差之悬殊太甚！

粉蝶儿被白梦熊挥手发出九阴神功震退之后，心中虽然大吃一惊，但她一向骄恃自负极甚，哪肯吃这个亏！

身形才站稳，立即发出一声冷笑，喝道：“看不出你这小鬼，果真有点门道，你再接我两招试试！”

声未落，红影轻闪，身形又已再度欺进白梦熊身前，玉掌双挥，挟劲风直扑攻出！

这一次出手招式不但快捷不凡，而且狠辣异常！

白梦熊见她这样的不知进退，知道不出手予以惩戒，绝对不行。

心念一动，立即脚踩太乙迷踪步，身形微偏，避过粉蝶儿的双掌攻招，左手捷逾电闪般地，叼拿粉蝶儿的右腕。

粉蝶儿见白梦熊左手向右腕拿来，连忙错掌沉腕，意欲就势避招变式改攻白梦熊小腹关元要穴。

可是白梦熊这次出手，已存心给她苦头吃，施展的乃是“九阴绝穴手”中的奇学招式，出手除快、捷之外，更巧妙绝伦，粉蝶儿如何能躲闪得开，只觉得右腕一紧，已被白梦熊左手拿住！

右腕被对方拿住，心中不禁霍然大惊！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个看来土气俊美的少年相公，乃是个身怀绝学奇技的武林高手。

心中大惊之下，连忙猛提一口真气，潜运功力，贯注右臂，挣脱对方手掌。

她这里心念这才不过刚动，陡听白梦熊一声喝道：“就凭你这两手三脚

猫，也敢欺人为恶，未免太显得武林中无人了，去吧！”

话落，左手一松一送，粉蝶儿的一个娇躯，竟被送出六尺开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她这里刚跌坐地上，立即听到吼喝连声，跟着是一阵“呵哟！”的叫声，与那“噗通”笨重东西落地的响声，不绝于声。

原来是那四个劲装大汉，见主人被敌人制住，便各拔腰下佩刀，一齐纵身扑出，举刀就向白梦熊当头砍下。

白梦熊一见顿时大怒，双掌挥处，四个大汉，立时皆被震跌出去！

所幸白梦熊不愿无故伤人，四个大汉虽皆被震跌地上，发出“呵哟！”的叫声，但只是被跌得非常疼痛，并未受伤！

这时，粉蝶儿已从地上站起，两只玉手抚摸着屁股，粉脸铁青，望着白梦熊喝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可知我清风堡不是好惹的！”

可笑！粉蝶儿居然抬出清风堡的招牌吓人来了。

清风堡三字，在嘉峪关百十里附近，虽然是妇孺皆知，人皆畏惧，但在江湖上也只不过小有名声，而且亦只限于黑道恶徒，正道人士很多均不曾闻听说过有个什么清风堡，住着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别说是白梦熊不知道，就是知道，凭他一身高绝的武学，焉能怕了一个区区的清风堡！

只听白梦熊哈哈一声大笑道：“小爷名叫白梦熊，是何人门下，凭你这贱妇还不配问，清风堡是个什么所在？能吃人么？”

说罢，又是一声哈哈大笑。

粉蝶儿闻言一声冷笑，喝道：“小鬼！休要口发狂言，有胆量的今夜就前往我清风堡一行，不然，今天之辱，姑娘亦必在江湖上找你了结！”

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挑，朗声说道：“贱妇你既然这么说，小爷倒要看看清风堡是个什么厉害地方，今夜二更小爷准定前往就是！”

粉蝶儿喝道：“好！小鬼！清风堡今夜二更一准候驾！”

说着，手一挥，身形晃处，已飘身上了红马马背，一拧马缰，向南疾驰而去。

那四个大汉已经从地上爬起，便也各自纵上马背，随后驰去。

白梦熊回首一看那店伙计，仍立在旁侧，瞪着两眼，望着他只是发怔！

这时，店内已经有许多人跑出来，每个人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

白梦熊朝那店伙计一笑道：“伙计！你怎么啦？”

店伙计似乎猛然一惊，连忙陪笑说道：“是！是！小爷！小的这就带您去就是！”

夜，月明如洗，银光遍洒大地，蓝天上飘荡着如絮般的浮云，四周是一片静寂，静极了！

时值二更不到，嘉峪关的一家客店里，蓦地冒起了一条黑影。

这条黑影在屋面上略一停顿，朝四周微一打量，立即纵起身形，向南奔去。

这条黑影好快的身法，月光好似一缕轻烟，眨眼工夫，便已出去了老远，消失不见！

这条黑影刚走，客店中又冒起了一条黑影，也是快似一缕轻烟般地，直向先前那条黑影奔去的方向奔去！

这两条黑影是谁？前面的那个当然是白梦熊，后面的那个呢？请读者诸

君稍待一下，待会儿自有交待。

清风堡在嘉峪关之南约三十多里，占地十余亩大小，远远即可望见黑压压的一大片房屋。

三十多里路，在白梦熊脚下，还不是转眼即到。

白梦熊见前面黑压压的一大片房屋，一看形势与店伙计所说不差，就知道便是清风堡不错！

正待纵身入堡，忽听一声哈哈大笑，声震耳鼓，显然这人内功精纯，已达上乘之境！

这是谁？有恁高功力？

白梦熊心念刚动，陡觉微风飒然，眼前人影连闪，堡内已经飞身纵出三条人影，一男二女，立在白梦熊面前八尺左右。

白梦熊一看，男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灰发老叟，女的一个是年约二十五岁，艳丽娇冶的少妇，另一个就是刚才一身红衣如火的红衣粉蝶儿沈蓉蓉。

只见那灰发老叟睁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将白梦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忽地仰脸发出一阵大笑道：“我当是个什么了不起的高人，原来是这么个不起眼儿的小娃儿，蓉蓉太也没有用了，竟会吃他的亏！”

说着，忽地望着白梦熊沉声问道：“小子！你胆敢折辱我四海帮中人，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四海帮，江湖黑白两道虽然闻名丧胆，但在白梦熊听来，却是无动于衷，原因是他初离师门下山，根本就不知道四海帮是何物？

白梦熊哈哈一笑道：“什么四海帮不四海帮的，那贱妇她自找小爷麻烦，不知进退，自讨折辱，怨得谁来？”

灰发老叟又是一声喝道：“小子！你敢不把四海帮放在眼内，你是何人门下？”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小爷是何人门下，你还不配问，不把四海帮放在眼内，你还能将小爷怎样么？”

灰发老叟一听，不禁气得须眉怒张，一声暴喝道：“小鬼！你好狂的口气，有多大的能为，敢于这样目中无人，且接老夫一掌试试！”

话落掌出，掌风挟卷狂飚，威猛无俦地直向白梦熊当胸撞来。

白梦熊见这灰发老叟说打就打，心中不禁顿即大怒，一声冷哼，翻掌相迎！

两股掌劲相交，只听得惊天动地“轰”的一声大震！

立见狂飚骤起，尘土飞扬，周围十数丈范围，皆是劲风狂飚，声威实在骇人至极……

第九章 掌震洪信扬

灰发老叟说打就打，霍地推出一掌，白梦熊心中大怒，一声冷哼，翻掌相迎。

须知白梦熊一身武学兼得两位当代奇人传授，已是冠绝当今武林，更因曾服食过九粒旷世仙品雪菱，其功力之深厚雄浑，远非当今武林高手可能望其项背！

何况那至刚至阳的“太乙神功”，与那亦刚亦柔的“九阴玄功”，两者皆是武林旷古绝学，当今武林中更是无人堪敌！

白梦熊这一含怒出掌，猛提一口丹田真气，无影中竟运起了“九阴玄功”！

灰发老叟一身功力虽然不凡，成名江湖数十年，为四海帮中的一流高手，但如何能挡得住这种旷古绝学，亦刚亦柔的掌力！

是以两股掌力甫一交接，灰发老叟当场被震得立足不住，身形离地飘起，胸中血气翻腾，直欲冲腔喷出！

灰发老叟心中不禁大惊，这才相信沈蓉蓉的话果然不假，这个瞧来并不起眼的少年，武学功力确是深不可测！

也幸亏灰发老叟内功精湛，身形刚一离地飘起，连忙调运真气，一面控制住胸中翻腾的血气，一面施展千斤坠的身法，迫使身形下坠落地！就这样，身形落地时，已在八尺开外！反看白梦熊，仍旧是气定神闲地伫立当地，好像没事人般的，哪里像是曾经和人动过手的样子。这真是三十岁的老娘倒绷了孩儿，成名江湖数十年，纵横西南诸省，虽不敢说是从未遇过敌手，但没有栽过一个跟头却是事实。可是今天，做梦也想不到，以数十年苦修的内家功力，竟然敌不住一个年轻的小娃儿！这不但太已丢脸，而且心中也甚是不服！原来这灰发老叟本是西南绿林巨魁，名叫洪信扬，外号铁掌金环，以一双铁掌与十二只金环，成名江湖，扬威西南诸省绿林道。这铁掌金环洪信扬，在绿林道中虽也不是什么善类，亦没有什么大恶，生平作事行为，似正亦邪，介乎正邪之间。

四海帮创立后，江湖上的一些黑道人物，莫不纷纷望风往投，铁掌金环便也投入四海帮中，被列为东、南、西、北四堂的八大香主之一。

清风娘子与粉蝶儿沈蓉蓉一见铁掌金环一掌出手，就被对方掌力震得身形离地飘起，落在八尺以外，心中均不禁骇然大惊，连忙各晃娇躯，纵到铁掌金环身侧，悄声问道：“洪香主，受伤没有？”

洪信扬一摇头道：“不要紧！”

说着，足下微移，跨前两步，双睛暴瞪，精芒电射，望着白梦熊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手底下果然不错，有胆敢与老夫在掌法上一较高下么？”

白梦熊闻言，不禁剑眉一挑，一声冷笑道：“老贼，这么说来，你在掌法上定然有着绝学高招了，在下自不量力，倒要领教一番，你这老贼的掌法，究竟有些儿什么出奇的绝学高招！”

说着，发出一声朗声长笑，星眸陡睁，神光似电地逼视着铁掌金环喝道：“老贼！先报出你的名号与小爷听听！”

铁掌金环洪信扬的眼神甫与白梦熊的眼神一接触，心中不禁骤然一震，暗付道：“这小子好精湛的内功，难道说已修为到神光内蕴，深藏不露的上乘境地了不成？但不知道这小子究竟是何来历，年纪轻轻，怎就有恁高的内

功修为，实在令人迷惑难解！”

于是便也就一声喝道：“老夫乃铁掌金环洪信扬，小鬼！你也报出名号来给老夫听听看！”

白梦熊闻听，哈哈一声朗笑道：“原来是名震西南绿林道的铁掌金环，失敬！失敬！在下贱名白梦熊，乃武林末学后进！”

原来白梦熊在大雪山习艺时，天恶子曾将当今武林中各门派的武功，以及江湖上黑白两道高手的武功名号向他提说过，是以一闻听铁掌金环的名号后，就知道他是名震西南的绿林道巨魁。

白梦熊说到这里，陡地一声朗喝道：“姓洪的！闻听传说，你的一双铁掌，有极深的火候造诣，一套飞熊掌法，招式更是精奇不凡，你就发招动手吧！”

说罢，神定气闲，岳峙渊停而立，脚下不丁不八，根本就不像是准备与人动手的样子！

不过，行家眼里一看即知，表面上虽是神定气闲，毫不在意的神情，其实，暗地里却是抱元守一，凝神贯劲，以静制动！

这“以静制动”，不但是武学中于敌动手的诀要，也是“九阴绝穴手”中的“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必先动！”的诀要。

铁掌金环洪信扬见状，焉有不懂得这“以静制动”之理？心中不禁暗凛，知道白梦熊不但内家功力深厚惊人，武学造诣亦是不凡，深得个中三昧，实在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

不过铁掌金环虽然知道这是武学中于敌动手的诀要，但他却不知道也是独步武林的奇学，“九阴绝穴手”的要诀，若然知道，铁掌金环纵是武学再高，功力再深，恐怕也得要多加考虑，不敢动手了。

铁掌金环虽已看出白梦熊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心中更加地暗生警惕，但在未见白梦熊的真实武学之前，不仅是不肯死心，并还想凭仗他的一套“飞熊掌”法的精妙绝招料理下白梦熊，否则，他这名震西南诸省数十年的威名，不只毁于一旦，而且这个脸也实实在在地丢不起！

白梦熊话声一落，他便一声暴喝道：“好！小子！你就接招吧！”

喝声中，身形微晃，进步欺身，一双铁掌交挥疾舞，话落招出，双撞掌，挟劲风，直打白梦熊前胸胸肋！

论功力武学，就是有两个铁掌金环，也不可能是白梦熊的敌手！

白梦熊虽然身怀奇学绝技，但因他下山以来，这是第一次与人动手，一见铁掌金环出手就是双撞掌，挟劲风，猛向他打来，当下怎敢怠慢！

口中一声冷哼，有足外滑，横跨半步，闪身避攻，右手倏出，“九阴绝穴手”奇学招式，食中拇三指微曲，疾若电光火石般，直拿铁掌金环左臂时弯曲池穴。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白梦熊只一招出手，铁掌金环心中就不禁悚然一凛！暗忖道：“这小子使用的是什么招式手法？怎的恁般怪异奇诡迅捷？”

这铁掌金环洪信扬确不愧是成名江湖数十年的黑道高手，阅历见识确是广博不凡！

心中思忖，刚有如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立即恍然悟起，白梦熊这种招式手法，颇似名震武林的奇学“九阴绝穴手”法！

一想起这是独步武林的“九阴绝穴手”法，心中不禁蓦然一惊，浑身直

冒冷汗！

连忙身形一晃，双足用力一点地面，仰身倒纵退出丈外。

白梦熊这才一招出手，铁掌金环立即仰身倒纵后退，这些都不过是快得有如电光火石般一闪的刹那瞬间！

在白梦熊心中，并没有这一招出手，就定能将铁掌金环制住的自信，是以一见铁掌金环忽地倒纵暴退，当时心中不禁一怔！

因为铁掌金环退得太怪，唯恐铁掌金环施展什么诡计暗算，于是便伫立当地，凝神注目望着铁掌金环，以防其突施暗袭！

哪知铁掌金环仰身倒退后，不但没有施展什么诡谋暗袭，并且一敛先前的狂傲神态，朝着白梦熊抱拳一拱道：“看尊驾刚才出手招式，颇似九阴绝穴手法，但不知……”

说到这里略顿，又道：“尊驾出身师承，究竟是哪位高人门下？请即明说！”

说罢，双目精光灼灼，凝望着白梦熊，那张冷冰冰，丝毫没有表情的玉面。

白梦熊见这铁掌金环已经认出他所施展的是九阴绝穴手法招式，于是也就不再隐瞒，一声朗笑道：“不错，刚才在下施展的正是九阴绝穴手法，你既然能够认出，何必还要再问怎地！”

铁掌金环洪信扬一听，这才知道当前这个看来不起眼，穿着土气，自称白梦熊的少年，原来竟是武林奇人九阴神君的传人，难怪他年纪轻轻，武学功力就有恁高，也错非是这位武林奇人，除了他人，武林中还有谁能调教出这样武功身手出色的弟子！

他自出道江湖数十年来，虽然威震西南诸省，名列当今武林一流高手，生平鲜遇敌手，素性颇为狂傲自负，但他实在没有胆量去惹那个数十年前，就已威震武林的当代奇人——九阴神君。

不但是九阴神君，就连当前这个神君的传人，他也惹不起。

他可有自知之明，无论是在功力武学上，均皆不是白梦熊的敌手！

因此，在白梦熊一承认所施展的招式确是九阴绝穴手后，心中不禁顿即气馁了一大半，哪还敢与白梦熊为敌动手！

何况，动起手来，也是败多胜少呢！

于是，铁掌金环便立即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神君老前辈的高足，白少侠！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说着，回顾旁侧立着的清风娘子与粉蝶儿沈蓉蓉二人说道：“堡主和蓉姑娘，你们母女快过来和白少侠见见吧！”

清风娘子母女闻言，哪还敢怠慢，连忙齐走过来，朝白梦熊福了一福，行过礼后，清风娘子便响起银铃似声音笑说道：“白少侠！蓉儿无知，先前冒犯之处，请您千万别见怪！”

白梦熊初离师门下山，除了青面秀士马文宏彩霞仙子杨秋芬夫妇是他的杀父仇人，誓必手刃这两个血仇外，其他江湖黑白两道的人物，与他没有丝毫恩怨可言。

粉蝶儿沈蓉蓉先前虽曾妄动贪念，也只不过是想要夺取他的乌云骠而已，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仇恨，何况她已经被他摔了一跤，惩戒过了。

是以，清风娘子这么一说，白梦熊立即微微一笑，拱手还礼说道：“人非圣贤，谁没个不是之处，堡主这样说法，在下实在的不敢当！”

铁掌金环在旁哈哈一声大笑道：“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少侠也不必客气了，这里不是待客之所，请到堡中，容洪某与清风堡主稍尽地主之谊如何？”说罢，便侧身让客，请白梦熊先行。

白梦熊连忙朝铁掌金环抱拳一拱，谦辞谢道：“在下另有他事，尚须赶路，洪兄与堡主盛情，在下只好心领，改日再为打扰罢！”

说罢，便朝铁掌金环与清风娘子母女微一拱手，身形一转，正要掠身纵起，忽闻粉蝶儿沈蓉蓉一声娇喊道：“白相公！”

白梦熊见这粉蝶儿眉宇之间，隐含冶荡之色，对她虽然没有一丝儿好感，但却不好不理，闻声只得回过头来瞥了她一眼问道：“姑娘有何见教？”

语声清朗而严肃，粉蝶儿一见，心中不禁有点儿发慌，嗫嚅着道：“白相公……”

粉蝶儿刚喊了句白相公，下面的话还未出口，蓦闻一声急促而又嘹亮的马嘶，自嘉峪关方向那面划空传来，白梦熊心中陡然一惊！说道：“不好！”

不好声中，双足一点地面，身形已经腾空掠起，展开上乘轻功绝学，半空里拱腰伸腿，一式“飞龙三式”中的“神龙游空”，快似风驰电掣般直向嘉峪关那里驰去，眨眼间便已剩了一点黑影，消失不见！

铁掌金环洪信扬虽然成名江湖多年，平素极为自负一身武学功力不凡，闯荡江湖数十年，曾见过不少身怀奇技异学的罕世高手，但，像白梦熊这种神奇迅捷超绝的轻功身法，可说尚是第一次见到，心中不禁甚是骇然！觉得这白梦熊的武学功力，比他心目中认为一身武学功力已臻神化之境，冠盖武林，绝世无双的四海帮主似乎尤要高上一筹。

同时他这才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武学一道，更是难以窥测衡量！

以他自负不凡的武学功力与白梦熊相较，不啻是一颗渺小的星星与当空皓月之比！

凭白梦熊一身超绝的功力武学，要取他的性命，直是易如反掌，很明显的，白梦熊刚才是手下留情，否则，他纵然不命丧当场，也得落个重伤倒地！

这铁掌金环确不愧是个成名数十年的老江湖，心中这样一想，立即对白梦熊暗生感激，钦佩不已！

也就因为他心中对白梦熊暗生感激、钦佩，后来白梦熊孤身涉险，独闯四海帮七道关卡，被困岌岌可危之际，得他暗中相助，才转危为安，脱困退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白梦熊因听出那声划空传来急骤的马嘶，乃是宝马乌云骠的嘶声，心中不禁骤然一惊！

乌云骠是他亲手拴在旅店的马厩中的，好好的为何会发出这一声马嘶，必然是受到了意外的惊忧，听嘶声，不但急，而且怒！

很明显的，这惊忧不同寻常，惊忧它的人，也必是个武林能手！

是以，白梦熊乍闻嘶声，立即展开上乘轻功绝学，身形如天马行空般，直向嘉峪关方向奔驰！

这时，那个自客店中跟踪在白梦熊身后，隐藏着身形，暗中窥视的黑影，心中不禁高兴非常。

原来，白梦熊在嘉峪关客店门前，戏耍粉蝶儿的一切，那黑影均曾亲眼目睹，虽然他已看出白梦熊身怀武学颇为不弱，但却绝没有想到，有如是之高！

怕他前往清风堡赴约，人单势孤吃亏，这才暗中跟随其后，隐伏旁侧，

料想白梦熊如果不敌，他便立即出手相助！

哪知出于他意外的，白梦熊一掌出手，就将一个名震西南数十年的绿林巨魁，震得身形腾空荡起，飘出八尺开外，方始落地！

到此，他这才知道，这个穿着土气，除了生就一副英俊不凡的仪表外，看来似乎并不起眼儿的少年，竟是个身怀奇学，功力深厚不可测的高人！及至后来听说这个白梦熊便是九阴神君的传人，心中不禁又羡又惊！在未离师门下山时，常听恩师向他提说，九阴神君乃当今武林第一奇人，一身武学功力，均已臻达超凡入圣的神化境地……

当时，他心中颇为不信，天下武林中，还有武学功力更高过他师父的人，认为师父是一种谦虚之词！

今夜一见白梦熊这种功力武学，始才相信恩师所说可能并没有一点儿自谦之意，否则，怎能调教出这样身手惊人的徒弟！

白梦熊轻功何等快速，晃眼之间，便已奔驰了二十多里，嘉峪关已经遥遥在望，顶多不过三数里路程。

奔行正急之际，蓦见道旁左侧里许外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人骑马影在淡淡的月光下不住地腾扑跳跃，口中并在不断地发着急促的怒嘶，正是乌云骠！

白梦熊目运神光略一凝视，立即看得十分清楚。

只见乌云骠背上骑着一个年约五十来岁的老者，乌云骠虽然不住地腾扑跳跃，意想将老者摔下背来，怎奈老者的骑术甚精，只两腿紧夹着乌云骠的腹部，任由乌云骠怎样颠扑腾跃，身形却是纹丝不动！

白梦熊见状，知道这老者不仅是个驭马能手，而且身怀极高的武功，心中不禁又惊又怒！

猛提一口丹田真气，发出一声清啸，声若龙吟凤鸣划空！

啸声中，身形已经捷逾飞鸟般地掠起，急扑过去。

身未落地，倏已朗声道：“好大胆的盗马贼！竟敢偷盗小爷的宝马，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话落，身也落地，岳峙渊停地伫立在乌云骠对面丈外，一双俊目凝注着乌云骠背上的老者。

乌云骠一见主人现身来到，便也就不再颠扑跳跃，四蹄钉立地上，朝着白梦熊昂首发出低低的嘶鸣！

骑在乌云骠背上的老者，乍闻清啸，见白梦熊的身形有如电掣划空般扑来，似乎吃了一惊！

及至白梦熊身形落地，一见只是个不起眼的少年，不由得纵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笑落，面孔忽地一沉，双目陡张，射出两道寒电似的慑人的精芒，逼视着白梦熊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这匹马是你的么？”

白梦熊一听，心中不禁大怒，朗喝道：“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不成？”

那老者闻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好！小子！是你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老人家已经看中了它！”

说到这里，略顿又道，“小子！这匹马儿，从现在起，是我的，不是你的了，你走吧！”

这老者的话说得好轻松，真是比唱还好听。

白梦熊闻后，星目中神光一闪即逝，朗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这长笑纯系以内家真气所发，声能裂穿金石，显示内功深厚无比！

老者闻听笑声，脸上顿即露出无限惊疑之色，心中暗自忖道：“这小娃儿是何来路？年纪轻轻，怎竟有恁般深厚的功力？以他的年龄来说，纵令他自娘肚子里就开始练功，也不可能有如是成就呵！”

白梦熊朗笑声落，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喝道：“凭你也配要小爷这匹宝马么？老鬼！你是何人？先报出名号来，让小爷衡量衡量你有多少斤两，看看够不够格！”

老者从白梦熊的啸声，轻功身法，长笑声中，虽已看出眼前这个瞧来不甚起眼儿的少年，内功武学均皆深厚不凡，乃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内家高手！

但，他仍自恃一身武学诡异神奇，数十年修为，内家功力已臻化境！

第十章 绝学慑魔君

原来这老者，名叫彭光祖，外号毒手魔君！乃数十年前就已名震江湖的一个黑道魔头，不但一身内家功力极高，已臻化境，而且武学怪异，招法诡秘，颇似西域一脉，但细看时，却又不是！

其出手何门何派？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武林中简直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彭光祖自在江湖现踪以来，虽非是个无恶不作的恶徒，但生性却极乖僻，行事乖张，不管是怎样要好的朋友，不触怒他的则已，一旦独怒了他，立即反脸成仇，而且心黑手辣，手底绝不留情！

因此，江湖上便给他起了个毒手魔君的外号。

两个月前，四海帮派了两个高手，去此魔住处，邀请此魔入帮，担任总舵执法堂的堂主，此魔纵横江湖数十年，生平未逢敌手，自誉一身武学功力，当今武林无人能敌，岂肯屈居人下，担任四海帮执法堂主的职务！

故四海帮派去邀请的两个高手，不但当面被碰了个大钉子，而且被此魔暗中戏耍了个够，弄得灰头土脸而回。

四海帮主闻听两个去邀请的高手回报后，顿时大怒，便要立即前往找此魔算账，将他毙杀，以维四海帮这两年来在江湖上创立下的威信！

后经多人劝阻，这才邀约他比斗，胜者为帮主，败者为堂主！

两人各展所学，在四海帮高手众目睽睽之下，激斗了两百多招，结果毒手魔君彭光祖，终以一招之差，败于四海帮主掌下！

至此，毒手魔君当然无话可说，只得加入四海帮担任执法堂堂主之职。

今年也是事有凑巧，这毒手魔君因前往四海帮总舵到职，路过这里，恰巧也落在这间客店中，二更以后，他忽然内急，往厕所登厕，经过马厩时，看到这匹乌云骠，一见之下，立即认出一匹神驹异种。

当时，心中不禁一动，暗道：“不知此马是何人所有，我何不将它盗走，骑往总舵，送给帮主作为代步！”

于是他便去解下乌云骠的缰绳，跃身上了乌云骠背，一拧僵绳，冲出客店。

乌云骠哪肯任他乘骑，一出店外，立即猛颠扑跳，意欲将他摔下马来。

也幸亏他骑术甚精，功力深厚，若换个人，恐怕早就被乌云骠摔下背来，摔得个半死了。

白梦熊活声一落，毒手魔君立即哈哈一声大笑道：“老夫毒手魔君彭光祖，纵横江湖数十年迄今，还不曾见有人敢在老夫面前说过这么狂傲的话，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竟敢这等狂妄放肆，目无武林尊长！”

白梦熊乍闻毒手魔君彭光祖这一自报名号，心中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曾听恩师天恶子提说过，此魔一身武学怪异，功力已臻神化之境，高不可测，特别嘱咐过，若遇此魔之际，必须多加小心，谨慎应付！

是以，白梦熊立即暗中运功凝神戒备，以防毒手魔君突然出手。

暗里虽然运功凝神戒备，但表面上却是气定神闲，神色从容自若，哈哈一声朗笑道：“我当是个什么不长眼睛的鼠窃狗偷之辈，原来竟是名震江湖的毒手魔君，真想不到，魔君也干起盗马的勾当来了，这倒是江湖上的一件佳活呢！”

说罢，又是一阵朗声哈哈大笑。

白梦熊这番又挖苦又损的话，只听得毒手魔君彭光祖的一张老脸火辣辣

地发烧，顷刻通红！

毒手魔君纵横江湖数十年，一般黑道高手，谁不畏敬他三分，几曾受过这个，立时一声暴喝道：“小鬼！你竟敢在老夫面前这么出言无状，是想找死么？”

喝声中，身形倏长，已自乌云骤背上飘落白梦熊面前六尺左右站立，双睛猛瞪，精芒电射，用手一指白梦熊喝道：“小鬼！赶快报出你的名号，是何人门下？老夫或可放你一条生路，自去找你尊长算账，否则，就休得怨怪老夫心黑手辣，要以大压小了！”

白梦熊一见毒手魔君那种怒不可遏的样子，忽地心念一动，暗忖道：“这魔头如此易于发怒，我何不索性多刺激他几句，使他心浮气躁……”

须知与敌动手，讲究的是以静制动，以静制动的要诀是，心不浮，气不躁，抱元守一，精气神凝聚相会，即泰山崩于前，心神亦不为之稍动，否则，不管你功力如何深厚，精气神三者不能凝聚相会，未动手，首先就落了败着，如果敌人功力武学皆不如自己，还不甚要紧，若是只在伯仲之间，则必然落败无疑。

白梦熊心中这样一想，立即微微一声冷笑道：“小爷名叫白梦熊，是何人门下，本当告诉你，可是……”

说到这里略顿，星目中神光有若寒电般，一闪即逝地望着毒手魔君冷哼了一声又道：“老魔，此时此地，你是个盗马贼，实在不配问你小爷的师承！”

毒手魔君在江湖上何等声名威望，哪能忍受得住白梦熊这种左一句盗马贼，右一句盗马贼，满是轻视不屑的语气！

闻言之后，直气得须眉怒张，连心肺都几乎要气炸！立时凶睛怒瞪，精芒电射地一声吼喝道：“小鬼！少逞口舌之利，你有好大功力，敢在老夫面前这等狂傲放肆，且接老夫一掌试试！”

话落掌出，双掌掌心外吐，推出一股劲风狂飚，威猛无俦地直向白梦熊胸前撞去！

毒手魔君已经怒极，存心要将白梦熊毙杀掌下，否则，将来传出江湖，毒手魔君是个盗马贼，岂不落人笑柄！

是以，双掌推出，他竟运足了八成功力！

他双掌推出，立即听得白梦熊口中发出了一声冷哼，冷哼声中，双掌已经倏翻，疾迎而出！

毒手魔君一见，心中便暗骂道：“小鬼，这是你自己找死！”

他这里暗骂未已，两股掌力已经撞在一起，只听“轰”的一声震天价的大响过处，狂飚急卷升空，尘土飞扬弥漫！

毒手魔君当场被震得身形直晃，心下大惊，急忙拿桩稳定身形。

身形虽被稳住，但双足都已陷入土中寸许！

反看白梦熊，根本就不像是曾经和人对过掌的样子，依旧是那么神定气闲，岳峙渊停般伫立当地，身形连晃也没有幌一下。

在毒手魔君心中，满以为双掌以八成功力推出，其力道何止千斤，江湖上一般高手，能挡得住他这一掌的为数甚鲜，白梦熊总共才多大一点儿年纪，一身功力纵是不凡，也决难抵挡，虽不命毙当场，至少也必落个身负重伤！

怎知，事实与他心中所料想的完全相反，对掌结果，白梦熊竟像是个没事人样的，吃亏的反而是他自己！

这一来，不禁把个纵横江湖数十年未逢敌手，平素极为狂傲自负的毒手

魔君愣住了，瞪着一双凶睛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愣，心中大惊不已！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前这个姓白的少年，竟是个身怀奇学，功力深不可测的绝世高手！

白梦熊一见毒手魔君这副怔愣的神情，知道已被自己的功力震住！同时觉得名震江湖的毒手魔君，功力也只不过如此而已！

心中这样一想，不由得雄心陡长，豪气大壮，立即一声朗笑道：“江湖传言，毒手魔君彭光祖功力盖世，深不可测，哪知竟连小爷六成功力的一掌也接不住，照此看来只不过是个徒负虚名之辈而已。”

毒手魔君一听，心中不禁更加大惊！

他真有点儿不敢相信，刚才的一掌，他已经运足了八成功力，对方只用了六成功力，就能将他震得身形直晃，如果对方也运上八成功力，他岂不要立刻重伤当场么？

这个子是在吹牛吧？要不就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

其实，这倒并不是白梦熊在吹牛，也不是他耳朵有毛病听错了，白梦熊实实在在地确只用了六成功力！

须知，白梦熊所习的“太乙神功”与“九阴玄功”，皆是旷古奇学，这两种神功绝学，只要练成一种，即可称雄武林，天下无敌，何况是两者兼习！也幸亏是他数十年修为，功力深厚不凡，白梦熊的两种神功绝学，这才练到四五成火候，他才能挡得白梦熊这六成功力的一掌！

若是换个功力稍差一点儿的高手，或是白梦熊火候再深一点，恐怕就得落个尸横就地！

毒手魔君心中虽然更加大惊，但他乃是个成名江湖数十年的高手，这个脸如何丢得起，这口气怎能忍受得下去！

只见他凶睛似欲喷火般地瞪着白梦熊，一声暴喝道：“小鬼！你究竟是何人门下？再不说出，老夫可要不客气了！”

白梦熊一声哈哈朗笑道：“你不客气又怎样？老魔！我看你还是识相一点儿，趁早滚吧？小爷尚可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哼！”

毒手魔君一声暴喝道：“小鬼！老夫今夜要不把你毙于掌下，也就枉称毒手魔君了。”

话未落，身形微晃，上步欺身，右手“金豹探爪”，五指箕张，径抓白梦熊左肩，右手“流星赶月”，掌挟劲风，拍打白梦熊前胸！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老魔！你要打，那还不简单，小爷决不使你失望就是！”

口中这么说着，手底脚下可丝毫不敢怠慢，身形微移，脚踏子午，避招，挥双掌还攻！

白梦熊因为刚才与铁掌金环动手时，出手一招“九阴绝穴手”，就被认出了师承来历。所谓：“上一次当，学一次乖。”

白梦熊这回当然不会一上来便施展“九阴绝穴手”奇学，免得毒手魔君认出师承来历。

是以，双掌挥处，便施展出天恶子传授的“太乙神诀”中的一套“太乙掌”。

这套“太乙掌”法，走的全是阳刚的路子，不但招式精奇，而且掌掌均贯注内家真力，刚猛无俦，声威夺人！

毒手魔君彭光祖确不愧是个成名江湖数十年的老魔头，一见这套“太乙

拳”法，立即认出来历，一面动手，一面嘿嘿冷笑道：“我还以为你这小鬼是何人门下，原来是天恶子那老化子的徒弟！”

毒手魔君话声未落，白梦熊倏化掌法为“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一声朗喝道：“老魔！你再接小爷这两招看看，小爷究是何人门下！”

刹那间，只见白梦熊展开身形，有若飘风般地忽东忽西，拳、掌、指兼施，截、拿、夺、切、拍、打、劈、戮，手法不但诡秘怪异到极点，而且似乎很是杂乱无章。

可是，在变招换式之间，却又紧凑异常，无懈可击！

原来白梦熊一见毒手魔君认出“太乙掌”的来历，心念忽地一动，竟综合一身所学，将“太乙掌法”、“九阴绝穴手”、“三十六截筋断脉”手法，还有一套家传的“追风拳”法，混合施展了开来。

这一来，任他毒手魔君是怎样的阅历深厚，见识广博，心中也不禁骇然之极，一时间，竟是无法摸得清楚，白梦熊的真正出身来历，究竟是何人门下？

白梦熊将一身所学各种绝学招式混杂施为，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他来说，根本从没有想到过！

是以，在开始施展之初，因为各种招式在配合上未免有些不大协调生疏，故毒手魔君尚能应付。

俗语有云：“熟能生巧”，白梦熊乃是天生奇才，不但资质绝佳，而且悟性超人！

十几二十招过后，在熟能生巧的原理下，白梦熊的出手招式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凑，奇招迭出，神妙迅捷，令人凛慄！

毒手魔君只觉得恍如置身于指影掌幻中，四面八方均是掌指的影子，纷纷袭向他周身要害，直是虚幻莫测！

晃眼之间，四十多招过去，毒手魔君已经被逼得手忙脚乱，封挡困难，两鬓间额角上，均见了汗粒！

到这时为止，毒手魔君这才知道，白梦熊年纪轻轻，实是一个身怀绝技绝学，武林罕见的绝顶高手！

只是令他迷惑不解的，白梦熊年纪轻轻，怎么竟能身兼数家之长，而且都是奇学绝招，尤其是他一身高深莫测的功力，又是怎么练成的？

高手对招，讲究的是精气神凝合一致，不容稍分，否则，虽差之毫厘，亦必失之千里！

毒手魔君在这招式散乱，渐感不支之际，如能立即屏息凝神，动中取静，以静制动，虽然仍不可能是白梦熊的敌手，但最低限度总可支持个三五十招不败！

就在毒手魔君一面拆招封招，一面心中暗想，惊骇凛栗，心神微分之际，陡见眼前人影一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来，连看也没有看清楚，只觉得右肩时间一紧一麻，已被白梦熊食中拇三指拿住，浑身劲力顿失。

毒手魔君心中方自骇然，蓦闻白梦熊一声朗喝道：“去吧！”

一振腕，毒手魔君的一个身子，竟是不由自己的，直被掣起两丈多高，向丈外飞去！

毒手魔君数十年修为，功力到底不凡，竟能临危不乱，半空里挺腰垫劲，伸腿张臂，一式“平沙雁落”身法，飘落地上。

身形着地，连忙暗中试一运气，觉得浑身气血畅通无阻，知道没有受伤，

心中这才略放！

虽然没有受伤，可也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是以，身形落地后那副神情，就像是只泄了气的皮球般地，先前的狂傲凶态尽敛，瞪着一双眼睛，满含着恨毒之色，望着白梦熊发怔！

白梦熊见状，知道这仇是结定了，此魔日后必然寻仇报复！心中不禁一动，暗道：“我何不趁着今夜，施展辣手，将此魔除去，免得日后寻仇生非，纠缠不休！”

心念方动，忽又觉得与此魔无仇无怨，岂可妄施辣手，果真这样做，不但有点稍嫌太过，而且也有违恩师训谕！何况我才初离师门下山，岂可就落人心黑手辣之实！

心中辗转一想，于是便朝毒手魔君一声朗喝道：“老魔！小爷今夜也不为已甚，如若不服，尽可找小爷报复，江湖之上，小爷随时候教！”

说罢，身形微长，掠空跃起，落在乌云骡背上，双腿一夹马腹，一声喝道：“起！”

乌云骡昂首发出“唏律律”一声长嘶，两只后腿倏错，腾空跃起，落地竟是十丈之外，荡开四蹄，疾似电掣般往嘉峪关方向奔去！

毒手魔君彭光祖睁眼瞪着白梦熊人马的背影离去后，这才发出嘿嘿两声冷笑，一跺脚，展开身形急奔而去！

毒手魔君走后，右边的一棵古树上便也冒起一条黑影，展开上乘轻功身法，衣袖飘飘，疾似流星赶月般，直向嘉峪关奔去！

第二天清早，白梦熊便跨上乌云骡，离开嘉峪关，沿官道，经兰州，由碧口入川，直奔剑阁。

到达剑阁，时值午后丑末，白梦熊便牵着乌云骡在街上缓缓地走着，意欲找个化子，带他去见丐帮掌门，青衣神乞吴明奇。

哪知他在街上来回走了两趟，连一个化子都没有见着，他心中不禁感觉诧异起来。

暗付道：“奇怪！这条街上怎么一个化子的影子都不见的呢？难道自己听错了话了么？不对！自己听得清清楚楚，恩师也说得极为明白，到了剑阁，街上到处都可看到化子，只要随便找个化子一问，将信符给他们一看，他们便会立刻带我去见掌门人的，可是，这里为什么一个化子都找不着呢？”

白梦熊正在感觉奇怪诧异之际，忽见迎面有一个中年化子疾走过来，心中不禁大喜，连忙朝那化子一拱手说道：“这位老兄，请借一步说话。”

那中年化子似乎有什么急事，神色是很匆忙，闻言，连理也没理，只朝白梦熊瞥了一眼，身形一偏，竟侧身从白梦熊肩旁擦了过去，停也不停地向前直走。

白梦熊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了两趟，好不容易才碰上了这么个中年化子，一见这中年化子毫不理会他，身形一侧就走了过去，心中不禁一急，一松手中牵着的乌云骡的僵绳，身形微晃，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化子的前面，两臂一张，拦着那中年化子的去路，笑说道：“老兄！你怎么不理人，在下有话想询问呢！”

中年化子一见白梦熊横身拦住他的去路，似乎很是吃了一惊，霍地退后三步，立掌当胸，凝神戒备，脸泛怒容，目射精光地望着白梦熊喝道：“我与尊驾素不相识，尊驾拦着我的去路作甚？”

白梦熊见这中年化子未说话，就先立掌戒备，完全是一副准备动手的神

情，心中不禁有点儿不悦！遂就微微一声冷笑道：“老兄这副凶恶的样子，是吓唬人呢？还是要与在下动手较量一下呢？”

说到这里，音调忽地一变，沉声喝道：“你是丐帮弟子么？”

白梦熊这一声沉喝，声音虽然不大，但听在中年化子的耳中，心头不禁感觉猛地一震！暗中惊忖道：“这少年是何许人物，内家气功显然已臻绝顶！”

中年化子浓眉倏地一昂，点头说道：“不错！我正是丐帮弟子，尊驾何人？中途拦我去路意欲何为？”

白梦熊道：“在下姓白名梦熊，要见你们掌门人，就请老兄带我前往一见如何？”

中年化子闻言，这才撒掌垂下，略一沉吟后，望着白梦熊答道：“不知尊驾是从哪里来，要见敝帮掌门何事？”

白梦熊便从怀中取出天恶子交给他的一块竹牌令符，递给中年化子说道：“你认识这个么？”

中年化子一见竹牌令符，顿时大惊，连忙双腿一弯，跪下叩拜道：“原来是本帮长老，弟子不知，刚才多有冒渎，请予宽恕！”

白梦熊伸手扶起，说道：“不知者不罪，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

中年化子垂手恭谨地答道：“谢过长老宽恕，弟子名叫尤贵，乃掌门师尊门下！”

白梦熊点点头问道：“你掌门师尊现在什么地方？”

“掌门师尊现与本帮高手均齐集在离此往西二十多里的一座古庙中，共商今夜应付四海帮之策！”

“哦！”

白梦熊轻“哦”了一声后问道：“四海帮是个什么帮？有多大实力？竟敢与本帮作对？”

尤贵闻言不禁一怔，脸上透过一丝诧异的神色，暗忖道：“这位小长老是怎么搞的呀？怎么连近两年来轰动整个江湖，武林各大门派均皆为之侧目的四海帮都不知道的呀？”

白梦熊是何等聪明的人，一见尤贵脸上的神色，立即明白他心中的意思，遂便笑说道：“我刚下山不久，怎会知道江湖上的事情呢！”

尤贵闻言，这才明白这位小长老不知道四海帮的原因。

于是便把四海帮崛起江湖后两年多来的经过，以及今夜与本帮约斗的经过，向白梦熊说了一遍。

白梦熊闻后，这才明白所以，也才知道今夜丐帮与四海帮之约斗，是只许胜不许败的一场生死之斗！

事关丐帮数百年事业的存亡，身为丐帮长老，怎不为之心惊！不禁剑眉一蹙，星目中神光陡闪即逝，朝尤贵说道：“那么你现在就带我见掌门人再说吧！”

尤贵恭敬地答道：“弟子谨遵长老法谕！”

说罢，便在前面带路，往西疾行。

第十一章 赴约涪江

且说尤贵与白梦熊往西疾奔，神驹乌云骤紧随在后。

尤贵一面向前疾奔，一面心中暗想道：“自己在师门已经二十多年，本门中有这样一位年轻的长老，怎的从没有听说过呢？这真是怪事！但他既持有本门长老令符，当然不会是假的，不知道这位年轻长老的武学功力如何？我何不且在轻功上较他一下呢？”

这时，已出剑阁城西街头。

尤贵心念一动，立即用手一指左边的一条小路说道：“那条小路较近，请长老随弟子由那条路上去吧！”

说罢，也不等白梦熊回答，立即暗提一口丹田真气，足下加劲，展开“踏雪无痕”的轻功绝学，身形迅若风飘电掣般地奔向那条小路，往西驰去。

白梦熊身负奇技绝学，内外轻三功，均已臻达炉火纯青的化境，只微一提气，身形便已快似一缕轻烟般地，与尤贵驰了个并肩！

尤贵侧脸一看，只见这位小长老，神定气闲，身形有若行云流水般，步履从容至极！心下不禁骇然，直是又惊又佩！

晃眼工夫，便已奔驰了三十多里。

尤贵霍地一转身形，用手一指侧面两三里外的一座树林说道：“前面那座树林中便是！请长老慢行一步，待弟子先往禀报掌门师尊，率众前往迎接长老！”

白梦熊曾听天恶子对他说过，他在丐帮中的身份，乃是当今丐帮的掌门师叔，于是也就不客气地朝尤贵微点了点头。

尤贵身形一晃，直往那树林方向疾驰奔去！

白梦熊朝那树林中略一凝目注视，果见红墙隐现，于是便缓步朝那树林走去。

俄顷，便见自树林中走出一群化子，为首的一个化子，年约五十多岁年纪，蓬头垢面，颔下满生虬须，身穿百补大褂，左袖虚飘飘的垂着，随风轻轻摆动，率领着十几个化子迎面而来。

白梦熊一见，便知道为首的这个化子，就是当今丐帮的掌门人青衣神乞吴明奇。

于是脚下便连忙急行几步，朝青衣神乞行礼参拜道：“丐帮弟子白梦熊参见掌门人，并请掌门人福安！”

青衣神乞吴明奇已闻听门下弟子尤贵的禀报，知道白梦熊年纪轻轻，但却持有丐帮长老令符。

原来丐帮历代相传，凡持有这种丐帮竹牌长老令符的人，不管其是何出身来历年纪，丐帮弟子均得以长老视之，接受丐帮弟子的尊敬参拜。

是以，青衣神乞吴明奇一见白梦熊行礼参拜，哪敢当受，急忙一晃身形闪过，说道：“师叔快不要行此大礼，明奇实在不敢当受！”

说着，双手一伸，从旁扶起白梦熊问道：“不知师叔是本帮哪位师祖的传人？请即明告，俾明奇及门下弟子等好称呼！”

白梦熊肃容道：“梦熊恩师乃六十年前，以‘太乙神功’击伤天狼老魔的本门尊长！”

青衣神乞闻言，心中不禁又惊又喜，问道：“他老人家还在人世么？”

白梦熊点点头道：“恩师太乙神功已臻达化境，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青衣神乞道：“但不知他老人家现隐居何处？”

白梦熊略一迟疑道：“恩师曾经严嘱梦熊，未得他老人家允许，不准随便说出他老人家修真之地，这尚请掌门原谅，梦熊不能违背师命！”

青衣神乞闻言，连忙恭敬地说道：“师叔说得甚是，这里不是谈话之所，请师叔到林中庙内再谈吧！”

说罢便躬身请白梦熊先行。

白梦熊也不客气，微一点头，便当先向林中走去，青衣神乞率领着门下一众高手相随其后。

走进古庙，青衣神乞请白梦熊在当中坐下后，便按参拜门中尊长之礼，向白梦熊行礼拜见。

白梦熊当然不肯坐受掌门人的参拜大礼，连忙离坐让开，双掌微微一拱，发出“九阴玄功”，托起青衣神乞的身形，不让下拜行礼。

青衣神乞心中一惊，这才知道，这位小师叔内家功已臻达上乘化境，就凭这一手，他就得自叹弗如！

既然小师叔心怀谦虚，发出内家劲气，一定不让他参行大礼拜见，只得行了半礼。

旁立一众高手，见掌门人欲拜而又拜不下去的样子，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中均甚暗惊，这位小长老的功力已到了深不可测的地位！

青衣神乞行过半礼，重请小师叔坐下后，这才命帮中弟子依次行礼参拜。

这回，白梦熊虽然没有发出“九阴玄功”阻拦，但却站起身来，皆还以半礼。

一众弟子拜罢之后，青衣神乞这才在白梦熊下手落坐，望着白梦熊说道：“师叔此番来得正好，四海帮与本帮约斗涪江江边，今夜二更，可说是本帮存亡之争！”

说到这里略顿之后又道：“四海帮前来赴约的高手虽然不少，但无甚可惧，唯其为首之人，该帮南海堂主鲁杰，这鲁杰外号毒龙手，乃当年名震青康的黑道老魔，一身功力深不可测，只此人较为难斗，为一劲敌，不知师叔是否能够……”

话说到这里，便倏然顿口，只用一双精光灼灼的眼睛，注视着白梦熊，期待着白梦熊能与否的答复。

白梦熊乍闻毒龙手鲁杰之名，心中也不禁微感一怔，有点儿暗惊！

曾听恩师九阴神君向他提说过，此魔一身武功已入神化之境，确是深不可测，为当今武林有数的绝世高手之一！

尤其是所练毒龙掌力，乃独步武林绝学，威力并不亚于“太乙神功”，确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

白梦熊心中暗忖道：“毒龙手鲁杰当年被恩师以‘九阴玄功’掌力震伤逸去，从此便再未现踪江湖，今番重出，功力较前必然更为精进，只是怎会为四海帮网罗，担任堂主之职，这四海帮主又是何人？武功必更超绝无比……”

青衣神乞目注小师叔，一见白梦熊沉吟不语，以为白梦熊自忖也不是毒龙手鲁杰的敌手，心中不禁颇有点儿失望，暗道：“看来今夜是凶多吉少，丐帮数百年的基业，可能要毁于一旦，步上昆仑派的后尘！”

青衣神乞心中正自微感失望，暗忖之际，忽见白梦熊星目陡张，射出两道寒电似的神光，注视着他，他心头不禁猛地一震，浑身有若触电似的，机

灵灵打了个冷颤，暗道：“这位小师叔好精深的内功，难道他已练到神光内蕴，深藏不露，内家高绝的神化之境了么？”

忽闻白梦熊朗声问道：“请问掌门人，可知道这四海帮主是个什么人物。”

青衣神乞不觉一怔，叹了口气，摇摇头道：“四海帮自崛起江湖两年多来，黑白两道高手，已有不少人毁在该帮手下，但从不曾有人见过该帮帮主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个何许人物？”

白梦熊闻言，沉吟了半晌，忽然似乎有所决定地说道：“既然毒龙手为此行之首，待会儿动手之际，就由我一人单独对付老魔好了。”

青衣神乞一听这位小师叔一口答应单独对付他们所顾忌的强敌毒龙手鲁杰，心中虽然甚为大喜，不过，却又有些替这位小师叔暗中担心，不知道这位小师叔的功力究竟有多高，是不是能够敌得住毒龙老魔？

于是便提醒着白梦熊说道：“毒龙老魔的毒龙掌力，刚猛无俦，乃独步当今武林的掌力，动手时，尚望师叔多加小心谨慎！”

白梦熊闻言，知道青衣神乞的心意，遂朝他微一点头，胸有成竹地含笑说道：“掌门人但请放心，毒龙掌力虽然刚猛无俦，梦熊大概尚还勉强可接挡得住！”

说时，神情泰然，从容自若，丝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青衣神乞与丐帮众高手闻听白梦熊这话，一个个心中均不禁又惊又喜，暗地里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位小师叔究有多高的功力，竟然不把一个一代老魔放在眼内，竟像胜券在握！

夜幕初张，月亮已经像一面圆镜样的高高地挂在蔚蓝的天空上，整个大地均皆披上了一层银白光辉！

时将二更，涪江岸边，出现了十数条人影。

这十数条人影，正是白梦熊，和丐帮掌门人青衣神乞吴明奇与帮中一众高手。

白梦熊仰首看看蓝天上月亮的位置，一双朗目转望着青衣神乞道：“时已二更，怎还不见四海帮的人影？”

白梦熊话声刚落，蓦见远处百十丈开外，现出十多条人影，月光下兔起鹘落，如飞般纵跃奔来。

青衣神乞使用手一指说道：“师叔！你看，他们已经来了！”

说话之间，这十几条人影已经到了对面二三十丈距离，晃眼工夫，便已抵达面前两丈左右，霍地一齐停住身伫立。

白梦熊凝目一看，只见为首之人乃是一个身着黄袍，灰白长髯飘胸，两眼精光直若寒电，年纪约六十开外的老叟，知道此人必是那毒龙手鲁杰！

毒龙手鲁杰身形一停，立即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老夫等迟来一步，倒累得帮主久等了！”

说着，面目忽地一沉，沉声说道：“本帮自创设以来，时日虽然不多，但在江湖上却是望风披靡，可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趁着现在未动手之前，尚望帮主三思，只要帮主能归顺本帮旗下，你是丐帮一帮之主，否则，昆仑派就是贵帮的前车之鉴，嘿！嘿！”

说罢，发出一阵嘿嘿笑声，双目精光似电般地望着青衣神乞。

青衣神乞闻言，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承蒙贵帮主看得起敝帮，吴某本应遵命，奈何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况吴某之上，尚还有师叔，吴某也无法擅专，贵帮主的这番好意，吴某只好心领了！”

毒龙手鲁杰闻言，喝道：“这么说来，你是不见黄河不掉泪了？”

白梦熊倏地发出一声朗笑，朗笑声中，跨前一步，望着毒龙手鲁杰说道：“你以为你的毒龙掌力，本门中无人能敌么？”

毒龙手鲁杰闻言，不觉微微一怔，待看清说话的只是个年纪不大的少年时，不禁纵声发出狂笑道：“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敢于说出这种狂话，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

说着，忽地沉声喝道：“小子！你是何人？老夫的面前也有你说话的余地么？”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老魔！你休得以老卖老，小爷是何人，待会儿你自然知道！”

白梦熊说到这里，倏地一声朗喝道：“老魔！只要你能胜得小爷一招半式，本帮就任由你处置，唯命是从！”

毒龙手闻言，双睛猛一瞪，喝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气，你是丐帮何人？你说的话能算数么？”

白梦熊剑眉陡挑，星目神光电射，朗声说道：“为何不能？”

毒龙手忽地转向青衣神乞喝问道：“青衣老乞儿，这小子的话你可听到了没有？能算数吗？”

青衣神乞闻问哈哈一声大笑道：“老魔！他乃是本帮长老，吴某的师叔，你放心吧，他说过的话，吴某何敢反悔！”

“哦！”

毒龙手闻言，似乎颇感意外地吃了一惊，他做梦也想不到，当前这个一身土气的少年，就是丐帮掌门人的师叔。

因此，青衣神乞话声一落，他便微感惊异地发一声轻“哦！”睁着一双精光灼灼的眼睛，凝望着白梦熊作重新的观察！

只见白梦熊伫立当地，岳峙渊停，抱元守一，神定气闲，大有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之概！

毒龙手到底不愧是个修为数十年，功力深厚绝顶的老魔头，先前未曾细看，还没发觉什么，可是现在这一细看，心中不禁陡地一惊，暗忖道：“看这小子年纪轻轻，但却神清气朗，而且目蕴神元，显然内家功力已臻达上乘化境！”

毒龙手正在暗忖之际，忽闻白梦熊一声朗笑道：“老魔！这回你可放心了吧，请亮招动手吧！”

毒龙手闻言，并没有立即动手，只一声喝道：“小子！你且报出名号来老夫听听，是不是值得老夫亲自和你动手的！”

白梦熊剑眉陡地一挑，喝道：“小爷名叫白梦熊，老魔！并不是小爷卖狂，凭你身后那些饭桶，还不配和你家小爷动手，如果不信，不妨出来一试，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小爷手底走过三招不败，就算他赢！”

白梦熊这话一出，不但毒龙手与他身后站着的十数名黑道高手，一个个都勃然变色，即连青衣神乞与丐帮一干高手，均不禁感觉这位小长老的口气太狂，话说得太满了！

毒龙手尚未答话，身后已有一人纵身扑出怒喝道：“小子！你有多大功力，敢于这样目中无人，且先接我黑判官刘一鸣一招试试看！”

话未落，招已出，右手一招“追风逐电”，食中二指骈指如戟，急点白梦熊前胸中庭，左右期门三大要穴，左手一招“双凤戏水”，食中二指分取

白梦熊左右双睛！

话落招到，出手不但快捷，而且狠辣沉稳，确不愧为江湖高手，武功火候确有不凡之造诣。

这黑判官刘一鸣虽为黑道高手，一身武功有不凡之造诣，但与白梦熊的一身奇技绝学相较，何异是小巫之见大巫！

黑判官刘一鸣身形扑出，双手招式疾如电掣般戳出，眼看只差三寸之许，就将戳实。

陡闻白梦熊发出一声冷哼，脚下“移星换斗”，身形微偏，黑判官双手招式均只厘毫之差，皆已走空！

黑判官心中蓦然一惊，才待要变招换式，可是哪里能够，何况白梦熊已经存心要在今夜一显身手，震慑在场的这批四海帮高手，怎还会容许黑判官再变招换式！

是以，黑判官招式才一走空，陡觉眼前人影一花，连是

怎么回事也没有看清楚，但觉右腕脉开穴上微微一麻，一条右臂已被白梦熊右手三指扣住，接着猛闻得白梦熊一声喝道：“去吧！”

随着白梦熊的喝声，整个身躯竟是不由自主地被一股巨大无形的劲力托起，腾空飞出一丈七八远去，方始力尽，“叭！”的一声摔在地上！

黑判官乃是黑道上成名多年的一流高手，出手只不过一招，即被摔出丈外，这是一种什么武学？什么功力？真是不可思议，叫人难以置信！

这一来，四海帮众均不禁骇然大惊，齐被白梦熊这种罕世的武学震住！

丐帮众人就不用说了，这时，都不禁面现惊容，心头狂喜不已！

难怪这位小师叔有那大的口气，敢不把四海帮这些高手放在眼内，原来果真身怀超绝难测的神功奇学！

白梦熊一招出手，毒龙手鲁杰心中不禁一震，身形一晃，飘身立对白梦熊对面八尺远近，目射凶光，脸透杀机地望着白梦熊喝问道：“姓白的，你究系何人门下？竟敢冒充丐帮弟子前来挡横，替丐帮助拳，想是活着不耐烦么！”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老魔！你敢肯定小爷不是丐帮弟子么？”

毒龙手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那九阴绝穴手招式，能瞒得了别人，焉能瞒得了老夫！”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不错！小爷刚才所使的手法，确是九阴绝穴手法，难道丐帮弟子就不应该会这种手法吗？”

毒龙手喝道：“小子！你老实说罢，那九阴老鬼是你何人？”

白梦熊答道：“他老人家乃是我恩师之一！”

说着，星目中神光倏地有如电射般地望着毒龙手朗声喝道：“老鬼！你既还认识九阴绝穴手法，当亦必记得三十年前，若不是被我恩师掌下留情，今天焉能还有你这老魔的命在！”

毒龙手鲁杰一生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未遇过一个敌手，尤其所练毒龙掌力，威猛无俦，乃武林一绝，在三十年前被九阴神君打了一掌，认为生平奇耻大辱，三十年来一直怀恨于心，苦练武学，发誓必找九阴神君报这一掌之仇，以雪当年之辱！

只是九阴神君早已经绝迹江湖，武林中无人知其踪影。

老魔当年与九阴神君动手，曾走了十多招，始才挨了一掌，是以，白梦熊出手以一招“九阴绝穴手”绝学，扣住黑判官刘一鸣腕脉穴，摔出丈外，

老魔立即认出来历，晃身上前向白梦熊喝问。

白梦熊话声一落，毒龙手鲁杰忽地哈哈一阵纵声大笑道：“小鬼！老夫怀恨三十年，正欲找你那老鬼师父算账，雪报当年那一掌之赐，你那老鬼师父现在何处？只要你照实说出，老夫念你是个后生晚辈，也就不与你一般见识，饶你一条小命，否则，哼！”

白梦熊闻言，剑眉倏地一扬，一声冷笑道：“老鬼！凭你那点道行，也配与我恩师动手么？哈哈！”

说着倏地发出一阵哈哈朗声长笑，朗笑声落，忽地星目陡张，神光电射，望着毒龙手沉声喝道：“只要你能胜得小爷，除了丐帮的事悉听尊便，决不反悔外，小爷恩师现居何处，当亦一并奉告，这在你说来，可算是一举两得，老魔！光说狠话无用，你还是亮招动手，与小爷在手底下见真章儿分高低吧！”

这时，丐帮掌门与一众高手，心中均不禁暗暗纳闷，觉得这位小长老出身来历，实在令人有些儿迷惑不解，难测端倪？

他不但持有本门长老令符，而且是本门师祖天恶子的传人，也是他亲口说的，怎会一会儿又变成了九阴神君的传人了呢？

白梦熊话声才落，毒龙手鲁杰立即一声怒喝道：“好！小子！你既然这么说，老夫也就顾不得什么以大欺小了，反正打了小的，还怕老的不出头！小子！你就接掌吧！”

话落掌出，双掌倏地翻起，错腕扬掌，掌心外吐，推出一股刚强的力道，立见劲风挟着狂飚，威猛无俦地直向白梦熊当胸撞到！

毒龙手鲁杰见白梦熊一招出手，便将黑判官刘一鸣这种江湖高手摔出一丈七八尺远去，就知道白梦熊年纪轻轻，一身武学已尽得九阴神君真传，内功修为上也有极深的火候造诣，否则怎能？

是以毒龙手这一掌竟运聚了八成功力，企图一击成功！

第十二章 传授太乙神诀

在毒龙手鲁杰的心中认为，白梦熊一身武学功力造诣火候虽然深厚不凡，但因为年龄上的差别，绝不能高出他去，故满以为这一掌出手，纵不能将白梦熊毁在当场，起码也必能将白梦熊伤在掌下！

哪知，事情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一掌推出，也未见白梦熊如何运气聚力，只口中发出一声冷哼，双掌倏翻疾吐，也推出一股刚劲绝伦的掌力，迎着毒龙手那威猛无俦的掌力撞去！

两股掌力撞在一起，“轰”的一声，震天价地震响过处，立见当地沙土飞扬，两股掌力被一逼一挤，化成一股劲风狂飚，激升半空，那威势好不惊人！

双方掌力交接，二人身形虽是仍伫立当地未动，却都各自连晃了两晃，方才稳住，但双方的足下，均陷入地下寸许！

这一对掌，二人心中当然都很有数，双方功力相若，不差上下！

白梦熊虽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但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在未与毒龙手对掌之前，他心中还真有些儿担心，恐怕凭自己仅具四五成火候的神功，可能敌不住毒龙手誉称武林一绝的毒龙掌力！

及至这一对掌之后，觉得毒龙掌力也不过如此！于是便不由得雄心陡长，朗声哈哈一笑道：“江湖传言，毒龙掌力，威猛无匹，为武林一绝，今日一见，原来也只不过如此！”说罢，又是一阵哈哈朗声长笑不止！毒龙手鲁杰纵横江湖数十年，会过武林中不少的名家高手，除了曾败在九阴神君手下，挨了一掌之外，可说是从未遇见过一个真正的敌手，鲜少有人能接得住了他这八成功力的毒龙掌力！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白梦熊年纪轻轻，在掌力上竟能与他平分秋色！虽是平分秋色，但白梦熊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凭他在江湖上的名头，已经不啻是落了败！

当着两帮这多高手之前，败在一个籍籍无名的少年掌下，这个脸不但丢不起，而且心中也实在的不服气！

白梦熊朗笑之声未落，毒龙手已经凶睛怒瞪，精光电射，陡地一声暴喝道：“小子！你手底下果然不含糊，再接老夫一掌试试如何！”

暴喝声中，圈臂吐掌，霍地又是一掌推出！

不用说，毒龙手再次发掌，当然是运足了十成功力，掌劲较前更加威猛无匹，凌厉绝伦！

白梦熊见这一掌来势较前更加威猛凌厉，当下不敢怠慢，口中一声朗喝道：“好！”

好字出口，已经潜运起“九阴玄功”，错腕翻掌，推出一股玄功罡气，迎着毒龙掌力撞去！

须知白梦熊先前所发掌力，乃“太乙神功”，与毒龙掌力同属为至阳至刚的掌力，威力虽较毒龙掌力尤大，但因白梦熊只具五成火候，故这才与毒龙掌力平分秋色，可是这“九阴玄功”，不但是亦刚亦柔的内家罡气，而且发时无形无声，恰正是至阳至刚掌力的克星！

丐帮掌门与一众高手，因为没有见过这种内家罡气所化的玄功掌力，不知道这种玄功掌力的妙用，一见白梦熊发出的掌力，不带丝毫劲风威势，心中均不禁骇然大惊！

青衣神乞吴明奇赶忙纵身跃起，猛提一口丹田真气，运聚毕生功力，半

空里挥臂吐拳，推出一股掌力，挟着劲风狂飏，威力万钧地迎着毒龙掌力撞去！

毒龙手鲁杰当年曾经吃过这种“九阴玄功”掌力的亏，当然识货，心中顿即大惊，暗道：“不好！”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青衣神乞晃身扑出，毒龙手心中暗喊“不好”之际，玄功掌力与毒龙掌力已经撞上。

“轰！”的一声大震过后，毒龙手当场被震得踉跄退出五尺，胸口血气翻涌，喉头一甜，忍不住口一张，“哇”的一声，喷出一口热血，连忙暗中运功控制住伤势！

四海帮的一众高手见状，均不禁骇然大惊，暴吼喝叱连声，纷纷纵身扑出，刹那间，立见十数道劲风狂飏，宛似惊涛骇浪般地直向白梦熊打到！

俗语云：“双拳难敌四手，英雄打不过人多！”

白梦熊虽然身负神功奇学，可也不敢随便硬接这种十数名江湖高手一齐攻来的掌力！

不等掌风沾衣，倏地发出一声龙吟般的清啸！

清啸声中，已经展开“飞龙三式”身法，一式“飞龙腾空”，身形疾若电光火石般地，直升起十数丈高下，脱出十数道掌力的范围，往斜里飘身落下。

这时，丐帮一众高手，也都一声喝叱，飞身扑出，迎着四海帮的人动上了手。

顷刻之间，只见掌影翻飞，人影纵横，劲风呼呼，两帮高手，展开了一场惊人的激斗！

那毒龙手鲁杰，此际正盘膝跌坐地上，闭目运功疗伤，身侧立着两人守护着，以防意外偷袭！

白梦熊不禁剑眉微微一蹙，陡地舌绽春雷般一声大喝道：“住手！”

这一声大喝，两帮高手皆听得心头猛地一震，齐各撒招跃身倒退。

毒龙手鲁杰忽地自地上一跃而起，一双凶睛精光暴射，恶狠狠地瞪了白梦熊一眼，然后朝四海帮众道：“我们走！”

话落身形一转，正要纵身奔去，忽听白梦熊一声喝道：“且慢！”

喝声中，双足一点地面，身形已急纵跃起，飘身落在毒龙手的面前，拦着去路！

毒龙手陡地一惊，后退两步喝道：“小子！你拦着老夫怎地？”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老魔！你别那么紧张，小爷只不过要问你一句话而已！”

说着略顿，朗声喝道：“老魔！留下你们帮主的名号再走！”

毒龙手忽地纵声一阵哈哈大笑道：“要想知道本帮主的名号，那还不简单得很，只要你有种敢前往本帮总舵一行，不就知道了么？”

说到这里，忽地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只恐怕你没有那个胆量！”

白梦熊剑眉霍地一挑，目射神光地喝道：“有何不敢！四海帮总舵，纵是龙潭虎穴，你小爷也有胆量闯上一闯！老魔！你且将你们总舵所在说出，三月之内，小爷定必前往！”

毒龙手嘿地一声冷笑道：“本帮总舵在洞庭君山，虽非什么龙潭虎穴，但亦可算得上是铜墙铁壁，管叫你进得出不得！”

白梦熊倏地一阵长笑道：“小爷就是不信这个邪，倒要看看贵帮总舵，是怎样的个进得出不得法！”

说着，倏地沉声喝道：“十月底，小爷当前往贵帮总舵一行，老魔！你滚吧！”

说罢，脚下微移，闪开一边，侧身让路。

毒龙手一声冷笑道：“好！小子！十月底，老夫当在本帮总舵恭候大驾光降！”

话落，身形已经纵起，率领着群贼疾奔而去！

四海帮众走后，白梦熊这才朝青衣神乞吴明奇说道：“毒龙手此番受挫而去，暂时虽然不会再向本帮为难，但掌门人亦当小心谨慎！”

说着，扫视了众人一眼后又道：“梦熊奉恩师命谕，将太乙神诀传授掌门人，再由掌门人视帮中弟子资质优良者，予以传授，现在即请掌门人命门下弟子回避，梦熊好将太乙神诀相授！”

青衣神乞闻言，心中不禁大喜，连忙点头答道：“明奇谨遵师叔令谕！”

说罢，便命帮众先回古庙等候。

帮众走后，白梦熊便与青衣神乞找了一处僻静所在，开始传授“太乙神诀”，“飞龙三式”。

好在青衣神乞武学功力均有极深厚的造诣，颇能触类旁通，学起来尚不算是十分困难！

到天色发晓之际，青衣神乞已将“飞龙三式”身法，“太乙神诀”口诀，勉强记熟胸中。

于是，白梦熊便停止传授说道：“只要照口诀练上三个月，便能小有成就，以后尚望掌门人不断地勤加练习，使本门武学在武林中发扬光大，方不负恩师之殷望！”

青衣神乞连忙肃容答道：“明奇谨遵师叔训诲！”

白梦熊点点头道：“好！我走了，你去吧！”

吴明奇道：“师叔将何往？明奇如欲找师叔，何处可寻？”

白梦熊微一沉思道：“我此番下山除了雪报亲仇外，便是行道江湖，要找我时，可派人在江湖上找我！”

青衣神乞道：“不知师叔亲仇是何许人物？可否告知明奇？”

白梦熊道：“乃三年前的黑道盟主青面秀士马文宏夫妇！”

青衣神乞道：“师叔知道青面秀士马文宏夫妇居住何处么？”

白梦熊道：“大凉山脉前四海山庄！”

青衣神乞摇摇头道：“四海山庄早在两年前，就成了一堆瓦砾堆了！”

白梦熊不禁一怔，问道：“那么青面秀士夫妇呢？”

青衣神乞道：“也于斯时失踪，江湖上从此再没有听提起过！”

白梦熊微微一呆，望着青衣神乞问道：“四海山庄是怎么被毁的？毁于何人之手？知道么？”

青衣神乞摇摇头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得很是奇怪！”

青衣神乞略顿了顿后又道：“当时，四海山庄中黑道高手云集，不知道的偌大的一座四海山庄，忽于一夜之间，被一场大火烧得片瓦不存，江湖上谣传纷纷不一，有人说是青面秀士的仇家所为，有人说是青面秀士得罪了一个武林前辈异人，恐那异人前来报仇，自己放火烧了四海山庄，隐藏起来了！”

“哦！”

白梦熊口中发出一声轻“哦！”之后，神情便完全陷入沉思之中。

息了半晌，脑中念头忽地有如电光火石般地一闪而过，暗忖道：“四海山庄忽然奇怪地被毁去，而同时江湖上却出现了一个四海帮，难道四海帮主就是那个青面秀士马文宏不成？”

心念一动，立即望着青衣神乞问道：“当年青面秀士手下的那些黑道高手，难道也都失踪江湖了么？”

青衣神乞毫不考虑地答道：“没有，现在都在四海帮中！”

白梦熊的一双星目中陡地闪过一种奇异的光彩，朗声哈哈一阵长笑道：“这么说来，四海帮必然就是四海山庄的脱胎换骨了！”

青衣神乞闻言，也这才恍然若悟，暗赞道：“这位小师叔，果然智慧超人！”

遂便点头笑说道：“师叔所说，确有可能！”

白梦熊星目中神光忽地似电射般地說道：“照此一说，我现在就动身前往四海帮总舵暗中一探究竟！”

青衣神乞闻言一惊，说道：“据闻四海帮总舵，高手如云，东、南、西、北四海堂主，均是当年名震武林的老魔头，皆有一身不比等闲的超绝武学，师叔不可单身前往涉险，必须慎重才好！”

白梦熊道：“不要紧！我只是暗中往探究竟，又不和他们正面动手，你放心好了！”

说罢，也不等青衣神乞答话，身形纵起，恍若一缕轻烟般地沿着江岸急驰而去！

身法之快，简直无以复加，转瞬间便已失去了踪迹！

第十三章 唐山三鬼

且说白梦熊展开绝顶轻功，身形快似电掣风驰般，转眼之间便已奔出百数十丈开外！蓦然，白梦熊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身形猛地收势停住，撮口发出一声龙吟般地长啸！

啸声刚落，青衣神乞侧面的树林中，立即响起了一声划空的长嘶，接着一条黑影，疾电似的自树林中射出，一跃数丈，直向白梦熊去处方向奔去！

青衣神乞一见，知道是神驹乌云骠，心中不禁甚是感慨赞叹！

转眼工夫，乌云骠已奔到白梦熊身侧，白梦熊身形微长，已经坐在乌云骠背上。

乌云骠昂首“唏律律”一声长嘶，荡开四蹄，直若风驰云涌般奔向前去。

青衣神乞明目注视着一人一马的背影，越去越远，消失在迷濛的夜色中后，这才也展开轻功疾奔返回古庙，召集帮中高手，随后赶赴君山，以备接应。

旭日初升，放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好像是千万根金针，刺人眼睛，使人不敢直视！

这时，路上行旅渐多，白梦熊唯恐马行过疾，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于是便轻轻一收马缰，乌云骠知道主人心意，便立即放缓脚程前行。

乌云骠乃是异种神驹，脚程较之普通健马快捷何止一倍，是故虽放缓脚程前行，仍是快捷异常。

午牌时分，已抵达闾中，白梦熊肚中已经饥肠辘辘，觉得应该是打尖吃饭的时候了。

行经一家饭馆门前，朝里略一扫视，觉得这间饭馆尚还干净，于是便一收马缰，翻身下了马背，将乌云骠拴在饭馆门前的木柱上，走入店内，在一个较为清静的空位上坐下。

店伙计一见，便连忙跑过来招呼问道：“小客官！你要吃些什么？是饭还是酒？”

白梦熊道：“吃饭。”

店伙计道：“好！小客官，你先请坐着歇一会儿，我马上就给您送来！”

说着，便转身招呼去了。

忽然，店外街道传来一阵鸾铃声与马蹄声，一白一黑，两骑健马在饭馆门前戛然而止！

白马上坐着的是一个头戴儒生巾，身穿青色襦衫，剑眉星目，面如冠玉，年纪约十七八岁，英俊潇洒的少年美书生。

黑马上是一个身形稍稍瘦小，一身青色短衣衫书僮装扮，却与书生生得一般儿英俊的美少年！

这书生神情儒雅，文质彬彬，除身神清澈明亮外，并无其他异处，但那书僮却是目蕴灼灼精光，行家眼里一看，就知道是个武学的内家高手。

何况二人又都是身佩长剑，尤其是书生腰下悬佩着的那柄长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翠玉，象牙吞口上更镶着碧玉翡翠。

只从这外形上就可看出，若非是名贵的宝刃，焉会有这样的装饰？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白梦熊一见这主仆二人英俊秀逸的相貌，心中不禁甚是羡慕！

那美书生一眼瞥见饭馆门前拴着的乌云骠时，星目陡地一亮，俊脸上快

如电光火石般地掠过一股惊喜之色，暗道：“原来他也到了这里了！”

这时，店伙计已经抢步走到门外，伸手拉着白马的辔头，满脸上尽是谄媚的笑容，哈着腰说道：“相公爷，请下马里面坐，吃饭喝酒，我们这儿应有尽有，而且菜肴新鲜，味道清爽可口！”

那书生也不说话，只微微一点头，便翻身下了马背，径自朝店内走进。

黑马上的美书僮一见，便也连忙翻身下马，紧随在书生身后入店。

那书生走入店内，星目略一扫视，便在距离白梦熊斜对面不远的一张桌子坐下，向店伙计要过菜饭之后，便把一双星目朝白梦熊投视过去，恰巧这时白梦熊的一双俊目也向他望来。

四道眼神甫一接触，书生的心里不禁“卜”地一跳，俊脸上立刻飞起了两片红晕，低垂下头来！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大男人，怎地像个女孩儿似的，一点儿也不大方的呀？

白梦熊心中不禁感觉奇怪，暗道：“这美书生怎地这般脸嫩的呀？”

白梦熊心中正值感觉奇怪暗想之际，忽闻旁侧有人说道：“大哥！你看这小子长得倒是挺俊的，怎么却有点儿娘儿腔，我看八成儿是个兔崽子吧！”

白梦熊闻声向旁侧望去，只见距离自己五六尺远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三个皆是一身劲装疾服的彪形大汉，一个个都是凶眉恶眼，满脸横肉，那付长相，令人一望便知，均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话的乃是坐在左边的一个大汉，这大汉话声刚落，立见坐在右边的一个大汉朝那美书生瞟了一眼，转望着坐在当中的大汉说道：“大哥！你可曾看见没有，那小子腰下的那柄剑，看形式似乎颇为名贵，可能是柄宝刃呢！”

那个坐在当中，被称做大哥的大汉尚未说话，左边的大汉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三弟！也太抬举那小子了，凭他那兔崽子德性，也配佩着宝刃出门么？据我看来，只不过是一枝外形装璜名贵，佩在身上做做样子的普通长剑……呵唷！”

那大汉正说之际，忽见一道白光迎面疾射飞来，心中不禁一惊，正待侧首躲闪，已经无及，只得张口一咬，满以为定能将来物一口咬住！

岂料，来物劲道竟是大得出奇，咬虽是被他咬住了，但门牙却被那股劲道带落了两颗，是以痛得喊出了一声“呵唷！”

连忙张口一吐，唏哩呼噜，吐出来的是一口鲜血和两颗大门牙，另外还有一根寸许长的鸡骨头！

须知这三个大汉，虽说不上是江湖一流高手，可也不是泛泛之辈，在江湖上也算是成名露脸，叫得响字号的人物！

原来这三个大汉乃唐山三鬼，大鬼方成，二鬼李新，三鬼胡一雄，皆有一身不弱的武功，在唐山一带横行不法，作恶多端，乡民畏之如鬼魅！

四海帮崛起江湖，派人邀请三鬼入帮，为北海堂下二等香主。

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是硬性指派来得恰当！

因为四海帮在江湖上的口号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只要他们看中了你，你就得俯首听命，否则，必遭毒手！

三鬼对于四海帮这二等香主的职位，心中颇为不满，本想不答应，可是他们自忖实在惹不起这个四海帮，只得委屈受命。

待至入帮以后，这才知道，四海帮中所网罗的江湖高手，多如过江之鲫，直是极为一时之盛！

凭三鬼的武功，能列身二等香主，已算是很看得起他们的了。

被打落门牙的乃二鬼李新，凭李新的功力张口咬住这根疾射飞来的鸡骨头，竟还被其冲劲带落两颗门牙，由此可见，打出这根鸡骨头的人的腕力之强，确然不凡，若非有上乘内功修为，焉能！

这是谁？竟有这强的腕力，三鬼脸色均不禁同时骤变，心中骇然！

放眼朝鸡骨头飞来的方向望去，除了那正在低头吃饭的美书生和书僮之外，并没有其他客人！

难道是那美书生所为？

果然不错，那美书生和美书僮两人的面前桌上，不是正各堆着一堆鸡骨头吗？

事实极为明显，发出这根鸡骨头的人，不是那美书生也必是美书僮无疑！

三鬼心中都不禁感觉得甚是诧异，暗道：“难道这个看来温文弱质的少年美书生，竟是个身怀上乘功力的内家高手不成？……”

二鬼李新在三鬼中性情最为粗暴凶横，如何肯吃这个亏，当时凶睛一瞪，望着那美书生一声大喝道：“好个兔崽子！竟敢暗算你家二大爷，二大爷今天要不把你废了，也就枉称唐山三鬼了！”

说着，身形已经站起，疾步走到那书生桌前，探臂就向那美书生肩井抓去！

二鬼李新刚探臂抓出，忽听一声清叱道：“恶贼！敢尔！”

声还未落，李新忽觉眼前一只雪白的掌影一闪，方要偏脸闪让时，哪知竟没有来得及！

只听得“叭！”的一声脆响，左颊上已实实在在地挨了一记嘴巴，立时现出五条血红的指印！

这一掌，还真打得很是不轻，只打得李新一个踉跄，斜踏出去两三步，方才站稳身形！

张嘴一吐，“唏哩呼噜”，这回吐出来的竟又是一口鲜血，牙齿却换了两颗大床牙！

刚才的创痛未止，又增加新的创痛，只痛得二鬼李新哼呵不止！

那美书生对于这些事情，竟是视若无睹，好像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似的，仍在自顾低头吃饭，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美书生既然没有稍动，那么出手打李新这一掌的人是谁呢？不用问，当然是那美书僮了。

从美书僮出手打二鬼李新这一掌的身法手法上看来，显然是个身负绝学的内家高手无疑！不然，凭二鬼的武功身手，纵是出于不意，岂有避让不开，而且还被打得踉跄斜出去的？

一个瘦弱的小书僮，能够具有这等武功身手，其主人如何？不言可知，必也不是个普通人物。

然这书生是谁？又是何来历？

白梦熊心中在这样暗忖着，忍不住抬起头来把一双朗目又朝那美书生望去！

天下竟有恁般巧事，他不去望那美书生时，那美书生也不望他，当他朝他望去时，他恰恰也将那双明亮而清澈眼神向他望来！

这一次的眼神接触，那美书生虽然仍和先前一样，俊脸倏地一红，赶忙一收眼神低头吃饭。

可是白梦熊心中却蓦地一紧！

因为他锐利的目光，已经从美书生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美书生实在是一个英华内蕴，功力已达深不可测的内家高手！

三鬼胡一雄一见二哥吃了亏，立即双手一按桌面，离座跃起，飘身到了美书生的桌前。

只见他三角眼一瞪，精光灼灼地望着美书生，用手一指那书僮喝道：“喂！书呆子，他是你的书僮么？”

书生闻喝，似乎吓了一跳，忙不迭地朝书僮看去。

书僮一见三鬼胡一雄瞪着一双三角眼，满脸狰狞的样子，心中就不禁有气，剑眉一挑，方待出声喝叱，同样地给他一个大嘴巴时，忽然一眼瞥见主人看来的眼色，只得忍耐着没有喝叱出手。

书生用眼色阻止着书僮后，这才文绉绉地望着三鬼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是和小生说话么？”

三鬼口中轻哼了一声。

书生忽然站起身来，朝三鬼一拱手笑道：“哦！真对不起！想不到阁下是和小生说话，所以没有注意，没听清楚，阁下再说一遍好么，只要小生力所能及，当尽力帮忙！”

书僮坐在旁侧，闻听书生这番话，心中只是窃窃暗笑不止，几乎忍俊不住，要笑出声来！

三鬼怎知书生是故意作耍他的呢，闻言，浓眉立即一扬，又用手一指书僮问道：“他是你的书僮么？”

书生看了书僮一眼，点点头道：“不错！”

随又满脸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望着三鬼说道：“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你没看见吗？”

“小生幼承庭训，吃饭的时候，从来目不旁视的！”

“他打伤了我二哥，你没看见么？”

书生一听说书僮打伤人，似乎很是吃了一惊，但旋又镇静地摇摇头道：“阁下别开玩笑，他只是个小孩子，连十六岁还没有满呢，怎么能够打伤大人呢？我不信！”

“不信你看！”

三鬼说着，用手一指二鬼李新说道：“这也是开玩笑的么？”

这时，二鬼已经返回座位上坐着，半边脸肿得老高，活像是一个发胀的大馒头！

他一手抚着左颊，睁着一双凶睛，瞪望着书僮和书生，在等待三鬼收拾这主仆二人，替他出气！

书生随着三鬼的手指望去，俊脸上顿时露既惊慌又怀疑的神色，望着三鬼说道：“阁下也真会开玩笑……”

说着，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呢！他平常胆子那么小，怎会敢打人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

三鬼胡一雄见这书生外表虽然俊美，却是迂腐呆傻得紧，心中不由的觉得好气又复好笑！

凶睛一瞪，立时计上心头，嘿的一声冷笑道：“你真不相信么？”

书生俊面一正说道：“口说无凭，小生未曾亲眼目睹，实在不敢相信！”

“如果经过事实证明呢？”

“当然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就能了事么？”

“阁下的意思是？……”

“他是你的书僮，书僮打伤了人，做主人的岂能不负责任，总得要给我们一个交待吧！”

“哦！”

书生口中轻“哦”了一声，点点头道：“只要果真是他打的，小生当代为赔罪谢过！”

“赔罪谢过？”

三鬼说着忽地发出嘿嘿一声冷笑道：“打伤了人，赔罪谢过就算了事，天下哪有恁般便宜的事！”

“那么阁下想要怎样呢？”

三鬼胡一雄的两只三角眼里，陡地射出两道异样的光芒，飞快地向书生腰上掠了一眼，含着神秘的冷笑了笑说道：“待到你相信之后再说吧！”

书生乃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早就知道唐山三鬼有意向他寻衅，目的就是为了他腰下的宝剑！

三鬼胡一雄的两眼飞快地朝他腰下一掠而过，哪还有不明白的，知道他必是要借口要挟他，以宝剑作为赔偿二鬼四颗牙齿的损伤！

心中不禁暗骂道：“恶贼！别人怕你们唐山三鬼，我可不怕你们，今天你们找到我的头上来，我要不给你们一点儿苦头吃吃，谅你们也不会知道我的厉害！”

须知这书生也是个身怀奇技绝学的内家高手，一身功力已臻达上乘化境，几与白梦熊不相上下！

请想，他怎会把眼前的唐山三鬼放在眼下！

于是便点头说道：“行！只要果真是我这书僮打的，不管你提出什么要求，小生必定接受！”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可不准反悔！”

书生面容陡地一肃道：“读书人从不食言！”

三鬼以为书生已上了他的圈套，心中甚是暗暗高兴！

书生话声刚落，胡一雄立即凶睛陡瞪，精芒电射地望着书僮喝道：“小鬼头！你听到了没有？只要你点头承认，由你主人出头，一力承当，咱们这笔账立刻就算完，否则！哼！可就别怨你三大爷心狠手辣，连你主人和你一齐废在这儿，那时可就后悔莫及了！”

只见书僮剑眉微微一挑，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竟颇不屑地望了三鬼一眼，嘴角上轻泛着一丝冷笑。

显然，这书僮不但不愿答理三鬼，并且根本就没有把三鬼看在眼里。

三鬼心中不禁气往上撞，猛地一声暴喝道：“小鬼！你敢不答理你家三大爷！”

喝声中，探臂伸手，五指箕张，直向书僮肩井抓去！

眼见三鬼手指就要抓到，书僮竟是视若无睹，丝毫不作理会！

白梦熊一见，心中不禁一惊！

第十四章 白发红面

写来慢，做起来快！

就在白梦熊心中一惊之际，三鬼胡一雄的右手已经抓实，抓着书僮的右肩！

三鬼探臂去抓书僮，本意是想迫使书撞出手，证明二鬼确是书僮所伤，好让书生看着相信，无话可说。

只要书生目睹事实，就得遵守诺言，接受他的条件！

书生若然不肯，反悔，他就可有借口出手抢夺。

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实在倒是不错，却不料书僮更是个鬼灵精，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良，意图所在！

是故一见他伸手抓来，不但没有出手，并且不避不让，竟是丝毫不加理会，任由他五指抓实。

当然，他是已经看出主人的心意，不愿在这种酒馆饭店内与人动手惹事，免得惊世骇俗！

他深知主人一身武学，已尽得老主人真传，臻达上乘化境，有主人在旁，岂会让他吃别人的亏！

何况，若真的动手，凭唐山三鬼那点武学功力，无需主人动手，他也能将三鬼料理下来呢！

三鬼胡一雄万想不到书僮竟是恁般大胆，居然敢不避不让，让他抓实，当时不禁一怔！

老江湖毕竟是老江湖，一怔之后，也就立即恍然明白对方心意，知道书僮年纪虽小，实是精灵之极，自己反而上了大当！

既知上当，心中便就暗道：“我何不将计就计，暗加两成力量，给这书僮一点儿苦头吃吃，就势迫令他点头承认呢？”

心念一动，立即一声喝道：“小鬼！你想拼着受一点儿苦头来赖账不算么，那你可就左了，三大爷要不给你一个厉害，你……”

话还未落，陡觉右腕脉门穴上微微一麻，似乎被蚊子叮了一下，半边身子顿感酸软无力！

连忙缩回手臂，仔细一看，脉门穴上赫然叮着一根长约四五公分的细鱼刺。

胡一雄心中不禁大惊，知道这店中隐有内家高手。

拔去鱼刺，放眼四面扫视了一下。

奇怪！这店中虽然有着十几个客人，但却没有一个形态稍异常人的人，何况是内家高手？

胡一雄心中不禁甚觉诧异非常，暗忖道：“这根鱼刺何来？是何人所发？难道是书僮么？不对！书僮与自己对面相对，左肩抓在自己掌下，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呵！”

忽见那书生朝他一声冷笑道：“阁下这是何苦呢，须知小生虽然是个念书人，但生平却最好结交朋友，如果是看中了小生的什么东西，不妨直接明言，小生说不定慷慨赠送阁下，大可不必采用这种讹诈手段呢！”

三鬼一听，不禁恼羞成怒，一声猛喝道：“酸丁！老实告诉你吧，大爷们确是看中了你腰下的那支宝剑，只要你能将剑送给大爷们，大爷们不但不会难为你，并且保险还有你的好处，否则，嘿嘿！”

否则怎样？虽没有说出，但嘿嘿两声，却表明了要用强抢夺的意思！

书生身怀奇学绝技，哪会理他这一套，故意装着不懂地说道：“否则怎样呢？”

三鬼一声冷笑道：“否则怎样，你还是别问的好，我看你还是识相一点儿，乖乖地将宝剑搁下，双手送给大爷们的好！”

书生陡地俊面一寒，沉声说道：“阁下说话，未免太欺人过甚了，送东西也需要小生出自心愿，岂可强要的，何况这支宝剑，乃小生祖传之宝，何能轻易送给别人！”

说到这里略顿，俊目扫视了白梦熊一眼，冷冷地续道：“宝剑赠英雄，阁下如果是英雄，或者还可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凭阁下的这副样子，尚还不配！”

三鬼凶眼倏地一瞪，精芒暴射地望着书生，陡地一声喝道：“酸丁！你敢瞧不起大爷们！”

书生微微一笑道：“唐山三鬼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小生何人，焉敢瞧不起唐山三鬼弟兄，岂不是自讨苦吃，不过……”

说着，忽地发出一阵哈哈朗笑道：“若想小生将这枝祖传宝剑相赠，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露出两手绝艺真学，让小生开开眼界就行！”

三鬼闻言，嘿嘿一声冷笑道：“酸丁，这么说来，你必定也是个行家了？”

书生微微一笑道：“不敢！小生只不过在读书之余，曾经跟着朋友们练过两手花拳绣腿而已，如何能说是个行家呢？”

三鬼哈哈一笑道：“好！好！既然你也是个行家，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来比划比划，大爷输了，就放你们主仆走路，否则，你就必须留下宝剑再走！”

书生微微一晒道：“好可是好，不过这里不是地方，换个地方好么？”

三鬼一双凶睛骨碌碌地一转，点点头道：“出东门二十里附近，有一座树林，今夜二更，我们就在那里见面怎样？”

书生微一点头道：“好！今夜二更，小生定然前往候教！”

“不见不散！”

“当然！”

书生说罢，俊目忽又转向白梦熊望来。

这一次，四道眼神相接时，可没有像先前两次那样地，甫一接触，立即俊脸泛红，羞赧地急忙避开。

不但不像先前那样的羞赧的急忙避开，相反地还朝白梦熊微微一笑。

白梦熊心中不禁一怔，暗道：“这书生真奇怪！他向我笑啥？难道他认识我么？可是我并不认识他呵……”

正值此际，忽见自店外一拐一拐的走进一个跛脚，瞽目，缺耳，白发，红脸的老叟来。

这时，三鬼胡一雄已经归坐，正在吃酒，一见老叟进店，连忙一齐站起身来，离坐抢步走到老叟面前，状极恭敬地抱拳躬身行礼道：“北海二级，唐山三鬼敬候总护法金安。”

老叟口中轻哼一声，连看也没看三鬼弟兄一眼，大刺刺地走到三鬼原先坐的那张桌子，在当中坐下。

三鬼弟兄连忙跟着走过去，并肩侧立桌旁，直到老叟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坐下，三鬼方始躬身应了声：“谨遵总护法令谕。”分别端正地坐下。

白梦熊一见这老叟，心中立即骇然大惊，暗道：“恩师所料果然不错，这老魔头不但真的没死，并且还真又再现江湖，这老魔再现江湖，武林中又将事非丛生，无有宁日矣！”

原来，这老叟乃是八十年前威震江湖，与当时的天狼尊者齐名的一代魔头，白发红脸叟，又名三残双色老妖。

六十年前，武林正邪联手合除天狼尊者的同时，不知怎的，这三残双色老妖忽然隐迹不见，江湖上竟无人知其踪迹！

江湖传言，都说这老魔中了仇家的暗算，已死于荒山。

但九阴神君却认为江湖传言不实，这老妖必是恐怕群雄联手对付天狼尊者后，再联手来寻他的晦气，所以及时隐匿起来，将来定必再出江湖为恶！

是以，九阴神君在白梦熊临下山时，曾特别向白梦熊详说老妖的形状特征，与武功特长，嘱咐白梦熊在江湖上如遇见老妖时，必须谨慎小心，切不可恃技轻敌！

白梦熊见唐山三鬼对老妖恁般恭敬，称呼老妖为总护法，心中不禁暗忖道：“看这情形，老妖必也是四海帮中人，若果不错，我此番前往暗探，倒可要多加小心呢！”

心中这个念头刚息，另一念头忽又从脑中一闪掠起，暗道：“不好！这老妖一到，三鬼必将今晚约会的事告诉老妖，这一来，那书生与三鬼的约会可能要糟！看那书生英华内蕴，气朗神清，确然是一内家高手，单凭唐山三鬼前往赴约，也许决难讨得了好去，但，有老妖在，那书生定必吃亏无疑！”

心中这个念头一生，便不禁替那书生暗暗担起心来，同时暗自作了个决定，决心跟踪前往，潜身窥视，俾好助那书生一臂之力！

这时，忽见那三残双色老妖，把那双瞽目一翻，朝那书生扫视了一眼，陡地发出一声哈哈大笑。

笑声有若轰雷，震得屋顶摇动，令人心悸魄动！

白梦熊心中暗暗一惊，忖道：“这老妖好精深的内功！”

笑声落后，便立即听得老妖朝三鬼说道：“你三个没出息的东西，四海帮的声威都给你们丢了！”

白梦熊一听，心中暗道：“果然，三鬼把这件事告诉老妖了！”

忽又听得老妖怪声怪气地道：“这么一点儿小事，也还值得约斗较量么，你们过去对他说吧，就说他那支剑，我老人家要了，叫他给我老人家送来就是了。”

大鬼方成连忙站起身来笑应道：“是！晚辈这就去和他说去，凭您老人家威望，还怕那书呆子不唯命是从，双手捧着宝剑，乖乖地送过来吗？”

老妖哼了一声押手道：“废话少说，赶快过去对他说吧！”

大鬼方成立即傲气十足地走到那书生桌旁沉声说道：“喂！书呆子，本帮总护法告诉你，你那支剑他老人家看上了，要你给他老人家送过去，知道吗？”

书生闻言，俊目朝老妖望了一眼，一声冷笑道：“你们的总护法是谁呵？口气那么大！”

大鬼方成一声怪笑道：“他老人家是谁？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头来，也许你不知道，要是知道，定会吓掉了你的魂呢！”“哦！名头也有那么吓人么？”“当然！”“真妙！”“赶快乖乖地送过去，没有事。”“如果不送过去呢？”书生把头一歪，故意地问。“很难说！”“怎么样？”“这就要看他

老人家高兴不高兴了！”“高兴便怎样？不高兴又怎样说？”方成凶睛一瞪道：“你这酸丁，怎么这噜嗦呢？”书生依旧笑容可掬，毫不生气地说道：“要我把宝剑送给他，我总得问问清楚啥？”大鬼方成微一沉吟，忽地一点头道：“好！我就干脆地告诉你吧，他老人家便是八十年前威震江湖，人称三残双色的白发红面叟杨老前辈，你可听说过吗？”书生摇摇头道：“没有！”说着，还故意地把一双俊目偷偷地朝老妖看了一眼又道：“你别替他吹牛了吧，一个八十年前就已威震江湖的人，活到今天，怕没有一百多岁了吗，我不相信，人活到一百多岁还没死，那不成了个老不死了吗？”大鬼方成一听，脸色不禁一变喝道：“你敢信口乱说，是想找死么？”“噢！我说的是心眼儿里的话嘛！”大鬼方成摇了摇头道：“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儿，把宝剑送过去吧！”

“你们不是也看上了我的宝剑，要我送给你们的吗？怎么现在又要我送他的了呢？”

“因为……因为……”

大鬼方成一时语塞，接连说了两个因为，因为以下竟是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书生微微一笑道：“是不是因为怕他，因为他要了，你们就不敢要了，对吗？”

“谁告诉你的？”

“你！”

“我？”

书生点了点头。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是你脸上的神情告诉我的！”

大鬼方成脸上不禁一红，喝道：“你送不送过去？”

“我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今夜二更在城东二十里外的树林中领教你们的绝学，你们胜了，我立即把宝剑给你们，如果我胜了，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但是……”

大鬼方成的话尚未说完，书生已经抢着说道：“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你们的总护法要了，你们便不要了，今夜二更的约会，也就随着取消，是吗？”

大鬼方成一听书生这话，不禁望着书生的俊脸只是发愣，暗道：“这书生真利害，怎么我心里的意思，他都知道的呀？实在真怪！”

须知唐山三鬼，以二鬼李新性情最为粗暴凶恶，三鬼胡一雄最为机灵阴险毒辣，这大鬼方成性情不但愚笨，不善辞令，而且心地亦较二鬼三鬼善良！

就在大鬼方成望着书生发愣，心中觉得奇怪之际，三鬼胡一雄已经走了过来，立在大鬼身侧，说道：“大哥！总护法有令，别和这酸丁噜嗦了，只问他肯送不肯送就是了。”

说着，也不待大鬼方成说话，便朝书生喝问道：“酸丁！你究竟送不送过去？干脆地说罢！”

书生依旧不慌不忙地摇头道：“那可不成，我已经和你们有约在先，现在把宝剑送给他，回头如果我输给你们了，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是个读书人，岂能言而无信！”

书生这几句话，说得极为理直言正，三鬼胡一雄虽然机灵异常，可也觉得无话说书生说得不合情理！

于是，只得缓和着神色说道：“你的话固然有理，但你如果现在把宝剑送给他老人家，我们怎还会向你要剑，今夜二更的约会，当然也就随着取消了！”

书生的性情似乎很是迂腐固执，仍然摇着头道：“不行，我说的话向来最守信义，从无更改的，若是他果真也看上了我这枝宝剑想要的话，二更之约，他不妨也算上一份，那倒可以！”

大鬼方成忍不住说道：“那样做，恐怕要饶上你的一条小命了！”

书生微微一笑道：“我想大概还不致那么严重吧！”

三鬼胡一雄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你既然一定要这样做，可就怨不得人了！”

说着便朝大鬼方成说道：“这是他自作自受，可怨不得我们！”

说罢，一拉大鬼方成的衣袖，二人齐齐转身返座，将书生的意思告诉老妖。

其实书生和大鬼方成二人问答的话，何用二人告诉，凭老妖一身已臻上乘化境的内功火候，十丈之内风吹草动的声息，皆难逃其耳目，书生与大鬼方成问答的话，如何会不听得清清楚楚！

是以，大鬼返座后，才要开口将书生的意思说出，老妖已经摇头阻止着道：“不用说，老夫已经知道了。”

说着，瞋目一翻，朝书生望了一眼，点点头道：“老夫闯荡江湖，百十多年来，阅人何止千万，还从不曾遇见过这么一个有骨气的文弱少年，老夫对他倒颇为喜爱！”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随即低声说道：“今夜你们三个尽管依照原约和他动手，不管胜负，决不准难为他，否则，你们当知道老夫的规矩！”

三鬼一听，当时均不禁为之一呆，心中暗道：“这下可完了，想不到这老妖竟帮起倒忙来了！”

原来，老妖一向有个规矩，不管是谁，他说的话必须遵从，如果稍有违忤不听，便立刻反脸不认人，非遭毒手不可！

老妖这一句话，无异是替书生身上围了一道护身符。

在这道护身符下，三鬼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施展，有败无胜了。

三鬼深知老妖脾性怪僻，手段毒辣异常，如何敢于违忤，只得点头答道：“总护法请放心好了，不管胜负如何，晚辈等决不敢有违您老人家的意思，伤他半根汗毛。”

书生也是一个内功修为具上乘火候的内家高手，耳目何等聪灵，老妖和三鬼的谈话，声音虽极低微，但两席相距只不过两三丈距离，如何会不听得清清楚楚的！

当下书生心中便在窃窃暗笑忖道：“这回可好，今夜里我可有猴子好耍了！”

白梦熊坐在旁侧，对于当前的这些情形，当然更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完全清楚了。

第十五章 二更赴约

夜，清风徐拂凉似水，斜月高挂，星辰满天，像许多的少女的星眸般，不时地眨着她那美丽的大眼睛。

时值初更刚过不久，阆中城东门外一条小道上，出现了一匹形状怪异，通体乌黑光亮的黑马，马背上驼着一个穿着“一身土布衣衫的少年，在那弯曲的小道上，腾开四蹄，往东疾奔！

喝！这匹黑马奔驰得好快！刚才看着还距城不远，晃眼工夫就已奔出去了好几里路远，黯淡的月光下，只剩下一个小黑点！

真是快似风飘，迅逾疾电！

这是什么人？有什么急事？竟然连夜地赶路？

孤身独骑，要是碰上了强徒恶贼，岂不危险？

危险？哈哈，一般强徒恶贼，要是碰上了他，可就走了运啦！

什么？走运？难道这马上驮不少的金银财宝？

不！不是的，马上人的身上，除了怀有两片作为路费的金叶子，和一块油光灼亮的紫竹牌子外，可说是别无长物。

那么这人是谁？强徒恶贼碰上他又怎会走运？

哦！敢情他便是本书的灵魂，那个身负盖世奇学的白梦熊？

不错，正是他！

乌云骠脚程何等快捷，霎眼工夫便已奔下十多里路程。

白梦熊在马背上向前面左右微微一看，只见左前方里许路外，果然有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于是右手便轻轻一收缰辔，乌云骠立即霍地收住前奔之势，昂首发出一声“唏律律”的长嘶，停蹄伫立！

白梦熊不禁眉头一皱，笑喝道：“阿骠！你放轻声一点儿好不好？怎么可以大声叫呢？幸亏他们这时还没有到，否则，你这么一叫，岂不等于通知他们说我们也来了么？”

笑声中，白梦熊已飘身下了骠背。

乌云骠一听主人喝斥它，立时便把一只长马头，依着白梦熊的一只胳膊，来回不住地轻轻揉擦！

不知他是向主人表示亲热呢？还是表示歉意？

白梦熊伸手轻轻地抚拍了两下它的长颈项，笑道：“阿骠！

你就在这附近树下休息吧，我过去那边树林里等着他们，事情完了，我就招呼你过去！”

乌云骠将头连点了两点，口中发出两声极低的嘶声，表示“知道了”的意思。

白梦熊话落，身形微晃，已经腾身掠起，快似一缕轻烟般地，直向左前方那片黑压压的树林扑去。

身形扑至树林，施展出“凌空蹑虚”上乘轻功，单足立在树梢顶尖上，运足目力，朝官道来路上望去。

月光下，五六里外，四条黑影，兔起鹘落般疾奔而来。

白梦熊仔细望去，只见最前面一人，肩不晃，身不动，每凸“一移步间，竟在七八尺开外，长袍飘飘，直若行云流水，其快捷程度，简直无与伦比！

再看后面三人，显然已经展尽了足力，仍然无法跟得上前面的这人，晃

眼之间，便落后了老远。

这四条人影是谁？

不用说，最前的一个，当然是那三残双色老妖，后面的便是唐山三鬼兄弟了。

白梦熊一看三残双色老妖的这种举步便是七八尺远，“步虚履空”的上乘轻功，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

暗道：“这老妖确实不可轻视，就凭这份轻功，内家功力火候，显然已臻登峰造极境地，待会儿不动手还罢了，如果动起手来，倒要多加小心呢！”

眼看老妖身形已经越来越近，白梦熊不敢怠慢，连忙觅了一株树叶浓密的大树，隐身藏好。

他这里也只不过刚隐身藏好，三残双色老妖，已经飘飘然来到。

老妖身形一停，翻起一双瞽目，立见两道寒电般逼人的光芒，电射似地朝四周扫视了一眼，一闪而逝！

白梦熊心中不禁又是一惊！暗道：“这老妖外号跛脚缺耳瞽目三残，敢情他并不是个真的瞎子！”

忽见老妖翻着一对白眼珠子，朝他藏身的大树上望来。

白梦熊少中暗暗一凛，忖道：“不好！这老妖若是也看中这棵树作为隐身之处，那岂不糟糕！”

老妖朝白梦熊隐身的大树看了一眼之后，便见他身形不晃不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跃起的，硬直直的，活像一个僵尸般地，已经飞登上白梦熊旁侧的一棵大树。

白梦熊这才放心地暗吁了口气！

随着，唐山三鬼弟兄，也飞驰奔到。

三鬼弟兄身形一停，六只眼睛朝四面张望了一会儿，没发现老妖的身形，大鬼方成便开口喊道：“杨老前辈！”

大鬼方成喊声才一出口，立即使听得老妖沉声喝道：“没用的东西，鬼叫个什么，记住老夫的话，你们三个如果敢碰伤他的一根汗毛就别想活命！”

说着，略停，又道：“他已经来了，你们仔细看吧！”

三鬼哪敢回首，只得自认晦气，准备待会儿动手时，故意出两手虚招，让书生占点便宜，认输了事。

一阵紧促的鸾铃声，夹着马蹄声，划过这寂静的夜空，两骑健马疾似风驰电掣般飞奔到树林外，霍然而止。

三鬼掉头一看，那书生与书僮已经翻身下了马背。

只见那书生襦衫飘飘，神色从容自若，步履安闲，手摇折扇，书僮紧随其后，缓步地向树林中走入。

走到三鬼面前八尺左右，立即停身站住，朝三鬼拱手躬身一揖，纯粹一派文士风度，酸溜溜地说道：“三位真信人也，确不愧是江湖上成名露脸的好汉，小生来迟一步，累得三位在这夜凉如水的空野之地久等，衷心实感抱歉之至！”

三鬼一见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暗骂道：“酸丁！今天算你走运，遇见了这个老妖，他看上了你，不叫我们碰你一根汗毛，否则，哼！”

三鬼心里虽是这么暗骂，但表面上却是连忙抱拳一拱还礼说道：“相公！请不必客气，我们与相公相约原是二更，现在只不过是二更刚到，相公并未迟来呢！”

三鬼先前在酒店中，开口书呆子，闭口酸丁，那么气势凌人，狂傲不可一世，这时，竟忽然一反常态，口称书生为“相公”。

这是什么道理？书生与书僮，还有隐身在大树上的白梦熊，心中都极为明白，觉得三鬼前倨后恭的神情，甚为好笑！

只见那书生朝三鬼弟兄微微一笑，忽然鼻子连嗅了两嗅，剑眉一皱，一双清澈的朗目向四周扫视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道：“咦！这地方怎么有一股怪味呀？”

说着，两只俊目忽地望着三鬼弟兄道：“你们不是一共有四位吗？怎么只有你们三位来了呢？还有那个你们什么白发红面老不死的呢？他没有来么？”

三鬼弟兄闻听，脸色均不禁微微一变！

大鬼方成急忙一声喝道：“相公！休得信口骂人，他老人家也是你骂得的么？”

书生轻声一笑道：“你干吗那么发急？他又没来，我就是多骂他几句，反正他也听不到，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着，忽地声调一转，讥讽地道：“亏你们唐山三鬼还是江湖上成名露脸的好汉呢，竟然那么怕他，放心吧，就是他听到了，骂是我骂的，他也只能找我，与你们无关呀！”

大鬼方成一听书生这话，觉得颇为有理。

别看大鬼方成三鬼中是最为愚笨的一个，但笨人也有愚笨的脑筋！

书生一语提醒了他，脑子里便即一转，暗道：“是的！他骂他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拦阻他作甚，何不让他多骂骂，激怒了老妖，我们不是就可以出出心中的怨气了吗？”

心念一动，立即点头“嘿”的一笑道：“对！你说得有理，要骂你就尽管骂吧！”

谁知书生却摇摇头说道：“我这人生来有个怪脾气，你要是不叫我骂，我就偏要骂，你要我骂嘛……”

说着，忽地朝大鬼哈哈一笑道：“我可不高兴骂了！”

话落，陡地俊面一寒，喝道：“你们不是想要小生腰下的这支宝剑，约小生到这里来较量高低的么，怎还不动手呢？”

大鬼方成点点头道：“当然！不过……”

说着一顿之后又道：“相公！我们彼此无怨无仇，我想我们也犯不着为了一支宝剑拼命动手，何妨改作以武会友，稍稍互相印证，点到为止，你以为如何？”

书生闻言，知道大鬼的心意，是估量自己不是他的敌手，如果真的动起手，万一收势不住，伤了自己，怕老妖不肯饶他，故才要和自己改作印证武功，点到即止！

书生明知道大鬼的心意，故却意沉声喝道：“不行！小生此番出外，名虽游学，实际上乃是想在江湖上见识见识一些真正的武学，你们今夜若是不肯露出两手绝学，给小生开开眼界，就想了事，那怎么能行，也未免有点儿太瞧不起小生了！”

大鬼方成一听，暗道：“这敢情可好，一个是不准伤他一根汗毛，而他却又偏偏那么的不识相，一定要见真章儿，我唐山三鬼今天也真霉运当头，晦气到了极顶！”

忽听书生又道：“怎么样？是不是心里害怕了？”

这句话，立时激起了大鬼方成心中的怒火，猛地一声喝道：“谁怕你！”

“那如何还犹豫着不敢动手？”

大鬼方成哈哈大笑道：“若真要动手，恐怕你未必能经得起你大爷一掌呢！”

书生闻言不禁微一晒，满面不屑地冷笑道：“你认为你一定能够稳胜吗？”

“胜你大概还不是难事！”

“光吹大气有什么用！”

“对你也需要吹大气？哈哈！”

话落，便纵声发出一阵狂笑！

书僮一见大鬼方成纵声狂笑，不由得把嘴儿一撇，忍不住望着书生说道：“公子！这家伙这么狂，让琴儿教训教训他好么？”

书生俊目朝书僮望了一眼点点头道：“这家伙心地并不太坏，你手底下可得有点儿分寸！”

书僮连忙一点头道：“琴儿知道。”

说着，书僮琴儿已抢步走出两步，站在大鬼方成面前五尺左右，俊目一瞪，精芒灼灼地望着大鬼方成一声朗喝道：“你叫什么名字，先告诉小爷，好让小爷教训教训你！”

大鬼方成一见书僮这付模样，不禁哈哈一笑道：“我叫方成，你叫什么名字？也说给我听听！”

琴儿道：“我叫琴儿！”

说着，倏地一声喝道：“方成，你接招吧！”

话落招出，身形一晃，扑向方成。

亮双掌，招出“春风秋雨”，径打方成肩井、腰肋！

出手不但快捷，而且招式沉稳，掌挟劲风，极见火候，显然曾经过名家传授，身手不凡，造诣极高！

大鬼方成一见书僮这种身手招式，心中也不禁暗暗一惊！

当下不敢怠慢，连忙晃身形，右足外滑，横跨五尺，闪身让开。

书僮一声清叱，身形微转，如影附形，跟踪疾扑过去！

大鬼方成本不愿意与书僮动手，是故书僮一招出手攻到，他立闪身横跨避开！

一见书僮如影附形，快捷无伦地跟踪扑到，心中不禁有气，立见他浓目一挑，陡地一声暴喝道：“小鬼！你也欺人太甚了。”

喝声中，便也再不避让，亮双掌，展开招式相迎。

刹那之间，只见二人掌形翻飞，激斗在一起！

这时，只见书生负手伫立旁侧，仰首凝视着夜空，对身旁书僮与大鬼动手的情形漠不关心，连看也不看一眼！

当然，书生若不是成竹在胸，认为书僮有必胜的把握，岂能那么视若无睹，漠不关心？

唐山三鬼虽也是成名江湖的人物，到底武学见识还差，否则，在四海帮中怎能只被派为北海二堂香主的职位呢？

书僮年纪虽小，但一身武学已具极高火候，距离内家上乘境界固然还远，却也堪称臻达炉火纯青的境地！

乍眼看上去，书僮所使掌招身法，似乎并无出奇之处，但实暗含无穷尽的变化，莫测的玄机！

这套掌法身法，绝传武林已近百年，当今江湖高手，有很多均不曾见过，凭三鬼的一点武学知识，如何能识！

可是，书僮所使的这套掌招身法，三鬼虽然不识，却逃不出隐伏在暗中的两个大行家！

这两个大行家是谁？

不用问，一个当然是白梦熊，另一个也就是那三残双色老妖——白发红面叟了。

白梦熊在大雪山中习艺三多年来，曾听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恩师细述说过，武林各门各派以及武林中的一些奇学绝技！

是以一见书僮的掌招身法，立即记起九阴神君提说过的百年前，威震武林，罕世无匹的一套掌法。

白梦熊心中暗道：“难道果如恩师所说，这位老人家果真还在人世，这书生与书僮均是他的传人么？”

三残双色老妖一见这套掌法，心里禁不住又惊又喜……

第十六章 书僮显身手

三鬼胡一雄见大哥与书僮动上了手，两人功力似乎相若，只在伯仲之间，不差上下。心中便在暗道：“这书生看来武功一定比书僮要差得多，只要一出手必能将他制倒，我何不趁机将他制住，威胁那书僮停手，免得大哥万一失手，伤了那书僮，反而不妙，这书生我只要多留点儿神，不伤了他，想来老妖定也不能怪我怎样的吧！”

其实，他又怎知道，书生外表看似文弱，一身武学功力，较书僮不知道高出几多倍呢！

不但书生武学功力颇高，他三鬼弟兄决不是敌手，就连书僮，一身武学功力也非泛泛，若论单打独斗，他三鬼弟兄也不是敌手呢！

大鬼与书僮动手已经走了十余招，要不是书僮手下留情，心存戏耍之意，大鬼恐怕已经落败了。

三鬼胡一雄心念一动，立即晃身而出，走到书生面前，朝书生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你也别闲着，来！我们来走上几招试试吧！”

书生闻言，慢条斯理地收回凝视着天空的目光，望了三鬼胡一雄一眼，倏地微微一声冷笑道：“怎么！你要和我走几招么？”三鬼嘿嘿一笑道：“三大爷看你一个人闲着怪无聊的，才想陪你耍两手散散心！”“是怎么个耍法呢？”“随你。”“随我？”三鬼点点头道：“内功、轻功、掌法、兵刃，由你选择！”“你倒是样样精通嘛！”三鬼得意一笑道：“要不样样精通，如何能称做江湖高手！”书生微微一晒道：“我什么都不通，但，也可以说什么都懂，还是由你选择吧！”“由我选择，你就吃亏了。”“没有关系！”“你学过些什么功夫呢？”“我什么都学过，只是什么都不精！”三鬼闻听，心中很是暗喜，微一沉吟道：“我们也走几招掌法试试如何？”书生一点头道：“好！”“那么请出招动手吧！”说罢，摆开门户，凝目注视着书生，等待着书生动手。书生摇摇头道：“我从来是不先向人动手的，还是你先请吧！”说罢，只见他仍是那么随随便便地伫立当地，俊面含笑，神情从容，根本就不像是在准备和人动手过招的样子。三鬼胡一雄见书生不肯先动手，只得喝道：“你既然这么客气，那么你就小心接招吧！”

说罢，身形一晃，扑向书生。

出手招，“二龙抢珠”，右手一伸，食中二指，直取书生双睛。

三鬼招式才出，陡闻一声清叱道：“凭你这副德性也配与我家公子动手么？”

叱声未落，人影一闪，劲风飒然，那书僮已一招迫退大鬼方成，身形奇快绝伦地抢身掠到，挥掌便切三鬼的腕臂脉门。

三鬼心头猛地一震，暗道：“这小书僮身手实在不凡！”

当下哪敢怠慢，连忙缩腕撤招，化戳为拿，反刁书僮腕脉，同时，左掌疾出，挟劲风打向书生腰肋！

大鬼方成被书僮一招“疾风骤雨”奇学，掌打指戳，迫得后退三尺站稳后，一见书僮已掠身纵到三鬼与书生之间，与三鬼动上了手，心中不禁又气又急，晃身跟踪直扑书僮背后，双手齐出，招演“龙争虎斗”，左掌袭打书僮后心，右手骈指如戟，径戟书僮脑后玉枕穴。

人之后心乃灵台要穴，与玉枕穴同为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若被击中，当时毙命。

大鬼方成在一时气急之下，顿忘顾忌，施展出这种毒招辣手！

书僮琴儿闻风知警，知道身后有人暗袭攻到，口中一声轻哼，连忙身形急闪，横跨三尺，避开大鬼与三鬼夹攻的招式。

大鬼与三鬼招式一走空，便知不妙，才待变招换式跟纵扑攻之际，琴儿已经身形半转，塌身进步，双掌招式已疾若电掣般地分向两鬼递到，接连就是三招绝学，而且都是一招两式，威势极为凌厉，又快又狠！大鬼与三鬼立时被书僮这凌厉三招绝学，迫得后退闪避不迭！到这时为止，大鬼与三鬼这才真正相信，书僮实在是个身负绝学的高手！避过书僮三招快攻绝学，大鬼立即也展开生平所学，各急挥掌还攻，与书僮激斗起来！大鬼与三鬼一身武学虽也不太差，无奈书僮琴儿的武学，乃得自前辈奇人亲传，较他二人为高！所谓：“技高一招，缚手缚脚。”尽管大鬼三鬼的掌势招式攻出有若疾风暴雨，但书僮的掌招不仅玄妙神奇，所出招式均是攻人必救，而且身形巧妙灵捷，忽东忽西，快速无与伦比！晃眼走了十多招过去，大鬼三鬼依旧不能奈何书僮丝毫，虽然并未落败，但也未占着优势，只是个平手！那二鬼李新在三鬼弟兄中，本是脾性最为粗暴凶恶的一个，若不是因为先前在酒店中吃了点儿小亏，早就上场动手了。这时，一见大哥三弟与小书僮走了十多个照面下来，仍然不能取胜，心中不禁有气！

只见他凶睛一瞪，精光电射地望着斗场一声暴喝道：“小鬼！休得逞能，二大爷也来参加一份！”暴喝声中，身形已纵跃扑出，双掌挥舞，加入斗场，三入联手，合斗书僮。

书生一见三鬼竟是这等的不要脸，以多胜少，联手合斗琴儿一人，不禁剑眉一皱，暗道：“琴儿，一身武学虽然颇高，但体质毕竟较弱，若久斗下去，内力必定不济，决难讨好！”

书生心念一动，立即一声大喝道：“琴儿！你与我退下，待我来领教他们这种不要脸的江湖高手的成名绝学看，究竟有何绝处！”

琴儿闻听主人喝令他退下，他虽然有心趁着今夜这个机会一显身手，试试自己究竟有多高多深的武学功力，可是，却不敢违背主人的意思，连忙虚攻出一招，身形一闪，飘身倒退丈外伫立。

三鬼弟兄闻听书生的这一声朗喝，心中均不禁骤然一惊，暗忖道：“从这喝声中，这书生的内家功力分明极为精深，怎么外表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的呢！”

书僮飘身倒退，三鬼弟兄便也立即收招停式，立在当场，瞪着三对精光灼灼的凶睛，望着书生。

只见书生玉面一寒，俊目朗朗地望着三鬼弟兄喝道：“我还以为你们唐山三鬼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成名人物，原来也不过是以多为胜，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既然要以多为胜，小生不妨索性成全你们，叫你们开开眼界，尽管亮出你们的兵刃，冲着小生联手齐上，小生就凭着手中的这把折扇，与你们过招，十招之内，小生要叫你们的兵刃仍在手中，也就枉为七巧……”

书生说到这里，忽然警觉地倏然顿口停住，一声朗喝道：“你们三个还不亮出兵刃动手，还等什么？”

好狂的口气，不但要凭着手中的一柄翠竹折扇与三鬼的兵刃过招，并且还要在十招之内，使三鬼的兵刃全部脱手出去！

唐山三鬼虽不能说是江湖一流高手，但也是成名的人物，书生这话说得实在太狂了，狂得简单令人不敢相信！

然，三鬼弟兄与书僮琴儿动手打了那么多招，三鬼的武学如何，书生已经目睹，若没有十分十的把握，焉敢说这种狂言大话，不把三鬼弟兄放在眼内！

三鬼弟兄闻听，心中均不由得大怒，二鬼李新陡地一声暴喝道：“小子！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在我弟兄面前口发这等狂言，目中无人！”

暴声喝中，已经抽出背上的鬼头刀，纵身摆刀，寒光一闪，一招“毒蛇吐信”，直朝书生心窝扎去！

鬼头刀招式递出，书生依旧气定神闲地伫立当地，既不出手封挡，也不避身闪让，身形动也不动，竟似视若无睹！

李新心中不禁暗骂道：“小子！这可是你自己存心找死，可怨不得……”

就在李新心念未已，鬼头刀距书生胸前只差三寸许，即将扎实之际，陡觉眼前人影一花，微风飒然，书生已伫立在八尺开外，仍旧是那么气定神闲的样子！

李新心中暗暗一凛，暗忖道：“这小子使用的是一种什么身法？怎地恁快！”

李新正待跟踪纵身扑纵过去，忽闻书生一声朗笑道：“要动手，凭你一个人还不配，小生也没那么好的兴趣！”

说着，俊面忽地一沉，朗目中神光似电，一闪即逝，喝道：“干脆点儿，你们还是三人齐上吧，否则，小生可要失陪了！”书生话声才落，忽听旁侧两丈外的一棵大树上，响起一阵磔磔怪笑，接着一条人影自树顶暴射升起六七丈高，宽大长袍飘飘，直向书生对面八尺落下。这人是谁？书生连看也用不着看，就知道是三残双色老妖。书生一见老妖露出这手轻功身法，心中也不禁暗暗一惊！暗道：“这老妖果然名不虚传，就凭这手轻功身法，若非内家功力已臻神化之境，焉能如此！”老妖身形一落，书生立即哈哈一声朗笑道：“我还以为你这老妖胆小怕事没有来呢，敢情你是躲在树上，怪不得我一进这片树林，就闻得一股妖气！”说罢，又是哈哈一声大笑。老妖把一双白多黑少的瞽目一翻，精芒直若寒电暴射般地，望着书生发出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娃儿！说话改谨慎一点儿，不要太过随便，惹我老人家光火，我老人家可不愿和你小娃儿家一般见识！”说到这里，面色陡地一沉喝道：“你是什么人门下？”

“不告诉你。”

老妖嘿嘿的一声冷笑道：“小娃儿，你那七巧掌法身法，以为我老人家看不出来历，不告诉我，我还不是不一样的知道。”

“知道又何必问。”

“问你是要你亲口证实！”

老妖说着微微一顿，继道：“小娃儿，你是七巧神婆的传人吧？”书生剑眉一挑，朗声说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她还活着？”“你怎么没死呢？”老妖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说道：“你这小娃儿，年纪不大，口齿倒蛮利害呢！”“你这老妖也并不差嘛！”老妖瞽目陡地一翻，寒芒逼人地望着书生喝问道：“她现在何处？”“不告诉你！”“你不告诉我，可别怪我老人家对你不利！”书生剑眉一挑，冷笑道：“你敢！”“为什么不敢？”“不相信你就试试！”老妖摇摇头道：“不用试了，老夫怎会与你这么个小娃儿家动手，你还是听话点儿，告诉老夫她现在什么地方的好！”“凭什么要告诉你？”“老夫要找她！”“什么事？”“小娃儿家，问这些作甚！”

“好！不问就不问！”书生说着，转脸朝旁立着的琴儿说道：“琴儿！我们走！”话落，身形微移，已到了琴儿立处，与琴儿向树林外走去。老妖脚下微挪，拦在书生的面前喝道：“不准走！”

书生停步瞪目，剑眉微挑，朗喝道：“你要怎样？”

“不要怎样，只要你说出你师父现在何处就行！”

“我师父？”书生陡地发出一声朗笑道：“你知道我师父是谁？”

老妖瞠目问道：“你不是七巧神婆的传人？”

书生闻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不但是书生在笑，连书僮琴儿也跟着哈哈笑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这样好笑。

不但是笑得老妖心中狐疑不解，连隐身树上的白梦熊，也被这主仆二人笑得甚为诧异，暗道：“怎么？难道这主仆二人不是七巧神婆的传人？但是这七巧掌、剑、身法，均皆是七巧神婆独步武林的奇学，武林中没有第二个人会，那么这主仆二人又是谁的弟子呢？”

老妖被书生主仆二人这一笑，直笑得迷惑不解地问道：“你们笑什么？”

书生止住笑，说道：“笑你这老妖太过聪明！”

“哦！那么你们是……”

“不告诉你！”

“你这小娃儿刁钻！”

“刁钻？哼！”

书生说着，哼了一声又道：“对你这老妖，也能老实么？”

老妖长眉微微一皱道：“小娃儿，你真的不说么？”

“就是不说，你还能把我怎样？”

老妖嘿嘿一声冷笑道：“老夫说不得只好暂时将你留下了！”

书生冷哼了一声，不屑地道：“你配么？”

老妖忽地哈哈纵声大笑道：“小娃儿，你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当今武林之世，能与老夫真正动手的人，恐怕也只不过三五人，你有多大功力，高煞，也不过这点年纪，居然也敢在老夫面前说老夫不配！”

三残双色老妖，成名江湖百年之前，因为他生性偏激高傲、做事任性，不分善恶，而且手段毒辣绝伦，与当年天狼尊者同为一代枭魔，武功亦不差上下。

六十年前，天狼尊者触犯武林众怒，正邪两道高手联手合作，天涯追踪诛除老魔之际，老妖忽然心生怯惧，恐怕步上老魔后尘，便即循迹边荒，悄声隐匿新疆阿尔泰山一座古洞中，苦修内功，勤练武学！

隐迹当时，本欲十数年后重出江湖，称雄武林，并了断他深埋在心中年轻时代的一桩心愿！

但十多年的苦修，内功武学虽然俱皆大增，不过那称雄急霸武林的雄心已经逐渐消失！

唯其那段年轻时代的未了心愿，仍旧耿耿于怀，始终难忘了！

四五十年来，他曾离开阿尔泰山多次，访寻七巧神婆的踪迹，以便了断心愿（关于七巧神婆与他的一段渊源关系，因不在本书范围，请恕著者在这里简略，不多作交待）。

访寻了数十年，始终没访出七巧神婆一点儿信息，他以为七巧神婆已经不在人世，因此，也就更觉心灰意懒！

两年前，他本想这是最后一次寻访，如再访寻不到，他也就从此再不下山了。

不意偶尔碰上了青面秀士马文宏，他一见马文宏资质禀赋不坏，不知怎的，忽然动了收徒之念，意想将马文宏收为传人，传授他一身精绝的武学！

老妖三残双色的标志，江湖中只要是有闻稍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马文宏生性深沉，他虽一见面就已认出，却故作不知的不肯答应，要先与他比划高低，然后再作决定！

马文宏如何能是老妖的敌手，没几招就已落败！

不过在动手时，老妖也已经认出马文宏的掌法招式，乃是当年天狼尊者的家数。

二人一谈，青面秀士也就不加隐瞒，将奉师命下山报仇，组织四海帮的经过，向老妖说了一遍。

前面书中已经交待过，老妖做事素来不分善恶，只凭之所喜，六十年苦修，内功虽已修达神化之境，但俗语有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是以，老妖在听完青面秀士的话后，认为青面秀士雄心可赞，其志可嘉，颇为赏识！

当然，他对青面秀士暗底的恶行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可又是另一种看法了，也许说不定，他还要伸手为武林除害呢！

因此，他不但收了青面秀士为徒，并且还答应了青面秀士为四海帮的总护法！

老妖生性偏激孤傲，向来不容许别人对他稍有顶撞，今天这书生公然对他恁般顶撞，他竟一再容让，这岂不是奇迹！

当然，若不与七巧神婆的渊源，怎会如此？

这是他心底的秘密，别人如何而知？

老妖话声才落，书生立即哈哈一声朗笑道：“老妖！别光吹大气，小爷说你不配，你就不配！”

老妖瞠目一翻，说道：“反正老夫今天已经决心要将你留下，随你怎么说都成，来！小娃儿，仔细留神，接老夫两招试试看！”

说着，探臂就向书生肩井抓去！

老妖臂刚伸出，忽闻他先前隐身那棵大树旁的一棵大树上，响起一声朗喝道：“且慢！”

白梦熊，一条人影，疾若星丸泻堕般飘落书生身侧。

老妖不禁一怔！

第十七章 飞天神龙

老妖原本无意与书生为难，只因书生不肯吐露七巧神婆的居处，与七巧神婆的关系，所以才要将书生留下，慢慢设法自书生口中探询七巧神婆的消息下落，或引出七巧神婆亲自赶来救人，俾便与七巧神婆见面，了却昔年内疚于心的一段心愿！

故老妖虽然探臂疾电般地抓出，但手下却是极有分寸，不但绝对伤不了书生一根汗毛，并且连一点儿苦头也吃不上。

白梦熊哪知道老妖的心意呢？他隐身树上，一见老妖陡然出手，心中不禁大吃一惊，深恐书生吃亏，便立即一声朗喝，身形微长，自树上疾逾星丸下堕般，迅捷绝伦地飘落书生身侧！

老妖乍闻朗喝，又见白梦熊这种迅捷绝伦的轻功身形，心中当时不禁为之一惊，暗忖道：“这是谁？轻功恁高！”

及至白梦熊身形落地伫立，老妖看清了只是个十六七岁面貌英俊，穿着土气，不像是个身怀武功的少年时，不禁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子！你是干什么的？”

白梦熊道：“走路的。”

“走路怎么会从树上下来？”

“走累了，爬上树去歇歇，打个盹也不行么？”“你为什么喝阻老夫？”“我不愿意看着你们打架不劝解！”“你要劝架？”“不可以么？”“可以。”“那么这位相公得罪了你老，我就代他向你老赔个礼好了！”白梦熊说着便向老妖拱手行了一礼，又道：“已经二更多天了，趁着现在月光还亮，你老请赶路吧！”“劝架有这样简单的么？”白梦熊故意一怔地说道：“劝架也有复杂的么？”老妖摇头道：“复杂倒没有，你可知道老夫为什么要和他打架？”“不知道。”“何不问问清楚呢？”“我不想知道得那么多！”“你还是先问清楚的好。”“这又何必呢，反正他错了，他向你赔礼是应该的，如果是你错了，他向你赔礼，不是更妙吗？”“他并没有向老夫赔礼呵！”“我不是已经代他向你赔过礼了吗？”“那不行！”老妖摇摇头道：“你又没得罪老夫，可不要你赔礼！”“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已经向你赔过了呵！”“那你收回去吧，反正老夫又没收你的礼。”“你老没收，我也没法子收得回来了呀！”“老夫不管！”“看你年纪已经这么大，脾气怎还是蛮古怪的嘛！”“谁说的？”“你没听见么？”“小娃儿，你走开点儿，别惹老夫光火！”“要我走开也可以，除非你赔还我的礼！”“赔还你的礼？”白梦熊点头笑道：“是呵！你要是不赔还我的礼，刚才我的礼不是白行了，太没有一点儿意思了么？”“小娃儿，你究竟要怎样？”“劝你不要打架！”“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先前是走路的，现在是劝架的！”“老夫劝你还是少管闲事的好！”“不行！”白梦熊摇摇头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今夜这桩闲事，我是管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管闲事？”“因为你是老年人，精力不及少年人强壮，打起架来，一定得吃亏，我不忍眼看着你吃亏。”“你以为老夫一定会输给他么？”“当然！”老妖忽地纵声哈哈大笑道：“我们先打一架看看谁输谁赢？”“奉陪！”“你会武功么？”“要是不会，怎能扬名江湖呢！”“哦！”老妖忽地发出一声轻“哦”，翻起一双瞽目，望了白梦熊一眼，点头冷笑道：“先报出你的名号给老夫听听看！”“说出来恐怕会吓坏你，还是不说的好！”老妖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不要紧，你尽

管说出来好了。”“当真要我说？”“你这小娃儿怎地恁般噜嗦！”“好！哄传江湖的飞天神龙就是我！”“飞天神龙？”“怎么？听说过吧？”“没有！”老妖摇头，忽地瞽目一翻，望着白梦熊冷冷地问道：“你知道老夫是谁么？”“不知道！”“老夫便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三残双色白发红面叟。”白梦熊摇摇头道：“没听说过。”“你师父没有向你提说过？”“没有！”“你是何人门下？”“你不配问。”“谁配问？”“不告诉你。”须知这三残双色白发红面叟，八十年前就已纵横江湖，武学功力均皆高绝一时，鲜有敌手的魔头，六十年前遁迹阿尔泰山峰腰的古洞中，苦修武学内功以后，其当年的狠恶火性，因已随着武学内功修为增长而消逝去了。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高傲骄狂的性情，非只丝毫没有改变，相反地更且骄狂至甚！

这完全是因为他内家功力修为已臻化境，认为当今武林，包括七大门派掌门，长老名宿在内，已无人能是他敌手，均皆不在他的眼下。

是以，他虽然爱上青面秀士马文宏的资质，收为衣钵传徒，答应担任四海帮总护法之职，也只不过是名义而已，事实上，关于四海帮的一切大小事情，他皆不过问，除非四海帮的事业发展，遇上阻挠，而对头又是个极属厉害的人物，四海帮主与所有高手，均皆束手无策不敌之时，他才酌量情形出手帮忙。

除此而外，他还有一个极为狂傲的规定，就是不屑与辈份较他低的人动手，因为他认为除了当今武林七大门派的掌门，长老名宿等，虽然不是他的敌手，尚还能勉强与他单打独斗，走上个三五招之外，其他实在没有人能有资格与他动手。

要有，也只有一人，就是已经数十年不闻信息，想必也已经死了的——九阴神君老儿。

书中交待，青面秀士马文宏出道江湖二十多年，从未遇见过一个真正敌手，他虽然阴毒淫凶，但外表却极谦恭，备受江湖人士拥戴！

关于他折辱在九阴神君手里的事，除了他妻子彩霞仙子杨秋芬是亲眼目击者，无法隐瞒外，从未对任何人提说过这件事，即连老妖面前也不曾提说过，故老妖并不知道九阴神君尚活在人世，并与丐门长老天恶子合力调教出了一个出色的徒弟！

若不是老妖自视高傲，不屑与一个后生晚辈动手，焉能容得白梦熊恁般歪缠顶撞他？

今天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六十年前，老妖恐怕早就被激得怒不可遏，出手与白梦熊动上手了。

以老妖的凶恶习性，竟能任由白梦熊对他恁般顶撞，歪缠，闹了这半天，容忍未发，在老妖生平，实在是破题儿第一遭，难能可贵的奇迹了。

人的容忍性毕竟是有限的，何况老妖就是个火性极强，凶狠成癖，骄狂不可一世的老魔头呢！

只见老妖瞽目一翻，精芒似电般的眼神中，射出一股使人凛慄的凶光，瞪着白梦熊怒喝道：“你这小娃儿，太也不识好歹了，老夫若不是因为你是个后生晚辈，实在不值得老夫动手……”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小娃儿，听老夫忠告，你还是走开点，别惹老夫光火为妙。”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老头儿，你把我飞天神龙当作何人，就凭你那几

句大话，就能将我吓倒了么？哼！”

老妖不禁气往上直撞，喝道：“你真想找死么？”

“死？”白梦熊一声冷笑道：“你老头儿想得也太简单了！”

“你是不是要试试老夫的掌力？”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只要你老儿有兴致，我飞天神龙一定奉陪，决不含糊！”

“真的？”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飞天神龙说话从不更改！”

“好！那么你就小心接招吧！”

说着，缓缓抬起右臂，掌心外吐，白梦熊当然不敢怠慢，连忙暗中潜运“九阴玄功”凝神蓄势以待。

眼看双方形势已至一触即发阶段，老妖掌力推出，白梦熊必以全力硬接，双方掌力只一接触上，胜负也即立判！

哪知就在这紧张关头，老妖忽地缓缓垂下右臂，摇了摇头，望着白梦熊冷冷地问道：“飞天神龙，你真不知道老夫的名号？”

“好像曾听说过一点点儿。”

“谁？”

“记不起了。”

“他没告诉过你？”

“什么？”

“关于老夫的武学功力，还有老夫的为人。”

“记不清楚了。”

白梦熊因为老妖是四海帮的总护法，所以他才在这里故意激怒老妖，试试老妖的功力，究竟高深到如何程度，俾使在前往暗探四海帮时，有个打算。

眼看老妖举掌运势欲发之际，不知道为什么忽地收势不发了，心中感觉甚为异，暗忖道：“这老妖怎么的了？”

心中在想，嘴里他已经向老妖问道：“为什么又不动手？是不是有点儿胆怯了？”“笑话！老夫岂能怕你这么一个小娃儿！”“是怕我飞天神龙接不住，伤了我？”“老夫生平杀人无数，从不曾稍皱过眉头，别说是伤了你，就是杀了你，又何怕之有！”“你怎不动手了呢？”“老夫佩服你很有胆识！”

“有胆识？”白梦熊纵声哈哈朗笑道：“有胆识只不过是徒称匹夫之勇，飞天神龙岂是那徒称匹夫之勇的人，你太低估了飞天神龙了。”“这么说，你认为你的功力定必不凡了？”“飞天神龙不是自恃骄狂之人！”“你有信心能接得住老夫的一掌么？”“试过方知！”“好一个试过方知！”老妖磔磔一声怪笑道：“你是要激怒老夫与你动手么？”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不敢！这还得要看你有没有兴致，飞天神龙随时奉陪。”“老夫本当令你如愿以偿，只是你辈份年纪都太小，实在不够老夫出手的资格。”“什么样的人够资格呢？”“起码也得当今武林各大门派的掌门，或者长老名宿等。”“除此而外都不行么？”“不行。”“什么缘故？”“胜之不武！”

“如果我是当今武林某门派的掌门或者长老呢？”

老妖陡地纵声哈哈大笑道：“小娃儿！你真会信口开河！”

白梦熊朗声说道：“我说的是真话哩。”

老妖不禁一怔，暗道：“这小娃儿不但胆识过人，而且豪气干云，不知他究竟是何来历？我不妨再问问他看！”

心念一动，立即问道：“飞天神龙，你究竟是哪派门下？师出何人？”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哩！”

“什么话？”

“与你动手的资格！”

“不管你是谁，你年纪太小，还是不够格。”

白梦熊见老妖始终说他不够格，不肯与他动手试招，心中不由有点儿发急，因为他已经决心要趁着今夜这个机会，试出老妖的功力，俾得心理有数，好作打算。

他有心拿出丐门紫竹符来，但目前他又不愿意让老妖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因此，心中觉得颇为难！

忽地，他心念一动，望着老妖问道：“你是四海帮的总护法吗？”

白梦熊这句话问得太过突然，完全出于老妖意外，心中蓦地一惊，诧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怎知道的？”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四海帮的第一条口号是什么？知道吗？”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白梦熊点点头道：“这就是了，从现在起，凡是四海帮所行所为，飞天神龙定必干预！”

“你敢！除非是你不想活了。”

白梦熊冷哼了一声道：“有何不敢？飞天神龙向来言出必信！”

“小娃儿，你太狂了！”

“狂！”白梦熊朗声哈哈大笑道：“江湖传言，白发红面叟八十年前威震江湖，生性狂傲凶恶，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徒负盛名，胆小如鼠之辈！”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朗笑。

第十八章 冒牌书生

老妖闻言，脸色陡变，一声怒喝道：“小鬼！你敢瞧不起老夫！”

喝声落，身形已经欺进白梦熊身前三尺，探臂伸手，快捷无伦地进朝白梦熊胸前抓到！

确不愧是一代老魔，不但出手如风，而且迅似电掣！

白梦熊料想不到老妖会突然出手，并且又是快捷如斯，心中也不禁猛地吃了一惊！

心中惊，脚下可丝毫不敢怠慢，右足外踏，身形微偏，已经恰到好处，妙到毫颠地让开了这一抓！

“咦！”

老妖这一爪抓空，口中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咦！”跟着身形微转，左手骈指如戟，径向白梦熊腰肋点到！

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挪，闪身避招，出左掌，“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斜切老妖腕脉！

就在此际，忽闻一声清叱道：“老妖接招！”

声未落，一股尖锐的疾风劲气，已向老妖背心灵台穴上袭到！

老妖心中不禁一凛，知道是七巧神婆当年威震武林的“七巧指功”，与绝传武林的“弹指神通”有异曲同工的威力！

别以为老妖一身功力已臻化境，他可也不敢轻视这“七巧指功”，硬行承受它的一击！

单足微一用力，身形已向横里飘出八尺，嘿嘿一声冷笑道：“好呵！你们要两打一么？”

白梦熊尚未答话，已听得书生一声朗笑道：“呸！凭你也配么！”

说着，俊目便转望着白梦熊微微一笑道：“飞天神龙兄弟，你且请退在一旁歇着，先让我来领教领教他的三元掌法看，究竟有多大威力！”

白梦熊笑道：“还是由小弟来领教吧！”

书生俊目忽地一瞪，嗔道：“你这人，怎么……”

说到怎么，倏地顿口，俊目射出两道柔和的光芒，望着白梦熊微笑地道：“你和我争的什么呢？我领教你领教还不是一样吗？”

白梦熊自下山以来，在玉门关附近，虽曾两番小试身手，总觉得没有能够尽展所学，也不知道自己这三年半时间的苦学，功力究竟高深到了如何程度？本想趁着这个机会试试老妖的功力，同时也试试自己的功力！

书生既然这么说法，他当然不好意思与书生争，正待点头飘身退开一旁站立，由书生与老妖动手时，忽听老妖磔磔一声怪笑道：“你们两个争什么呢？依老夫看，不如干脆一齐动手吧，也免得老夫多费手脚麻烦！”

老妖话声才落，书生已经一声朗叱道：“对付你这么个老怪，也需要两人么，哼！”

叱声中，身形已经急掠扑出，直扑老妖！

白梦熊一见书生已经出手，只好跃身退立一旁，暗中蓄势凝神，以防书生不敌遇险，好及时出手抢救。

书生掠身扑出，右手“七巧掌”精华绝学“花开七巧”，左手五指疾弹，“七巧指功”已自发出。

须知“七巧掌”与“七巧指功”，均皆是当年七巧玉娘（书中交待，七

巧神婆年轻时名号，原为七巧玉娘。）威震江湖，独步武林的绝学。

“七巧掌”招式奇诡神妙，玄奥莫测，“七巧指功”乃发自内家至高罡气，指风所至，无坚不摧，威力无俦。

书生自幼师经七巧神婆尽心调教，年纪虽然不大，但已尽得七巧真传，“七巧指功”也已练就六七成火候。

老妖一见书生七巧掌指齐施，心中不禁微微一凛！

他很清楚这独步武林，向称一绝的七巧掌招指功的威力，虽然平素自视极高，自负一身武学功力已臻化境，可也不敢过分大意轻视！

不等掌势收到，指风袭体，身形微挪，已横闪八尺，让开书生威势凌厉的掌招指功，口中一声冷哼喝道：“小娃儿，对老夫出手竟也敢这么狠辣，今在老夫要不将你留下，也就太显得老夫无用了！”

喝声中，真气已运透右手食中二指，倏地虚空朝书生胸前遥戳了戳。

书生虽然已尽得七巧真传，一身武学功力，火候造诣均皆不凡颇高，但却料想不到老妖一出手，竟施展出这种“隔空戳穴”的绝学功夫，待至发觉，劲风已经袭体，要想闪避，如何能够？

只觉得胸前巨阙穴上微微一麻，已被老妖指力点中，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哼，仰身跌倒地上。

书生刚被点中穴道，仰身跌倒，老妖嘿地一声冷笑，身形微晃，疾逾电光火石般，直朝书生身侧扑去！

白梦熊本在旁蓄势凝神注视，一见书生才一出手，即被老妖隔空戳穴点倒，心中不禁大吃一惊！

老妖身形虽快，但白梦熊比他并不慢！

老妖身形才扑出，白梦熊也已掠身扑出，同时口中一声朗叱道：“老妖，敢尔！”

朗叱声中，右手一挥，“九阴玄功”已经发出，一股无形劲力，绝强无比地直朝老妖撞去！

前段书中已经交待过，这“九阴玄功”乃是一种亦刚亦柔的绝学神功，发时无声无息，不但劲力绝强无俦，并且借力打力，敌人功力越高，反震之力越强。

白梦熊挥掌发出“九阴玄功”，因为劲气无声无息，老妖本未介意，及至发觉是强劲暗含，绝伦无比时，心方骇然！

匆忙中，猛提一口真气，右掌疾吐，运起七成功力，迎着白梦熊撞来的无形劲气，硬接了一掌！

两股掌劲相交，立即发出震天价“轰”的一声大震！

顿见狂飚激卷腾空，十数丈周围，尽皆是掌风劲气！

那声势威力好不骇人，真是武林中罕见罕闻的一掌！

掌风狂飚激卷中，白梦熊当场被震得立足不住，身形一晃，踉跄后退出两步，方始勉强拿桩稳住！

身形虽是勉强稳住，但却感觉到胸口血气微微向上翻涌，连忙暗中运气调息抑压住！白梦熊这才知道，这三残双色白发红面老妖，果然名不虚传为当今武林第一号魔头，功力确然已臻绝顶化境！白梦熊被震得身形踉跄后退，老妖情形可也不太好，只见老妖身形连晃了两晃，脚下虽然没有移动，但却陷入土中寸许，红面勃变，心中骇然！老妖做梦也料想不到，当前这个看来并不起眼儿的土少年，竟是个身怀奇学的武林高手，功力之高，并且已到了

与他平分秋色，不相上下的境地！只见老妖瞽目一翻，精芒有似寒电激射般地瞪着白梦熊，沉声喝道：“小娃儿！你究竟是何人门下？”白梦熊朗声一笑说道：“不告诉你，多问何益！”“你的名字？”“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飞天神龙。”“你真正的姓名？”“不告诉你！”“你认识他们？”老妖说着用手一指书生与书僮问。这时，书僮已将书生抱起，坐在一边替书生推拿穴道，因为不见书生醒转，俊面上满是焦急之色！白梦熊摇摇头道：“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管闲事，帮助他？”“我高兴。”“凭什么？”“武林正义！”“你口气倒不小！”“事在人为！”“今夜的事，权且挂在账上，改天遇上时再作了断！”“何必要挂在账上，今夜就此分个高下，岂不干脆！”“这是老夫的规矩！”“什么规矩？”“能挡得住老夫一掌的，决不发第二掌！”“以后呢？”“以后遇上，就是强存弱亡！”“哦！这倒干脆！”白梦熊说着，微微一顿，笑道：“那么你请便罢，我们下次遇上再较量胜负好了！”老妖嘿的一声冷笑道：“飞天神龙，老夫先警告你，下次遇上老夫，手下绝不容情！”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点头道：“谢谢！飞天神龙绝不使你失望就是！”“好！”“好”字声中，老妖身形已经有如一只巨鸟般凌空掠起，宽大袍袂飘飘，直向树林外掠去！真是快逾电掣风驰，晃眼便已消失不见！唐山三鬼心中甚是有数，能与老妖功力相敌的人，凭他唐山三鬼加起来，变成一个，也不是敌手！老妖一走，唐山三鬼哪还敢在当地多作停留，忙不迭地脚底揩油，一声不吭的，纵起身形，跟在老妖身后急跃而去！三鬼走后，白梦熊这才转身走到书僮身侧，望了斜躺在书僮怀中的书生一眼，问道：“他怎样了？”

书僮满脸忧急之色地摇摇头道：“看来好似不像受伤的样子，可是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替他推拿了半天，他依旧不醒！”

白梦熊微一皱眉道：“待我来替他看看！”

说着，右臂疾出，伸手就向书生胸前探去。

书僮一见，心中“扑”地一跳，才待要伸手阻挡，白梦熊的一只右手已经触到书生胸脯上。

“咦！”

一声惊“咦！”随口而出，一只右手也快逾电闪般地缩了回来，睁着一双俊目望着书僮只是发怔！

书僮俊面倏地一红，像个女孩子似的羞答答地垂下了头。

正在此际，白梦熊募觉身后微风飒然，一条庞大的身形疾掠而至。

白梦熊连忙潜运功力，翻身蓄势以待！

原来是三残双色白发红面老妖去而复返，白梦熊立即剑眉倏挑，星目中神光暴射地朗声喝道：“老鬼！说话不算数么？”

老妖身形落地，磔磔一声怪笑道：“笑话！老夫说话从无更改！”

“那你为何去而复返？”

“是老夫想起了老夫的隔空戳穴独门手法，当今武林无人能解，若不趁早解开，十二个时辰过后，纵然解开，亦必害他成为终身残废，是以老夫才去而复返，免得他遗恨终生！”

白梦熊闻言，忽地朗声哈哈大笑道：“老鬼！这么说来，你心地倒还不坏，不过，你放心吧！你那独门戳穴手法，当今武林也许真的无人能解，但却难不倒我飞天神龙！”

老妖闻言不禁一怔，惊诧地望着当前这个不知来历姓名，武功深不可测，

穿着土气的少年问道：“你能解得！”

白梦熊点头微笑道：“当然能够！”

这一来，可不禁把个老妖呆住了！心中暗忖道：“这小娃究竟是什么来历呢？真怪……”

老妖心中正在暗自惊诧怪之际，忽闻白梦熊又是微微一笑道：“不相信，是么？”

老妖摇摇头道：“老夫实在不敢相信！”

“别太自负！”

“老夫要亲眼目睹！”

“这本不是难事，不过……”

白梦熊话尚未完，老妖似乎已明白白梦熊的心意，立即阻断白梦熊的话，纵声哈哈一笑道：“飞天神龙，你尽管放心施为，老夫决不会得乘人之危！”

“我能相信吗？”

老妖正容说道：“老夫向来言出必信！”

白梦熊沉吟片刻点头道：“好！我相信你！”

说着，便朝书僮说道：“兄弟！你把他交给我吧！”

书僮这时，也顾不得泄露秘密了，只得把主人交给白梦熊，站在旁侧，暗中运集毕生功力，监视着老妖。

白梦熊虽已发觉这书生有些儿怪异，但他这时已无暇去考虑那多，自书僮怀中接过书生身躯后，立即盘膝跌坐地上，让书生的身躯斜倚在他的怀中。

一股似麝非麝的醉人的异香，不断地自书生身上散发出来，冲进他的嗅觉管，使他心神不禁为之一荡！连忙沉神静虑，运气行功，运起“太乙神功”，凝聚双掌，遍走书生周身三十六大穴，顺序推拿！

须知白梦熊乃一代天纵奇才，自受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当代奇人三年多的调教后，一身武学功力，不但已尽得真传，臻达化境，而且对当今武林各大门派的武学，知之甚详。

关于老妖的独门戳穴手法，亦曾经九阴神君特别详细说过，故知道解法。

原来，三残双色老妖这种独门戳穴手法，乃稟内家至阴之气练成，被点中之人，立时昏厥，任你内功如何精深，如不及时解开，时间过久，阴气穿行浑身大小穴道，体力血气必然渐次冷却凝冻，阴气直攻内腑而死！

“太乙神功”乃纯阳罡气，正是这种阴气的克星，是以白梦熊只运起“太乙神功”凝聚双掌，遍行书生全身穴道推拿解穴，逼出体内阴气。

经过约有盏茶的辰光，只听得书生喉中发出“嚶”的一声，已经醒转，接着星眸微睁，发觉自己竟是躺在心中仰慕的白梦熊的怀里时，俊面上便忽地飞起两朵红霞，口中又发出了一声轻“嚶”，星眸倏又合起。

白梦熊见他人已醒转，星眸微睁又合，俊面飞红，心中已经明白他的心意，便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姑娘！你已中了老妖独门阴气戳穴手法，现在虽然在下以太乙神功纯阳罡气解开，你自己还必需好好调息行功一番才好！”

书生一听白梦熊喊他姑娘，知道自己是为女儿身，易钗而弃的秘密，已经被揭穿，俊面不由得更加飞红，难为情更甚！

难为情固是难为情，但却不能就这样依在他怀中不动不理呀！

只是强抑羞态，慢慢地睁开星眸，望了这位芳心倾慕，武功深不可测的俊少年一眼，微一点头，低低地娇声说道：“谢谢你，白少侠！”

声落，已自白梦熊怀中挺身跃起。

原来这书生乃七巧神婆的孙女叶玉玲姑娘，书僮乃姑娘的侍婢小琴。

姑娘娇身方自白梦熊怀中跃起，忽闻老妖磔磔一声怪笑道：“小娃儿！真有你的，老夫佩服你了！”

声未落，身形已经急掠跃起，直向树林外掠去。

玲姑娘一见，立即一声妖叱道：“老妖！别走，再接你小爷一招试试！”

娇躯微晃，已经纵起，跟踪直向老妖身后扑去。

第十九章 含情娇嗔

叶玉玲姑娘虽然自幼即经七巧神婆亲自调教，尽得七巧掌、指、剑招的神髓，功力极高，七巧轻功身法更是神妙快捷不凡，但到底火候尚还不够，无论内功轻功，均不及老妖高深，何况，又是在穴道刚解之后，七巧轻功身法虽然为武林一绝，神奇快捷不凡，多少总得打点儿折扣！

是以，姑娘娇身虽是疾逾电掣般地扑出，老妖身形已出去数十丈开外。

姑娘才要跟踪追去，忽然眼前人影一闪，白梦熊已经横身拦在她面前，向她笑道：“姑娘！别追他了，还是赶快坐下运功调息要紧！”

白梦熊的话声才落，侍婢小琴已纵到姑娘身侧说道：“相公……小姐，飞天神龙相公的话很对，你还是先坐下来运功调息一番吧，免得……”

小琴口里“相公”两字出口后，忽然觉得小姐易钗而弁的秘密，既已被这位名叫神天飞龙的相公知道，已无隐的必要。

况且从小随在小姐身边，与小姐一同习艺，向来是喊小姐喊惯了的，自下山以来，改口喊小姐做相公，总觉得怪别扭的，很不顺口，于是“相公”两字出口，略一停顿后，便立即改口直喊小姐。

叶玉玲姑娘听侍婢忽然间改口恢复她原来的称呼，喊她小姐，当时秀眉不禁微微一皱，白了小琴一眼，旋即忽地“噗哧”一声笑了。

原来她也想起自己这个冒牌书生，既已被白梦熊知道，当着白梦熊的面前，小琴称呼她小姐或者相公，又有什么关系呢？还不是一样！

心念一动，于是在秀眉微微一皱，白了小琴一眼之后，便立即“噗哧”一声地笑了。

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初次见面，陌生的少年面前，这样的“噗哧”一笑，岂不显得有点轻浮！

是以，“噗哧”一声笑后，粉脸儿忽又一绷，妙目轻转，似嗔还羞地瞟了白梦熊一眼，娇躯微扭，便已飘身到了一棵大树下面，盘膝跌坐地上，闭目垂帘，沉神静养，运气行功调息！

白梦熊和小琴互相望了一眼，使跟着走了过去，站在她身侧，暗中留神戒备，以防意外。

俄顷，已是直上十二重楼，功行一周天完毕。

睁开两只神光灼灼的星眸，望了身侧的小琴和白梦熊一眼，朝白梦熊含情地一笑，自地上一跃而起。

白梦熊朝姑娘一拱手问道：“完全好了吧？姑娘！”

叶玉玲姑娘螭首微点，望着他感激地一笑道：“完全好了，谢谢你，白少侠！”

姑娘第一次称呼白梦熊为白少侠时，白梦熊因为没有注意，故没有察觉什么！

但第二声白少侠，却引起了白梦熊的注意，心中不禁一愕，甚深诧异地望着姑娘问道：“请问姑娘贵姓？怎知道在下姓白的？”

“我姓叶名字叫玉玲，我……”

原来，叶玉玲乃是白梦熊在玉门关赴约清风堡时，自客店中跟踪在他身后的那个黑影。

因此，叶玉玲姑娘不但知道他姓白，并且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梦熊，为九阴神君的衣钵传人。

白梦熊问她，这叫她怎么说得出口呢？

她当然不能告诉他，因为关心他的安危，曾经跟踪他的身后，赴约清风堡，暗中偷听来的呀！

是以，“我”字出口后，便倏地停口顿住，羞态映然地垂下了螭首。

白梦熊怎会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呢？一见姑娘倏地停口顿住不说，还以为女孩子天性喜爱忸怩哩！

于是，便抱拳朝姑娘拱了拱手，又道：“原来是叶姑娘，叶姑娘是从何处得知在下姓白的呢？”

这位外表看来英俊聪明的俏郎君真差劲儿，明明看着姑娘羞态映然，不好意思说出怎知道他姓白的原委，为何还要追问。

然，这样地方正显示出了他心地的敦厚与纯洁……

叶玉玲的螭首垂得更低了，低得已经快要接触到隐藏在宽大襦衫里面，胸前一对高耸的乳峰上了。

不但是螭首低垂得那么厉害，而且红云满面，连那遮掩在领子下面雪白的粉颈，也被涂上了一抹丹霞！

白梦熊心里感觉得奇怪极了，暗忖道：“这位叶姑娘真奇怪！恁地害羞的啥？”

心里在暗想嘴里仍继续问道：“叶姑娘，你怎不回答在下哩？”

忽见叶玉玲螭首倏抬，娇嗔地道：“你这人真怪，你不认识别人，难道就不许别人知道你的姓名么？老实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的姓名，并且还知道你的师承呢！”

白梦熊又是一愣，惊奇地望着叶玉玲问道：“你知道在下的师承？”

“不可以吗？”

白梦熊点点头道：“当然可以，只是在下觉得很奇怪罢了。”

叶玉玲妙目一转，“噗哧”一声笑道：“天下奇怪的事情可多着呢！”

这时，可把个旁立着的侍婢小琴弄糊涂了，她不知道小姐怎会知道这位飞天神龙相公的姓名的，并且还知道他的师承！

因为她从小就与小姐在一起，形影不离，名虽主仆，实际上亲密如同姊妹，在她的脑子里，凡是小姐认识的人她都认识，只要是小姐知道的，她也必定都知道！

可是，这飞天神龙相公她不但不知道，并且连听也似乎没听得小姐提说过嘛！

小丫头心中这么想，一双乌黑圆亮的明眸，便朝白梦熊凝目望去。

只见白梦熊忽地微微一笑道：“叶姑娘说得甚是有理，实在是在下少见多怪了。”

说着，还朝叶玉玲抱拳拱手以为赔礼，续道：“在下初离师门下山，见识阅历一切均甚浅薄，以后尚望叶姑娘不嫌在下资质愚笨，多加指教才是！”

叶玉玲姑娘自小在她祖母七巧神婆百般呵护、宠爱下长大，加之一身武学已尽得七巧神髓，功力极高，平素自负颇甚，眼高过顶，养成了一副骄纵、任性、瞧不起人的习性！

关于三残双色白发红面叟的一身武学功力，七巧神婆也曾对她提说过，她并不是不知道，若不是她自负过甚，焉会一出手就被老妖戳中穴道！

不过，话说回来，凭她的一身七巧绝学功力，在当今武林，虽不能说是罕有敌手，亦堪跻身绝顶高手之列。

今夜与她动手的，也错非是老妖，如果换一个人，又怎是她的敌手？

今夜虽然吃了老妖的亏，败在老妖手底，她心中却很是不服，不但不服，并且还要与老妖再拼斗一场！

不过，对白梦熊可完全不同了，她不但极端佩服白梦熊的一身武学功力高深，芳心底并且有偏激的仰慕！

当然，这种仰慕乃是产生于感觉上的喜爱！而这种喜爱，并不是产生于现在的刹那瞬间，早在玉门关酒店前白梦熊戏耍粉蝶儿沈蓉蓉之时，就已产生！

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白梦熊武功竟是高得恁地出奇，也不知道白梦熊乃当代武林奇人九阴神君的传人，直到清风堡外，与铁掌金环洪信扬动手过招，被洪信扬认出“九阴绝穴”手法，停手退身相问时，她这才知道！

后来，白梦熊掌震毒手魔君彭光祖，姑娘也这才暗生钦佩，心折白梦熊的武学功力确是已臻高深莫测的化境！

白梦熊一身武学功力绝高，虽然确实令人心折、羡慕！

但，为何又喜爱呢？

这，只有叶玉玲姑娘自己明白，著者实在没法替她解说。

如果一定要著者略加解说的话，著者只好说：“请君想一想，当你们遇到一个所喜欢的异性时，从心底产生的那股喜爱，也就是等于叶玉玲姑娘对白梦熊产生的一种无法解说的喜爱！”

由于她心底对白梦熊有着无法解说的喜爱钦佩，是以闻听白梦熊这番谦虚客气的话后，粉靥上立刻绽开了春花般娇笑，连忙敛衽还礼道：“白少侠太客气了，我与琴儿也是刚下山不久，以后倒是要请少侠多予照拂赐教呢！”

白梦熊朗声一笑道：“叶姑娘请别客气，以后如有需用在下之处，倘不嫌疑，只要随便招呼一声，在下当必为姑娘略效绵薄！”

叶玉玲闻听，芳心感觉一甜，正要谦谢，只听白梦熊又道：“在下看姑娘七巧绝学已尽得神髓，想必是七巧传人，但不知与七巧神婆前辈如何称呼，姑娘能明告在下否？”

叶玉玲微笑着轻点了点螭首道：“她老人家便是我的祖母。”

“哦！”

叶玉玲又道：“白少侠是什么时候拜在九阴师伯门下的？前几年老人家与我祖母会晤时，怎没听他老人家说起过的呢？”

白梦熊闻问，便把拜师的前后经过，向姑娘说了一遍，叶玉玲姑娘这才明白，妙目含情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下山的时候，师伯没向你提起过我祖母和我吗？”

白梦熊道：“梦熊在学艺期中，两位恩师均曾详说武林各派武学颇多，七巧绝学的神奥，解说得更为详细，只是梦熊生性愚智，而姑娘又穿着儒装，故虽看出姑娘所使招式身法，皆为七巧绝学，一时之间，竟没有想起是姑娘来。”

事实上九阴神君向他详说七巧绝学的神奥时，虽曾提到七巧神婆，并告诉他与师门的交往，但并没有提说过叶玉玲姑娘，是以在他的记忆里，根本就不知道七巧门下有叶玉玲姑娘其人。

然而，在这时，他却扯了谎，说一时之间没有想起。

他为什么要扯谎呢？

这就是他聪明过人的地方了，如果他照实说出，恩师只说过她祖母，而

没有提起过她时，那当面岂不令她难堪，自尊心受到伤害！

叶玉玲当然不知道他扯了谎，还认为他的话很合乎情理，信以为真呢！于是便点点螭首道：“我说呢，你既是师伯门下，师伯当不会不告诉你我和我祖母的嘛！”

说到这里，她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望着白梦熊问道：“你有两位恩师？”

白梦熊点了点头。

“还有一位是哪位前辈？”

“丐门长老天恶子老人家。”

“哦！原来是那个化子精！”

白梦熊一听姑娘喊天恶子叫化子精，口中虽然没有说话，心里却微微有点不悦！暗道：“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叶玉玲乃是个慧质兰心，聪明绝顶的姑娘，虽然白梦熊的喜怒并不露形于色，脸部神情始终是淡漠的，性情好像很深沉的样子，但她却从他的一对朗目里看出了，他实在并不是个对人淡漠深沉的人。

白梦熊没有开口说话的同时，她忽然发觉了他的眼睛里显露出一不悦的光彩，芳心不禁微感诧异地问道：“你生气了？”

白梦熊冷冷地道：“没有。”

“我不信，我已经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

白梦熊微微一怔，连忙强笑道：“真的没有，无缘无故，在下凭什么生姑娘的气呢！”

说着，略微一倾，又道：“时间已经不早，在下尚还有事他往，改日再见吧！”

说罢，朝叶玉玲拱了拱手，举步就向林外走去。

“喂！你慢走！”

叶玉玲说着，娇躯一晃，拦在他的面前，娇嗔道：“你这人怎么……”怎么以后没有再说下去，一双妙目却深情万缕地注视着白梦熊。

白梦熊停身止步，说道：“姑娘！有何教言？”

叶玉玲小嘴儿一噘道：“我要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没有呵！”

“那你为什么要生气？”一连两句没有，虽然说得很响亮，叶玉玲当然不会就此相信，星眸微微一转，忽地恍然若有所悟般地咯咯一声娇笑道：“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叶玉玲妙目凝视着白梦熊问道：“是不是我一句化子精惹气了你？”“这与我何关？”“因为他是你的师父嘛，做徒弟的听到外人对他的师父不恭敬，怎会不生气呢？你说对吗？”“这么说来，你也懂得敬师之道了。”“谁说我不懂得的！”“既然懂得，为什么要当着我面前不尊敬他老人家？”“我什么时候不尊敬他老人家了？”“化子精也是你喊得的么？”“为什么喊不得？”“哼！”白梦熊冷哼了一声道：“若不是因为彼此师门渊源颇深，今天必定给你一点儿教训！”“你也知道师门渊源？”真妙，以牙还牙，报复得真快！话落，忽地发出一阵咯咯娇笑，笑声有若银铃划空，又宛似出谷黄莺啼唱，清脆、悦耳之极。白梦熊朗声喝道：“你笑什么？”“咦！我笑也与你有关么？”白梦熊不禁语塞。

叶玉玲忽地娇笑着道：“你这人脑筋真简单，若不是有着师门渊源，我怎敢随便乱喊他老人家化子精，况且我本是从小就喊惯了的嘛！”

叶玉玲这一说，白梦熊哪还能再说什么，连忙朝姑娘拱手赔礼道：“姐姐您别见怪，小弟实在不知道姐姐是这样称呼他老人家惯了的，一时冒失误怪姐姐，尚望姐姐原谅，小弟给您赔个礼吧！”

白梦熊这么一连串的姐姐，喊得叶玉玲心里甜丝丝的，舒服极了，简直甜到心坎儿里去了。

她心里虽然感觉甜甜的舒服极了，但表面上却故意放刁，得理不饶人的，粉脸儿一绷，娇嗔道：“啐，谁是你的姐姐，谁希罕你赔礼，我要告诉化子精师叔去，说你欺负我！”

白梦熊虽然也明知道她是有意放刁，但却不能不说两句好话，央求央求，免得她假戏真做，万一将来她真的告诉恩师，两位恩师素来宠爱自己，当然不会责怪，何况自己也实在的并没有欺负她呢！

不过，如果情面难却，要叫自己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呢，那岂不惹她笑话！

白梦熊心中这样一想，便央求地说道：“好姐姐，都是小弟不好，惹您生气，您千万别告诉恩师说我欺负您，那多不好听，如果您觉得小弟欺负了您，气不过的话，您就打小弟几下消消气好了，小弟决不还手就是！”

叶玉玲闻听他这些央求的话，芳心里忍不住只是暗暗发笑，但表面上仍是绷着粉脸儿一本正经的说道：“若不是看你央求得怪可怜的，我见了化子师叔时，非告你一状不可，既然这样，你就把脸仰起，让我打你两个大嘴巴出出气吧！”

白梦熊笑道：“好！只要不告诉恩师说我欺负姐姐，姐姐怎么说，小弟就怎么遵命！”

说着，还真的仰起了那张伪装的俊脸，准备挨打的样子。

叶玉玲立即玉手一扬，忽又缩手垂下，朝白梦熊“啐”了一声道：“谁要打你，脸皮真厚，一听说要向化子师叔告状了，连好姐姐都喊出来了，再逗逗你，恐怕连亲姐姐都要喊出来呢！”

站在旁侧的侍婢小琴，一直瞪着两只秀目不断地在两人身上打转，小心眼儿里在暗想：老主人这次命小姐下山行道江湖的意思，表面上是要小姐在江湖上历练历练，实际上是让小姐自己在江湖上物色一个英俊的意中人的，看来这位白相公衣着虽然土气，人品却是俊逸不凡，不但武功极高，又是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老前辈的爱徒，而且师门渊源又颇深厚，他们两人如果能够结合，既说得上门当户对，并且还是极合理想的一对。

小丫头心中正在这么暗想之际，闻听得小姐的这几句话后，不禁“噗哧”一声笑了。

叶玉玲姑娘的一句：“连亲姐姐都要喊出来”的话，本是一时说溜了嘴，丝毫未曾考虑，随口而出，及至说出之后，方始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第二十章 圣手神君

话出如风，虽然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可是已无法收回，粉脸不禁一红，顿时霞飞满颊，粉头低垂！

她这里正感觉到难为情，忽闻小琴“噗哧”一笑。

这“噗哧”一笑，何异是火上加油，这就不禁秀目一瞪，转向小琴娇嗔道：“小鬼头，你笑什么？”

小琴虽然资质较差，练武不及叶玉玲一点即通，进境神速，但也是冰雪聪明的鬼灵精。

只见她明眸儿一转，咯咯一声娇笑道：“我笑呵……”

说着，故意略顿，望着白梦熊一眼道：“白相公的脸皮真厚，竟然连亲姐姐也喊出来了，不过……”

小琴刚说到这里，玉玲姑娘已经莲足一顿，一声娇叱道：“小鬼头，你也敢乱说来取笑，看我要不撕破你的小嘴儿饶你不！”

说着娇躯微晃，扑向小琴，伸玉手，直拧小琴的小嘴。

小琴咯咯一声娇笑，娇躯一扭，已躲到白梦熊身后，娇声嚷道：“白相公！你帮帮小琴的忙好么，拦着小姐点儿吧！”

说着还从白梦熊身后伸出她那张俏脸，朝叶玉玲娇笑说道：“好姐姐，婢子下次不敢了！”

说罢，舌头一伸，俏脸儿又缩进白梦熊身后躲了起来。

叶玉玲娇叱道：“小鬼！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今天我非拧破你那张嚼舌头的小嘴儿不可。”

说着，妙目忽地瞪着白梦熊娇嗔道：“喂！你干吗站着不动，还不让开呀！”

白梦熊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什么的，但却没有说出来，足下微挪，身形已向左侧飘出去八尺。

小琴想不到白梦熊身形闪让得这么快法，这一失去了挡箭牌，心中微微一愕，才待要晃身形，跟踪仍旧躲到白梦熊身后去时，叶玉玲的娇躯已疾逾飞鸟般地扑到，口中娇喝道：“小鬼头，看你还往哪里躲！”

娇喝声中，右臂疾伸，玉手直向小琴臂肘拿到。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这是历古迄今不变的格言。

在武学上“技高一筹”与“棋高一着”有异曲同工之理，叶玉玲姑娘一身武学功力均较小琴为高，她这么突然迅捷绝伦地扑到，小琴如何还能够闪让？

小丫头只觉得左臂肘弯一紧，已被叶玉玲拿住。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情胜骨肉姊妹，叶玉玲虽然拿住小琴的肘弯，手底当然甚为有数，不会太重。

玉玲的脾性如何，小琴岂不极为清楚，虽然不重，却故意连声“哎唷！哎唷！”地告饶道：“好小姐，当着白相公的面，婢子发誓，下次绝对再不敢了，这次你就饶了婢子吧！”

说着，又朝白梦熊娇喊道：“白相公，你快来给婢子讲讲情嘛，呵唷！你真狠心，怎么动也不动的啥！”

叶玉玲娇嗔道：“你敢再耍贫嘴！”

说着，手上微一加劲儿。

虽然并不太重，可是却又酸又麻，难过非常。

“哎唷！好小姐，你就饶了婢子这一次，下次真的再不敢了。”

从形色上，白梦熊已经看出这主仆二人是在逗着玩儿的，他本想不闻不问，任由她们逗去，可是小琴左一声“哎唷！”，右一声“哎唷”，虽然不是真痛，但也喊得他心里怪不忍的，于是便走到叶玉玲姑娘身侧，说道：“姐姐！你就饶了小琴这回吧！”

叶玉玲姑娘故意粉脸一沉，一双妙目凝注着他嗔道：“怎么，你想帮她？”

白梦熊笑道：“小弟不敢。”

“哼！”

叶玉玲小瑶鼻儿一皱，轻哼了一声，便转向小琴道：“小鬼头！你下次还敢再耍贫嘴了么？”

小琴连忙说道：“下次真的不敢了，好姐姐，你饶了小婢吧！”

叶玉玲朝白梦熊嫣然一笑道：“好吧，姐姐今天就看在你的面上，饶她这次好了。”

说着，右手一松，小琴身形往后退了一步，抽出右手抚着左臂肘弯，轻轻地揉着，噘着小嘴儿道：“姐姐！你真狠心！”

叶玉玲“噗哧”一笑道：“谁叫你耍贫嘴刁坏的呢！”

“唉！”

小琴故意叹了口气，摇摇头道：“真是好人难做！”

叶玉玲哼了一声道：“哼！你是好人，除非天下的好人都死光了差不多。”

小琴道：“好啦！好啦！就算我不是好人，不过以后……”

叶玉玲一听小琴这语气，知道小丫头人小鬼大，一定又要耍什么贫嘴，不等她再说下去，立即秀目一瞪，娇嗔道：“你敢再胡说！”

小琴连忙身形一晃，退后一尺，舌头一伸，笑道：“好！好！我闭紧口不说话就是。”

白梦熊笑道：“好了，两位姐姐，你们别再逗闹下去了，天色已经快近四更了哩！”

“呵呀！白相公，你喊姐姐可别把我喊在里面，我只是小丫头，实在当不起哩！”

小琴说着，秀目瞟着叶玉玲道：“小姐！你说小婢这话对么？”

白梦熊面孔一红，神情感觉很是尴尬，幸而他脸上真正的神情别人看不到，否则，岂不更尴尬！

叶玉玲一听小琴竟然向白梦熊调侃起来了，恐怕白梦熊会生气，狠狠地瞪了小琴一眼，旋即转向白梦熊含情地一笑道：“弟弟，你可别生气，小琴她是调皮惯了的！”

白梦熊道：“姐姐这样说岂不见外了，小弟知道小琴姐姐是和小弟闹着玩儿的，如何会生气哩！”

小琴在旁咯咯一声娇笑道：“真是可人儿的弟弟，难怪姐姐要……”

小琴的话未说完，叶玉玲姑娘已经瞪着妙目娇叱道：“小琴！你还敢胡说！”

小琴舌头一伸，朝白梦熊做了个鬼脸，笑道：“好！姐姐不叫我说，我就走开，让你们说吧！”说罢，又是咯咯一声银铃般地娇笑，娇笑声中，娇躯微晃，身形已经纵起，径向林外跃去！叶玉玲也不理她，只说了句：“这丫头真淘气。”接着便妙目含情地望着白梦熊妩媚地一笑。白梦熊朝她微一

拱手道：“姐姐！天色已经快亮，小弟还要赶路，就此告辞，他日再见吧！”说着，身形一转，便向林外走去。叶玉玲连忙喊道：“弟弟！”白梦熊闻声止步，望着叶玉玲问道：“姐姐有话请说。”叶玉玲略一沉吟问道：“你现在要去哪里？”白梦熊毫不考虑地说道：“洞庭君山。”“洞庭君山？”叶玉玲芳心不禁大吃一惊，重复了一句，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么？”“四海帮总坛！”叶玉玲芳心更是大吃一惊，急问道：“你要去四海帮总坛？”白梦熊点点头。“你一个人？”“没有第二人。”“你曾听说过江湖上有关四海帮总坛的情形没有？”“没有。”“据说从入山开始，到总坛腹地为止，共有八道关卡，帮中高手如云，布置得宛如铜墙铁壁！”

叶玉玲说到这里略微一顿，望着白梦熊续道：“听说年前曾有武林高手三人，联袂暗探该帮，入山后连两道关卡都未能通过，就已毙命！”

“这么说来，四海帮不但是铜墙铁壁，简直是龙潭虎穴，武林中无人能够通行？”

“真相如何，姐姐未曾目睹，实不敢妄论，不过，依据江湖上年来种种传闻，这四海帮实在不可轻视。”

白梦熊忽地朗声哈哈一笑道：“并不是小弟狂妄，小弟不但要闯一闯所谓龙潭虎穴的四海帮总坛，看看这八道关卡上究竟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并且要弄清楚这四海帮主是何许人物，揭开这件江湖之谜！”

“弟弟！四海帮总坛之行，你必须要多加慎重考虑！”

“不考虑要去，考虑也要去！”

“何必一个人孤身犯险哩！”

“大丈夫言出如山，岂可更改！”

叶玉玲一听白梦熊口气这等坚决，知道欢阻不住，微微沉思了片刻，忽然显得很坚决地说道：“好！我陪你去。”

白梦熊颇感意外地一惊！凝望着叶玉玲娇靥道：“你陪我去？”

叶玉玲点了点头。

白梦熊摇摇头道：“不行！”

“为什么？”

“你何必陪着我去冒险哩！”

“我愿意！”

“刚才你劝小弟考虑，现在小弟可要劝你考虑了。”叶玉玲秀目一挑，坚决地说道：“不需考虑。”“你这是何苦呢？”“你是怕我去了，会连累你么？”“小弟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呢？”白梦熊不禁语塞，只好点头道：“姐姐既然一定要去，小弟当然不敢拦阻，不过……”“不过什么？”“待到了洞庭再说吧！”白梦熊话声刚落，蓦闻一声娇笑道：“你们说好了，也该算上我一个呀！”话声中，一条人影自树林中闪身而出，身形一晃，已到了二人面前，乃是小琴。叶玉玲白了她一眼，笑叱道：“死丫头，吓了我一跳。”小琴咯咯一笑道：“这么一点儿胆子，也能去四海帮么？”叶玉玲娇嗔道：“油嘴丫头，你要讨打么？”说着，玉手一挥，就向小琴打去，小琴身形一闪，已经让开，叶玉玲才待要追，却被白梦熊拦着道：“好了，别闹了，我们走吧！”叶玉玲无可奈何，只得恨恨地白了小琴一眼道：“再饶你这次好了。”小琴咯咯一笑，还向叶玉玲做了个鬼脸。三人刚要举步走向林外，陡闻一个苍劲的声音发自树林中喊道：“白少侠且请留步！”三人闻声一惊，回头望去，只一个身着灰袍，年约七十开

外，须发雪白如银的老叟自树林中急步而出。

白梦熊一见这老叟双目精光的，有似寒电射人，虽然满脸风尘之色，但依旧精神矍然，绝无丝毫疲乏之容，分明是个功力已臻绝顶的内家高手。老叟走到三人面前八尺左右停步屹立，先不说话，只把一双精光灼灼射人的眼睛，凝注着白梦熊打量了一阵，陡地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气朗神清，英华内蕴，功力已臻高深莫测的超凡化境，武林得救矣！”

白梦熊虽已听出老叟是在夸奖他，但心中也不禁感觉颇为诧异，望着老叟抱拳微微一拱，朗声问道：“请问前辈名号，喊住在下有何见教？”老叟连忙拱手还礼，微微一笑道：“老朽公孙轩，乃……”说着忽地一顿，又道：“白少侠年轻有为，豪气干云，实在令人衷心佩服！”“哦！原来是昆仑派圣手神君公孙老前辈，晚辈白梦熊，敬向老前辈请安。”说罢，便走前两步，要下拜行礼。

公孙轩连忙身形微偏，双手一伸扶住说道：“白少侠请勿如此多礼，老朽不敢当。”

白梦熊见公孙轩不肯受礼，只得行了半礼站立一旁。公孙轩望了叶玉玲和小琴一眼，望着白梦熊道：“请问白少侠师承？可否告知？”

白梦熊恭敬地答道：“晚辈乃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恩师门下。”“哦！那么二位姑娘？”叶玉玲与小琴闻问连忙上前行礼道：“晚辈乃七巧神婆孙女。”“哦！”公孙轩一声轻“哦”后，双目精光灼灼地扫视了三人一眼，陡又纵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落，立即朝白梦熊说道：“小兄弟，我们走！”白梦熊不禁一怔，问道：“哪里去？”“四海帮！”“前辈也去？”“老朽不但也去，并且与四海帮誓不两立！”“呵……？”“本派与四海帮的事你不知道？”“不知道！何事？”“说来话长，我们一路走一路谈吧！”

“好！”三人走出树林，二女解下系在树上的两匹健马，白梦熊撮口发出一声长啸，啸声未落，遥空传来一声马嘶，一匹乌黑的马影，一跃数丈急驰而来。一老三少四人在前，三骑随后，展开脚程，直向湖南洞庭奔去。

第二十一章 情愫暗生

白梦熊与昆仑派长老，圣手神君公孙轩，和七巧神婆的孙女叶玉玲姑娘，慧婢小琴，一老三少，四人在前，三骑随后，展开脚程，直奔湖南洞庭君山，四海帮总坛。

一路之上，飞天神龙白梦熊问起圣手神君公孙轩，为何与四海帮势不两立？有何仇嫌时，公孙轩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将四海帮血洗昆仑，数百年的根基毁于一夜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番经过只听得白梦熊浑身热血沸腾，星目猛张，两道神光直如冷电寒芒暴射，咬牙恨声说道：“青面秀士马文宏，我白梦熊若不将你碎尸万段，化骨扬灰，为武林除害，誓不为人！”

圣手神君公孙轩闻听，不禁颇觉讶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白少侠！难道那失踪已经两年多的黑道盟主，青面秀士马文宏，就是今天的四海帮主？”

白梦熊将头一点道：“依梦熊的判断，今天的四海帮，可能就是两年前四海山庄脱胎换骨的化身，帮主也必是青面秀士马文宏那阴毒恶贼！”

“哦！”公孙轩问道：“少侠与他有仇么？”

白梦熊陡地仰天发出一声凄厉长笑，这声凄厉长笑，只听得公孙轩与叶玉玲姑娘、小琴三人心跳神颤，鼻头酸楚！

笑声落后，才咬牙切齿地说道：“这恶贼岂只与我有仇，并且欠我白梦熊一笔永世难忘的血债，我白梦熊恨不得生啖这恶贼之肉！”

圣手神君与二女从白梦熊这一声凄厉长笑，和这几句话中，已然明白白梦熊必然身负着极大的血海深仇，而这仇家，不用问，必定是他所判断的四海帮主，青面秀士马文宏无疑！

四人一路展开脚程，兼程急行。

这天，入暮时分，已抵达华容，四人便找了一间客店住下。

当晚一宿无话，谁知第二天早晨，却久久未见白梦熊起床。

圣手神君起初还以为白梦熊沿途赶路疲劳，以致一时贪睡未醒，故而不疑有他。

过了个把时辰，仍不见白梦熊房内有丝毫动静，心中不禁有些诧异起来。

忽然，他感觉到这情形有些不对，因为他想起白梦熊一身功力已臻化境，是何等高超，而且一路行来，他始终是那么神定气闲，未现丝毫疲惫的样子，怎会如此贪睡？其中定有蹊跷！

心念一动，便立即偕同二女去敲白梦熊的房门。

怎知手伸处，房门竟然应手而开，原来是虚掩着的。

三人心中均不禁怦然一跳，赶忙跨进房内一看，哪里还有白梦熊的影子，显然他已经先走了。

一时之间，三人都不由得面面相觑地怔住了。

小琴忽然一眼瞥见窗前桌上压着一张纸笺，芳心不禁一喜，立即晃身抢到桌前，拿起纸笺朝叶玉玲一扬说道：“姐姐，你看！”

叶玉玲姑娘与公孙轩闻言，便立即疾步走近小琴身侧，一齐注目朝纸笺上望去。

只见纸笺上有如龙飞凤舞的写着数语道：

四海帮主究竟是否判断之青面秀士马文宏？梦熊决先前往一探，请三位在此间稍候，三日内当返。

白梦熊留

看罢白梦熊的留字，叶玉玲姑娘芳心不禁大急，莲足顿处，地上的方砖顿时震裂了数块。

只见她秀眉紧蹙，“嗒”了一声道：“四海帮东西南北四堂主，均是当今武林名极一时，无一好惹的老魔头，他竟然不听劝阻，单身前往涉险，实在叫人着急担心！”

言语之间，虽然含有怨怪的成分，但却充满了关切与忧急。

由此可见，姑娘对他，芳心已生情爱。

圣手神君公孙轩，对于白梦熊的孤身前往涉险，他虽然也是双目紧皱，着急非常，但他倒是曾经过风浪，成名武林的老辈人物，较为冷静。

他略一沉吟之后，便朝姑娘说道：“叶姑娘且别着急，白少侠既已孤身前往涉险，我们在这里空自着急何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赶快动身前往接应！”

一语提醒了玉玲姑娘，急道：“那么我们就赶快动身赶去接应吧！”

说着，身形微晃，已飘身出屋喊道：“店家，把我们的马牵出来，快！”

三人尚未走出店外，忽见一个店伙慌慌张张地跑来，拦在面前说道：“相公爷！不好啦！你们的那匹黑马不见啦！”

黑马乃异种神驹乌云骠，白梦熊既走，乌云骠不见，乃属意料中的事，姑娘闻言，心中便不禁不耐烦地信手一推店伙道：“知道了。”

她身怀上乘武功，虽只是信手一推，力量何等之大？那店伙计怎能经受得起，顿时被推得往后连连踉跄出五六步去，依旧没有能够站稳，“噗咚”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口中发一声“哎唷！”龇着牙，裂着嘴，瞪着两只眼睛，望着这位文质彬彬的书生相公的背影只是发怔！

叶玉玲姑娘这时，正是心急如焚之际，哪会顾理这店伙计如何，信手一推之后，人已疾走直朝店外走去。

世间的事，往往就是那么的凑巧难说，当你心里越是着急的时候，就偏偏越是会出些意外的岔子。

姑娘朝店外急步直走，恰巧也正有四五个人疾走匆匆入店打尖，几乎与姑娘撞个满怀。

幸好双方都是身怀绝学的武林高手，急忙止步偏身，始未撞上。

虽未撞上，但姑娘可是何等脾性，何况又值她心急熊弟弟孤身涉险，急欲赶往接应之际，不由得立时秀眉一挑，凤目陡瞪，一声清叱道：“你们这些臭要饭的化子，怎么连要饭的规矩都不懂，朝店里乱闯，几乎撞在你小爷身上！”

敢情这自店外疾入店的四五个人，都是些要饭化子。

从这化子满脸风尘，略带疲惫的神色上看来，不但是经过远途跋涉，而且必是赶了夜路的。

化子成群远行，连夜赶路，岂是偶然？

何况这几个化子，虽然满脸风尘，略带疲惫神色，但一个个却是目射灼灼精光，两太阳穴高高凸起。

行家眼里一看就知，这几个化子分明不是普通要饭的，均都是内功精湛的江湖高手。

也是姑娘芳心太过于要急着赶路，一时之间竟忽略了这几个化子异于常人的眼神，更忽略了双方都是疾步直前，眼看即将互撞满怀，快如电闪的刹

那，对方怎的竟能及时止步偏身，只毫厘之差，没有撞上！

原来，这几个化子均是丐帮弟子，他们也正是因为白梦熊孤身涉险往探四海帮，奉帮主青衣神乞吴明奇之命，连夜兼程急赶，赶赴洞庭君山四海帮，接应白梦熊的第一批高手。

他们一行五人，漏夜赶路，赶到这里，肚中已经饥肠辘辘，拟走进这家客店中略息打尖，再行动身赶路，哪知竟几乎与姑娘撞个满怀。

一方疾步直入，一方疾步直出，这种情形，原是双方都错，谁也不能责怪谁不是，况且又未撞上呢！

不料，姑娘竟然出口不逊，骂他们是臭要饭的。

丐帮五高手，本也都在心急如火之下。姑娘这一出口不逊，五个化子，心中哪得不立生气愤。

其中一个化子，顿即双睛陡瞪，一声怒喝道：“你看这小子斯文一派，怎的竟是这么蛮横无理，口出不逊，张口骂人，你是装的一肚子的草么？”

姑娘自幼在她祖母——七巧神婆的宠爱娇惯下长大，素性骄纵高傲，几曾稍受别人侮辱过。

化子这一回骂，芳心火气立即上撞，猛的一声清叱道：“臭化子，你竟敢骂你小爷，是想找打么！”

清叱声，身形微晃，玉掌倏伸，就向骂她的那个化子左颊掴去。

身形之快，出掌之速，简直无以复加！

就值此际，蓦闻公孙轩在身后出声喝阻道：“少侠住手！”

这圣手神君公孙轩，确不愧为江湖阅历丰富的昆仑派长老，他已看出这几个化子，可能是丐帮高手，故而急忙出声喝阻叶玉玲姑娘。

他虽然急忙出声喝阻，但还是慢了一步。

那化子方觉得眼前青影一闪，连念头也没有来得及转动，左颊上已不折不扣地挨了一掌。

只听得“拍！”的一记清脆声响，左颊上顿见五条指印显见，直若火烧，热辣辣的生疼！

五个化子心中均不禁一齐大惊！

须知姑娘所使乃七巧身法，这七巧身法乃七巧神婆当年独步武林的绝学，施展开来，身法之快，何异闪电飘风。

这五个化子虽都是丐帮当代高手，但这七巧身法已绝迹武林近几百年未见，五人如何能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他们虽然不识这七巧身法，但已看出当前的这个看似文弱的少年书生，实在是个身怀极高武功的武林高手。

因为他的蛮不讲理，出手打人，五个化子心中在一惊之后，旋即勃然大怒。

立见其中的另一个化子，霍地抢出一步，双睛猛瞪，精光灼灼暴射地望着玉玲姑娘，一声怒喝道：“小子！你是何人门下？竟然这么蛮横，不通情理，出手打人，你是认为你化子爷爷们教训不了你么？”

姑娘秀眉一挑，瑶鼻儿一皱，一声冷哼道：“小爷是何人门下凭你们这几个臭要饭的还不配问，是识相的赶快让开，免得你小爷生气，也给你一个嘴巴！”

这化子乃丐帮掌门青衣神乞最小的师弟，九指怪乞方建平，一身功力虽

不及青衣神乞精纯，也是丐帮有数的高手。

那被打的一个乃他门下弟子鲁森，其余三人，名秦长富、林克生、胡永强，均是他已故二师兄的门下弟子。

姑娘话声一落，九指怪乞方建平立即一声怒喝道：“小鬼！你既然这样目中无人，你化子爷爷今天倒要教训教训你！”

说着，双掌一错，才待欺身进招。

忽闻一声清叱道：“呸！你这臭化子有好大功力，也配与我主人动手么，你且先接我几招看！”

站在姑娘身侧的小琴已经飘身抢出。

话落招出，左掌右指，捷逾飘风闪电般地直向方建平攻到。

九指怪乞心中一凛，连忙右足外滑，身形微旋，避招，疾挥双掌还攻。

圣手神君公孙轩一见，不禁长眉一蹙，口中发出声若洪钟般地一声大喝道：“二位快请住手！”

大喝声中两只宽大袍袖一挥，内家功力已经发出，直向两人之间撞去。

数十年内家功力修为毕竟不凡，九指怪乞与小琴二人的身形，立被公孙轩挥袖发出的这两股内家功力，硬生生地逼得踉跄后退数步。

眼前灰影一闪，公孙轩已飘身拦在两人中间，双目精光似电地望着九指怪乞微一拱手道：“些许小事，何必动手拼斗，可否看在老朽薄面就此作罢！”

九指怪乞一声冷笑道：“尊驾何人？这两个小鬼是你的门下么？”

公孙轩微微一笑道：“这两位小兄弟乃是一位武林前辈奇人高足，至于老朽何人，尊驾且别多问，不过尊驾与丐帮主青……”

公孙轩话尚未完，忽见店外人影连闪，又有五个化子疾步走入，为首的一个化子，身穿百结补青衣。

原来是青衣神乞吴明奇到了。

几个化子一见掌门人驾到，立即垂手恭身肃立一旁。

青衣神乞一见圣手神君公孙轩，心中便不禁大喜。

原来四海帮于一夜之间血洗昆仑，仅只一位长老与四名高手幸免，负伤闯出重围，已传遍江湖。

青衣神乞此番前往四海帮接应师叔白梦熊，虽已尽出帮中高手，尤感人手不够，公孙轩正是一个极好的帮手，是以一见之下，心中怎得不立即大喜！

九指怪乞一见掌门师兄来到，方要上前行礼说话，青衣神乞却向他一摆手，径自走到公孙轩面前拱手行礼道：“想不到在这里会得遇公孙前辈，真是巧极了。”

公孙轩连忙还礼道：“掌门人请少礼，十数年前一别，想不到今日会在此地相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说着，忽地一声哈哈大笑。

笑落，忽又向青衣神乞问道：“掌门人亲率门中高手，远途来此，行色匆匆，不知有何急事？”

青衣神乞闻问，略一沉吟道：“公孙前辈有所不知，只因敝师叔孤身涉险，前往暗探四海帮，故率领帮中弟子漏夜急赶前往接应！”

公孙轩闻听，心中不禁诧异地惊问道：“令师叔？谁？”

盖公孙轩知道，当今丐帮辈份最高的，除了青衣神乞这一辈外，业已无人，故有此问。

青衣神乞恭敬地答道：“敝师叔姓白名梦熊。”

“呵！”

“呵！”

青衣神乞这白梦熊三字一出口，旁立的叶玉玲姑娘与小琴二人，几乎是同时的发出了“呵！”的一声惊呼。

青衣神乞闻听惊呼，便不禁朝二人望了一眼，向公孙轩问道：“这二位是谁？”

公孙轩倏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咱们真是不谋而合，来，来，两位小兄弟，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说着，便将叶玉玲姑娘主仆向青衣神乞介绍了一番。

当然，他没有说出他们是易钗而弁的假书生，只告诉青衣神乞，她们是前辈奇人七巧神婆的传人。

第二十二章 孤身涉险

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青衣神乞一听当前的这少年书生主仆，竟是百年前威震武林，群邪闻名丧胆的七巧传人，心中不禁又惊又喜，满脸顿现惊异之色地朝玉玲姑娘抱拳一拱道：“原来叶少侠是七巧老前辈的传人，失敬！失敬！”

叶玉玲姑娘连忙拱手还礼，谦虚地含笑说道：“小生初履江湖，一切不敬之处尚多，以后望掌门人多予提携指教是幸。”

青衣神乞哈哈一声大笑道：“少侠这么说法，我老伙子可实在不敢当，以后少侠在江湖上，如有需要老伙子跑腿的地方，只要随便招呼一声，老伙子当必效劳。”

说着，忽地转向圣手神君公孙轩问道：“公孙前辈方才所言，不谋而合的意思是……也要前往四海帮么？”

公孙轩点点头道：“不但也要前往四海帮，并且也是为了白少侠！”

青衣神乞心中不禁大喜，但又不解地问道：“前辈与敝师叔已经碰过面了么？”

不等公孙轩回答，叶玉玲姑娘已急着插嘴道：“不但已经碰过面，昨晚还和我们在这里一起投宿的呢！”

说着便从怀里取出白梦熊的那张留笺，递给青衣神乞道：“你看了它就知道了。”

青衣神乞接过纸笺看后，便交还叶玉玲道：“照这样看来，时间已是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立即动身赶往接应，再迟恐怕就……”

就要怎样？青衣神乞虽然没有直说出来，但玉玲姑娘的芳心里已经是扑的一跳，焦急之情，现形于色地说道：“别再噜嗦废话了，还是赶快动身吧！”

说着，便一拉小琴的手道：“走！”

走字声落，已与小琴疾步走出店外，飘身上马，一抖马缰，双腿一磕马腹，直向洞庭湖方向驰去。

青衣神乞一见她说完就走，心中不禁甚为赞赏地望着公孙轩道：“这位叶少侠年纪虽轻，倒是个好友急难，生具一副侠肝义胆，值得一交的朋友呢！”

圣手神君公孙轩哈哈一笑道：“叶少侠虽然生具一副侠肝义胆，令人生佩服，但他与白少侠的关系，其中则又另有奥妙呢！”

青衣神乞闻言不禁微微一怔，不解地望着公孙轩问道：“什么奥妙？”

公孙轩又是哈哈一笑道：“这奥妙老弟日后自会明白，目前请恕老朽未便直说，老朽可也得先走一步了，咱们君山上见！”

话落，足下微移，已走出店外，举步之间，竟是五六尺余远，宽大袍袖飘飘，直往洞庭湖方向奔去。

公孙轩走后，青衣神乞与九指怪乞及门下弟子等，就在这家店内随便要了些饭菜，匆匆吃饱肚子后，立即动身上路赶赴君山。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

且说白梦熊乃是个心性高傲极端之人，他一听公孙轩说起四海帮总坛，关卡重重，高手密布，不亚于铜墙铁壁，委实不可轻视……

这些话不由得更加激发了他那高傲的雄心豪气，心中当即暗暗决定，要孤身独闯虎穴，一探这四海帮总坛，到底布置得是怎样个厉害法？帮主是不是如他所判，就是他那血仇恶魔——青面秀士马文宏？

他乃是个智慧超人，而又深沉知机绝顶的一代天纵奇材！

从这一路同行，与叶玉玲姑娘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已深深地体会出，叶姑娘对他已是情愫暗生。

他心底不由得暗生警惕！

“不行呵！不能！”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声的奋力暗吼！

这倒并不是他不爱叶姑娘，或是叶姑娘不配爱他，那是因为他的自卑感在作祟……

他自卑，他觉得他掩饰在巧妙精制的面具下面，那张似鬼魅的面孔，实在配不上叶姑娘那绝世姿容！

他自惭形秽，与叶姑娘相处在一起，他觉得心坎不安！

当然，他的内心更是非常痛苦的！

每当他心神不宁，神情感伤之际，叶姑娘总以为他是为着血仇未报，故而内心痛苦忧急！

凡值此际，姑娘必然情深款款地软语慰藉，并说：“此番前往四海帮总坛，只要探出帮主果真是那青面秀士马文宏，纵是血溅君山，定必助他报却血海深仇，如果不是，亦必助他踏遍天涯海角，寻访青面秀士马文宏的踪迹，报仇雪恨！”

姑娘的这些话，是多么的感人肺腑，令人感动呵！

可是，姑娘越是这样，白梦熊的内心也就越发地觉得不安，痛苦更深！

叶玉玲姑娘虽是慧质天生，聪明绝顶，但又怎能窥知他是因为面容丑陋，自惭形秽的心底秘密呢？

不过，叶姑娘如果真知道了他的面孔是一张形似鬼魅的面孔时，芳心感觉如何？对他是不是仍旧深情不移呢？

这……

因为此系姑娘芳心底意识问题，请恕作者在这里未便作那盲目的料断！

不过，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的面，真相究竟如何，总有揭露的一天，请读者诸君暂且勿急，届时自有交待！

闲话就此撇开不提，且说白梦熊既已体会出姑娘对他情愫暗生，心中也就甚为明白有数，知道如果向她们明说，他要孤身前往四海帮总坛一探究竟，不但叶姑娘首先不答应，即连圣手神君公孙轩亦必不肯让他单独涉险。

因此，他这才于是夜二更留条悄悄离店。

华容距离洞庭近在咫尺，只不过数十里路程。

乌云骤乃异种神驹，展开脚程，迅似风驰电掣，何等快速，哪消个把时辰，便已抵达洞庭湖畔。

时值三更左右，月明如镜，高挂蓝空。

月光下，只见湖水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望无际。

在这夜静更深，月光似水，碧空如洗的情景下，望着那浩瀚广阔的湖面，不禁令人凭增万丈雄心，凌云豪气！

君山，就耸立这碧波万顷的浩瀚湖中，那白梦熊急欲前往一探究竟的四海帮总坛，也就设立在这君山的峰岭之巅！

忽然，白梦熊的心里有些踌躇起来，他倒并不是为着那浩瀚湖水，无舟可渡而踌躇。

凭他一身已臻绝顶的功力，施展“登萍渡水”的上乘轻功，他可以踏波而渡，再宽阔的湖面，他也不在乎！

他也不是为着独闯神潭龙穴，孤掌难鸣而踌躇，或者是心生惧怯！
若此，他又何必固执成见，不让公孙轩、叶玉玲姑娘她们和他一起，只身前来涉险呢？

原来他是为着跨下的神驹——乌云骠的处置而感到踌躇。

乌云骠虽是通灵神驹，但如何能随他暗探君山？

他深悔不该毫不考虑地骑了它来，不曾把它留在华容的客店中。

蓦然，他想起恩师九阴神君曾对他说过，乌云骠乃是异种神驹，不但登山越岭，如履平地，且能踏雪无痕，登萍渡水。

他心底暗想：“恩师所说，谅必不假，我何不把它带到君山，令它自觅隐秘崖洞藏身哩，只不知道它是不是真能渡水？”

心念一动，立即说道：“阿骠！你如能渡水，可即将头点一下，我们便一同前去湖中山中，你在那里找个崖洞藏身，我好潜往山上一探！”

白梦熊话才说完，乌云骠立即将头一点，白梦熊心中顿时大喜，说道：“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就快去吧！”

话落，便即猛提一口丹田真气，身形微晃，飘落湖面。

乌云骠一声低嘶，也即纵跃入湖面。

一人一马，如履大道般，疾若电掣地直向君山驰去。

晃眼工夫已抵君山，乌云骠自去觅洞藏身，这且不提。

且说白梦熊虽然是极端谨慎小心地隐蔽着身形，连衣袂风声都不使之带出丝毫，展开绝顶轻功，捷若狸奴般地，轻登巧纵，直扑山顶！

但四海帮既被江湖上传为铜墙铁壁，又岂是易闯的？

须知这四海帮总坛所在，不但是关卡重重，共有八道之多，并且暗哨遍布，三五丈范围内即伏有暗哨一所。

白梦熊还没有走上多远，距离第一关卡尚有十多丈时，即已被暗哨发觉。

这些暗哨，大都是一些江湖小贼地痞之流，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武功，他们一见白梦熊这种矫健身手，哪敢出手拦截！

何况，自从去年有几个武林高手，连袂前来闯山，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后，江湖上已将四海帮视为龙潭虎穴！

这人既敢单独前来闯山，不用说，定必身怀超特的武功，碰上这种武林高手，他们如果出手拦截，不是等于白白送死。

因此他们在发现白梦熊后，并没有出手拦截，只将消息传入第一道关卡上。

镇守第一道关卡的关主，名叫苏福刚，外号水上飘，本是这洞庭湖中的一名水贼，不但一身水上功夫极为精湛，内功火候造诣亦颇高深，为人性极阴险恶毒，乃四海帮二流高手中的翘楚人物。

水上飘苏福刚一接到暗哨传来消息，说是有武林人物前来探山，身手极高，已奔第一道关卡而来，他立即吩咐弩箭手准备，自己则带两个得力的大头目，恶鬼李霸与飞毛腿洪三，隐伏在暗中，屏息凝神以待。

白梦熊登临距离第一道关卡三丈远处，忽闻一声沉声低喝道：“什么人大胆，竟敢夜闯本山，想找死么，打！”

打字声落，立见三点寒星，挟丝丝破空劲疾风声，自侧面阴暗处分上、中、下，三路打来。

白梦熊听风辨器，已知道打来的是三粒弹丸。

他身负绝学，哪会把区区三粒弹丸放在心上，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抖，

已避过上中两粒，有手陡出，伸食中二指一夹，已将向下盘打来的一粒弹丸夹住，朝苏福刚隐身的阴暗处，一声喝道：“雕虫小技，也敢称能，还你。”

声落，右手一抖，一粒弹丸已经脱手飞出，回敬了过去。

只听得“呵！”的一声，显见这粒弹丸并未虚发。

这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呵！”的一声中，阴暗处已经捷若飘风般地跃出两条人影，并肩落在白梦熊对面八尺。

这两条人影一个是水上飘苏福刚，一个是飞毛腿洪三。

原来，刚才白梦熊回敬过去的一粒弹丸，被打中的乃是恶鬼李霸，并没有打着水上飘。

水上飘苏福刚身形纵出，立即双目陡张，精光暴射地凝注着白梦熊，猛地一声喝道：“小鬼何人？通名受死？”

白梦熊傲然一声冷笑道：“凭你还不配请问小爷名号，是识相的，就赶快去通知你们帮主，叫他亲自出来见他小爷！”

水上飘苏福刚一听当前的这么个少年书生，口气竟是这等狂大得骇人，不由发出一阵磔磔狂笑。

笑落，倏地面容一沉喝道：“小鬼！你好大的口气，凭你这样子，也配见本帮帮主么？”

白梦熊剑眉微微一挑，喝道：“为什么不配？难道他不是人么？”

水上飘嘿嘿一声冷笑道：“他当然是人，不过，你要见他就必须先闯过你爷爷这第一道关卡，到第二道关卡时再说！”

白梦熊微微一笑，满脸不屑地说道：“你认为你小爷闯不过去么？”

“不信你就闯闯看！”

“你用的什么兵刃？”

“分水蛾眉刺！你呢？”

白梦熊双手一摊道：“小爷就是这一双肉掌，你就亮兵刃吧！”

水上飘一听这话，简直不是味儿，分明这少年书生没有把他放在眼内，不然怎会这么轻视他！

“小鬼！你敢轻视你家苏关主！”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凭你这等脚色，也配小爷重视么，你亮出兵刃，只要能在小爷这双肉掌下走出三招，小爷立即任凭处置！”

水上飘一听，几乎心肺都被气炸，猛的一声怒吼道：“小鬼！你有好大功力，竟敢这等目中无人，接招！”

怒吼声中，反手一探，一对分水蛾眉刺已经掣出，分握两手。

声落招出，有手刺，刺分心，扎肘盘，一招两式，左手刺，招演“巧燕投林”，直刺白梦熊额前心经穴。

出手虽然快捷不凡，招式颇见火候，但白梦熊是何等武功身手，哪会把他放在眼内。

水上飘双刺疾攻出手，白梦熊身形竟是不移不动，视若无睹，直到眼看双刺距离心窝、面门只差三寸即将刺实之际，口中这才发出一声冷哼，身形微挪，移形换位，避双刺，双手倏伸，五指箕张，猛的疾向双刺刺身抓去。

白梦熊以一双肉掌硬抓刺身，这一招不但出得太过出人意外，而且也是武林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招式。

水上飘苏福刚当时不禁微微一怔！

就在水上飘微微一怔，快得有如电光火石一闪的刹那瞬间，手中双刺已经被白梦熊双掌抓住。

说时迟，那时快。

双刺刚被白梦熊抓注，苏福刚心中连念头还没有来得及转动，陡闻白梦熊一声朗喝道：“撒手！”

白梦熊双手微微用力一震，苏福刚立即觉得虎口一阵剧疼，已被震裂鲜血汨汨流出，蛾眉刺哪还能把握得住，早已应声脱手飞上半空。

水上飘心中不禁骇然大惊，这才知道当前的这个少年书生，武功身手之高，实已到了高深莫测之境！

兵刃脱手，哪还敢再斗，一声喝道：“小鬼！我们第二关上见！”

喝声未落，身形已与飞毛腿洪三同时纵起。

他二人身形刚刚纵起，蓦闻关卡上一声锣响，立见强弓硬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直向白梦熊射到。

白梦熊一见，心中不禁勃然大怒，蓦地一声怒喝道：“恶贼，敢尔！”

怒喝声中，两只儒袖挥舞疾拂，太乙神功罡气已经随袖拂出，射来的强弓硬弩顿即齐被震飞！

同时，白梦熊的身形也已腾起，迅逾飘风电闪般地跃上关卡。

这时，水上飘的身形也不过是刚跃上关卡，白梦熊一见他，不由杀机顿生，一声怒喝道：“恶贼！你使用这种卑鄙手段对付你小爷，小爷焉能饶你活命，别走！你乖乖的留下命来吧！”

水上飘万万料想不到，这少年书生竟是如此厉害，在强弓硬弩如雨下，仍然能够登上关卡。

这水上飘也是成名江湖的人物，但几曾见过这等武功身手，闻言不禁胆裂魂飞，哪敢翻身与敌，双足用力一蹬，一个身子已若脱弦弩箭般地直朝前面射去。

白梦熊心中杀机已起，哪还容他逃出手去，一声喝道：“恶贼！哪里走！”

身形微长，已捷逾飞鸟般地向水上飘跟踪扑去。

白梦熊是何等功力身手，既已存心取他性命，他焉能逃得了。

水上飘身形刚向前射出，白梦熊已跟踪扑到，一掌猛向水上飘后背推出。

这一掌虽然没有打实，但其力道何止千斤。

水上飘如何能经受得起，只听得一声惨叫，“哇”的一声，狂喷出一口鲜血，心脉全断，一个身躯顿被震得飞出三四丈开外，“扑通”一声摔落地上，两腿一蹬，登时了账，横尸就地。

那飞毛腿洪三见状，早已吓得亡魂丧胆，两腿发软，跌坐在地上，连动也不能动了。

指挥弓弩手的头目，一见关主已经毙命敌人掌下，哪还敢再指挥弓弩手发射弩箭，自找死路。

况刚才枉自发了那么多的弩箭，不但没有伤得敌人丝毫，且连挡也没有挡得住敌人，依旧被敌人跃登上关卡。

因此，白梦熊一掌击毙水上飘之后，这些四海帮的恶徒，一个个都是瞪直眼睛，望着白梦熊发呆。

白梦熊也不愿多杀无辜，只双目神光电闪般地扫射了这群恶徒一眼，立即腾身跃起，直奔第二道关卡扑去。

白梦熊去后，飞毛腿洪三方始惊魂甫定地站起身来，扬手打出一团碧绿

的火弹，通知第二道关卡的关主。

原来这种绿色的火弹，乃是四海帮常用以告急的讯号。

第二十三章 浑汉孟猛

且说白梦熊因为身形已露，也就不再掩蔽，展开绝顶轻功身法，快逾风驰电掣般地直扑第二关卡。

第二道关卡的关主是一个浓眉环眼，身材魁梧，站在地上仿佛半截铁塔般的彪形大汉。

这家伙名叫孟猛，名号人称赛金刚，生就一身钢筋铁骨，更是天生力大无穷，手中兵刃，乃是一根碗口粗细镔铁棍，重一百二十斤，舞起来呼呼风生，勇猛无匹，真可以套句俗话，有“万夫不挡之勇”！

不过，这家伙乃是胸无善恶的浑汉，你对他好，他就认为你是个好人的，你对他不好，他便认为你是个坏人，他就要用镔铁棍砸死你。

但是，你如果能把他制服了，他便跪下向你叩头，喊你做爷爷，你说什么便是什么。

书中交待，这孟猛本是西南深山中的一个猎户，家传一套五行棍法，招式也颇纯熟不差，前两年偶被四海帮帮主遇上，将他制服，就收留在身边，本意作为随身侍从，但因这孟猛不但浑，而且呆笨异常，故才将他派在第二道关卡上做关主。

这样一个既浑且笨的人，如何能为一关之主？

于是四海帮主便于手下二流帮众中，挑选了一个精干多谋的恶徒，赛吴用江文明，以为其补。

闲话就此表过不提，且说赛吴用江文明，一见第一道关卡在发出绿火讯号，就知道有武林高手前来闯山，立即与赛金刚孟猛招集了手下几个得力的大头目，站在关卡上凝神以待。

他们也只不过刚登上关卡，白梦熊已快逾风驰电掣般地扑到关卡上。

赛吴用一见，心中不禁暗吃一惊，忖道：“此人怎地来得恁快！”

他这里念犹未已，猛听得身旁的赛金刚一声大吼道：“好小子你可来了，待你老子来会你。”

这一声大吼，宛如平空打了个大霹雳，只震得关卡上的帮众耳鼓嗡嗡，即连白梦熊也不禁微微一怔！

赛金刚吼声一落，便即肩着他那根一百二十斤重镔铁棍，踊身跳下关卡，镔铁棍往地上一敲，“铛！”的一声巨响，火星四射，地上顿时现出了一个深坑，仿佛是半截铁塔般地站在白梦熊的对面。

白梦熊心中也不禁微微吃了一惊，暗忖道：“此人好魁梧的身材！”

只见赛金刚环眼一瞪，又是一声大吼道：“喂！好小子！你可是来闯关的坏人？”

白梦熊一听，立即知道这位家伙是个浑汉。

既是浑汉，白梦熊怎会与他动手。

因为凡是浑汉，大都是心地纯直，不懂得善恶之人。

这种人，白梦熊岂忍因为他是四海帮徒，就将他伤毙手底。

眉头一皱，立即计上心头，便朝他微微一笑道：“大小子！你以为我来闯关就是坏人吗？”

赛金刚点点头道：“当然，这第二关卡是我赛金刚的关主，你来闯关，就等于欺负我赛金刚，我又没惹你，你却来欺负，你不是坏人又是什么？”

赛金刚这番话虽是而非，但以立场而言，却是不无道理，真是“浑人自

有浑人理”。

白梦熊故意略一沉吟地问道：“如果我不闯呢？”

赛金刚毫不考虑地说道：“那你就是个好人，我赛金刚便请你喝酒！”

白梦熊摇摇头笑道：“谢谢你大小子，我不会喝酒，我想和你商议件事情，找你帮帮忙，大小子，你肯答应吗？”

赛金刚点点头道：“只要你小小子不闯关就是好人，是好人找我帮忙，我一定帮忙，就是要我的脑袋也成！”

白梦熊一笑道：“大小子，我怎么可以要你的脑袋，你把脑袋给了我，用什么东西吃饭呢，那绝对不行！”

赛金刚点头高兴地说道：“对！你这小小子真是个好人，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把脑袋给了你，没有了吃饭的家伙，不是要被饿死了么，那可不成、小小子你要我帮什么忙，你说罢，我大小子一定帮你！”

白梦熊笑道：“我想向你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路。”

“路？”

大小子可瞪了眼啦，他不懂得白梦熊这话是什么意思，向他借什么路？这时，赛吴用江文明与几个大头目已经下了关卡，并肩站在赛金刚的身侧六尺开外。

赛吴用一见大小子的这种神情，便即喊道：“大小子！这小小子是个坏人，他骗你，快拿铁棍砸他！”

赛金刚一听，立即环眼陡瞪，猛地一声大吼道：“小小子，你敢骗我，看我拿棍砸扁你！”

这浑小子说砸还真干，话还未落，镗铁棍已经举起，一招“泰山压顶”，直向白梦熊当头打下。

这浑小子虽然天生神力，威猛无比，但若凭武学功力，白梦熊要将他伤毙掌下，只在举手投足之间即行。

对于这种浑人，白梦熊当然不肯枉伤他性命。

棍挟劲风当头压下，白梦熊身形微闪，已经躲开。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顿见火花四溅，碎石激飞，地上现出了一个小水缸般大的深坑。

由此可见，这浑小子的两臂神力实在惊人！

浑小子一棍砸空，又是一声怒吼道：“小小子！你敢躲！”

右足朝前跨出一大步，镗铁棍招变“横扫千军”，猛向白梦熊。

白梦熊足下微挪，横跨八尺，让开浑小子这一棍“横扫千军”，朝浑小子摇摇手喊道：“大小子！你且慢砸，我有话说。”

赛金刚一收镗铁棍，瞪着一双环眼，喝道：“小小子！有什么话快说，你要再骗我，我大小子今夜非把你砸成肉酱不可！”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大小子！待一会儿我一定让你砸三棍如何？”

浑小子将头一点道：“好！我大小子如果砸不着你，便也让你砸三棍，这样可公道吧？”

白梦熊点点头道：“公道。”

浑小子道：“小小子！你有话快说吧！”

白梦熊道：“我要和那个小小子说几句话。”

说着用手一指赛吴用朗声喝道：“你是何人？”

江文明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你大爷赛吴用江文明，乃本关的副关主，小子你问怎地？”

白梦熊闻听，这才恍然明白，这第二道关卡，怎会放心派这么个浑汉做关主，敢情还有个副的。

只看此人生得獐头鼠目，满脸阴险之色，又号赛吴用，不言可知，这赛吴用江文明必然是个精明多谋，阴险恶毒之徒。

白梦熊心中暗道：“这恶贼乃操纵浑汉的指挥者，只要将他毙杀，浑汉必然受我指挥听话！”

心念一动，立即一声喝道：“恶贼，你敢骗说你小爷不是好人，小爷就先毙了你！”

喝声中，身形陡长，已捷若飞鸟般地，疾向赛吴用扑去。

赛吴用武功本极平常，他万想不到白梦熊会突然向他扑来，他心中方自一惊，白梦熊身形已是快逾电掣般地扑到他身侧。

白梦熊是存心要取他的性命，他如何能够躲让得开。只听得一声惨叫，白梦熊一掌已经打实在他的胸脯上，顿时心脉断裂，口中狂喷鲜血，一个身子直被震飞五丈开外，方始势尽，“扑通”一声摔落地上，死于非命。赛金刚孟猛一见，蓦地一声大吼道：“好个小小子，你敢打死我兄弟，我大小子要不把你砸成肉酱就誓不为人！”说着，便举棍大踏步直向白梦熊扑去。白梦熊笑道：“大小子！他骗你，我把他打死，这难道也不对么？”浑小子一听，忽地一收扑势，环眼一瞪道：“他怎么骗我了？”

白梦熊道：“他骗你说我是坏人，叫你拿棍砸我，这不是骗你么！”

浑小子道：“小小子，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白梦熊一笑道：“你说呢？”

浑小子瞪着环眼，直愣愣地望着白梦熊想了想道：“我也不知道你这小小子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不过我听人说过，是好人说过的话一定要算数。”

白梦熊笑道：“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浑小子道：“你不是说过让我砸三棍的吗？”

白梦熊道：“当然让你砸，成吗？”

“好！”

浑小子一声好字出口后，才要横棍向白梦熊砸去时，白梦熊忽地朝浑小子摇摇手道：“慢来！慢来！”

浑小子环眼一瞪道：“小小子，你还要干什么？”

白梦熊笑道：“我们应当先谈好条件再砸，你说对不对？”

浑小子想了想道：“什么条件？小小子，你说吧！”

白梦熊道：“我让你砸三下，如果你砸不着我，那便怎样呢？”

浑小子道：“我也让你砸三下，不就扯平了吗？”

白梦熊摇摇头道：“那不成！”

“为什么？”

“我与你无怨无仇，我可不愿砸你，如果把你砸扁了，我心里会难过的！”

浑小子呆了呆道：“这样吧，我砸不着你就跪下向你磕头，喊你三声爷爷，你要我怎样我便怎样好不好？”

白梦熊点点头笑道：“好！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浑小子望了白梦熊一眼，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摇摇头说道：“这样也不

成，我不砸了。”

白梦熊不禁微微一怔，奇怪地望着他问道：“大小子，你为什么又不砸了呢？”

浑小子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不是坏人，我如果砸死你，我会哭的！”

白梦熊闻听，心中不禁暗自点头，知道自己这番心机没有白费，这浑小子实在是个心地善良的浑金璞玉。

不过，要折服了这种心地朴实的浑人，不但要说一是一，决无更改，并且还要拿出真实本领来，方能使他死心塌地地心服口服。

于是，白梦熊便朝他微微一笑道：“大小子！你尽管放心砸吧，你一定砸不着我的，砸完了，我还可以用你这根铁棍变个戏法你看！”

浑小子一听，不禁高兴地道：“真的？”

白梦熊道：“我决不骗你！”

“好！小小子，你可注意了，我要砸啦！”

浑小子说着，忽地一声大吼，吐气开声，横棍猛向白梦熊下盘扫去。

白梦熊当然不会让他砸着，否则，这岂是儿戏，任他白梦熊功力再高，亦必横尸当场！

不过，白梦熊既存心要折服这个浑汉，也当然不会等浑小子的棍才出手，立即纵身闪躲，那不是太没意味了么？

所谓“艺高人胆大”，这话一点儿也不错。

浑小子横棍势若万钧的扫去，白梦熊竟然视若无睹，然，白梦熊若不成竹在胸，焉敢如是大胆！

眼看劲风已经袭体，只差三寸距离，镔铁棍即将砸实白梦熊下盘。

这时，真是危机一发，令人触目惊心！

也就在此时，陡闻白梦熊一声朗笑，右足突起，竟是直往扫来的棍头上点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真是快得直如电光火石的一闪！

白梦熊右足一点镔铁棍头，身形已借势飘落三尺开外，神定气闲地伫立地上。

浑小子又是一声大吼，沉腕错棍，反手猛向白梦熊拦腰扫来。

白梦熊心中也不禁暗赞这浑小子变式迅捷，火候不弱。

只见他身形猛向后一侧，一式“卧看巧云”，竟然用的是铁板桥的功夫，镔铁棍刚刚从他的上面扫过。

这一招也真正用得险极，令人心惊！

白梦熊身形刚刚站起，浑小子的镔铁棍又已变招，挟劲风斜肩打到。

白梦熊一声朗笑，脚下微挪，潜运九玄神功贯注右臂，右掌霍出，迎向镔铁棍头攉去，恰巧抓个正着。

浑小子犹想将棍夺回，猛的一声大吼，运力往回一带。

谁知不但未能将棍夺回，竟如蜻蜓撼石，白梦熊依旧气定神闲地伫立当地，右手握着棍头，停身未动。

只见白梦熊朝他微微一笑道：“大小子！你撒手吧！我变戏法儿你看呢！”

说着，右臂只那么轻描淡写地一抖。

别看浑小子天生神力，两臂有千斤力道，竟然禁不住白梦熊这轻描淡写地一抖，顿即觉得两臂酸软无力，虎口胀痛欲裂，赶紧双手一松，一根一百二十斤重的镔铁棍，便似一根草棒似的到了白梦熊的手中。

白梦熊手持铁棍，朝他一笑道：“大小子！看我变戏法你看吧！”

说着，暗运太乙神功贯法双掌，握住铁棍的两端往起一拗一合一揉，一根丈二尺长碗口粗细的镔铁棍，在白梦熊手中，竟然像根麦像儿似的被拗弯了过来合在一起，成了根六尺长更粗的铁棒。

“我的妈呀！”

浑小子脱口一声惊喊之后，不由瞪直着一双环眼，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怔，心中暗想道：“这小小子使的这种是什么功夫呵？他的一双手不是比钢铁还要厉害吗？这样看来，他的功夫比帮主还高呢！”

白梦熊望着他一笑道：“大小子，你能么？”

浑小子摇摇头，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两腿一弯，“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朝白梦熊连叩三个响头，口中喊道：“爷爷！”

第二十四章 连闯六关

白梦熊连忙伸手扶起浑小子笑道：“大小子，快起来！我不过和你说着玩笑的，你怎么就当真的，磕头喊起爷爷来了。”浑小子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大小子说话，从来不赖账的，赖账就不是人！”浑小子说着，忽地望着白梦熊手中的镔铁棍皱着眉头道：“爷爷！它变成这么短了，我怎么用呢？”白梦熊一笑道：“我就把它还原吧！”说着，两手合在一起一揉一抹，果然便已恢复成原来形状差不多的，一根丈二的镔铁棍。浑小子一见不禁大喜，高兴得咧着嘴儿笑道：“爷爷！你这是种什么功夫？教给我好吗？”白梦熊道：“好！不过你要听我的话。”“当然！当然！你现在就教我吧！”“现在不行，我要去办事情。”“办什么事情？大小子代你去办好了。”白梦熊摇摇头道：“这事情你办不了。”“什么时候教我呢？”“等我办完事情。”说着，身形已经跃起，浑小子急喊道：“爷爷！你要去哪里？”

“第三关。”

“做什么？”

“办事情。”

“我陪你一同去。”

“不行！”

浑小子不禁一呆，他觉得这位爷爷真奇怪！

“第三关的关主我认识，我陪你去比较好办！”

白梦熊摇摇头道：“你去了反而坏事，在这里等我好了。”

浑小子无奈，只得点点头道：“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白梦熊一笑，身形晃处，已经疾逾飘风闪电般地驰去。

白梦熊去后，浑小子心中想想，忽然拿起镔铁棍，迈开大步，随着白梦熊之后，疾步如飞地直朝第三关奔去。

第三关卡的关主双戟赛温侯秦尚仁，乃川湘绿林大盗，一身武功颇为精深，为四海帮中一流高手。

这时，秦尚仁早已得到信息，有一少年书生单身前来闯山，第一道关卡关主水上飘苏福刚，在书生手下仅走了一招，即被书生一掌击毙！

白梦熊扑到第三关卡时，秦尚仁早已率领手下严阵以待。

白梦熊身形一停，秦尚仁立即喝问道：“朋友何人？不但夜闯本山，并且胆敢毙杀本帮第一关卡苏关主！”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小爷何人，你还不配问，君山并非你们私产，你们能住，小爷就不能来么，苏福刚拦阻小爷的路，这是他自己找死！”

秦尚仁闻听，心中顿即勃然大怒，一声暴喝道：“小鬼！你可知道君山乃本帮禁地，擅自闯入者死！”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若不因为是四海帮的禁地，小爷还不高兴来呢！”“你可曾听说过本帮的口号？”白梦熊故作不知地问道：“什么口号？”“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白梦熊一声冷喝道：“小爷也有个口号！”“你也有口号？”白梦熊沉声说道：“挡我者死！”

“小鬼！你好大的口气！”白梦熊傲然一笑道：“不信你就试试看！”“小鬼！你夜闯本山究欲何为？”“你管不着！”“小鬼！你找死！”“找死！”白梦熊一声冷嗤道：“只要你能在小爷手底下走出三招，小爷立即转身退走！”

“小鬼！你有好大功力，竟这么目中无人。”白梦熊一声朗喝道：“废话少说，要是不敢动手，就赶快让开，让你小爷过去！”秦尚仁立即怒喝道：“小

鬼！接招！”喝声中，双掌一错，欺身直上，话落招出，双掌招出“急风骤雨”，分上下，打胸臂肩。这秦尚仁确不愧为成名川湘的绿林大盗，出手不但快捷，而且掌挟劲风，颇见火候。秦尚仁武功虽然不弱，但怎是身怀奇学的白梦熊的敌手。

只听得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足下微挪，移形换位，一出手就是“九阴绝穴”手法，刁腕拿肘。

须知这种“九阴绝穴”手法，招式不但奇诡绝极，而且快捷异常。

秦尚仁连对方使的是什么手法招式，都没有看清楚，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左腕右肘一麻，已被对方双手扣拿住。

秦尚仁手下的三个恶徒一见，全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各掣兵刃，一声怒喝，齐向白梦熊纵身扑去。

白梦熊一声朗喝道：“恶贼，敢尔！”

一带秦尚仁的身子，就往扑来的兵刃上迎去。

三个恶徒，手底下功夫均极平常，本是因为关主被敌所制，一股猛劲扑来，企图救下关主，决未料到白梦熊会来这一手。

一时之间如何能收得猛劲扑势，三件兵刃全皆戳在秦尚仁的身上，顿见红光进现，血腥飞溅，秦尚仁一声哼声也未发出，即已魂归幽冥去了。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手一松，秦尚仁的尸身“扑通”倒地。

三贼一声怒吼，摆兵刃直向白梦熊扑去。

像这种江湖末流脚色，别说是三个，就是三十个齐向白梦熊扑去，白梦熊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内。

只见白梦熊儒袖一拂，喝道：“滚开！”

三个恶贼还真听话，在白梦熊这一拂之下，立时均皆踉踉跄跄，连退七八步去，但依旧没有能够站住，“扑”地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

当然，这是白梦熊不愿多造杀孽，只用了二成功力，否则，只要稍加二成功力，这三个恶贼焉能还有命在。

白梦熊儒袖一拂，身形也就跟着腾空跃起，快似一缕轻烟般地越过关卡，直朝第四道关卡奔去。

那浑小子赛金刚赶到第三关卡之际，正巧碰上那三个头目从地上爬起来，咬牙忍着疼向关里走。

浑小子一把抓着其中一个头目劈口问道：“秦关主呢？”

“死啦！”浑小子不禁一怔，又问道：“我爷爷呢？”

那头目知道他是个浑小子，便没好气地随口说道：“你爷爷早死啦！”

浑小子一听不禁大怒，喝道：“好小子，你敢骂我爷爷！我砸死你！”

说着，便朝那头目当头就是一棍，顿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也是那头目该死，白梦熊饶了他，却死在浑小子的镔铁棍下。

真是“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浑小子一棍砸死那头目后，立即越过关卡，直奔第四关卡。

待他赶到第四关卡时，关主铁掌震辽东吴士雄已被白梦熊击毙掌下，白梦熊更是毫不停留地向第五道关卡去了。

四海帮从第一道关卡到总坛腹地止，共设八道关卡，这八道关卡的阎王，虽都是成名绿林的巨盗，武学功力一个比一个精深高强，越往里闯越难斗！

无如白梦熊的武学功力太已高深，一路闯来，势如破竹，从第一道关卡到第五道关卡，竟没有一人能在他掌下走过三招，而且均皆未能活命。

第六道关卡关主一剑追魂莫昭云，一身功力有数十年火候，名震江湖，乃黑道上一流高手，结果在他掌底下也只过走了八招，虽未丧命，但却被白梦熊以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废去了一条右臂，晕死当场！

须知白梦熊此番他之所以要孤身独闯四海帮，不愿与圣手神君公孙轩与叶玉玲姑娘等同行的原因，是他早已抱定决心，不管四海帮主是不是他的血仇青面秀士马文宏，他要放开手脚，尽展两位恩师所学的一身奇学，纵不能立将四海帮毁去，为武林除害，也要搅他个天翻地覆，煞煞四海帮的凶焰，并且他也可以借此名震武林，扬威江湖。

故，他一出手，就是九阴绝学的狠辣招式！

这些四海帮众，虽都是近二三十年成名的江湖高手，但几曾见过九阴绝学，哪能与敌！

白梦熊单人独身，连闯四海帮六道关卡，也只不过是一个多更次的时间，急报频传四海帮总坛，四海帮主、堂主、护法，及一众高手，上上下下，无不为之大惊失色，震动异常。

四海帮五大堂主，除西、北两堂主不在山中，八大护法留下一半守护总坛外，其余东海堂主逍遥居士施天任，南堂主毒龙手鲁杰，总舵执法堂主（又名中央堂主）毒手魔君彭光祖，护法摔碑手王如山，锦掌申正明，千手书生欧典，笑面阎罗徐长德等七人已率领着十数名均是一流高手的香主，赶到第七关卡上。

这时，才只四更刚过，白梦熊闯到第七卡时，只见关卡上火把高挑，照耀如同白昼。

关卡外的空地上，四海帮众齐立，严阵以待。

当中为首三人乃是三大堂主，后面四大护法，两旁立着的是十几名香主。

只从这些人均是目射灼灼精光，两太阳穴高突的程度上看来，就知俱皆是身怀精深内功的高手，江湖巨擘。

白梦熊虽然身怀绝学奇技，艺高人胆大，但一见这种声势，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这才知道，这四海帮果真高手如云，确实不可轻视！

白梦熊不但是天生傲骨，而且一身是胆，面对着这多江湖高手恶徒，心中虽然暗暗吃惊，但面上神色却是丝毫不变，更无一丝惧怯！

其实，事情已走上这种地步，惧怯又有何用？

白梦熊身形一停，毒龙手鲁杰与毒手魔君彭光祖二人，几乎是同时的发出了一声惊“噫”道：“咦！原来是你这小鬼！”

这二人先后都曾与白梦熊动过手，并且都曾败在白梦熊掌下，吃过苦头，是以二人一见是白梦熊，故均立时脱口而出发出一声惊“噫”。

白梦熊当然也认识这两个手下的败兵之将，一闻二人惊呼，不由得立时发出一阵哈哈朗声长笑。

笑声亮亢，直透云霄，似欲裂穿金石！

群贼乍闻这声长笑，立觉心头猛的一震，脸上均不禁勃然变色，连忙各自运功凝视护住心腑！

须知白梦熊这一声长笑，可非同小可，不但是已经凝聚一身内家功力，气发丹田，并且还暗运起了神力罡气！

原来白梦熊一见眼前这种形势，知道一场血战恶斗已经注定，决不能避免，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故乃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出这一声武林罕见的长笑。

他要借这一声长笑，使群贼胆丧气馁，震伤一部分恶徒的内腑，俾以解除自己少许危机！

果然，在他这一声长笑落后，已有几个香主不支倒地，内腑已被震伤！

白梦熊笑声一落，立即双目陡张，神光如冷电寒芒暴射，令人颤慄地逼视着群贼，一声大喝道：“四海帮主何在？请出答话。”

毒龙手鲁杰磔磔一声怪笑，怒喝道：“好猖狂的小鬼，本帮帮主焉会见你这种乳臭未脱的小鬼！”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上次涪江江畔饶你不死，今天居然还敢与小爷答话，口出不逊，小爷看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

毒龙手面孔不禁一红，怒声暴喝道：“小鬼！休得猖狂，今夜老夫必叫你血溅五步！”

白梦熊又是一声朗笑道：“掌底游魂，也敢称能！”

说着，忽地沉声喝道：“再不叫你们帮主出来答话，可就休怪我飞天神龙今夜要大开杀戒，出手毒辣绝情了。”

毒龙手鲁杰喝道：“小鬼！本帮八道关卡你尚未闯完，你焉能见得本帮帮主！”

毒龙手话声刚落，东海堂主逍遥居士施天任已经不耐烦地说道：“鲁兄何必与这小鬼斗口，毙了他岂不干脆！”

说着，已经飘身而去，双目精光直如冷电般地逼视着白梦熊，一声喝道：“小鬼！你有多大功力，竟敢口发狂言，目中无人，你且接老夫一掌试试！”

话落掌出，双掌倏推疾吐，掌力挟卷着狂飚，刚猛绝伦地直向白梦熊当胸撞去！

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双掌疾推，“九阴玄功”已经发出。

前段书中已经交待过，“九阴玄功”乃亦柔亦刚的神功，发时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是动力暗含，随着敌人功力的高低而定其劲道大小，敌人功力越高，其劲力也就越大，反之，敌人功力普通，其劲道也就轻微！

无形动力与刚猛绝伦的劲力相撞，只听得“轰”的一声大震！

刹时间沙走石飞，满空尘土弥漫，那声势好不骇人！

逍遥居士施天任当场被震得身形踉跄后退五步，腑内血气翻涌如潮，知道内脏已被震伤，连忙运功抑止住涌上的血气！

反看白梦熊，依旧气定神闲地伫立当地，身形连晃也没有晃一下。

逍遥居士这才知道，对方年纪虽轻，功力实已臻达高深莫测的化境。

这逍遥居士纵横江湖四十多年，生平未遇敌手，想不到今天竟然阴沟里翻了船，落败在这么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书生掌下。

毒手魔君彭光祖身形一晃，纵到他身侧问道：“伤势如何？”

逍遥居士闻问，心中不禁一惨，说道：“轻伤，你们别管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小子留下！”

这时，毒龙手鲁杰已经纵身跃出，与白梦熊动上了手。

毒手魔君彭光祖立即朝四位护法说道：“我们上！”

说着，便已纵身向白梦熊扑去。

四个护法闻言，便立即各错双掌，跃身加入斗场。

六个江湖一的高手，竟然联手合斗白梦熊一人，真不要脸！

白梦熊陡然一声清啸，展开太乙神掌，混合着九阴绝学，招招尽是绝学辣手，决不留情！

晃眼二十多招，摔碑手王如山，笑面阎罗徐长德已经伤在白梦熊掌下，退在一边运功疗伤。

这时逍遥居士已经运功疗伤完毕，一见六人不但仍然无法奈何这少年书生，并且又被他伤了两个护法。

心中不由得更惊更怒，立朝站在旁边看得发了呆的十多个香主，一声喝道：“各位掣兵刃上！”

群贼闻喝，才如梦初醒，只听一阵呛啷响声，寒光连闪，已各将兵刃握在手中，连声喝叱声中，身形均已扑出，将白梦熊围在中央核心，十多件兵刃，纷向白梦熊左右前后刺去！

白梦熊身无寸铁，何能与敌！

第二十五章 顶天立地

说到群贼各掣兵刃，将飞天神龙白梦熊围困在核心，十数件兵刃齐出，纷向白梦熊左右前后递到，白梦熊手无寸铁，纵有一身通天的本领，在这十多名高手齐出兵刃围攻之下，势也无法与敌！

这时，白梦熊如果要施展飞龙三式的绝世轻功，脱出众围逃去未始不可，但他天生傲骨，怎肯打那逃的主意。

陡然，他一眼瞥见迎面刺来的是一支青铜长剑，心中念头立即有如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

迎面刺来的这支长剑，乃南海堂下香主两头蛇陈立。

白梦熊心中念头一闪，立即身形陡塌，蓦地猛朝两头蛇陈立迅逾电闪般地扑去！

两头蛇陈立虽也是成名江湖的好手，但其武学功力与飞天神龙白梦熊相较，相差太已悬殊！

白梦熊蓦地塌身向他扑去，他连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看清楚，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右手腕脉已被白梦熊三指扣住，顿感右半个身子酸麻无力，心中不禁骇然大惊！

说时迟，那时快。

两头蛇陈立心中方自骇然大惊，忽闻白梦熊一声大喝道：“撒手！”

随着白梦熊的这声大喝，手中的一支青铜长剑已经到了白梦熊的手里，同时一个身子竟是不由自主的，被一股绝大的潜力震得离地飞起，直飞出三数丈开外，“叭哒”一声，摔在地上，当场晕死过去。

因为白梦熊陡地塌身扑向两头蛇陈立，群贼兵刃也就都已递空。

白梦熊猛扑两头蛇陈立夺剑，群贼兵刃递空，这仅只是快如电光火石的刹那瞬间，快得简直无以复加。

群贼兵刃递空，虽然立即跟踪第二次递到，但白梦熊已是一剑在手。

白梦熊一剑在手，顿即豪气冲霄，倏地发出一声清啸。

啸若龙吟凤鸣，又若巫峡猿啼，直透霄汉，震得群贼耳鼓嗡嗡，历久方绝。

啸声中，震臂挥剑，剑推千层浪，已展开天恶子传授的绝世奇学，“太乙神诀”中所载之太乙剑法。

刹时间，顿见剑气如虹，直若寒光飞洒，又如怒涛掠空，在群贼十多件兵刃围攻中，夭矫似神龙飞舞。

俗语云：“双掌难敌四手，好汉打不过人多。”

太乙剑法虽为绝世奇学，招式神奥，威力无匹，但白梦熊毕竟只是单人只剑，何况围攻他的群贼，均都是成名的江湖好手，尤其是逍遥居士施天任，毒龙手鲁杰，毒手魔君彭光祖，绵掌申正明，千手书生欧典等五人，更是当今黑道绿林中的一代巨孽，无一不是内功修为精深，有独特造诣，难斗的恶魔！

晃眼二十余招，白梦熊虽然仍旧气定神闲，一支青铜长剑舞起一道又紧又密，钢墙似的剑幕，遮前挡后，封左闭右，乘隙还攻，招式凌厉快捷，不慌不忙，丝毫未露败迹，更是毫无怯意！

不过，白梦熊心底甚是有数，这种情形，目前虽可暂保不败，但久斗下去，必然落在个血溅当场！

转瞬又是十多招过去，白梦熊的背后已被毒龙手鲁杰的毒龙刀划了道寸余长的血槽，右肩也被逍遥居士施天任刺了一剑，鲜血汨汨往外直流！

白梦熊一面运功闭穴止血，一面仍频挥手中长剑，招式直若闪电奔雷般地力斗群贼。

太乙剑法共九九八十一招，最后另有三招，名“太乙三神招”：“顶天立地”，“风云聚会”，“气吞河岳”。

这“太乙三神招”，不但是太乙剑法之精英，而且展时必须潜运“太乙神功”运注剑身，方能发挥其无上威力！

天恶子传授这“太乙神招”时，曾一再严厉叮嘱告诫白梦熊，三神招威力太大，非遇穷凶极恶之徒，生死危于一发关头，绝对不可轻用。

因为这三神招若一发出，其声势威力，不仅有似风雷迸发，恁是当今武林顶尖高手，亦必难当一击！

尤其是最后的一招“气吞河岳”，发出时直如天崩地塌，四周十丈之内，皆是剑气罡风，当者必无幸免！

以白梦熊目前的功力，对三神招虽然能发，却绝对无法收止。

不要说是白梦熊，即连天恶子在这三神招上，虽已下了数十年的苦功，对于一二两招或可勉强收止，对这招“气吞河岳”却也只是能发不能收。

故白梦熊一上来虽然就尽展太乙剑法绝学，却谨遵师训，未曾施展这“太乙三神招”，因此才落得肩、背两处负伤。

白梦熊知道已到生死危急关头，这时如再不施展神招，不用多久，必定落个乱刃分尸，溅血荒山。

三神招的招势自脑际一掠而过，心中立即暗暗默祷道：“恩师，请恕熊儿今夜要施展三神招了。”

祷毕，便即一咬牙，运气太乙神功贯注剑身，蓦地一声朗叱，剑招一变，三神招的第一招“顶天立地”已经出手。

果不愧为旷世奇学太乙剑法中之精英绝学，威力确是迥然非同凡响，确有风雷迸发之势！

这一招“顶天立地”甫一划出，立闻一阵“呛啾啾”兵刃断折之声，混杂着数声闷哼惨吼！

顿见红光进现，血雨飞洒。

群贼立有数人被这一招所发的剑气罡气伤及，骇然倒身暴退丈外，那没有受伤的也被逼得踉跄连退七八尺之外。

受伤的几个恶贼，不是断指，便是缺臂，有的是手中兵刃只剩了半截。

这是一种什么剑势招式，竟有如是威力，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尤其是白梦熊手中的长剑，群贼均曾亲眼目睹，乃从两头蛇陈立手中夺得，并非是柄神物利器，怎的在他手中竟变成了一柄斩金断铁的宝剑，这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群贼几曾见这种剑势招式，一时之间，均不禁被这一招“顶天立地”震慑，心中大骇，俱各睁大着一双凶睛，既惊疑而又怯惧地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怔！

就在这时，忽见铁掌金环洪信扬双环一错，一声不响地腾身直扑而上。

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喝道：“败兵之将，还敢前来送死！”

喝声中，震剑划起一道剑虹，身形半旋，避双环，长剑招演“海市蜃楼”，迅若疾电般地，疾刺洪信扬面门。

白梦熊长剑刚刚刺去，忽闻洪信扬轻声说道：“少侠此时不走还待何时！”白梦熊乃聪明绝顶的武林奇葩，闻言立即明白洪信扬明知不是自己对手，仍然奋不顾身朝自己扑出的用意。

他也知道，目前群贼虽被他施展三神招中的一招“顶天立地”的威势震慑住，但不久必然再度扑去围攻。

凭着当前的这群恶贼，他固然不惧，何况已有五六人负伤，三神招他才只施展出一招，还有威力更大的两招尚未使用呢！他相信“风云聚会”，“气吞河岳”，这两招如果相继使出，纵不能立诛群贼，起码也有大半陈尸当场！

不过，据江湖传闻，四海帮已网罗尽天下黑道绿林高手恶魔，其数目当不止眼前之数，不知道有几多，时间一久，必都闻讯赶来，那时，他再要想容易脱身退走，就困难了。

何况还有那三残双色老妖，与那江湖上始终无人知其庐山真面目，神秘的四海帮主，到这时均尚未现身呢！

老妖乃是他的一个劲敌，姑且不谈，那四海帮主既能领袖这群恶魔，必有超绝不凡的武学功力，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劲敌！

一语惊醒梦中人，心中暗道：“是啊！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今天不成还有明天，今夜虽然目的未达，但有此一遭，已足令四海帮这群恶徒亡魂丧胆了。”

他心中这些意念本是有如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换句话说，洪信扬的话声一落，他也就立即警觉，连忙错腕撤剑，其反应之快，可谓已快至极点。

他虽然是连忙错腕撤剑，不想将这个甘冒莫大危险，好心提醒他，要他及时脱身退走的铁掌金环洪信扬伤在剑下，但洪信扬却好像一时收不住前扑的身形似的，硬向他剑尖撞来。

只听“噗嗤”一声，剑尖已经刺进洪信扬的左肩，不！应该说是洪信扬撞在他的剑尖上，顿见血如涌泉，往外直冒。

白梦熊心中不禁一惊！这实在太出于白梦熊的意外了！

俗语云：“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白梦熊虽然聪明绝世，也不禁为这意外惊得懵懂一时，不知道这铁掌金环洪信扬为什么要硬向他剑尖上撞来？是何用心？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白梦熊心中一惊之际，蓦闻毒龙手鲁杰一声怒喝道：“小鬼！老夫今夜要让你活着离开君山，四海帮也就枉在江湖上称雄了！”

声未落，身形一晃，已当先纵身扑出。

其余未受伤的群贼，见毒龙手鲁杰纵身扑出，也就立即各纵身形，疾逾飘风般地猛朝白梦熊扑去。

白梦熊静立如山，一声冷笑，震剑又是一招“顶天立地”划出，群贼宛如撞在一堵钢墙上，顿时又有数人被这一招所发的剑气罡气震伤，惶惶踉跄后退丈余！

这时，东方天际已露出一线曙光，天亮已经在即。

群贼身形刚退，白梦熊立即朗声哈哈一笑道：“江湖传说四海帮犹如铜墙铁壁，龙潭虎穴，真是耳闻不如目睹，原来也只不过如此。现在天已快亮，今夜就此暂作结束，可转告你们那个见不得人的帮主，就说飞天神龙改天再来拜候！”

声落，身形已拔空腾起七八丈高，展开“飞龙三式”上乘轻功绝学，捷

逾飞鸟般地直往山下掠去。

千手书生欧典右手忽地一扬，顿见数点寒星挟破空锐风，劲疾绝伦地直奔身形腾空的白梦熊背后打去。

暗器出手，这才礧礧一声冷笑喝道：“好猖狂的小鬼，四海帮虽非钢墙铁壁，龙潭虎穴，也不能任由你这么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你给我留下吧！打！”

原来这千手书生欧典，不但擅使各种歹毒暗器，并且一身都是暗器，无论踢腿、晃肩、摇头，皆可发出一种暗器，故乃才得千手之名。

暗器本是不登大雅之堂，非光明正大之物，故正道侠义之士均不屑用之，纵用亦先出声招呼，而后始发出。

千手书生于暗器出手后发声说话喝“打”，由此可见这千手书生乃是个性极阴歹毒的恶魔。

白梦熊是何等功力身手，千手书生暗器甫一出手，即已闻风知警，儒袖朝后一挥，袭来的暗器，立被拂袖罡风全数震飞。

身形更是毫不停留，疾愈飘风电闪般地直朝下驰去。

此际，恰值浑小子赛金刚孟猛疾走赶到，一见白梦熊浑身浴血，身形一跃数丈，捷逾飞鸟般地向下奔去，心中就不禁急了。

须知浑小子不但浑，而且心眼儿直，因为白梦熊答应他教他那手揉铁棍的功夫还没有教他，白梦熊一走，他到哪里去找白梦熊去，故一见白梦熊身形一跃数丈向山下奔去，心上就不禁大急，猛地一声大吼，身子一转，拔腿就追！

群贼在白梦熊接连两番划出三神招的第一招“顶天立地”下，已有多半负伤，只剩下毒龙手鲁杰等五六个老魔头，因为他们的内功修为高深，又因为他们见招撤身后退得快，才未被白梦熊的剑气罡气伤及。

这几个老魔虽都是素性骄狂，一生纵横江湖，罕遇敌手的魔头，但在今夜这么一战之下，心中早生惧怯。故见白梦熊蓦然腾身退走，除了千手书生欧典扬手打出一把暗器，作为送行的礼物外，其余逍遥居士施天任等人，一个个都是直愣愣地瞪着两只凶睛，目送着白梦熊疾去的背影，竟没有一人敢腾身去追！

直到白梦熊的身影消逝不见后，这几个魔头这才如释重负地吁出了口气。

逍遥居士施天任脸上突然显过一股凶厉之气，狠狠地一跺脚道：“这小子才这点年纪，武功即已如此之高，若不及早除去，再过两年，江湖上必无我辈立足之地了。”

千手书生欧典嘿嘿一声干笑道：“凭我们这么多名震当今江湖的好手，不但没有能将他收拾下来，反而大半伤在他的手下，这个人也实在丢得太大了。”

锦掌申正明道：“可惜帮主未曾亲来，杨老前辈又未在山上，否则今夜决不能任由这小子这么猖狂，容容易易地退走。”

毒龙手鲁杰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诸位请放心吧！这小子此番回去后，我鲁杰管保他没命再来了。”

几个魔头均不禁同时一怔，齐望着他诧异地问道：“为什么？……”

鲁杰嘿嘿一笑道：“他背上已挨了我一毒龙刀。”

几个魔头闻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鲁杰的毒龙刀，乃系经用百种毒蛇的毒液淬练，剧毒非常，故名毒龙，鲁杰的毒龙手外号，也因此而得名。

这毒龙刀不但剧毒异常，而且见血封喉，不管是内家功力多高多深，一等高的高手，只要中上这一刀，立时伤处麻痹，毒气循血液穿行全身，十二个时辰内，毒气直攻心肺，浑身肿胀而死，真是霸道绝毒无伦！

这时负伤群贼除被剑气罡气震伤内腑的几人，尚在运功调息疗伤外，其余几个断指缺臂的外伤者，均已经第七道关卡的关主与其手下得力的头目，分别替他们敷药包扎妥当。

北海堂首席香主夺命魂古坤，忽然无限感慨地叹了口气道：“那小子的剑术实在太已高深神奇，招式不但玄妙绝伦，威力更是凌厉无匹，我古坤苦研剑术多年，自信造诣颇深，动手之际，虽曾仔细留神其招式剑术，但，竟然没有看出来他所使的是一套什么剑法？尤其是最后的那一招，不但剑势直若风雷迸裂，而且大有地裂山崩之感，真是闻所未闻的剑招！”

言下之意，对白梦熊的这套剑法极为仰慕。

原来这古坤，平生以一套七十二招“夺命追魂剑”法，纵横北道武林，所向无敌，颇为自负，认为这套剑法足可睨视当今武林！

哪知今夜目睹白梦熊的剑术后，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一向自以为足可睨视当今武林的“夺命追魂剑”法，若与白梦熊的这套剑法相较，真可谓是“小巫之见大巫”！

故这才说出这番感慨，意含仰慕的话来。逍遥居士施天任闻言，脸色阴沉地望了他一眼，方要说话讥讽他几句之际，陡见自关卡内跃起五条人影，疾逾风飘般地向当场纵落。

来人非别，正是那江湖上无人见过其庐山真面目的四海帮主，率领着四大护法赶到了。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

群贼一见帮主亲身来到，立即垂手肃立。

四海帮主身形一落，双目直如两道冷电寒芒地扫视了群贼一眼，双眉便即微微一蹙，脸色一沉，朝着逍遥居士施天任冷冷地问道：“施堂主，来的是个何许人物？竟然如此厉害，可曾将他料理下来？”逍遥居士面孔不禁一红，摇摇头叹了口气道：“说来真惭愧，来人只是个年纪不满二十的少年，他自称飞天神龙，其身手功力之高，实属武林罕见，我们枉自有这多人，不但未能将他料理下来，并且大半伤在他的剑下，最后任他从容退走！”

“哦！”

四海帮主心中蓦地一惊！问道：“他可曾说出此来何为？”逍遥居士道：“他只说要会会帮主。”

四海帮主心中又是一惊！急问道：“这少年是个什么长相？”

逍遥居士道：“剑眉朗目，面皮白皙。”

四海帮主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微一沉吟，后又问道：“可曾看出他的招式路数是哪派门下。”

逍遥居士摇摇头道：“这小子掌剑招式均皆奇绝神妙异常，未能看出是哪派门下。”

毒手魔君彭光祖在旁忽然接口说道：“这小子乃九阴老鬼门下。”

四海帮主脸色勃地一变，双目猛瞪地望着彭光祖急问道：“彭堂主可知道他的姓名。”

毒手魔君尚未答话，毒龙手鲁杰已经抢着说道：“白梦熊。”

四海帮主心中不禁猛地一震！

这时，跌坐在地上运功疗治内伤的三护法与几个香主都已运功调息完毕，站起身来，伤势虽未痊愈，但已大致无妨。

四海帮主朝群贼望了一眼道：“各位请随我来！”话落，身形微长，已腾身掠起，朝总坛驰去。

第二十六章 怪马血人

且说白梦熊展开身形，恍若天马行空般地疾朝山下驰去，何消多时，便已抵达山下湖畔。

须知白梦熊虽然身怀绝世奇学神功，豪气干云，与群贼动手之际，丝毫未露惧怯之色，但，内心地却是紧张异常！

现在回想起刚才激斗的情景，也实在的险极，若不是那一招“顶天立地”威力凌厉万钧，这时恐怕早已溅血陈尸当场了。

是以，白梦熊驰抵山下，回首朝来路望去，未见有人跟踪追下，内心底紧张这才松弛下来，暗自喊了声：“好险！”

白梦熊觉得：今夜独闯四海帮，虽然目的未达，没有见着四海帮主，未能揭开江湖之谜，但飞天神龙之名，也足令四海帮群魔胆战心惊了……

想到这里，便不由得满足自豪地纵声发出一阵哈哈朗笑。

此际，天方黎明，晨曦初露。

白梦熊朗笑声落，随即发出一声龙吟般地清啸。

啸声未落，便即闻听得一声马嘶，乌云骤已自一处隐秘的崖洞中跃出，一跃数丈地疾驰而来，霎眼工夫，便已静如山岳般地停立白梦熊身侧。

白梦熊身形微长，方待跃身入湖跨波而渡，忽觉背上伤口附近部位麻痒异常，心中不禁一惊，这才记起背上的刀伤，虽然只是一道血槽，伤势极轻，但是毒龙手的毒龙刀曾经百蛇液淬练，剧毒非比寻常。

原来白梦熊被毒龙刀划伤当时，因其立即运功封闭住血道，毒气无法蔓延，故未觉得怎样。

这时，恶斗已过，内心紧张已经松弛，封闭住血道的功力，便也就于无形中自然而然地散去！

功力一散，毒气便已无所阻挡，哪得不立即乘机循着血液蔓延！

这固然是白梦熊一时大意，但也是白梦熊命中注定，该有这一场灾难。

白梦熊心中一惊，连忙运气行功再度封闭住浑身血道，同时探手入怀，取出一只白玉瓶，瓶中所盛乃九阴神君集百种灵药异草，以千年芝叶为引炼制成的，武林中视为珍品的“回天再造丹”。

这“回天再造丹”，虽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却也是增寿、益元、却病、祛毒的人间仙品！

打开瓶塞，顿闻清香扑鼻，沁人心脾。

白梦熊小心翼翼地倾倒出一粒“回天再造丹”纳入口中。

灵丹到底不同凡响，入口顿觉满口生津，芬芳满颊，遍体清凉，浑身舒爽，背部麻痒立止！

不过，白梦熊心中甚是有数，知道就这阵子工夫，毒气已攻入血液，虽经服灵丹，也只能暂时止住伤势毒气的蔓延，却不能清除窜入血液中的毒气，如欲清除，则必须立时运气行功，以本身高绝的内家功力，将血液中的毒气，慢慢地迫返背部伤口处，逼出体外，然后用刀将伤处的腐肉剜去，再将灵丹用水化开，涂敷包扎起来，始能毒尽痊愈。

但，这起码需要三个日夜的时间始能办到，在这虎穴脚下，焉能作如此长时间的行功跌坐？

可是眼前就是一个最大的难关，原因是在这种情形下，他如何还能提气施展“登萍渡水”的上乘轻功，踏波渡湖？他便不禁紧蹙起双眉，怔忡地望

着那平风宽阔的湖面一筹莫展。

蓦然，乌云骠在他的身侧一声低嘶，将他从一筹莫展的怔忡中惊醒，望了乌云骠一眼，心中陡地一喜，暗道：“呵呀！我真糊涂极了，怎么把阿骠忘了！”

心念一动，立望着乌云骠说道：“阿骠！湖面太宽，我本不想加重你的负担，可是我已负伤，不能提气踏波，只好仰仗你来驮我过去了，你能吗？”

乌云骠乃通灵神驹，闻言，便立即将马首一点，口中发出低低的嘶鸣，同时两条后腿微微后错，使它的身子矮下了尺余，那意思好似在回答白梦熊说：“没有问题，我能，你上来吧！”

白梦熊见状，当然懂得乌云骠的心意，立即足尖一点地面，身形微长，已飘身上了乌云骠背。

只听得乌云骠一声长嘶，已经腾身跃起，快如脱弦弩箭般地，向湖面跃落，四蹄如飞地直朝湖岸驰去。

白梦熊心中不禁又惊又喜，想不到乌云骠在水面行走，亦是恁般平稳快捷，并且水只没及蹄踝。

刚才过去时，神驹显然是为了保持着与他平衡的速度，没有施展出全力。

因此，白梦熊对乌云骠也就更加喜爱，爱逾性命。

还没到盞茶工夫，便已登上对面湖岸。

这时，天已大亮，旭日虽然尚未升起，但东方天际已现出了一片朝阳初升前的红光。

白梦熊忽然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四肢发软无力，似乎很是疲乏的样子。

的确，他苦斗了一夜，尤其最后接连发出两招“顶天立地”，更耗费了他不少的真力，何况又挨了一毒龙刀，受伤之后，别说他是血肉之躯，纵是铁打的金刚，也必经受不住。

这还幸亏他曾服食过雪菱，内功深厚超绝，才能支持到这时，若是换一个人，纵是内功深厚不凡，恐怕也早就魂断君山了。

凭白梦熊那一身超凡神化的功力，在苦斗一夜之后，果真的便会疲乏成这个样子吗？

不！当然不！这完全是那毒龙刀上的毒力在作怪！

渐渐，白梦熊觉得头很沉重，于是他闭起了一双星目，垂下了头，伏在乌云骠背上，神智昏沉地睡着了。

任由那乌云骠走着，走向何方。

乌云骠虽是通灵神驹，毕竟是畜类，它怎识地理？

白梦熊呢！他神智已经昏迷，哪还理会得走向何方？

走着！走着……

太阳已从东方海平线上升起，那金黄耀目的万丈光芒，照射着整个大地，照射在浑身浴血的白梦熊的身上，显得更红，更刺眼，令人触目惊心了。

这样一匹浑身乌黑油亮，似马非马，似骠非骠，而又神骏非凡的怪马，驮着这么一个满身鲜血，背衣破裂，伤口肌肉紫黑，而且腥臭刺鼻，看样子好像已经死去的人，任谁见了也只是心中惊疑的睁眼看着乌云骠从面前走着，不敢随便伸手拦一拦，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死了没有？

这倒并不是因为当今之世没有好人，实在是因为好人难做！

尤其是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可非同儿戏，你虽是一片好心，但一个弄不好，说不定会被拖累上吃上一场冤枉人命官司！

请问，有谁愿去招惹这种麻烦，自寻苦恼呢！

当然，这是指的那些胆小的乡下种田的农人，与那些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出门在外的行旅客商，如果碰着江湖人物，尤其是武林正道侠义之士遇见了这种情形，焉会置之不顾！

通灵神驹，驮着当世武林奇葩，走着，走着……

忽然，迎面来了一个身着青布道袍，胸前飘拂着三绺灰白长髯，年约六十开外的道长。

这道长背插长剑，剑柄上杏黄的丝穗迎风向后飘拂着，虽然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但看他步履沉稳轻捷，双目开阖之间，精光灼灼，就知乃是个内功修为精湛的武林健者。

这道长是谁？

正是当今武林威望最重，领袖武林，武当派三真之首，也就是武当的当代掌门——灵真道长。

武当派乃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之首，掌门人何尔轻率离山，单身只剑跑到这洞庭附近来了的呢？

原来是因为供奉在藏经阁下两百多年，从未动用过一次的剑盟令符，忽地不翼而飞，被人盗走了。

书中交待，这剑盟令符乃七派祖先所立，由武当掌管，权威至高极尊，凡七派门下弟子，见令符皆如见祖先，必须行参拜大礼，垂首肃立听命差遣！

剑盟令符被盗，岂只是武当派之羞，亦是其他六大门派之辱！盗取令符之人，不仅瞧不起武当派，同时也分明没有把其他六派之人放在眼内！

武当掌门灵真道长在既惊且怒之下，除派人分往各派送信，请各派协助，派出能手下山访查令符下落外，并尽出武当所有能手分赴天下各地访查，他自己则将掌门职务托交师叔天玄道长暂为代理，单身只剑径奔湖南洞庭附近访查。

原来，他已经怀疑到这件事情可能是四海帮所为，因为四海帮既敢无端率人前往昆仑山，血洗昆仑，毁却昆仑派百多年的基业于一夜之间，当然也敢盗取剑盟令符。

因此，他认为除了四海帮之外，在当今武林中，还想不出什么黑道魔头来，有恁般大胆，敢于盗取剑盟令符，引起武林七大门派的共愤！

关于武当掌门灵真道长为何轻率离山，单身只剑来到这洞庭附近的原因，就此交待，表过不提。

且说灵真道长见迎面奔来这么一匹神骏非常的怪马，老远的就已留上了神。他数十年修为，内功精湛，目力超人，故尚在二十丈距离之外，也就已经看清楚了怪马背上伏着一个浑身浴血的人。

因为马是怪马，人是血人，而又是伏在马背上动也不动，灵真道长哪得不为之更加留心注意！

距离越来越近，灵真道长忽然觉得这人已经死了。

这人浑身是血，分明曾经过一番恶斗！

然，这人曾经与什么人恶斗过呢？

在这洞庭附近，四海帮的眼皮底下，除了四海帮的人还有谁？

对！这人一定曾与四海帮的人发生过恶斗，死在四海帮的人手上的。

但，这人是谁？

灵真道长心中这么一想，他当然要看看这过人是哪一派的？究竟死了没

有？是不是还有救？

这时，他与乌云骠对面相距只不过丈余多远，他忽然朝前疾走两步，手一伸，就朝乌云骠的辔头抓去。

前段书中已经交待过，乌云骠乃异种神驹，向不容许生人近身。

灵真道长手刚一伸，乌云骠马首倏地一昂，口中发出一声嘶吼，四蹄已经腾空跃起，犹如疾箭般地，自灵真道长头顶越过，并且出乎意外地，两只后蹄就势后扬，猛踢灵真道长的双肩。

灵真道长心中不禁微微一震，他虽早看出这匹怪马极为神骏，不比普通常马，却万想不到竟是恁般灵慧勇猛！

乌云骠这种跃身空中，两只后蹄就势后扬踢敌，不但太已出人意外，而且劲力强猛非常，敌人若非武林高手，闪避快捷，还真不容易躲开，只要一被踢上，纵不顿时毙命蹄下，也得落个重伤当场！

灵真道长乃一代掌门之尊，武学功力何等高深，焉能被它踢上。

一见乌云骠两只后蹄突然就势向自己双肩踢到，心中虽是微微一怔，但身形即是毫不怠慢地倏地一塌，避开乌云骠的双蹄。

乌云骠双蹄堪堪踢空，灵真道长身形已经陡地长起，双足微微用力一点地面，疾逾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跃去，恰巧与乌云骠跃了个并肩，左手横伸，又疾朝乌云骠的辔头抓去！

乌云骠当然不肯让他抓着，口中一声嘶吼，马首向左一偏，灵真道长的左手又抓了个空。

灵真道长本是因为伏在马背上的人动也不动，又是浑身浴血，似乎已经死去，所以才伸手去抓乌云骠的辔头，意欲看看这人是谁？是不是还有救？

哪知凭他那等绝世身手，不但没有将马制住，两番出手，竟皆抓空，并且还险险伤在乌云骠蹄下。

这马既然这等神猛超凡，可想而知，马主人定必是个武林超绝的高手无异！

因此，他心中不仅惊，而且奇！更想弄弄清楚这匹怪马背上伏着的究竟是个何许人物？

人马落地，相距只在六尺左右，灵真道长在前，乌云骠在后，正好拦着乌云骠的去路。

乌云骠想是因灵真道长两番出手强抓它的辔头，认为他不是好人，心中已被激起怒火。

是以，身形一落，口中立即发出一声怒嘶，前蹄陡扬，后腿倏错，猛向灵真道长扑去！

它这么前蹄陡地一扬可不要紧，那神智已经昏迷，伏在它背上的白梦熊可遭了殃，立即被摔了下来。

兽类毕竟是兽类，乌云骠虽然灵慧逾常，到底不如人心思慎密，顾虑周到。

灵真道长到底不愧是一代掌门之尊，智慧确是超人一等，一见乌云骠声发怒嘶，猛地向他扑来，顿即知道神驹忠心护主，误会他要伤害它的主人。

灵真道长的绝世功力，他虽然不能将乌云骠在顷刻之间制住，但若想将乌云骠伤于掌下，倒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既然觉出乌云骠的误会，当然不会遽尔发掌去伤害乌云骠。

故他不等乌云骠扑到，立即身形一晃，横跨八尺让开乌云骠的猛扑，同

时口中一声喝道：“孽障！尔只顾扑击贫道，尔主人被摔在地下就不顾了么！”

乌云骠一扑落空，身形一个回旋，已经转过身来，四蹄腾处，便已跃到白梦熊的身侧，伫立地上。瞪着两只马眼，瞬也不瞬地凝注着灵真道长。

灵真道长见状，知道这匹马的模样虽怪，却是一匹灵慧非凡的神驹，当下心中不禁一动，立即望着乌云骠温和地说道：“马儿，尔主人负伤过重，命危旦夕，何妨让贫道看看是否有救没救，你尽管放心好了，贫道并非是什么坏人，决不会得伤你主人性命的！”

乌云骠闻听，马眼忽地一霎，竟滴下了两滴马泪，朝着灵真道长马首连点，口中并且不断地低声嘶鸣，那神情似高兴又似感激！

灵真道长一见乌云骠这种神情，心中更是惊奇不已，他做梦也意想不到，这匹怪马竟能懂得人言，灵慧如斯！

于是灵真道长便缓步朝白梦熊身侧走去，不过，他的双睛仍是注视着乌云骠的神情动静，以防乌云骠突起暴袭，不敢稍稍大意。

可是，乌云骠除了瞪着一双马眼，瞬也不瞬地紧紧地盯视着他以外，竟没有向他扑袭的意思。

不过，乌云骠那神情，明眼人一看就知，它是在凝神戒备着，只要他对主人稍有恶意的举动，它即会突起发难暴袭！

灵真道长走到白梦熊身侧，凝目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仰身躺卧在地上，双睛与嘴唇皆紧闭着，除了左大腿上有一处血已凝结的伤口外，其他别无一点儿伤痕！

灵真道长心中暗道：“这人大概是因为恶斗太久，精力消耗过甚，流血过多，一时昏厥吧，不然，就是受了内伤，否则，凭着这么一点外伤，怎就会死去呢！”

灵真道长心中这样一想，便立即弯腰伸手去探白梦熊的鼻息，鼻息丝丝，显然并未死去。

不但并未死去，且也不像精力消耗过甚的样子，因为精力消耗过甚，必然气息微弱，决不会这么平均。

再探白梦熊的胸口，心脉跳动正常，内腑也分明一点儿没有受伤。

忽然，一股刺鼻难闻的腥臭气味，自白梦熊的身上发出，直冲灵真道长的嗅觉器官，他心中不禁微微一惊！

须知灵真道长乃一派掌门，不但武学渊深，而且见闻广博，一闻到这种腥臭气味，心中微微一惊之后，精光灼灼的双睛，便立即又凝目在白梦熊的身上仔细检视了一遍，最后落在白梦熊左大腿上的伤口处！

左大腿上的伤口，不但血早凝结，并且毫无异状！

灵真道长不禁愕然地呆住了，望着地上躺着的白梦熊只是发怔！

根据的经验见闻，人身上发出这股刺鼻的腥臭，无可置疑的，是受了淬毒兵刃暗器的伤后，肌肉被毒液腐蚀的征候。

可是，他遍视这少年的浑身上下，除了左大腿上有一处轻微和普通外伤外，其他并无丝毫伤痕，尤其他已经探过他的鼻息，心脉，均皆正常毫无异状，根本就没有一丝中了淬毒兵刃，暗器伤后的征兆！

他紧皱着两道长眉，低头沉思，想不通这少年怎地竟会昏厥至此？究竟是什么道理，心中只是奇怪诧异不已！

所谓“当局者迷”，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他只检视了白梦熊身体前面的全身上下，一时大意，竟没有想到把白梦熊的身形翻转过来，检视他的背后。

第二十七章 闪电追风

就在灵真道长紧皱长眉，低头沉思，心中感觉诧异之时，那瞪着一双马眼，瞬也不瞬的注视着他举动的通灵神驹乌云骠，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意，口中忽地发出一声低低的嘶鸣，接着便马首一张，张口咬着白梦熊腰间的衣服，往上一提，往外一送，白梦熊的身子立时便翻了个身，变成背上面下，扑卧在地上。

白梦熊的身子刚翻过背来，灵真道长一见之下，心中不禁蓦地一惊，骇然连退两步，口中发出了“呵！”的一声惊呼！

原来灵真道长所见到的，是白梦熊背上的伤处一片紫黑，伤口肌肉外翻，流着黑水，奇腥刺鼻！

白梦熊躺过的地方，地上的小草沾染着些许黑水，刹那间都枯黄地死去了，由此可见，这毒龙刀上的剧毒，确实霸道无伦！

也幸是白梦熊内功深湛，曾服食过罕世仙品雪菱，受伤后又曾服过一粒回天再造丹，否则，哪还能支持到现在，恐怕毒气早就攻入心肺，全身紫黑，毒发命毙多时了！

灵真道长“呵！”的一声惊呼之后，立即定了定心神，走近白梦熊身侧，蹲下身子仔细地看了看之后，不禁长眉紧皱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声：“好厉害的毒！”

口里自语着，便已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玉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一粒武当派秘制的，视若珍宝的祛毒疗伤灵药三阳金丹，纳入白梦熊口中。

金丹入口生津，顺喉而下，白梦熊虽然仍是双睛紧闭，但口中却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哼声。

灵真道长见状，知道这颗金丹的药力，虽不能疗祛这少年所中剧毒，但起码却可暂保无虞！

这时，他已经知道这匹通体乌黑的怪马，乃是一匹善解人意的通灵神驹，于是他便抱起白梦熊的身子，朝乌云骠说道：“马儿，你主人中毒颇深，必须立刻觅地疗毒施救，现在由贫道抱着他骑着，立刻驰赴岳阳城中，找一家客店歇下来，慢慢地治伤疗毒……”

灵真道长话未说完，乌云骠已是马首连点，口发嘶鸣，走到灵真道长身侧，四腿微曲，矮下身形，那意思好像在对灵真道长说：“你赶快骑上来吧。”

灵真道长刚跃身坐上乌云骠背，乌云骠口中一声“唏律律”的长嘶，四蹄已经腾空跃起，疾似脱弦弩矢般地，一跃数丈，朝岳阳方向驰去。

乌云骠心急主人伤势，那还不尽力展开脚程飞驰地奔去。

灵真道长坐在乌云骠背上，只觉得耳畔呼呼生风，路旁树影恍若电闪般地往后倒退，直比风驰电掣尤甚！

乌云骠虽是快逾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驰，但灵真道长坐在它背上，却无丝毫颠动不平稳的感觉。

灵真道长心中不禁更觉惊奇，他不但奇这匹怪马的脚程如飞，灵慧神骏，同时也惊奇抱在他怀中的这个少年人！

这少年人身中这么厉害的剧毒，除伤处肌肉紫黑，神智昏迷外，鼻息心脉等均皆正常，毫无中毒的异状。

由此可见，这少年人的内家功力，实有高深不凡的造诣！

灵真道长心中在惊奇地暗想：不知道这少年是哪一派的门下？何人的传

徒，年纪轻轻竟有恁般深厚的功力，实在难得！

路上已渐有行人，这么一匹怪马，驮着一个老道士，老道士怀中又抱一个浑身血迹，状若垂死的血人……

这情形，不但人见诧异，也实在有点惊世骇俗！

尚幸乌云骡奔行似飞，一般路人均未看清楚马上人形，只觉得眼前黑影电闪，便已经从身旁驰了过去！

待回望时，已出去了十丈开外，只觉得有一团黑影掠地向前飞奔，更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虽然这些路人心中仍是骇异惊奇不已，但那只是由于乌云骡那快速得太已惊人的脚程所引起的！

只不过盍茶多点时辰，便已抵达岳阳城外，因为街道上往来行人颇多，乌云骡也就立即缓慢下四蹄前行。

乌云骡这一缓慢下脚程前行，白梦熊那种满身浴血，岌岌垂危的情形，映入路旁行人的眼帘，无一不是脸现惊疑之色，注目而视。

灵真道长也不理这些旁行人的惊疑与注目，行经一家较为清静的客店门前，便伸手拍拍乌云骡的马头说道：“马儿！我们就在这里歇下来，替你主人治伤吧！”

乌云骡闻言，口中一声嘶鸣，四蹄便就顿即停立在这家客店门外。

灵真道长托着白梦熊的身子，飘身下了乌云骡背，径向客店内走进，乌云骡竟是一步一趋地随在灵真道长的身后。

店伙计一见，连忙迎着走来陪着笑脸说道：“道爷！您老是……”说着，便把一双眼睛望着灵真道长手里托着的白梦熊的身子。

灵真道长是何等人物，见状哪还有不明白店伙的意思，于是便朝店伙计温和地解释道：“这是贫道的一位朋友，在前途路上碰上了几个恶徒，遭了暗算，受了点儿伤，只要疗养几天，就会痊愈的。”

“这……”

灵真道长见店伙计面上仍有些犹疑为难之色，便微笑着又道：“店家，你尽管放心好了，贫道乃是个出家人，出家人从来不打谎语，决不会得拖累你们的。”

灵真道长话声方落，忽见从里面走出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精神矍健，两眼开阖之间，精芒灼灼似电的老叟来。

灵真道长一见老叟，心中不禁一喜，方待出声招呼，老叟已抢步走到他面前抱拳拱手行礼道：“想不到掌门人鹤驾会忽然莅临小店，小弟不知，有失迎迓，尚望原谅。”

灵真道长闻言，因为双手托着白梦熊的身子，不好还礼，只得颌首为礼地微笑着说道：“七八年未晤，江湖上也再未闻侠踪，原来竟在这岳阳市上作了商隐，实非贫道意料所及。”

书中交待，这老叟姓何名良廷，外号人称闪电追风，以一套二十四招闪电掌法，与超绝的追风轻功身法，名震武林。

此人天生一付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常年浪迹江湖，济困扶危，行侠仗义，为人又极谦和，甚为武林各派正道人士所钦佩敬仰，大多与他均有交往或熟识。

他与川湘大侠白彦夫乃系知交好友，四年前，他因事远赴辽东，一去年余，哪知竟与好友成永诀。

他归来时，不但白彦夫夫妇已被害数月，白梦熊也已脱离魔掌，被九阴神君救往大雪山中授艺去了。

据当地邻居告诉他说，他们只看到白氏夫妇和两个下人的四具尸身，白家少爷的尸身并未看到。

这些邻居们一致认为，像白氏夫妇那样的好人，决不会绝后的，否则，苍天也太没有眼睛了。

他也相信，白梦熊确实还活着，于是，他发誓要访查出杀害好友夫妇的仇家，和找寻白梦熊的踪迹下落，找到之后，便即觅地隐居，倾囊传授他自己的一身绝学，然后助他手刃血仇！

可是，他浪迹江湖年余，踏遍了大江南北十数省，明查暗访，不但没有访查出杀害好友夫妇的贼党是谁？并且白梦熊是被仇家掳去，抑是被正道侠义之士救走了，是生是死？一点消息均无！

因为，四海帮的猖獗江湖，横行为恶，日甚一日，尤其是四海帮主的神秘讳莫如深，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心。

并且，他心底同时产生了另一个意念，他想：杀害白彦夫夫妇的恶徒，说不定就隐匿在四海帮中。

因此，他便于半年前来到岳阳城外，购买下了这座酒店，暗中打探四海帮中的实际情形。

闲话就此交待过不提，且说闪电追风何良廷朝灵真道长手中托着的白梦熊望了一眼，脸上微露惊色地望着灵真道长问道：“这位是谁？他怎样了？”

灵真道长道：“此人受剧毒重伤，必须赶紧疗治，其他等会儿再说吧！”

闪电追风闻言，便即一点头道：“掌门人请随小弟来。”

说着，已经转过身子在前带路，直向后院中走去。

后院是两房一厅，一排三间净屋，乃闪电追风自居之所。

到了门口，闪电追风立即身形一侧，侧身让客，让灵真道长先行入屋。

灵真道长这时心急救人，也就不和他客套，微一颌首，方待举步入屋时，忽听闪电追风在后面喝道：“畜生！你怎么也要往屋里走起来了。”接着便听得马的低声急嘶。

灵真道长闻听，回首一望，只见闪电追风右手捋着乌云骠的缰辔在往旁侧拉，一人一马在僵持着。

别看闪电追风功力深厚极高，乌云骠四蹄伫立地上，他竟然拉它不动！

须知乌云骠向不容许生人近身，何况是抓住它的辔头？不过乌云骠之灵慧也就在此，它虽不认识闪电追风，但却知是友非敌，故才任由它抓住辔头。否则，凭闪电追风较灵真道长还要稍逊半筹的身手，如何能那么容易地抓住它的辔头。

灵真道长一见，已经明白乌云骠的心意，于是便朝闪电追风微笑地说道：“此马乃这位负伤少年的坐骑，不但灵慧神骏，并且善解人言，它忠心护主，不肯稍离，你让它进来好了。”

闪电追风闻言，这才把手松开。

走进屋内，灵真道长将白梦熊的身子背上面下地放在床上，闪电追风这才看清楚白梦熊背上伤势，当时心中不禁一惊，口中发出了“呵！”的一声惊呼，望着灵真道长问道：“这是什么毒药兵刃所伤，还有救么？”

灵真道长长眉紧皱地摇摇头道：“贫道也不知道，不过，此人年纪虽轻，内功之深，却是超异常人，看来可能……”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道：“我们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说着，便伸手入怀取出玉盒，取出三粒三阳金丹，两粒纳入白梦熊口中，一粒用水化开，先用清水替白梦熊背上伤口洗涤清洁，然后才把化开的金丹涂在伤口上，用布包好。

闪电追风在旁默默地看着，始终未发一言，直到一切完毕后，这才望着灵真道长问道：“掌门人认识他么？”

灵真道长摇摇头道：“不认识，是路上遇着的。”

“什么地方？”

灵真道长便把相遇的前后说了一遍。

闪电追风何良廷闻听之后，双眼忽地奇光暴射地说道：“照这样说来，此人准是那飞天神龙无疑了！”

“飞天神龙？谁？”

“他！”

“他是谁？”

“飞天神龙。”

何良廷说着，用手一指床上的白梦熊道：“很可能就是他。”

“哦！”灵真道长朝床上的白梦熊望了一眼，心中有点儿纳罕。

“如果是他，他背上的伤一定是被毒龙刀所伤！”

“毒龙刀！”

灵真道长心中骇然一惊，几乎要跳起来。

何良廷接着又说道：“这件事情，说起来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却又是出于四海帮人的亲口，实在不容许你不相信！”

何良廷说到这里，略略一顿，郑重地正容说道：“掌门人，如此人果真是那飞天神龙的话，我们必须立刻提高警觉，谨慎戒备地守护他，替他把伤毒疗愈！”

灵真道长一听闪电追风说得这么慎重，心中不禁感觉诧异地望着他问道：“这飞天神龙难道是四海帮的深仇强敌不成？”

何良廷点点头道：“是不是深仇，不得而知，强敌却是一点不假，不但是四海帮的强敌，而且他这飞天神龙四字，足令四海帮群魔丧胆失色！”

四海帮自崛起江湖以来，横行猖狂目空一切，连武林七大门派都不放在眼内，怎对一个飞天神龙畏怯到闻名丧胆的地步，这实在太已令人难以相信了。

灵真道长心中暗想：可能是闪电追风何良廷听闻失实。

灵真道长心中不信，脸上的神情便露出一一种怀疑之色，闪电追风一见，那还有不明白的，便朝灵真道长微微一笑道：“这件事情，别说是道长不信，即连小弟若不是亲耳听得四海帮人亲口所说，也不敢相信呢。”

说着略顿，便又续道：“据说昨夜三更左右，有一个自称飞天神龙，年纪不满二十，身着短衣袂的少年，孤身徒手上君山，一个更次，连闯六道关卡，身形之快，招式之奇，掌力之雄浑威猛，无与伦比，堪喻举世无匹。六道关卡的关主，虽都是江湖二流脚色，论功力却也非泛泛之辈，竟无一人在他手下走过一招，均是一掌毙命，震惊了整个的四海帮。逍遥居士施天任、毒龙手鲁杰等几个老魔头，率领各堂香主十数名齐集第七道关卡外，与飞天神龙动手，被飞天神龙连伤数名高手，群魔骇然惊怒下，竟然各掣兵刃，一拥而上，飞天神龙空手夺得一柄长剑，与群魔恶战数十招，直打得群魔胆战

心惊，飞天神龙虽然腿上挨了施天任一剑，背后挨了一毒龙刀，却依然毫无惧色，并且越战越勇。后来这飞天神龙不知道施展了一套什么剑法，只使出了两招，群魔顿时大部分伤在剑下，十多人躺了一地，只剩五六个老魔头，但都已骇得无人敢轻妄出手，终于任由这飞天神龙从容地退走了。”

闪电追风的这番话，不但说得有声有色，而且活神活现，直是犹如他亲眼目睹一般。

灵真道长默默地听完了他这番神话似的述说后，双睛便不禁直如两道电芒般地凝视着床上的白梦熊，心里是既惊诧而又怀疑异常！

他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少年人，竟能赤手空拳，孤身连闯江湖上视为龙潭虎穴的四海帮六道关卡，而且仅在一个更次内。

尤其是凭逍遥居士、毒龙手等十多个当代老魔，四海帮高手联手群攻他一人，不但奈何不了他，并且还大半伤在他的剑下，任由他从容退出，这岂只是太已使人无法相信，简直是一种荒诞无稽的奇谈！

灵真道长虽然仍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有一点，他心中已经作肯定的相信。那便是床上的这个少年人，确是何良廷口中的飞天神龙已无可置疑！

否则，天下哪有恁般巧的事，那飞天神龙腿受剑伤，背受毒龙刀伤，而这少年人恰恰与其相同。

灵真道长心中这样一想，便即朝何良廷点点头道：“何大侠所料果然不错，这少年左腿上确有一处极轻的剑伤，很可能便是昨夜独闯四海帮的飞天神龙了。”

何良廷一听，忽然跳将起来，满脸惊喜之色地望着灵真道长问道：“你那三阳金丹能治毒龙刀毒吗？”

灵真道长皱起长眉，摇摇头道：“现在还很难说，三阳金丹虽具祛毒生肌之功，但对毒龙刀这种剧毒，是否有效？贫道实无把握，必须等药力完全行开后，方能知道。”

第二十八章 关心则乱

灵真道长正说到这里，忽地顿口向屋外喝道：“什么人？”

随着灵真道长的喝声，闪电追风何良廷身形陡闪，已经飘身到了房外，乌云骤一声低嘶，已横身挡在床前，灵真道长也立掌当胸挺立在房门口，目注屋外门口，凝视戒备。

哪知二人陡然一场虚惊，出现在屋外门口在竟是一个店里的伙计，闪电追风脸色倏地一沉，朝着那店伙计喝道：“什么事？”

那店伙计一见老板沉着脸色，心中不禁一骇，嗫嚅着说道：“外面店里来了两老两少，急着要见您老。”

“哦。”

何良廷不禁微微一怔，口中轻“哦”了一声，问道：“你问他们姓什么吗？”

店伙计答道：“小的曾问过他们，他们说是您老的老朋友，您老见了就认识的。”

何良廷微一沉思地道：“我知道，你去对他们说，就说我就来。”

“是！”

店伙计答应了一声，转身急步向外去了。

店伙计走后，灵真道长便望着何良廷问道：“何兄，可知道是什么人来了？”

何良廷双目微微一皱道：“小弟到这里开店，只不过是半年前的事情，知道的朋友并不多，不知道是哪路朋友来了。”

说着，略略一顿道：“我去看看就来。”

灵真道长点了点头。

闪电追风何良廷到了外面店中一看，原来是丐帮掌门青衣神乞吴明奇，昆仑长老圣手神君公孙轩，和两个不认识的玉面朱唇的俊美少年书生与书僮。

闪电追风一见，连忙上前抱拳行礼笑道：“今天是什么风，竟将公孙前辈与你这老伙子给吹来了！”

青衣神乞哈哈一笑道：“我老伙子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找你麻烦来了。”

何良廷笑道：“什么事？只要我何某力所能及，无不效劳，何谓麻烦二字。”

青衣神乞微一沉思道：“这里不大方便，可有较为清净之处？”

何良廷略一踌躇地望了叶玉玲姑娘一眼，朝青衣神乞问道：“这位是谁？”

青衣神乞已知何良廷心意，遂替他们介绍说道：“这位是叶少侠，乃七巧老前辈传人。”

“哦！”

何良廷一听当前的这少年书生，竟是百多年前威震武林的七巧传人，脸上不禁掠过一丝惊异之色。

当然，他所惊异的并不是叶玉玲姑娘本人，而是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数十年前就已绝迹江湖的七巧神婆，居然还健在人世，并且还调教出了一个俊秀脱俗的年轻弟子。

于是在一声轻“哦”之后，便即抱拳一拱道：“原来是叶少侠，老朽倒失敬了。”

叶玉玲姑娘虽然素性高傲，眼高过顶，不大瞧得起人，但因来时已闻听青衣神乞与圣手神君向她提说过闪电追风何良廷的一切为人，芳心已生敬意，是以一见何良廷向她抱拳为礼，便也连忙朝他拱手一揖笑道：“不敢！久闻何大侠侠肝义胆，侠名播扬武林，小生心中仰慕已久，今日始能得睹侠义，实感荣幸！”

何良廷闻言，不由得哈哈一笑，随朝四人说道：“诸位请随我来。”

说罢，便已转身在前，领着四人向后院他的居处走去。

四人走进屋内厅中，何良廷方在招呼他们落坐，神驹乌云骠已闻听四人声息，口中一声低嘶，自房内窜出。

四人突见乌云骠自房中跃出，心中均不禁一惊！几乎是同时地发出了“咦！”的一声惊呼！

叶玉玲首先疾步走到乌云骠面前，伸出玉手轻抚着乌云骠的马面问道：“阿骠！你怎么在这里了，你主人呢？”

乌云骠口中低低地一声嘶鸣，那神情似高兴而又似忧急，张嘴咬着姑娘的衣袖就往房里拉。

姑娘知道乌云骠善解人意，灵慧异常，一见它咬着的衣袖往房里拉，芳心就不禁“扑”地一跳，竟忘了乌云骠虽然灵慧，何能人言，脱口急问道：“他怎么了？”

话未落，身形一晃，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房内纵入。

姑娘身形纵入房内，立即瞥见俯扑在床上，浑身满是血污的白梦熊，芳心不禁大惊，玉容顿时失色，口中又是“呵”的一声呼喊道：“熊弟！”

惊喊声中，身形已直向床前扑去。

蓦觉身后微风飒然，左臂一紧，已经被人拿住，接着便听得一声沉声低喝道：“他身受毒伤极重，你怎可如此冒失！”

姑娘芳心不禁蓦地一惊，侧脸望去，原来是个年约六十开外，胸前飘拂着三绺长须，双目精光似电，满脸正气的道长。

这道长是谁？不用说，当然是灵真道长。

原来灵真道长一见这少年书生入房内，他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从他那惊呼焦急的神色上，已经看出他与床上受伤的少年必有不平凡的关系。

这时，灵真道长已松开了拿着姑娘的玉臂。

姑娘闻言，粉脸不禁一红，她虽然不认识灵真道长，但从灵真道长的语气上，已经听出是友非敌。

就在此际，小琴与青衣神乞圣手神君等，均已晃身进入房内，一见床上梦熊的这种情形，心中均不禁一齐大惊，也顾不得与灵真道长招呼，各皆疾步走到床前，全都是满脸焦急之色地目注着床上的白梦熊低声唤道：“白少侠！”

这时，三阳金丹的药力，正在他体内窜行，神智尚在昏迷未醒，怎会知道他们在唤他。

青衣神乞见状，神情更显忧急的望着灵真道长问道：“掌门人，敝师叔他怎么样了？”

灵真道长与闪电追风闻问，都不禁脸露惊异之色地望着青衣神乞问道：“什么！他是吴兄师叔？”

青衣神乞点点头道：“他乃本门师叔祖天恶子的传人！”

“哦！”

闻言惊诧，发出了一声轻“哦”，灵真道长说道：“令师叔背上中了毒龙刀剧毒，虽经贫道给他服下本门三阳金丹，但因时间过久，剧毒已入血脉，故急切之间，其体内剧毒很难除净痊愈。”

众人都知道毒龙刀所淬百毒蛇液，歹毒异常，霸道绝伦，堪称罕世无匹的毒物！

闻听灵真道长话后，一时间都不禁紧皱着双眉，感觉辣手地呆住了。

小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轻轻一触玉玲姑娘的玉臂低声说道：“小姐！你身上不是带有专治百毒的驱毒还魂丹么？何不把它拿出来试一试如何呢？”

所谓：“事不关心则已，关心则乱。”

玉玲姑娘因为关心过甚，故一时竟忘了她身上怀有她祖母赐给她的一瓶，专解百毒的灵丹圣药。

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玉玲姑娘这才猛地记起，不禁脱口说道：“呵！我真是急糊涂了，怎么把这个给忘了的啥！”

灵真道长圣手神君闻声，均不禁一齐目注着她问道：“什么事？叶少侠！”

叶玉玲姑娘秀眉一扬道：“我身上有一瓶驱毒还魂丹，对于这毒龙刀剧毒，不知道有效没有？”

说着，便伸手从怀里取出一只乳白色的小玉瓶子。

灵真道长闻言，惊喜地瞪目望着姑娘问道：“是不是七巧老前辈秘存的驱毒还魂丹？”

盖因灵真道长尚不知姑娘乃七巧传人，故有此一问。

圣手神君大喜地从姑娘手里接过玉瓶，有点埋怨地道：“姑娘身上既带有令祖的解毒圣药，为什么不早拿出来，也免我们这样空着急一场了。”

姑娘粉脸微微一红道：“我急忘了。”

圣手神君随口说出了“姑娘”二字，灵真道长、青衣神乞、闪电追风等三人，心中皆不禁一怔，纳罕地暗道：“公孙前辈怎喊他姑娘，难道他是易钗而弁的假书生不成？”

三人心中纳罕，六张眼神便都齐朝姑娘望去。

这一来，姑娘的一张粉脸更红了，红得低垂下了螭首。

姑娘这种神情看在三人眼里，还哪有不明白的，心里当下顿即雪亮。

若以姑娘往常的脾性，圣手神君这种埋怨责怪的口吻一出，姑娘要不顿即粉脸生嗔才怪呢！

可是，目前的情形不同，圣手神君埋怨责怪她完全是为了白梦熊，而白梦熊又是她的心上人。

这时，圣手神君已给白梦熊服下两粒驱毒还魂丹，回头朝青衣神乞吴明奇说道：“吴老弟，你来帮帮忙扶住他一下。”

姑娘闻言连忙身形一晃，已抢着到了床前说道：“我来好了。”

说着，也不顾白梦熊浑身血污，弄脏她的衣服，两只玉手一伸，已将白梦熊的身子半抱着扶起。

公孙轩见状，只朝她微微一笑，便即跃身上床，盘膝跌坐在白梦熊身侧，伸右掌按在白梦熊后背命门穴上，闭目垂帘，潜运本身功力，缓缓注入白梦熊体内，驱行药力。

此际，青衣神乞、灵真道长、闪电追风、小琴诸人，都是默默地目不转睛地看着灵真道长的神情动静。

毒龙刀虽然剧毒无比，霸道绝伦，但在一粒回天再造丹，三粒三阳金丹的药力下，如果白梦熊不是神智昏迷，凭白梦熊那深厚绝世的功力，只要稍一运功驱行药力散开，将毒气透出体外，当时便可痊愈复原，何需再服两粒驱毒还魂丹。

只不过半盏茶不到的时辰，白梦熊神智已经渐渐清醒过来。

神智清醒过来，当然也就立即感觉到后背命门穴上缓缓渗入的一股热流，不由微睁星目扭头向后望去。

见是圣手神君公孙轩，不禁感激地朝圣手神君微笑地说道：“老前辈请停止，自己调息吧，晚辈已不妨事了。”

公孙轩闻言，便朝他微笑地点点头，收回右掌，自行运功调息。

叶玉玲见状，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关切地问道：“熊弟，你现在觉得怎样？”

白梦熊感激地望着她点点头道：“多谢姐姐，小弟不妨事了。”

说着，双目扫视了众人一眼，又朝众人微笑地点了点头，接着便闭起双目，垂帘跌坐，自行运功调息。

俄顷，公孙轩已调息完毕，首先跃身下床。

青衣神乞吴明奇连忙趋前行礼谢道：“多谢前辈运功协助敝师叔疗治伤毒，丐帮弟子莫不感谢前辈今日之德！”

青衣神乞话声刚落，叶玉玲姑娘也向公孙轩盈盈下拜，娇声说道：“老前辈救了熊弟弟，晚辈这里也代他谢谢你啦！”

公孙轩忙朝二人还礼不迭地口连连说道：“帮主和姑娘赶快不要如此，老朽实在的不敢当！老朽身负昆仑全派血仇，以后仰仗二位大力相助的地方还多着呢！”

青衣神乞和玉玲都连忙答道：“以后老前辈如有用着我们的地方，只要随便吩咐一句，晚辈们定当尽力以赴，纵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玉玲姑娘因为公孙轩先前喊过她一声姑娘，知道青衣神乞几人已经发觉她是个女儿身，她这冒牌书生实在已再无冒牌下去的必要了，于是也就不再粗着喉咙说话，向公孙轩行礼时，便也恢复了盈盈福拜。

穿着男人的儒衫，行礼却是女人的姿势。

请想，那样子是不是令人觉得不伦不类的很怪！

因为她行礼的那副样子很怪，却使站在旁边的小琴看得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噗嗤”笑了。

姑娘闻笑便朝小琴一瞪眼嗔道：“小鬼！你笑什么？”

小琴打着嘴儿，忍着笑道：“我觉得刚才你向公孙前辈行礼时候的那怪样子，实在很是好笑。”

玉玲姑娘闻言，粉脸不禁一红，秀目一瞪，才待向小琴发声喝叱，却见小琴把一只兰花玉指放在嘴唇边，轻“嘘”了一声，并且还用手指了指正在行功调息的白梦熊一下。

叶玉玲姑娘秀目微闪，望了望白梦熊，似乎无可奈何地只得朝小琴狠狠地瞪了一眼。

小琴这鬼丫头，真是鬼坏顽皮透顶，玉玲姑娘恨恨地瞪她一眼，她却朝她做个滑稽的鬼脸一笑。

只逗得姑娘芳心里又好笑，又好气，而又没法奈何她！

小琴这么一逗姑娘，连灵真道长等人都忍俊不住地笑了。

又过了有半盏茶的光景，众人忽闻得一股令人恶心的刺鼻腥味，自白梦熊的身上发出，众人均不禁一齐注目朝白梦熊望去。只见白梦熊浑身尽已湿透，汗如雨淋般地流下。小琴见状，芳心不禁一惊，轻声问道：“姐姐他这是怎么了？”

玉玲姑娘连忙向她摇摇手，禁止她出声。

旁边灵真道长已经向青衣神乞说道：“想不到令师叔这点年纪，竟能在这短短的半盏茶辰光中，将体内剧毒借汗水由毛孔中全部逼出，其内家功力修为，分明已臻达超凡的化境了。”灵真道长话声刚落，白梦熊已经双目陡睁，神光似电般一闪即逝，长吁了口气说道：“好厉害的毒龙刀！”

第二十九章 俊秀书生

飞天神龙白梦熊以其深厚精纯的内家功力，将体内剧毒完全逼出之后，立即双目陡睁，神光电闪，长吁了口气道：“好厉害的毒龙刀！”

说着，已经一跃下床，朝圣手神君行大礼拜谢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晚辈当永志衷心，徐图报答！”

公孙轩哪会受他大礼拜谢，连忙闪身避过正面，双手急伸，扶着白梦熊微笑着说道：“少侠千万不可如此，老朽不过只借机略效微劳而已，怎敢冒功，当受少侠这等大礼！”

白梦熊不禁微微一怔！

公孙轩用手指了指灵真道长与叶玉玲姑娘说道：“少侠应该谢谢他们二位才是！”

白梦熊朝灵真道长望了一眼，他虽然还不认识灵真道长，但见灵真道长慈眉善目，长髯飘胸，满面正气，知是武林长者，正直之士，便连忙转身朝灵真道长躬身施礼拜谢道：“承蒙道长相救，大恩不言谢，后当图报！”

灵真道长虽是领袖当今武林七大门派，德高望重的武当派掌门人，但武林中最讲究辈份的尊卑长幼，尤其是像灵真道长这种名门正派出身，德高望重的武林长者，更为讲究得严格！

白梦熊虽不是武当派的尊长，却是当今丐帮掌门青衣神乞吴明奇的师叔，他与吴明奇同为一派掌门，乃是平辈，白梦熊年岁虽轻，但却是丐门长老，吴明奇的师叔，以武林辈份而言，也就如同他的师叔，较他高了一辈。

白梦熊向他行礼拜谢，他怎敢托大受礼，连忙偏身避开，伸手扶着白梦熊谦虚地说道：“救难扶危，乃我辈武林侠义道士的天责，何况贫道虽适逢其缘，相遇小长老于负伤途中，便道带来这里，但若不是公孙前辈等赶来这里，没有叶姑娘的驱毒还魂丹，还不是束手无策，睁眼看着小长老受苦，无法疗治。公孙前辈运功为小长老驱行药力，都不肯居功，贫道这点儿小劳，当更不敢居功了，小长老还是谢谢叶姑娘吧！”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道长何必如此谦虚，白梦熊今天若无道长相救，这时恐怕早已毒发身死，暴尸荒郊了，不管怎样，今日之德，白梦熊当没齿不忘！”

闪电追风何良廷先前闻听圣手神君喊“白少侠”，叶玉玲姑娘喊“熊弟”，他心中便不觉一动，只是那时大家在为白梦熊的毒伤焦急，全神集注在圣手神君替白梦熊疗毒的形势上，以致使他不好向别人询问白梦熊的姓名身世。

这时，他一听白梦熊自称“白梦熊”，心中不禁顿然又惊又喜！好像要从白梦熊的身上，寻找出什么似的，目射奇光，瞬也不瞬地凝视着白梦熊的神情举动。

他实在的有些不敢断定，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白梦熊，是不是就是他访寻了两三年，音息杳无，老友的爱子白梦熊？

因为这眼前的白梦熊的脸型长相，与他记忆里的白梦熊的脸型长相完全不同。并且若果是老友的爱子，焉有不认得他的道理！

白梦熊向灵真道长说罢，便又转身朝着叶玉玲姑娘抱拳一拱说道：“多谢姐姐赐赠灵药，得使小弟重生，异日当必报答！”

白梦熊话声甫落，叶玉玲姑娘粉脸忽地一沉，娇嗔道：“啐！谁要你报答。”

“姐姐你……”

叶玉玲姑娘这一声娇嗔，不禁把个聪明绝世的飞天神龙嗔得甚为莫明其妙，只急说了一声“姐姐你”三个字，便睁着一双俊目，呆呆地望着姑娘只是发愣！心中在暗自忖直：“我有哪里得罪她了？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生我的气？难道这报答二字也有什么不对吗？……”

姑娘大概是因为见白梦熊睁着一双俊目，望着她呆呆发愣的神情，芳心里有点儿不忍吧？

蓦地，她“噗嗤”一声地笑了。但一声“噗嗤”笑后，旋即又沉起粉脸，语含责怪地说道：“你为什么听话？”

白梦熊感觉诧异地问道：“小弟怎么不听话了？”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单独一个人偷偷地自旅店溜掉，孤身犯险，去探四海帮！”

“这……”

“这什么？”

叶玉玲姑娘秀目微瞪地娇嗔道：“我们的武功虽然不及你，但和我们一道前往，虽不能帮你的大忙，起码也可以分散他们的力量，你也不致于落得这样死里逃生，使人急煞！”

白梦熊闻言，这才恍然明白姑娘生他气的原因，敢情是嗔怪他不该一个人偷偷地往探四海帮，孤身犯险！

虽然孤身犯险，独探四海帮，这是他自己的事，与姑娘毫无关系，但姑娘的嗔怪，完全是一种好意，纯是发自心底真挚的爱护深情，他当然不能否认姑娘的好意，说姑娘嗔怪得不对。

何况他自与姑娘一路同行，数日相处，从姑娘那含情的秋波，关切的言语行动上，还有小琴间或笑谑的一两语气中，他早觉察到姑娘对他已经情愫暗生，将万缕情丝逐渐地缚向他的身上……

以姑娘那绝代容华，他心中何尝不也是情愫暗生，只是他那隐藏在人皮面具底下的丑陋面孔，使他自卑，自惭形秽！

丑汉怎能与美女相配？

致他心中对姑娘虽也是情愫暗生，但神情却始终是那么淡漠，冷冰冰地深藏心底不露，并且不时地暗暗警诫自己：“白梦熊呵！你要冷静地用理智来克制情感，千万不能堕入情网，自找苦恼，铸成终身悔恨！”

不过在今天这种情形下，他岂能不接受姑娘这番爱护的真挚深情，与好意的嗔怪，而向姑娘回说：“这是我白梦熊自己的事情，干卿何事……”

那样岂不太使姑娘伤心，难堪了么？

于是，他只得向姑娘认错赔礼地说道：“姐姐嗔怪得很对，小弟错了，你别生气吧，自今以后，小弟一定听姐姐的话就是。”

白梦熊的话声甫落，小琴在旁忽地一拍手掌，“噗嗤”一声娇笑道：“对啦！这句话可比报答两个字强得多啦，要是早说这么句‘听话’的话，何至于会挨了一顿排头呢！”

叶玉玲粉脸不禁一红，朝小琴瞪了一眼娇嗔地喝道：“你这鬼丫头，简直越来越胆大得不像话了，谁要你多嘴！”

小琴故意的把嘴儿一噘道：“又是我多嘴，从今以后我再不多嘴就是！”

小琴嘴里说得不再多嘴，但却偏又忍不住地朝白梦熊说道：“喂！白相公，你可记着千万要听话呵！不然……”

小琴的话未完，叶玉玲姑娘已经又是一声娇嗔地喝道：“鬼丫头！你敢再乱说，看我不撕破你的那张利嘴才怪呢！”

“呵！”小琴忽地舌头一伸，伸手捂着小嘴儿，故意做成一副很害怕的神情，向叶玉玲姑娘央求地告饶道：“好姐姐，你千万别生气，不要撕小琴的嘴，小琴下次真的再也不敢乱说了，你就饶了小琴这回吧！”

小琴那副天真俏皮滑稽的样子，不但引得圣手神君公孙轩，闪电追风何良廷，青衣神乞吴明奇等几位武林长者张口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即连那德高望重，一向不苟言笑的武当掌门——灵真道长也忍俊不住莞尔地笑了。

叶玉玲姑娘见她这付滑稽调皮的样子，真是既好气，又好笑，拿这个从小一起长大，情逾骨肉姊妹的慧婢，还真是没有一点儿办法，只得红着一张粉脸，忍住笑，只里轻哼了一声，朝小琴娇喝道：“鬼丫头，别尽在这里嚼舌根子了，你没看见他这一身衣服都是血污，多难看，叫人恶心，还不赶快把我的衣包拿来，拿一套衣服出来，让他换掉。”

白梦熊闻听，不待小琴答应去拿衣包，便急忙地拦阻着说道：“小琴姊！你别去拿了。”

叶玉玲姑娘白了他一眼道：“你还想穿着这套破衣服么？”

白梦熊嗫嚅地道：“小弟怎么可以穿姐姐的衣服呢？”

叶玉玲姑娘娇嗔道：“你又不听话了。”

白梦熊一听，哪还好再说什么，只得默不作声。

小琴见状，便抿着嘴儿朝他笑了笑，小蛮腰微扭，像一阵烟似的转身出房去拿衣包去了。

叶玉玲姑娘眼含无限情意地望着白梦熊娇声说道：“熊弟！阿骠忠主护主，因你受伤，始终不离寸步须臾地守在你旁侧，现在你已经好了，你叫它放心到外面去吧！”

白梦熊点点头，朝站在旁侧的乌云骠看了一眼，走过去伸手轻抚着乌云骠的颈项说道：“谢谢你！阿骠！我已经完全好了，不碍事了，这里也没有坏人，你放心到外面休息着去吧！”

乌云骠口中发出一声低低的欢嘶，偏着马首，朝白梦熊点了点，蹄声得的出房到外面去了。

众人目注着乌云骠出房去后，灵真道长不禁由衷地脱口赞颂道：“小长老这匹宝马，不但灵慧善解人意，而且懂得扑击之技，勇猛异常，真是一匹罕世难得的神驹！”

白梦熊一听灵真道长赞誉他的爱马，不由得剑眉一扬，目射奇光的望着灵真道长微笑地说道：“阿骠乃大雪山中异种，被恩师无意中发现，收它时曾费了很大的心力，才将它收服，它不但灵慧勇猛异常，且能穿山越岭，更能在水面上行走，如履平地，昨夜若不是它驮着梦熊渡湖登岸，此际恐怕早已毒发身死，命丧君山了。”

这时，小琴已棒着一套白缎子的儒服，和一根天蓝色的 313 丝带，一顶蓝色儒生巾，白靴、黑袜来到。

白梦熊不禁剑眉微皱地望着叶玉玲姑娘说道：“姐姐这么好的衣服给小弟穿，实在太糟蹋可惜了。”

白梦熊这句话乃是由衷之言，在他认为只配穿土布衣服，这种质地高贵的衣服，与他丑陋的容貌太不相称了。

叶玉玲姑娘怎知他心底的隐秘，还以为他说的是谦虚客套之词呢，于是

便不由得“噗嗤”一笑道：“衣服本来是人穿的嘛，这有什么糟蹋不糟蹋，可惜不可惜的，你真是……”

说着，妙目含情地横了他一眼，却是娇嗔地道：“别和我闹客套了，赶快洗个澡，把它换上吧！”

小琴在旁忽地一瞪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娇嗔地说道：“你是不是又忘记听话了！”

说着，也不由白梦熊分说，便把衣服鞋袜等往他的手里一塞，朝他神秘地微笑着道：“赶快洗个澡把衣服换上吧，别辜负她的这番情意了。”

圣手神君公孙轩在旁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兄弟！叶姑娘这番盛情美意，你一点儿也推辞不得呢，还是听话点儿，遵命洗澡换上吧！”

说罢，又是哈哈一声大笑。

白梦熊无奈，只得朝叶玉玲说道：“既然公孙前辈这么说，小弟只好却之不恭地谢谢姐姐了。”

叶玉玲姑娘秀眉微微一扬，含情地笑道：“这么一套衣服也要谢谢，你的礼节也未免太多了。”

圣手神君公孙轩说道：“好了，我们大家都到外面屋里去坐坐吧！”

说着，便朝闪电追风何良廷说道：“烦请何老弟到前面招呼一声，要店伙计立刻送水来给小兄弟沐浴更衣。”

何良廷答应了一声，便急忙转到前面招呼店伙计送水进去了。

公孙轩与灵真道长到外面屋中落坐，经过介绍后，灵真道长怎样也料想不到，百多年前，以七巧掌法、剑法、指法、身法，威震武林的七巧神婆仍在人世，并且当前这个易钗而弁的少女，便是她老人家的孙女兼传人！

闪电追风何良廷闻听，心中更是惊奇不已。

俄顷，白梦熊已浴罢更衣缓步走出来，众人均觉得陡地眼前一亮，齐都目射灼灼精光地投视在他的身上。

只见他头戴天蓝色儒生巾，身穿洁白的儒衫，腰系天蓝色丝带，蓝白相映，色彩鲜明。面如冠玉，目似朗星，衣袂飘飘，神态从容，宛若玉树临风，真是俊逸出尘，潇洒脱俗，绝世的翩翩美少年，与原先穿着一身土黄布衣服的样子，好像完全换了个人。

并且，在潇洒俊逸挺拔的风标中，另有一股威仪逼人的气质！

只是……

他那英挺的俊面上，神色冷漠，像冰一样的，似乎缺少着一些……颇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公孙轩不禁哈哈一声大笑，赞道：“好一个翩翩美少年，俊书生，确不愧飞天神龙的美号！”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白梦熊闻听圣手神君公孙轩这么赞誉他，不禁耳根发烧，面孔发红，内心感觉惭愧之情！

因为内心感觉惭愧，面孔发红，他那隐藏在精巧的人皮面具下，疤痕累累，奇丑无比的脸孔，也就更加难看，更加的丑得怕人了。

但，在叶玉玲姑娘的感受上，可就完全不同了。

圣手神君对白梦熊的这种赞美，她听来不但非常顺耳，芳心里并且感觉甜甜的，比亲耳听着别人赞美她自己还要高兴舒服！

为什么？

这当然是那神圣的，崇高至上的爱情力量！

叶玉玲对白梦熊如果没有产生情愫，没有爱意，她芳心里又怎会产生这种感觉？

因为芳心里感觉得甜甜的，很是高兴舒服，粉脸上便不禁顿现露出一一种难以描绘的喜悦的微笑。

只见她扬起两道秀眉，妙目含情地斜了他一眼。

那一眼呵！不知道隐藏着几多柔情，几多蜜爱！

圣手神君公孙轩笑落，立即朝白梦熊说道：“来！小兄弟，我替你介绍！”

说着，便指着灵真道长道：“这位是武当派掌门人灵真道长。”

白梦熊一听，这才知道眼前这位长髯飘胸，满脸正气，气宇超凡，神态威仪慑人的道长，就是领袖当今武林七大门派，德高望重的武当掌门人，连忙肃容上前，朝白梦熊躬身一个长揖，朗声说道：“久仰掌门人德高望重当今武林，白梦熊心仪已久，想不到今天得能拜谒威仪，心中甚感荣幸。”

灵真道长闻言，忙不迭地还礼谦虚地说道：“不敢当，贫道何德何能，怎敢当受小长老如此谬赞！”

白梦熊原先因不知道灵真道长的身份，故称呼他小长老时，还不觉得怎样，但现在既已知道灵真道长是一派掌门宗师的身份，哪还肯让他仍以小长老称呼他。

灵真道长话甫落，他便立即谦虚地说道：“白梦熊虽然托赖恩师祖荫，在本门中辈份较高，但以年龄与江湖阅历而言，在诸位的面前，实在只是个江湖晚辈，今后行道江湖，仰仗诸位帮忙指教之处正多呢，掌门人这小长老的称呼，白梦熊如何敢当，请即改口，直以梦熊之名呼之好了。”

灵真道长闻言，知道白梦熊心存谦虚，但仍正色说道：“这如何使得！武林辈份，长次有序，贫道何人，焉敢乱来，直呼小长老之名讳，别人听了，岂不要说贫道自尊自大，目无尊长！”

白梦熊一听灵真道长的这番理由，不禁剑眉微蹙，把一双俊目朝圣手神君公孙轩望去。

公孙轩一见白梦熊剑眉微蹙，俊目朝他望来，便已知道白梦熊的心意，不由得立即哈哈一声笑道：“掌门人也不必固执客气了，小兄弟这么一点儿年纪，怎受得了你这个一派掌门宗师一口一声小长老的称呼，长久下去，纵不被你折煞，恐怕也得被你喊老了呢。当然，你如果直呼他的名字，似乎也不大妥当，但，你的年龄反正比他大了几十岁，何不和老朽一样地喊他做小兄弟呢！”

灵真道长闻言，略一沉吟后，点点头道：“好吧！既是公孙前辈这样说，贫道也就不再多作客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便望着白梦熊微笑地说道：“既是公孙前辈吩咐，贫道痴长几岁，就托个大，喊你一声小兄弟了。”

接着，圣手神君又指着闪电追风何良廷，替白梦熊介绍道：“这位便是以一身超绝的轻功奇技，和二十四招闪电掌法绝学名震当今武林，人称闪电追风的何……”

公孙轩的话尚未说完，白梦熊已经疾步上前，扑地跪在何良廷的面前，又手一把抱着何良廷的双腿，仰着俊面，哽咽地说道：“何叔叔！您老人家还记得熊儿么……”

何良廷一见，不禁又惊又喜，双眼陡地射出两道慑人的精光，凝视白梦熊的俊脸，颤抖着声音说道：“你！你！你果然是熊儿！”

白梦熊点点头答道：“是熊儿，何叔叔！”

闪电追风何良廷的心中不知道是喜还是悲，只觉得眼睛一阵潮湿，便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两滴眼泪。

是悲伤，也是喜悦的眼泪！

三年前，白梦熊在彩霞仙子夫妇百般残毒的折磨蹂躏下，他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只知道咬牙忍受，想办法脱离魔掌，然后走遍天涯海角，访求武林奇人异士，苦练武技绝艺，替父母报仇！

但，今天，在何良廷面前，他那冷冰冰，毫无一丝儿表情的俊面上，竟也挂上了两行悲痛的清泪！

谁说英雄不流泪，只是无故不轻弹罢了。

（请看下集）

